
武俠世界
第35年
43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追捕手蕭原故事「私奔」。富商羅有富崇尚洋人，其女羅鳳珠就讀於洋人開辦的學校，接受了新潮思想的教育，摒棄了封建社會的三從四德枷鎖，大膽的與男生梁紹材戀愛。其父表面洋化，實則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因而演變成其女偕同男友私奔之事……情中情，案中案，因此牽連出一連串的事件，綁架、尋仇、設計奪愛，是耶非耶，故事峯迴路轉，迭宕起伏，請看蕭原跟踪追擊的故事情節發展，終會眞相大白矣。

* * *

本期貢獻給讀友的短篇故事有金戈先生撰寫的「蠻荒大俠」，有鐵馬先生撰寫的「奪寶」，兩個短小精幹的故事頗值欣賞，請君莫錯過。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鳳翼天翔」；中篇「飛刀小祖宗」；短篇「殺手門」，新的故事題材琳瑯滿目，篇篇都是難得的好文章，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3.2.24.

武侠世界

第35年

第43期

（總號1799）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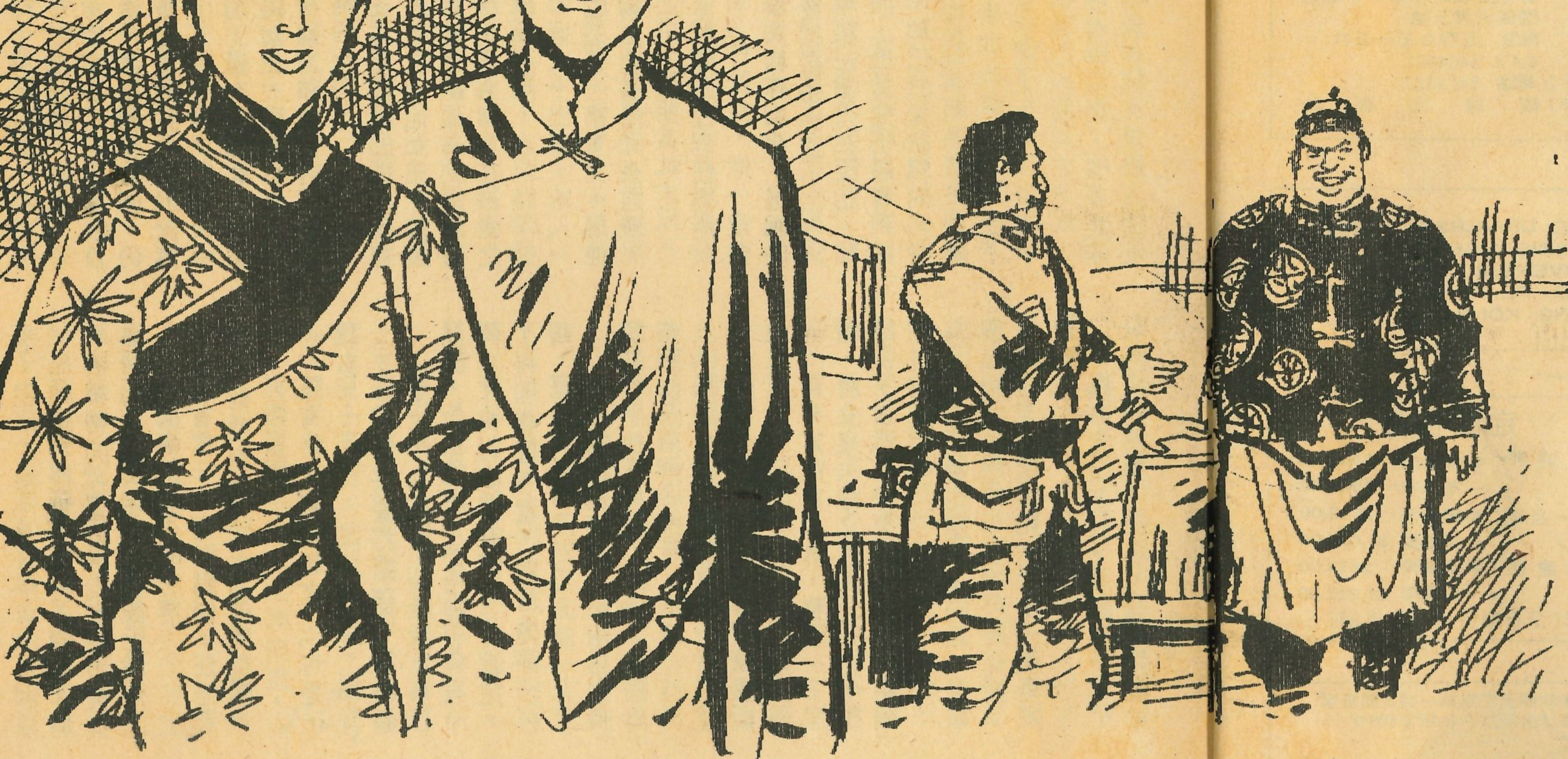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私奔



情侶私奔

富商羅有富之女羅鳳珠偕同一個小白臉私奔之事，不出一日，幾乎傳遍了省城，成為人們最起勁談論的話題。

這正應了一句老話：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

提起羅有富，在省城裏乃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交遊廣闊，相識盡是富紳名流，富商巨賈，甚至跟不少洋鬼子亦有交情，一個洋鬼子更是他的好朋友。

原來，他做的是洋貨買賣——亦即買辦。

正由於他做的是洋貨買賣，與洋人經常打交道，自不免沾染了一些洋人作風，思想並不太守舊，那時候，思想守舊的人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讓女子上學堂的可說少之又少，更別說洋人開辦的洋學堂了。羅有富不但讓女兒羅鳳珠上學

哄動全城

堂，而且還是洋人開辦的學堂。親友中雖有不少人對他此舉頗不以為然，他卻一笑置之，對那些親友說，時代不同，如今已是民國，再不能閉着眼睛做人，抱着舊有的一套不放，要學習新知識、新事物，增廣見識，只有讓子女上洋學堂。

在羅有富心目中，洋人甚麼都比中國人先進。

就拿洋火來說，便比用火石點火方便得多了，一擦便有火燃燒起來，火石便麻煩多了，並不是一敲便着。

由於他在人前都說洋人的東西好，他自己亦身體力行，不但家裏用的多是洋貨，連穿着也是洋人的服裝，因此，不少人背地裏稱他假洋鬼子。

他那個跟人私奔的女兒羅鳳珠才不過十七歲，在洋學堂兩年，之前，在一家女子學堂讀書，大概受了洋學堂那種開放風氣的薰染，加上情竇初開，認為男女戀愛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在有壓逼便有反抗的意識下，幹出私奔的事情。

事實上，羅有富跟妻子和家人親戚都反對羅鳳珠跟那個青年戀愛，不但痛責，還將她關起來，直到她答應不再跟那個青年見面，才放她出來，讓她繼續到學堂上學，但卻派了一個長工跟她上學、回家，監視她的一舉一動。羅鳳珠也真的沒有再跟那個青年見面談話，每日皆安份地在那個長工的陪同下上學，然後回家，羅有富跟家人以為她已真心聽從勸告，逐漸放心，豈料那日到學堂後，便失了踪，連那個青年也不見了，經過一番找尋查問之下，証實羅鳳珠跟那青年私奔了。

那青年才十八歲，姓梁，名紹材，跟羅鳳珠同在那一家洋學堂讀書，比羅鳳珠高一級，高大英俊，加上學業優異，是學堂中公認的優材生，有為青年，亦是一眾女學生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誰也不知道羅鳳珠跟梁紹材是怎樣走在一起的，總之，待到學堂內的人發覺兩人經常在一起的時候，任誰也看得出，兩人在戀愛了。

本來，梁、羅兩人的事情除了堂內的人知道外，羅有富跟家人全都懵然不知，直到有一日，羅有富收到一封匿名信，才驀然發覺女兒在外面跟人談戀愛。

羅有富既驚又怒而且緊張，萬萬想不到女兒瞞着他和家人在外面跟人談戀愛。但他並沒有貿然質問女兒，先派人查証，並親眼目睹女兒於放學離開學堂後，跟一個青年(梁紹材)親密地走在一起，証實無訛後，才向女兒查問。出乎意料之外，女兒直認不諱，並說洋人都是那樣自由戀愛的，男女相悅，並沒有甚麼大不了，還力言梁紹材品學兼優，是一個上進有為的青年，希望做父親的和家人不要橫加阻止他跟梁紹材相愛。羅有富早已氣得七竅生烟，那裏聽得進女兒的話，嚴加責罵女兒不該擅自在外面結識男子。並要女兒斷絕跟梁紹材來往，否則……哪知道做女兒的不願聽從，並向做父親的曉以大道理，結果，羅有富在盛怒之下，將女兒關起來，不讓她踏出房門一步，除非女兒答應斷絕跟梁紹材來往。

他那裏想到，接觸到新知識、新事物的女兒——羅鳳珠不像一般見識的女子那樣三從四德，心裏自有主意，表面上屈服於他的壓力，心裏頭卻已打算，她要衝出封建的樊籠，做一隻自由自在的天空飛翔的鳥兒。

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叫反叛性。

相信任何人也具有反叛性。

至於羅有富為何要禁止女兒跟梁紹材相戀，那是有原因的。

原來羅有富心目中早已有最佳的「快婿」人選，雖然表面上學足洋人的派頭，骨子裏仍然存着强烈的封建意識，他是一家之主，具有無上的權威，做女兒的怎能夠背着他在外面跟人相戀，那豈不是不將他這個一家之主放在眼內，他當然無法容忍了。

至於他心目中的「乘龍快婿」，乃是省府一個廳長的兒子，若女兒跟那個廳長的兒子成親，日後，對他的生意大有幫助，而且亦門當戶對。

而那個梁紹材，雖則不是窮小子，父親只是個教書先生，跟他羅家比起來就差遠了，簡直門不當，戶不對，最重要的是，將女兒嫁給一個教書先生之子，對他的生意一

點幫助也沒有！

對於像羅有富這種生意人來說，甚麼事也是先從利字着想。

自古以來，錢財跟權勢是分割不開的。

像梁紹材這種無財無勢的人，羅有富當然不會選他做女婿。

女兒居然跟一個不配做他女婿的人私奔了，那怎不教羅有富大爲震怒！

他除了派出家裏的長工、下人等四出找尋女兒跟梁紹材外，還親自找上梁家，要梁紹材父母將人交出來。

梁紹材父母亦給兒子蒙在鼓裏，要不是羅有富氣勢洶洶找上門，夫妻倆還不知道兒子跟一個富家千金私奔了。

儘管羅有富大興問罪之師，口口聲聲要梁家夫妻將兒子跟羅鳳珠的下落說出來，梁家夫妻却於驚震中，保持讀書人的斯文本色，平靜的告訴他毫不知情，請羅有富不要無理取鬧。

在梁家夫妻的據理力辯下，羅有富理虧詞窮，悻悻然對梁家夫妻道：「我去找偵緝隊的人來跟你倆說，看你倆的嘴皮子說得過槍桿子？」話落，帶着下人離開梁家，趕去偵緝隊求助。

偵緝隊的新任隊長任志新。

任志新雖則上任不過半年，但已成爲省城的一個聞人。

事緣他在三個月前，破獲一宗拐擄販賣婦女的案子，於緝捕匪首黃鼠狼的時候，雖則身受槍傷，仍然勇擒匪首黃鼠狼歸案。由於此案牽涉頗廣——不但被擄拐的婦女中有普通人家的，還有一個女子是省府一個大官的女兒，因而令到此案轟動一時，令到力破此案的任志新成爲家喻戶曉的人物。

事後，在省府任職的那個大官設宴感謝任志新救回他女兒，被邀赴宴的，當然都是跟他有交情的省城的官商名流，羅有富亦在被邀之列，因而認識任志新。

任志新不過三十出頭，給人一種幹練精明的感覺，事實上，以他這種年紀能夠當上省城隊長之職，若沒有過人之處，焉能當此大任。

羅有富在隊部內找到任志新，劈頭便說道：「任隊長，你一定要幫我將梁文泰夫婦抓回來，他倆的兒子將我的女兒拐走了。」

任志新剛跟一個人在說話，聞言皺了皺眉頭，但當他扭頭看到羅有富的時候，他已然笑臉相向，有禮而又熱情地說：「呃，原來是羅先生，甚麼事如此氣惱？請坐下來，慢慢說。」作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羅有富沒有坐下來，噴着唾沫的道：「任隊長，我女兒給人拐走了！」

任志新向羅有富做了個稍安毋躁的手勢：「羅先生，可否將整件事情始末說出來，事情既已發生，心急亦於事無補，是不是？」

羅有富吁口氣點點頭，任志新笑着對他說道：「坐下來，喝口茶，再慢慢說。」

羅有富又着急起來：「可是，我女兒……」

任志新笑着打斷羅有富的話：「羅先生，我剛才不是說，事已發生，急也沒用，要冷靜，只有冷靜，才會對事情有幫助。」說完，不再理會羅有富，親自去倒一杯茶，遞給羅有富。

羅有富接過杯子，不由自主喝了二口，放下杯子的時候，他居然感到心平氣和了一些。

任志新看着羅有富，含笑道：「羅先生，現在請將事情慢慢說出來。」

羅有富咽口口水，整理一下思緒，將女兒失踪之事，一五一十說出來，當然，少不免將責任推到梁紹材的頭上。

任志新聽完羅有富的話，皺皺眉頭說：「羅先生，聽你那樣說，令嫒並不是給梁紹材拐走，而是跟他一起私奔。」

羅有富又生氣了，「我不管是私奔還是拐騙，總之，我要你盡快將我女兒找回來，我不會放過姓梁的騙子！」

「羅先生，你肯定令嫒跟梁紹材私奔？」

「當然哪，」羅有富從身上拿出一張摺疊起來的信紙，放在桌面上，「這是我女兒寫好後，留在房中好讓我們拆閱的，信上寫着，他跟姓梁的騙子到別處去過活，我女兒跟姓梁的騙子又雙雙失了踪，還有假嗎？」

任志新拿起那疊紙，打開來細看一遍，將信紙遞給羅有富：「羅先生，照信上所寫，令嫒跟梁紹材是眞心相愛，兩人爲了能夠在一起……才雙雙出走，這沒有甚麼大不了啊！」

羅有富氣往上衝：「這成甚麼體統，說甚麼我也是個有體面的人，怎能夠說走便走，還是跟男子走，這事傳了出去，教我顏面何存，我不管，我一定要找回我女兒，懲治那個騙子。」

「好吧，你先將跟你女兒及姓梁的青年認識的人詳列出來，然後我派人去查。」任志新道：「找到你女兒，我馬上派人告訴你。」

羅有富猶豫一下，說道：「不用寫出來了，你派人去梁家和學堂去查一下吧，我女兒在外面認識的，都是學堂的人，學堂的人應該對我女兒跟那騙子的事情，知道一

二。」

任志新道：「既然如此，我馬上派人去梁家和學堂查一查。」

先前跟任志新說話的人一直沒有作聲，這時站起來道：「任隊長，不躭誤你了，那個逃犯交給你們看押，待我領到賞金後，請你喝酒。」

任志新忙對那男子道：「蕭原，只管放心，那個逃犯關在這裏確保逃不了，你只管去領賞金吧！」

那男子笑笑，伸手跟任志新握握手，便告辭離去了。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羅有富看着那男子往外走的背影，突然感興趣地對任志新說。

任志新點點頭。

羅有富喃喃道：「聞名已久，終於見到他，」驀地雙眉一揚，疾聲道：「任隊長，我可否請蕭原找尋我女兒？捉那個騙子回來？」

任志新道：「當然可以，若他答應，而你又肯花錢的話。」

一頓又道：「羅先生大概也聽聞，他要的酬金不少。」

羅有富豪氣地道：「只要他能夠盡快替我找回女兒，並捉拿那個騙子回來懲辦，錢不是問題！」

任志新道：「羅先生要是有意請蕭原幫你找尋女兒，最好立刻追出去向他說。」

一言提醒羅有富，口裏「哦」了一聲，立刻急急追出去。

可是，待到他追到隊部外面，蕭原已不知往那裏去了，不見了他的踪影。

羅有富四下張望，都看不到蕭原，忙走向那個在隊部門前站崗的偵緝道：「喂，看到那個比我早一步走出來的男子往那裏走嗎？」

那個偵緝認識羅有富：「羅先生，剛才有三個人走出來，不知你說的是那一個？」

「那個在省城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呀！」

「哦，你說的是蕭原，他往那邊走了。」那個偵緝伸手往右邊那條街道指一指。

羅有富二話不說，立刻拔脚往右邊那條街道追下去。

可是，他一直追下去，始終追不到蕭原，無奈之下，他急急折返偵緝部，找任志新打聽蕭原的住址。

任志新將蕭原的住址告訴羅有富，他馬上按地址去找蕭原，那知道蕭原離開隊部後，並沒有回家，因此，他「撲」了一個空，沒奈何，只好返回家裏看看可有女兒的消息，打算晚些派人去找蕭原。

你估計蕭原去了哪裏？原來他離開隊部後，於距隊部不遠的一家小飯店前，遇上一個朋友，給拉到店內喝兩杯，剛巧他跟那個朋友坐的地方就在店子門口右邊靠牆的一張枱子，打從店門口走過的人根本無法看到那個地方，所以，羅有富兩番打從店門口經過，都看不到他就在店內跟朋友喝酒。

蕭原跟那個朋友喝了一會酒，搶着結了賬，留下那個朋友繼續吃喝，他先走一步，去找另一個朋友。

原來，他約了一個朋友於午前在醉仙樓見面，那個朋友是同鄉，日內回鄉一行，蕭原托那個朋友帶些錢回去給他的姑母，順帶一封信問候姑母一家。

匆匆趕到醉仙樓，尙幸沒有逾時，可是，那個同鄉已先他一步到了，蕭原自不免說一聲「對不起，要你等候。」那個同鄉並不介意：「阿蕭，是我早到了，坐下喝茶。」

蕭原坐下，爲了表示歉意，馬上拿起茶壺替同鄉斟了茶，同時連聲道：「榮哥，吃些甚麼，儘管叫，別客氣。」

那個叫馬榮的同鄉含笑道：「阿原，你才客氣啊，鄉裏鄉親的，隨便吧！」

一頓，續道：「阿原，你有好幾年沒有回鄉了，你姑母很掛念你，每次回鄉，我到她家裏，她都問長問短，你甚麼時候有空，回鄉走一趟吧，這兩年你姑母的身體差了，你表弟也很想念你，幾次說要來省城找你，你姑母和姑丈不放心，才作罷！」

蕭原深有感觸地道：「榮哥，我何嘗不掛念姑母和姑丈他們，在這個世上，我只有姑母一家親人，我自小由姑母養大，好幾次想回鄉一行，看望姑母一家，但都抽不出時間回鄉，請告訴我姑母，今年過年時，我一定回去看望她，叫他們不用掛念我，保重身體，還有，代我問候姑丈和表弟。」

馬榮聽說蕭原年底要回去，大爲高興，「你姑母聽聞你過年時回鄉一行，一定高興得不得了，阿蕭，到時我跟你一起回鄉。」

「榮哥，有你作伴，求之不得，」蕭原高興地道：「要不是在這個時候抽不出空，我這次會跟你一道返鄉。」

跟着他拿出一張銀碼五十的大洋票子給馬榮，「榮哥，拜託你拿給我姑母，麻煩你了。」

馬榮接過，看清楚票子上的銀碼後，小心地收藏在身上，口裏說道：「舉手之勞，何麻煩之有。」

吃過飯後，馬榮因要買些東西帶回鄉，蕭原於是結賬離去，分手後，他逕自返回家中。

才踏入家門，還未坐下，便有人找上門來，「請問你是否蕭原先生？」來人問。

蕭原點點頭：「請問有何貴幹？」

來人道：「我家主人羅有富先生着我來找蕭先生，我是羅家的下人，羅先生早前曾親自來府上找你，你不在，羅先生回家後又着我來府上找蕭先生你，勞煩蕭先生你到羅家一行，羅先生有事相求。」他原來已在蕭原住處門外守候了半個小時。

蕭原聽來人說羅有富，便知道就是在偵緝部見到的那個人，自然亦猜到所求何事，對於那件事，他可不想插手，因爲他不想拆散那雙有情人，可是，自己出來討生活，怎能將生意推出門，不由心下爲難。「你們羅先生所求何事？」

「這個，我不太清楚，」來人道：「我想，可能是爲了小姐……跟人……走了那回事吧！」一頓，跟着道：「請蕭先生移步到羅家一行。」

蕭原猶豫了一下，點頭道：「好吧！」出門上鎖，隨那人往羅家走去。

來到羅家，隨來人走入客廳，看到羅家的佈置全是洋人風味，坐的梳化軟綿綿的，款式別緻，跟自己家裏的桌椅有別，相比之下，洋傢俬精巧華麗，倒是大開眼界。

那人請蕭原坐下，待一個傭婦捧上茶後，才對蕭原道：「蕭先生請稍坐一會，我去請羅先生出來。」

未幾，便見羅有富快步走入客廳，來到蕭原面前跟他握手，口裏連聲道：「蕭原先生，未及迎迓，失禮，失禮。」

「羅先生客氣了。」

「蕭先生請坐。」羅有富一派洋人作風，「蕭先生大概還記得，我們在偵緝隊部內見過面了。」

蕭原邊點頭，邊坐下。

羅有富道：「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居然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失敬了，待我驚悉蕭先生的身份後，我立刻追出隊部外，欲與蕭先生一談，却已不見了蕭先生的人影，於是向任隊長垂詢蕭先生的住址，按址找去，你不在，由於心憂小女之事，所以沒有久候，回家後派人到你家等你。」

聽羅有富那樣說，蕭原心裏大感過意不去，「羅先生，要你幾番找我，眞對不起，未知羅先生找我有何事？」

羅有富吁口氣，說道：「事情是這樣的，小女於昨日出走……誘走小女的是同一間學堂的學友梁紹材，我想請求蕭先生幫我找尋小女，將那個騙徒捉回來，至於酬勞方面，我不會虧待蕭先生。」

蕭原道：「羅先生午前不是到偵緝隊去報了案，任隊長也答應替你盡快找尋令嫒麼？爲何還要花錢找我找尋令嫒？」

羅有富道：「蕭先生，我久仰大名，在偵緝隊上當面錯過，實在失敬，蕭先生是這方面的能手，我相信請蕭先生能找尋到小女，免致她鑄成大錯，抱恨終身，再說，偵緝隊雖說已着手找尋小女，以他們辦事之能力，不事倍功半才怪，請看在我夫婦思女心切的心情，幫忙找回小女，她少不懂事，我不想她一失足成千古恨！」說得異常懇切。

蕭原大爲感動，「令嫒多大年紀？」

「十七歲，」羅有富道：「這個年紀的女孩子情竇初開，最易爲人所誘，亦最易衝動，我不想小女因一時之衝動，毀了一生的幸福。」

蕭原心裏可爲難了，一方面他不想拆散那雙戀人，另一方面，他又被羅有富的情詞所感動，一時間，他委實難作決定，沉吟了一會，他終於有了決定，「羅先生，我盡力而爲。」

他所以答應幫忙，因他心裏有一個決定：若找到那雙戀人，問清楚他們是否眞心相愛後，便對羅有富說謊——找不到他女兒和梁紹材；若如羅有富所言，羅鳳珠是一時衝動，又或是爲梁紹材所騙，他當然不能見死不救了。

羅有富聽蕭原答應幫他找回女兒，頓時臉露喜色，「蕭先生，謝謝你，要多少酬勞，請說個數目。」

蕭原道：「羅先生心中早已有數吧？我不必開口吧！」

羅有富倒也爽快，「一百大洋如何？若不滿意，只管說出來，酌量加一些。」

蕭原笑笑道：「一言爲定。」

「蕭先生眞是個爽快人，」羅有富伸手跟蕭原相握：「我先給你一半酬勞。」

蕭原搖頭道：「不用，待我找回令嫒，然後才給吧！」

羅有富道：「那怎成，古語有云：朝廷不差餓兵。」

蕭原道：「羅先生，我不敢擔保一定能夠找到你女兒，萬一找不到，我怎好意思拿酬勞？」

羅有富道：「你替我辦事，總不能白幹啊，萬一你眞的找不到，也該拿一半酬勞，我這個人不會讓別人替我白幹的。」說完，拿出一張大洋票子，塞在蕭原手上，「這是一張五十大洋的票子，請你收下。」

蕭原拗不過他，只好收下那張大洋票子，心裏已有決定，若找到羅有富女兒及梁紹材，查知兩人是眞心相愛，便不將兩人帶回家，並將大洋票子還給羅有富。

「令嫒叫甚麼名字？」

「鳳珠。」

蕭原接着又問了羅有富一些有關羅鳳珠的事情，才告辭離去，趕去省府領取賞金。

原來他剛剛於日前捉了一個省府懸賞緝拿的逃犯回來，今早才押到偵緝隊收押，由任志新出具一紙証明，然後到省府去領取那筆賞金。

＊　＊　＊

蕭原夤夜到梁家拜訪梁氏夫婦。

梁家除了長子梁紹材外，下面還有一子一女，三子紹智、二女紹馨。

梁家夫婦乍見蕭原找上門來，以爲他是偵緝隊的人，不大友善地道：「先前不是有兩個長官來查問過了麼？我們知道的都說了，還要問甚麼？我們無可奉告。」

蕭原忙對梁氏夫婦道：「梁先生，我不是偵緝隊的長官，我的身份……很難說明，總之，我是羅鳳珠的父親聘請我找尋他女兒的。」

梁妻似乎對羅家沒有好感，沒好氣地打斷蕭原的話，說：「你既是羅家聘請找尋女兒的人，來我家幹嗎？該去問羅家的人啊！」

蕭原並沒有怪梁氏夫婦對他不友善，解釋道：「梁太太，雖說我是受聘於羅家找羅鳳珠，但事情跟你兒子有關連，也就是跟你家有關連，請別誤會，我以爲你們知情或有所隱瞞，我不過想找尋一些或許能夠找到羅鳳珠及你倆的兒子綫索，盡快將羅家女兒和你倆兒子找到，難道你倆不擔心兒子在外面的情形麼？我相信他倆私奔，身上並沒有帶着多少錢，也相信他倆是第一次離家外出，沒有甚麼謀生本領，他倆這一走，說不定會碰到甚麼意外，又或是遇上壞人，我不是花言巧語，外面的世道艱險，我相信你倆也不放心兒子在外面亂闖，所以，越快找到他倆越好，起碼知道他倆在外面的情形怎樣，是不是？」

梁氏夫婦聽着，不由連連點頭：「先生，我夫婦確實很擔心他倆在外面不知怎樣，」梁父的語氣明顯溫和下來，「年輕人做事就是衝動，想到就做，完全不顧後果，不理會家人感受，老實說，自他失踪後，我們一家都很擔心，找遍了所有親戚朋友，問過了他倆要好的書友，都沒有結果，害得我們一家連飯也吃不下，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倆這樣做，實在是大錯特錯。」

梁妻接口道：「先生，我們錯怪了你，對不起，別怪我夫婦，先是羅家的人來找晦氣，口口聲聲說我兒子誘騙他家女兒離家出走，要我們交人，還說不會放過我兒子，之後，偵緝隊的人又來查問，簡直將我夫婦當作犯人般盤查，還搜了我們家，先生，你說那有這個道理的？我兒子也失了踪，怎能夠將一切推在我兒子頭上？唉，這個世界有財有勢的人便可以任意欺負平民百姓，羅家實在太過份了！」梁妻越說越氣憤。

梁父不愧是斯文人，知道錯怪了蕭原，忙賠禮道歉，並請蕭原到屋裏坐，還叫女兒端茶給蕭原。

蕭原對梁氏夫婦頓生好感，致謝後，說道：「梁先生，可知道令郎怎會出此下策，跟羅家女兒私奔？」

「眞正的原因我們也不知道，」梁父道：「我們只知道，梁紹材跟羅家女兒要好，時常在一起，羅家知道後，禁止女兒跟紹材來往，早幾天，紹材一直悶悶不樂，神不守舍，終日沒精打采的，問他，他只是搖頭說沒事，這兩日，忽然精神爽利，眉開眼笑，我們都不知道他搞甚麼鬼，昨天他上學後，一直沒有回來，托一個書友帶了一封信回來，信上說：他爲了要跟羅家女兒在一起，不得不偕同羅女離家出走，雙宿雙棲，並說他倆是眞心相愛，叫我們不用擔心，他倆會照顧自己，還說自己不孝，將來有機會，一定報答養育之恩，還要弟妹聽話，代他孝順父母。」說着話，梁父禁不住眼紅起來，神情悲傷。

梁妻已忍不住流下淚來，「紹材一直是一個聽話長進的孩子，怎也想不到，他會拋下父母弟妹，跟羅女離家出走，」忽然悲忿地高聲道：「都是羅家勢利，嫌我家比不上他家，紹材配不起他的女兒，阻止紹材跟他們女兒好下去，才逼得他倆出此下策，離家出走。」

蕭原安慰了梁氏夫婦幾句，忽然心裏一動，問道：「梁先生，那個替你兒子送信的書友叫甚麼姓名，跟你兒子是要好的朋友嗎？」

梁家三子紹智插口道：「他叫李錦民，跟我大哥是要好的朋友，常到我家來溫習功課，我和二姐與他很相熟。」

「那你一定知道他住那裏。」蕭原帶笑道。

「當然知道，」梁紹智接着將李錦民的住址說出來，原來很近蕭原的住處。

「梁先生，令郎在事前眞的沒有透露一點口風？」蕭原看着梁父。

梁父文泰搖搖頭：「看不出一點端倪，跟平時沒有兩樣，只是在吃晚飯的時候，話比平時多了，還不時挾菜給我夫婦弟妹，當時雖覺奇怪，但不以爲意，如今想起來，那就是徵兆，他知道離家後，有一段時間見不到家人，所以……」梁

文泰悲從中來說不下去了。

梁妻强忍悲憂，「先生，請你幫個忙，若找到他倆，請告訴我們一聲，好教我們放心，告訴他，那不是解決事情的唯一辦法，無論如何，要他先回家，萬事有他父母替他出頭作主，他甚麼也不懂，在外面如何討生活啊！」一頓，忽然想起一事，抱歉地道：「先生，眞失禮，說了這一好會，居然忘了問先生貴姓？」

蕭原忙道：「小姓蕭，名原。」

梁文泰道：「蕭先生，小兒在學堂的情形，我夫婦都不大淸楚，請你到學堂詢問一下小兒的書友，或許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蕭原點點頭：「梁先生，你家在省城附近一帶的地方可有親戚？」

「有，」梁文泰道：「距省城約二十里外的金蘭鄉，說一個姑婆和表叔表哥一家親戚，在玉田那個地方也有一個親戚，那裏距省城不遠，約十里左右，那兩個地方已請親友去走一趟，尚沒有回音。」

蕭原道：「若令郎和羅鳳珠在那兩個貴親之一那裏，請着人到我那裏說一聲，好嗎？」

蕭原跟梁氏夫婦說話時，不知不覺語氣斯文起來，大概是近朱者赤的關係吧！

梁文泰點頭道：「好，蕭先生請告知住址。」

蕭原說出住址，跟着起身告辭，梁氏夫婦禮貌地送他出門口，看着他走遠了，才返回屋內。

蕭原離開梁家後，本打算去找梁紹材那個好朋友李錦民（橫豎李家在很近他的住處），後來想想，覺得還是到學堂去找李錦民比較方便，於是改變主意，逕返住處。

＊　＊　＊

梁家派二子紹智到蕭原住的地方找到他，告訴他，在城外的兩處親戚都沒有梁紹材跟羅鳳珠的消息，因兩人根本沒有去找那兩家親戚。

蕭原本來就不存甚麼奢望，所以並不怎樣失望。

他很快便從羅鳳珠一個要好的女書友口裏，打聽到有關梁、羅兩人的消息。

那個女孩子姓陳，名美蘭，出身富有之家，跟羅鳳珠不但是女友，也是無所不談的知己好友。

她是在蕭原曉以利害後，才透露梁、羅兩人的去向。

原來，她是唯一知道梁、羅兩人會私奔，並一力慫恿兩人私奔，復加以幫忙的好友。

在梁、羅兩人私奔這件事上，陳美蘭不但參與，替兩人保密，而且出錢又出力，寫了一封信給梁、羅兩人帶給她的一個親戚，要那個親戚招呼兩人住數天，好讓兩人有時間商量到甚麼地方去！

陳美蘭的親戚住在距省城約十七八里外一個叫福源的地方，那個親戚是她的姨母，姨丈在當地是個名人。

蕭原立即趕去福源那個地方，連午飯也來不及吃，希望在福源劉家找到梁、羅兩人。

陳美蘭的姨丈姓劉，名澤坤，劉家在當地是望族。

趕到福源，已是日落黃昏，蕭原向當地一個鄉人打聽到劉家的所在，找到劉家去，拿着陳美蘭叫他交給劉澤坤那封信，求見劉澤坤。

約一盞茶工夫，那個下人回來請蕭原跟他到客廳去見劉澤坤。

蕭原隨那下人來到客廳，只見客廳內已坐着一人，見到他，馬上站起來，含笑向他點頭爲禮：「蕭先生麼？」

蕭原忙還禮：「劉先生，請恕打擾。」

劉澤坤道：「貴客光臨，未克迎迓，失禮，失禮。」

一頓，接道：「蕭先生請坐，」待蕭原坐下，復道：「蕭先生，敝甥女在信上說，你是來找敝甥女兩個好友，可惜你來遲了半日，那雙青年已在今早吃過早飯，離開這裏了。」

這時，已有一個傭婦捧來兩杯茶，分別放在蕭原和劉澤坤椅旁的几子上，隨即退出去了。

蕭原本來想喝口茶解渴，聽聞劉澤坤那樣說，頓時連口渴也忘記了，「劉先生，姓梁姓羅的男女青年今早走了？」

劉澤坤點點頭：「我曾挽留兩人多住數天，他倆却去意已決，我只好替他倆僱了一輛馬車，載他倆上路。」

蕭原忙問：「劉先生，他倆可有說會到甚麼地方去？」

「他倆說，要回省城去。」劉澤坤道。

蕭原却不大相信，但又不好說出來：「劉先生，請問向那家車馬店僱馬車的？」

劉澤坤道：「蕭先生不是要馬上趕回省城吧？天已傍黑了，請賞面在寒舍住一宵，好讓我一盡地主之誼，敝甥女在信上說，要我好好招待你，蕭先生，你不會讓我甥女兒怪責我沒有好好招呼你吧？」

蕭原經劉澤坤那樣一說，不好堅持下去，當下說道：「劉先生盛情，我要是不領情……只是，怎好意思打擾。」

劉澤坤看來是個好客的人，喜道：「難得蕭先生賞面，何打擾之有，我馬上着人去打掃客房，」說完，叫來一個傭婦，着她去打掃客房。

接下來，劉澤坤還吩咐廚房多炒幾個菜，招待蕭原。

對於劉澤坤熱情招待，蕭原除了說感謝之外，只好記在心裏。

劉澤坤一共有三子三女，連妻子全家一共八人，全都跟蕭原見過面，還陪蕭原吃晚飯。

飯後，劉澤坤又跟蕭原聊了好一會，於交談中，蕭原知道劉澤坤經常到省城去，原來他有生意在省城，每個月總要到省城四五次，故此，對省城的情形很熟悉。

翌日，蕭原剛起床，走出客房打算到茅厠去的時候，陡地聽到外面傳來一聲槍聲，跟着響起一陣驚呼哭叫聲及吆喝聲，接着又是兩下槍聲及慘叫聲響起，蕭原毫不考慮便拔脚向客房的前面跑去！

一路上，他遇到數個往外驚跑的人——劉家的人，問他們發生了甚麼事，都說不知道，給槍聲驚動，跑到前面去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隨着那幾個劉家的人跑到前面——槍響起的地方，原來是在近大門前的門房外面，見有幾個人或蹲或站圍在一起，地上似乎躺着一個人，跑到近前，看淸楚地上果然躺着一個人，兩個蹲着的人正在進行急救——替那人止血及包紮。

趕出來的幾個人中，有人驚問：「發生甚麼事？誰槍傷了舅老爺？」

躺在地上受了槍傷的那人原來是劉澤坤的妻舅。

蹲着的一個人抬頭道：「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只聽到舅老爺在大門前跟人吵起來，接着便聽到一下槍聲，我們趕出來的時候，那個槍傷舅老爺的人已跑了，舅老爺則倒在這裏。」

說話的那個人原來是劉家的看門人。

蕭原邊聽邊打量地上那個中槍受傷昏迷的舅老爺，發覺槍傷的地方在左胸上，距心臟要害很近，怪不得會昏迷過去，眼見替他料理傷口的人笨手笨脚，忍不住說道：「請讓開，待我來替他敷藥包紮，我身上帶着跌打刀傷藥。」

有人認得蕭原是主人的客人，忙讓開去，好讓蕭原替舅老爺包紮傷口。

蕭原蹲下去，從身上取出自制的跌打刀傷藥，敷在傷口處的口上。

蕭原正在動手替傷者包紮的時候，劉澤坤跟長子和二子急急趕出來，慌張地問道：「誰開槍？發生了甚麼事？」

「老爺，有人向舅老爺開槍，」那個看門人道：「我聽到舅老爺在大門前跟人爭吵，跟着便響起一下槍聲，我從門房趕出來，開槍的人已跑了，舅老爺則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阿勇跟阿釗先後從裏面跑出來，追出去，開了兩槍，又追下去。」

「舅父！」劉澤坤的兩個兒子憂急地呼叫。

蕭原這時剛好替傷者包紮好，抬起頭對劉澤坤道：「劉先生，他傷得很重，請先將他抬到裏面放在床上躺着。」

「蕭先生，敝妻舅救得活麼？」劉澤坤心急妻舅的生死，忘了向蕭原致謝。

蕭原站起來，「貴親傷得很重，幸好不是傷在要害處，劉先生請放心，貴親不會死。」

不等劉澤坤吩咐，已有三個人動手抬起傷者，往裏面走去。

劉氏二子跟着。

劉澤坤對蕭原道：「蕭先生，想不到你懂得治理槍傷，剛才你替敝妻舅治理槍傷，有勞你了。」

蕭原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劉澤坤揑着拳頭道：「他不知又在外面闖了甚麼禍，弄到有人開槍要殺死他！」

蕭原道：「劉先生，待會貴親醒來，問問他不就知道了。」

劉澤坤頓脚道：「唉，這一次弄到有人要槍殺他，恐怕闖的禍不易消解！」

對於別人的家事，蕭原不好置喙「劉先生，請快去看顧貴親，我先回客房去。」打算洗漱後，便告辭離去。

劉澤坤點點頭，快步往裏面走去。

蕭原返回房間，漱洗後，穿好衣服鞋子，去見劉澤坤，向他辭行。

一個劉家的人帶他到裏面一個房間門前，「蕭先生，老爺就在房內，請進。」

劉家原來是書香世家，怪不得連下人說話也這樣客氣。

蕭原進入房間內，只見劉澤坤夫婦跟長子和二子站在床前，與躺在床上業已醒來的妻弟在說話。

「永業，你說啊，到底在外面闖了甚麼禍，跟誰結怨，弄到差點給人一槍射殺，你不說出來，叫我和你姐夫怎樣幫你？」說話的是劉妻，語氣既急且驚，亦包含了埋怨。

劉澤坤接口道：「永業，你若死口不說，我們無法替你解決，你躲得過這一次，躲不過下一次，你不是想死吧？」

「舅父，你說話呀！」劉澤坤長子劉長霖輕輕搖一下舅舅的手，語帶懇求。

劉妻泣道：「永業，何家只剩下你一個男丁，要靠你傳宗接代，

你再不爭氣，我做姐姐的也不能眼看着何家因你而絕後啊！」

劉澤坤的妻弟原來姓何，名永業。

「阿姐，你讓我死吧！」何永業突然開口說話，「我該死，我無面目做人，我愧對何家祖宗。」越說越激動之下，牽動了傷口，痛得他臉色陣青陣白，劇烈地咳嗽起來。

劉妻忙用手去搓撫乃弟的胸口：「霖兒，快去倒杯茶來給你舅舅喝，讓他順順氣。」

長霖立刻去倒了杯茶，遞給母親。

劉妻接過杯子，讓乃弟喝了兩口，果然氣息平順下來，不再咳得那樣厲害。

劉澤坤看着，搖搖頭，嘟噥道：「唉，永業，你還這樣……對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及祖宗麼？」

何永業忽然哭了。

蕭原在這種情形下，怎好開口跟劉澤坤說話，一時間進退不得，僵在那裏。

「永業，別哭啊！」劉妻柔聲對乃弟說：「你知錯了嗎？古語有云：浪子回頭金不換，你若不想何家無後，不想將來無面目見泉下的列祖列宗，快將事情說出來，讓我們看看是否幫你解決得了，不，無論如何，我們也會幫你的！」

劉澤坤道：「永業，你快三十歲了，也該修心養性，別再讓阿姐擔心！」

何永業忽然又哭起來，劉妻慌忙道：「永業，別哭啊，小心又牽動傷口，只要你從今以後洗心革面……」

「姐、姐夫，我對不起你們，我該死，我不是人，要你們時常擔心我。」何永業邊哭邊說。

劉澤坤拍拍妻弟的手臂，溫和道：「永業，到底發生甚麼事情，說出來，天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何永業漸漸止住哭聲，語聲啞澀地道：「姐，姐夫，我該死，我在數日前，又賭輸了，借了牛耳光二百大洋，利滾利之下，一共欠下他六百大洋，我不敢向你倆伸手要錢，牛耳光逼我還錢，我沒錢還，他逼我將祖墳上面那塊地讓給他，再加上唯一那間祖屋作抵押，我不答應，他們限我在昨天還清欠債，否則不放過我，我躲了起來，今早打算悄悄向你們借點錢到省城去，做點生意，從此改過做人，那知剛進門，給牛耳光的人喝住，要我跟他去見牛耳光，我不答應，他們動手拉我走，給我推倒，急急跑入大門，那人身上居然有槍，向我開了一槍。阿姐，我不是人，一次又一次負累你和姐夫，害姐夫替我不知還了多少賭債，我仍不知覺悟……」

劉妻阻止乃弟說下去，「永業，只要你從今以後改過做人，我求你姐夫再替你還清那一筆債……」

劉澤坤不等妻子說完，接上道：「千金難買浪子回頭，要是你痛改前非，浪子回頭，我又何吝嗇那六百大洋！」

「姐夫，你對我太好了，教我愧悔得無地自容，」何永業臉上滿是悔疚之色，「我向你發誓，若我再不悔過做人，覺悟前非，我不是人，是狗！不，連狗也不如！不得好死！」

「好了，別說了！」劉澤坤連連搖手，「只要你改過做人，發奮上進，光宗耀祖，我便別無所求。」

「永業，那你以後要洗心革面做人了。」劉妻露出欣慰的神色。

蕭原一直聽着，對劉澤坤的爲人大爲敬佩。

一個如此維護妻弟，三番四次幫忙，毫不計較錢財的人，實在難得。

蕭原聽到這裏，不應再聽下去，畢竟有竊聽別人隱私之嫌，就是主人家不計較，總是不大好，當下輕咳一聲，待劉澤坤聞聲轉過頭來，馬上臉帶歉意道：「劉先生，我來向你辭行，無心……聽到你們說的話，對不起！」

劉澤坤轉身走到蕭原跟前，含笑道：「蕭先生別心裏不安，我們剛才說的話又不是甚麼讓別人不能知道的秘密，敝妻弟嗜賭之事，鄉縣上人盡皆知，請不要耿耿於懷，說起來，我要再次謝你才是，你的跌打刀傷藥眞靈妙，要不是蕭先生替敝親敷上藥，敝親那會醒得這麼快，」一頓，扭頭對妻子道：「玉娟，就是這位蕭先生幫忙救治永業的，還不向蕭先生致謝！」

劉妻馬上走前去，向蕭原施禮。「蕭先生救治舍弟之恩，不敢忘記，我代舍弟向你致謝。」

蕭原還禮不迭，「舉手之勞，劉太太不須言謝，昨晚得你一家親切招待，要致謝的是我才對！」

劉澤坤道：「蕭先生眞的要走了？」

蕭原點點頭：「劉先生，打擾了，日後若到省城，請到寒舍一敘，好讓我聊盡地主之誼。」

劉澤坤道：「一定，一定，我送蕭先生出去。」

蕭原向劉妻拱拱手：「劉太太，告辭了。」

劉太太道：「蕭先生好走，請恕我不送了。」

蕭原隨着劉澤坤走出外面，從身上拿出那包跌打刀傷藥散，遞給劉澤坤，「劉先生，這包藥請收下，不是我自誇自讚，這包藥乃我

家傳秘製之跌打刀傷藥，功效顯著，每兩日替貴親敷一次，擔保貴親的槍傷於十日內痊癒。」

劉澤坤也不客氣，收下那包藥散，「蕭先生，爲了敝親，我老實不客氣了。」

一頓，又道：「昨天梁、羅兩人，是坐鎮上老周車馬店的馬車走的，待我叫一個下人帶蕭先生到老周那裏，載你回省城。」

蕭原道：「不用勞煩劉先生。」

「要的，要的，」劉澤坤跟着叫來一個下人，吩咐帶蕭原到老周記馬車店去，將蕭原送出大門外，互道一聲「後會有期。」看着蕭原跟那個下人走遠，才返身進去看視妻弟何永業的情形。

蕭原隨着那個下人來到老周記車馬店，那個下人依照主人的吩咐，替蕭原僱了一輛馬車到省城，言明車錢算在劉澤坤的賬上，那個老闆連聲答應，吆喝一個伙計去套車，蕭原待那個老闆吆喝聲一落，馬上問道：「老闆，昨天貴店可有載兩個青年男女到省城去？」

老闆點點頭，「有，是大馬猴駕車載那雙青年男女去省城的，車錢由劉家付。」

「貴伙計眞的載那兩個男女到省城？」

老闆搖搖頭：「大馬猴昨天趕回來說，那雙男女青年在距省城還有七八里一個叫沙頭的地方下了車，大馬猴在那裏吃過午飯，便返來，先生不是要找那雙男女青年吧？」

蕭原點頭道：「正是，老闆，謝謝你，可否讓我跟大馬猴說幾句話？」

老闆抱歉地道：「先生，眞不巧，大馬猴今天早上已給人僱車載貨到四十里遠的地方，最快也要今晚才能趕回來。」

蕭原當然不會等到那個大馬猴回來，他也相信車馬店老闆不會騙他，坐上那輛套好的馬車，趕去沙頭那個地方，希望能夠在沙頭那地方找到梁、羅兩人。

* * *

蕭原在「沙頭」那個地方經過一番查詢，証實梁、羅兩人確是在沙頭下車，只不過，梁、羅兩人的行踪，蕭原便無法再查問到。

換言之，梁、羅兩人在沙頭這個地方失了踪。

蕭原幾乎查問遍了小村墟上的人家，但都查不到一點有關梁、羅兩人的行踪下落。

莫非梁、羅兩人飛上天，或是遁了地不成？

那當然不可能。

蕭原感到事有蹊蹺。

他不相信憑梁、羅這兩個單純無知的青年學生，能夠將自己的行蹤掩藏得不露一絲踪跡，連他這個高手也查探不到。

在沙頭這個村墟上查不到甚麼，蕭原並沒有罷手，繼續在附近一帶的鄉村查訪，結果亦是一無所獲，直到黃昏日落後，他才趕返省城，匆匆吃過晚飯，連家也不回，夤夜到梁家去。

見到梁氏夫婦，蕭原劈頭便問：「梁先生，可有令郎的消息？」

梁文泰神色焦急，搖搖頭，「蕭先生，我還指望你找尋到小兒，如今你那樣說，我們又要失望了。」

蕭原道：「梁先生，昨天我已查到令郎跟羅小姐的下落——在羅小姐一個要好書友的親戚那裏暫住，可惜我趕到那個地方的時候，令郎跟羅小姐已離開，他倆對主人家說要回省城，實則在距省城約七八里遠的一個叫沙頭的地方下了車，我今早立刻坐車趕到沙頭，向當地的人查詢，証實令郎跟羅小姐確是在那裏出現過，可是，他在沙頭那個地方失了踪，我在那附近一帶找尋查問了大半天，都找尋不到他倆的行踪下落，無奈之下，抱着一絲希望，趕回來探聽一下令郎可有回心轉意，返回家裏。」

梁妻接口道：「紹材他要是回心轉意返回來就好了，如今他倆失了踪，眞教人擔心啊！不知他倆是否遭遇到甚麼意外沒有，今晚又無法闔上眼睡得着了！」

蕭原雖然也替梁、羅兩人擔心，口裏卻安慰梁氏夫婦：「梁先生、梁太太，別太擔心，令郎跟羅小姐或許在沙頭那個地方有人接應，到別的地方去，所以，我無法在那個地方查到他倆的行踪，他倆失踪，並不是說會遇到甚麼意外。」

一頓，又道：「明天我再到沙頭去查探，一有消息，盡快告知兩位，兩位若有令郎的消息，也請盡快告訴我，打擾了，告辭。」

梁氏夫婦起身送蕭原出去，道一聲「再見」，才返回屋內，關門面對愁坐。

蕭原由於奔走了大半天，頗爲疲累，所以這一晚睡得很好，要不是給一陣拍門聲驚醒，他恐怕會一覺睡到天亮。

急急起床披衣走出房外，邊往門前走，口裏邊叫道：「誰呀？」

門外有人答：「蕭先生，我呀……梁文泰呀！」

聽聞門外的人是梁文泰，蕭原心頭一動，莫非有梁紹材的消息？立刻三步併作兩步，搶到門前，打開門：「梁先生，甚麼事天還未亮便趕來找我？」一眼便看到站在門外的人是梁文泰。

梁文泰一步搶入房內，壓着

聲，既興奮又着急地道：「蕭先生，小兒回來了，不過，只有他一個人！」

「眞的？」

「嗯，」梁文泰點點頭，「只有他一個人，還受了傷，羅小姐失了踪！」

蕭原大感驚奇：「怎會這樣的？快帶我去見令郎，我要當面問個清楚！」

「蕭先生，我來找你，正想帶你去見小兒，」梁文泰急急道：「蕭先生，請你無論如何幫忙救小兒。」

蕭原道：「先見到令郎問清楚再說，能夠幫忙的，我一定幫忙！」

梁文泰不再說話，一逕走出屋外。

蕭原緊隨着其後，跟着梁文泰快步往前。

步出街口，眼見梁文泰並不是往他家那個方向走，蕭原忍不住問道：「梁先生，怎麼不往府上走？」

梁文泰壓着聲道：「小兒不敢留在家裏，恐防羅家聽到消息，叫偵緝隊的人找他，我已將他藏在一個不爲人知的地方，我帶你去他躲的地方見他！」

蕭原不再說話，跟着梁文泰放步急走，來到一座獨立的小房屋前，梁文泰先回頭四下張望一眼，才舉手在門上有節奏地輕輕叩了五下。

屋內立刻有反應，「阿爹？」

梁文泰聽出兒子的聲音，立刻答道：「是我呀！紹材，快開門！」

門自裏面呀一聲拉開來，現出一個年輕人，「阿爹，他就是……」兩眼直勾勾，懷着戒意看着蕭原。

梁文泰邊跨入門內，邊道：「紹材，他就是我跟你說的蕭先生，有名的追捕手，只有他，或許可以救你。」

蕭原才走入門內，梁文泰立刻將門關上，梁紹材噗一聲在蕭原面前跪下，懇求道：「蕭先生，請你大發慈悲，求你幫我救回鳳珠。」

蕭原被梁紹材的舉動嚇了一跳，慌忙伸手拉起他，「你這是幹甚麼？別這樣，有甚麼話，起來再說。」

拉起梁紹材，那知道梁文泰又跪在他面前，「蕭先生，求求你，無論如何幫忙救回羅小姐，要不，羅家一定不會放過小兒，羅家會到偵緝隊告小兒拐騙她女兒，害她女兒下落不明！」

蕭原給梁氏父子弄得顧此失彼，急急道：「梁先生，快起來，萬事好商量，我能夠幫忙的，一定幫忙，你這樣教我怎樣跟你和令郎說話？再不起來，我馬上走！」

梁文泰聽蕭原那樣說，才站起身，連連哀告道：「蕭先生，只有你才能救小兒！」

蕭原道：「梁先生，請令郎詳細說說他跟羅小姐離開福源後，到了沙頭，發生了甚麼事？」

梁文泰對兒子道：「紹材，將發生的事情告訴蕭先生。」

梁紹材嚥口口水，說道：「蕭先生，我跟鳳珠離開福源劉家，坐馬車到沙頭下車，打算在那裏轉乘馬車到昆明去，好教羅家的人想不到我跟鳳珠會到雲南昆明，那羅家便無法追尋到我和鳳珠。那知道在沙頭墟上找尋車馬店的時候，遇上一個漢子，詢問我倆是否找馬車到外地去，他有一輛馬車，剛從外地回來，先看過滿意了，車資又合理，才僱他那馬車。我跟鳳珠給他說動了，跟他去看那輛馬車，倒還乾淨結實，最叫我跟鳳珠滿意的是，馬車是有車廂蓋的，坐在車廂內，不怕在路上給人看到，跟他議車資，不貴，於是決定僱他的馬車到昆明去。」

梁紹材說到這裏，悔恨地一拳捶在自己的大腿上，用力咬咬嘴唇，才接說下去，「都怪我跟鳳珠在社會上一點經歷也沒有，不知道世途險惡，人心叵測，我們居然僱了一輛賊車！」

說到這裏，他悔恨得用力摑打自己的臉，嘶聲叫道：「若不是我倆有眼無珠，我跟鳳珠便不會被劫，鳳珠便不會給那幾個賊擄走，我差點摔死！」他失聲哭起來。

斷斷續續，蕭原總算聽完梁紹材的叙述，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

原來，梁紹材跟羅鳳珠坐上那輛馬車，那個漢子駕車離開沙頭墟，往前走了一段路，坐在車廂上的梁、羅兩人還以爲馬車向昆明那個方向的路上走去，後來發覺馬車越來越顚簸，忍不住探頭出車廂窗外觀看，才發覺馬車走在一條山野路上，怪不得馬車那麼顚簸，兩人不免心裏起疑，問那個趕車的漢子，那漢子說，抄近路到前面那個叫孟崙的地方去，若走大路，要多走十里路，所以走這條近路。

梁、羅兩人曾打聽過，若從沙頭往昆明那裏走，第一個要經過的地方便是孟崙，既然趕車那樣說，頓釋心中所疑，直到馬車突然停下來，趕車的漢子喝叫他倆下車，兩人才驚覺不妙，可是已經太遲了。

兩人下車，只見趕車的跟三個漢子圍堵着車廂後面——上落的地方，手上都握着刀鎗，兇神惡煞地瞪着他倆。兩人驚得叫不出聲來，那四個傢伙也不多說，吆喝一聲，將兩人綑綁起來，再用布團塞住兩人的嘴巴，然後將鳳珠抬回車廂內，却將梁紹材推到一處陡峭的崖前，一把將他推了下去，看着梁紹材滾下去，發出一聲笑聲，走回馬車那裏，駕車離去。

梁紹材給推下崖，自忖必死，那知道滾着滾着，就在他快要不省人事的時候，他的一隻脚突然給山藤絆纏着，扯着他不再往下滾，心裏一喜的同時，亦昏迷過去。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只知道四周一片漆黑，天上月隱星稀，由於滾下去時，全身給擦損碰傷，渾身劇痛，幾乎忍受不住，想到自己要是不設法求生脫身，不但死得冤枉，也無法救得了落在賊人手上的羅鳳珠，頓時激發起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忘記了渾身的疼痛，拚命掙脫綑綁雙手的繩索，再扯脫纏絆住腿脚的藤蔓，慢慢地爬上山坡上面，然後循着原路艱難地走回沙頭墟，摸黑走回省城，再返回家中，向父母述說發生的事情。

梁氏夫婦聽完兒子的叙述後，一方面慶幸兒子活着回來，另一方面却爲兒子和鳳珠的遭遇驚得呆住。

夫婦倆回過神來後，立刻替兒子擔憂起來——鳳珠落在賊人之手，肯定兇多吉少，兒子一個人逃回來，羅家知道後，肯定將一切過失與罪責推在兒子身上，絕不會放過兒子，除非能夠盡快將鳳珠救出來，還有轉圜的餘地，夫婦倆在憂急焦慮中，很自然便想到蕭原，認爲蕭原是唯一可以幫忙解救兒子之厄的人，於是決定向蕭原求助。

原來梁氏夫婦在蕭原第一次「拜訪」過他們後，便打聽蕭原是甚麼人，由於蕭原的名頭响噹噹，他們很容易便打聽到蕭原是何許人也，還知道他的爲人。

於是，梁文泰等不到天亮，便帶了兒子躲到一個姑婆年前遺下給他的一座小房屋後，立即去找蕭原。

他們如今置身的這座房屋，就是那個年前病逝遺下給梁文泰的房屋。

「梁先生，照令郎所言，他跟羅小姐早已落在那伙賊人的眼內，令郎能夠撿回一命，可說是不幸中的大幸。」蕭原此刻極之擔心羅鳳珠的遭遇，「只是，羅小姐落在那伙賊人的手上，縱使不死，恐怕也……」

梁紹材失聲道：「蕭先生，你是說那伙賊子會對鳳珠……」下面的話，他說不出口。

蕭原沉重地點點頭。

梁文泰自然亦想到是怎麼一回事，着急地道：「蕭先生，求你盡快救出羅小姐，她有甚麼三長兩短，羅家不會放過小兒。」

梁紹材抓住蕭原的手，哀求道：「蕭先生，請你救救鳳珠，我怎能讓她給那伙賊子所害，她要是有甚麼……我一輩子也不安樂，我寧願自己死，我也不要她受到……傷害！」

梁文泰道：「蕭先生，我會傾盡所有，酬答你……」

蕭原打斷梁文泰說的話，「梁先生，我答應你，盡一切所能救出羅小姐，我不會要你一個銅板酬金，就算你們不求我幫忙，我也應該去找尋那伙賊子，並將羅小姐救回來，梁先生，你忘了，我曾受羅家僱請，找回他們的女兒麼？一日未能找回羅小姐，我也不會罷手，因我要向羅先生交代。」

蕭原雖然那樣說，梁氏父子仍然連聲多謝。

「在我未救回羅小姐之前，梁先生，令郎確不宜露面。」蕭原道：「你們大可放心，我不會將令郎的下落對羅先生說出來的。」

梁氏父子對蕭原千恩萬謝。

蕭原不想浪費時間，要梁紹材詳盡地描述那四個賊人的身形樣貌以及那輛馬車的形狀，好讓他據此追查那伙賊人的行踪下落。

世途險惡　誤上賊車

蕭原終於在沙頭墟距墟約一箭之遙的地方，向一個在那裏擺賣茶水的老婦口中，探問到有關那輛賊車的消息。

原來，那個老婦曾經見到一輛像蕭原所描繪的馬車往福源那條道上走去，當時，她看到那輛馬車只有一個趕車的，由於馬車趕得頗急，才引起她的注意，多看了一眼，留下印象。

蕭原爲了酬謝那個老婦向他提供了綫索，喝了一碗後，故意說沒有零錢，掏出一個大洋給老婦，老婦說沒那麼多零錢找贖，蕭原丢下一句話「那不用找贖了。」拔脚便走。

走了兩三里路，他搭上一輛往福源的馬車，每當馬車停下來稍歇一會的時候——通常都在有茶水擺賣的地方，蕭原便下車向在路邊擺賣茶水的人詢問那輛馬車可有在此經過，得到的答案都是「有」，蕭原當然循着那條路徑追尋下去，來到福源。

想到昨天才從福源返回省城，今日又來到福源，蕭原禁不住啞然失笑，兜兜轉轉，還不是又回到這裏。

由於那輛馬車是到福源的，蕭原當然要下車，若繼續往前追尋，只好另僱馬車，或是徒步往前走。

由於已快近晌午，蕭原決定先找個地方吃過飯，再查探那輛賊車的踪跡。

本來，他大可到劉家去作客，

可是他覺得跟劉澤坤只是初識，交情不深，不好打擾人家。

他看到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家飯店，便向那裏走去，走到那家飯店前，正想走入裏面，驀地背後有人呼叫他：「蕭先生！」

蕭原聞聲回頭，一眼便看出叫他的人是劉澤坤。

眞巧。

蕭原忙轉身迎上去，：「劉先生。」

劉澤坤跟着迎上去，「蕭先生，你昨天不是返回省城了嗎？剛才一眼看到你，還以爲認錯人，看清楚，確是你，才敢開口向你招呼。」

蕭原含笑道：「劉先生，我昨天確已返回省城，今早因事又趕來這裏！」

劉澤坤道：「那怎不到舍下去……」

蕭原忙加解釋：「劉先生，一來我要辦的事很要緊，二來不想打擾你！」

「蕭先生，你這麼說便不將我當作朋友了。」

「相識也是朋友，」蕭原忙道：「難得劉先生熱情招待我這個貿然找上門的陌生人，我又怎會不當你是朋友！」

「既然當我是朋友，那就不要再客氣，到我家裏吃頓便飯。」劉澤坤一把拉了蕭原便走。

蕭原不好堅拒，只好跟着劉澤坤往家裏走。

原來劉澤坤正要回家吃午飯。

有客人到來，劉澤坤不但吩咐厨房弄多幾個菜，還拿出一瓶酒來招呼蕭原。

對於劉澤坤熱情招待，蕭原打從心裏感動。

吃飯時，劉澤坤忍不住問：「蕭先生，請問到這裏辦何事？若我幫得上的話，只管說。」

蕭原不想拿話來敷衍朋友，實話實說道：「劉先生，不瞞你說，我這次再來這裏，是要找尋羅鳳珠小姐的下落！」

「你說的可是昨天早上離開我家的羅小姐？」劉澤坤插口問。

蕭原點點頭：「羅小姐跟姓梁的青年離開府上後，並沒有返回省城，在沙頭那個地方下了車……」

蕭原將梁紹材對他叙述遭遇賊人的經過，向劉澤坤覆述一遍。

劉澤坤聽完後，驚震得張口瞪眼，說不出話來，呆了一呆，咽下一口口水，道：「蕭先生，太叫人意想不到了，太叫人震驚了，光天化日之下，怎會發生這種事？早知這樣，我派人陪他兩個回省城，如今他倆遭遇到這種事，叫我怎樣向甥女美蘭交代？」一副咎責的神色。

蕭原道：「劉先生，你不用怪責自己，羅小姐跟姓梁的青年離開你家，他倆在路上發生的事情，那不是你管得了的，那根本不是你的責任。」

劉澤坤道：「他倆發生那種事，羅小姐又遭賊人擄走，生死下落不明，教人心裏好不難過。」

一頓，又道：「蕭先生，你剛才說是在沙頭那個地方一路追尋那輛賊車的踪跡來到這裏，會否那賊人的賊巢就在鎮上或附近？」

蕭原道：「若那伙賊人沒有繼續往甚麼地方走，賊巢果眞在這裏，那就說不定能夠盡快找尋到賊巢的所在，救出羅小姐。」

「蕭先生，我派人幫你在鎮上四處打探找尋賊踪，總勝過你一個人獨自打探找尋。」劉澤坤熱心地道。

救人如救火，在這種情形下，蕭原不再跟劉澤坤客氣，爽快地道：「難得劉先生這麼熱心仗義，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劉澤坤可不是只嘴上說說的人，馬上道：「蕭先生，請問可知道那伙賊人的樣貌，或那輛馬車的式樣，馬匹的毛色？要是知道，那就可以據此追查。赫！我眞是昏了頭，你要是不知道馬車的式樣及馬匹的毛色，還有賊人的樣貌，憑什麼追查到這裏？」

蕭原將所知的賊人的樣貌及馬車的式樣、馬匹的毛色等一一對劉澤坤說出來。

劉澤坤於是叫來四個護院及四個長工，要他們去打探追尋那輛賊車的踪跡，自然亦依照蕭原所說，將那輛馬車的式樣及馬匹的毛色，還有賊人的樣貌對他們描述一番。

一個護院聽完劉澤坤的描述後，遲疑了一下，開口說道：「劉爺，你描述的其中一個人的樣貌，似是鎮上一個叫斬崩刀鄔龍！鄔龍的左額上也有一道寸許兩寸長的刀疤。」

劉澤坤一聽，頓時雙眼一睜，眉梢揚起，「陸安，給你一說，我省起了，我也聽聞過斬崩刀鄔龍這個人，是聽永業說的，永業時常跟他賭錢。」

陸安道：「我也跟他賭過幾次，所以知道他左額上有一道刀疤。」

蕭原料不到得來全不費工夫，心裏暗喜。「劉先生，既然那個鄔龍的樣貌特徵跟其中一個賊人相似，我跟陸老哥去找他，其餘的人請到外面打聽探查那輛馬車的行踪去向。」

劉澤坤點點頭，蕭原馬上招呼那個叫陸安的護院跟他去找鄔龍，其餘七人亦跟着到外面四出打探。

走在路上，蕭原問陸安：「陸

老哥，你跟鄔龍說得上熟悉吧？」

陸安點頭。「鎮上的人，沒有多少人不認識鄔龍。」

「他是個怎樣的人？幹什麼的？」

「此人好勇鬥狠，十六歲的時候，便跟人動刀子，結果他左額上挨了一刀，那個人却給他斬去兩隻手指，最後給他斬倒。他是個屠夫——宰豬的。據說有一年過節，由於有兩個宰豬的師傅那麼巧都病了，鎮上只有他一個師傅宰豬，那一日，他一共宰了約五十頭豬，結果連那把宰豬的刀也捲了口、崩了口，斬崩刀這個外號，不脛而走。」

「鄔龍嗜賭嗎？」

「喜歡。」陸安道：「他的賭品很差，贏錢還沒有什麼，輸錢——特別是慘輸的時候，他會發脾氣揍人。所以，跟他賭錢的人見他賭輸，都不敢再跟他賭下去，避之則吉。」

「通常在那裏賭錢？」

「金牙添那裏。」陸安道：「金牙添開賭的。」

蕭原跟着陸安來到斬崩刀鄔龍的屋子前，陸安道：「前面是鄔龍住的地方，後面用來宰豬，在他家裏，永遠都嗅到一股血腥味。」

來到屋前，鄔龍開口向屋裏叫：「斬崩刀阿龍。」

屋內立刻有回應，「誰呀，阿龍在後面宰豬啊！」隨着話聲，一個老漢從屋裏面走出來。

陸安道：「鄔伯，我是陸安，我到後面去找阿龍。」

那老漢是鄔龍的爹，認出陸安。「哦，原來是劉老爺家護院的陸安師傅，找阿龍什麼事？」

陸安邊往屋裏走，邊道：「鄔伯，沒什麼要緊事，跟阿龍說幾句話吧了。」

鄔老頭不再說什麼，由得陸、蕭原兩人往屋裏面走去。

從屋裏走到屋後。

蕭原在門口已嗅到一陣隱隱的血腥臭味，走入屋內，那股氣味更濃了，越往裏走，氣味越濃烈，走到後面，他幾乎給那種氣味熏得嘔吐。

屋子的後面其實是一個不算很大，但也不小的天井。

連着屋後墻壁那一截搭蓋起來，那就是屠宰豬的地方，瓦棚內吊着幾個大鐵鈎，滿是血污，地上擺放了兩張劏豬櫈，到處都是血污及豬屎，還有豬的腸臟等物，總之一片污穢，腥臭味中人欲嘔。可是，正在一張劏豬櫈前砍開一隻肥豬的漢子，却若無其事地在揮刀往豬頭上砍去，身上血漬斑斑。

陸安便忍受不住，用手緊捂住鼻子，連吞幾口口水，才好過一點。

蕭原强忍着，無法不用手捂住鼻子。

陸安開口向那漢子道：「斬崩刀。」

那漢子正自埋頭埋腦往豬頭上砍劈，聞聲住手抬頭瞧向陸安，張口道：「老陸，什麼事？」

蕭原在那漢子——斬崩刀鄔龍抬頭面向他們時，一眼看得好清楚，鄔龍的左額上有一道寸許二寸長的疤痕，一雙粗眉下壓着兩隻微凸的眼睛，大鼻頭、厚嘴唇、大門牙，跟梁紹材所描述的一個賊人的樣貌相似，心頭微微跳動一下，緊盯着他。

陸安咧嘴一笑。「我帶這位蕭先生來找你。」

鄔龍兩道粗眉一揚，那雙兇光外露的凸眼一轉，睨着蕭原。「我好像不認識你，找我有何貴幹？」

蕭原放開捂住鼻子的手，笑笑道：「我有二十頭豬要在明日屠宰……這裏太髒了，老兄，可否到外面去再說？」

鄔龍上下打量蕭原一眼。「你是那個地方的人？」

蕭原早有準備，答道：「武山村。」

鄔龍點點頭。「老兄，請先到天井外面去，待我脫下圍裙洗過手後，才跟你談。」

陸安第一個趕快往天井外面走去。

蕭原跟着走。

鄔龍放下手上的砍豬刀，動手解下圍在身前的圍裙布。

蕭原從他身旁走過的時候，他正在解繫在背後的帶子，待到蕭原走過後，他驀地一聲不吭，飛快地抓起放下的砍豬刀，疾斬蕭原背面。

蕭原陡覺背後風生，聽到鄔龍發出一聲低嘿，頓知不妙，急切間來不及多想，猛地往前一撲一推，跟給他推跌的陸安搶仆在地，只聽背後颯一聲，寒風過處，只覺背側上的皮肉撕裂般痛，忍不住哼出聲來。

蕭原雖然反應夠快，仍然不能完全避過鄔龍那一刀，背側上的衣服及皮肉給割裂出一道兩三寸長的口子。

蕭原總算僥倖逃過一刀之厄。

陸安冷不防之下，跌得很重，痛得他叫出聲來，身上滿是屎尿血污。

蕭原仆跌在陸安的身上，所以跌得不怎麼痛，身上的衣衫免不了沾上污穢，在那生死危急之間，他也顧不了髒，身子一個疾翻，從陸安的身上翻落下，同時間已拔出身上的匣子鎗，向鄔龍射擊。

可是，鄔龍於一刀砍不中蕭原

的剎那，已經脫手將砍豬刀擲向蕭原，同時往屋裏竄去。

蕭原從陸安身上翻下去，抬手向鄔龍開鎗的剎那，瞥到那把砍豬刀飛擲過來，驚得他顧不了向鄔龍開鎗，手上的匣子鎗向外一歪，「砰」地開了一鎗。

那一鎗他是向飛擲向陸安身上的砍豬刀放的。

鎗彈射在砍豬刀上，發出一聲激烈的異響聲，將砍豬刀擊得橫飛開去。

陸安避過了一刀飛斬在背上之厄。

蕭原立刻往回疾移手上的鎗，欲向竄入屋內的鄔龍開鎗，那知道鄔龍竄得好快，身形一閃，已竄沒於後門之內。蕭原雖然放了一鎗，卻來不及射中鄔龍。

立刻從地上跳起來，蕭原顧不了背上的傷痛，猛虎般向屋內衝去。

此刻，他已絕對肯定鄔龍是有份參與劫擄梁、羅的賊人之一。

捉到鄔龍，就可以知道羅鳳珠的下落，一定要追上他，抓住他。

蕭原一頭衝入屋內，迎面一張木櫈向他飛砸過來，慌忙將身子貼在墻上，險險避過那張飛砸過來的木櫈子。

「站住！」蕭原瞥到鄔龍的身形閃沒於前廳左面，口裏發出一聲厲喝，繼續往前衝。

衝到前廳，他已瞥到鄔龍急竄出屋外，同時間瞥到神色驚慌的鄔老頭向他撲來，恰好遮擋住鄔龍的身影，逼得扣動扳機向鄔龍開鎗的他——蕭原——不得不飛快地將鎗嘴往上一抬，呼地向屋瓦上開了一鎗。

鄔老頭嚇得駭叫一聲，跌倒落地。

他以為蕭原放的那一鎗是向他放的。

屋外的鄔龍可不理會父親的驚叫，頭也不回地拚命逃竄。

蕭原縱身從鄔老頭的身上跳過，一陣風般往屋外追出去。

陸安這時亦從地上爬起來，忍受着身上的汚髒與疼痛，跑出屋外追出去。

附近的人家聽到鎗聲，都嚇得呼兒喚女，跑回家裏關門躲避。

蕭原於追出屋外的剎那，向竄入一堵牆後的鄔龍開了一鎗。

那一鎗射中了鄔龍的腿部，大概只是擦傷了皮肉，因此，雖然他痛得叫了一聲，仍然能夠竄入屋後。

蕭原追到那堵墻後，只見地上有血漬，鄔龍已失了影踪，蕭原也不着急，循着地上點點滴滴的血漬追去。

追到一座房屋前，地上的血漬中斷了，蕭原很自然亦停下來，打量一下那座房屋的四周，房屋門窗緊閉，附近有幾棵樹，他斷定鄔龍躲在房屋後面，於是退開幾步，繞向屋後，口裏吆喝道：「鄔龍，出來吧，你逃不了！」

屋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繞到屋後，蕭原竟看不到鄔龍。

鄔龍到底躲匿在那裏？他又不是鬼怪神仙，決不會飛天遁地。

想到遁地，蕭原心頭一動，往屋後地上細看，給他發現在一個窗下的地上有點點滴滴的血漬，墻腳上也有。

蕭原才不相信鄔龍會遁地，於是抬頭往上望，又給他發現窗沿上有攀登的痕跡，他斷定是鄔龍沿着窗壁爬上瓦面躲着。

「鄔龍，你躲不了，我知道在瓦面上，下來吧，別要我上去將你推下來！」

瓦面上有了響動。「好吧，我下來！」隨着瓦面上響起的一陣走動聲，窗口上面的瓦檐上，現出一個人來，已是赤着上身，只穿一條褲子的鄔龍。

他的右脚肚側血漬殷然，由於沒有包紮傷口，血仍在淌流。

蕭原抬起手上的鎗指着鄔龍，喝道：「跳下來，快！」

鄔龍瑟縮着，畏懼地道：「我右脚受了傷，瓦檐離地這麼高，怎跳下去？不摔死也跌斷脚，我不敢跳。」

蕭原喝道：「不跳？那你怎麼上去，便怎樣下來。」

鄔龍猶豫了一下，轉身趴在瓦檐上，下身慢慢往下探，從窗壁上小心地爬下來。

爬落窗壁上的時候，鄔龍畏縮地緊抓住檐口的木桁，要蕭原走到窗下，用手托着他的脚，慢慢往下放，讓他的脚踏落他肩頭上，然後慢慢往下矮身，幫他落地。

蕭原毫不遲疑便答應，走到窗下，舉起左手，讓鄔龍一隻脚踏在他的手掌上，陡地，他猛地向下一矮身，一步跳開去，令到一脚踏空的鄔龍驚叫一聲，身子往下一墜，吊在檐下。

「快接着我呀！」鄔龍驚叫聲中，兩脚亂蹬。

蕭原冷笑一聲。「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詭計？我才不會笨到讓你一脚踏在肩頭上，另一隻脚出其不意地踢向我的太陽穴，一下子將我撞暈，任由你從容逃逸，下來吧！要不我一鎗射得你跌下來。」

鄔龍臉色連變，給蕭原猜中了他的陰謀詭計，心裏惡毒地咒罵蕭原的祖宗十八代，口裏急急道：「別開鎗，我跳，我跳下來。」話聲一落，他攀着檐邊木桁的雙手一

鬆，墮跌地上，跌得他哎喲連聲痛叫，起不了身。

蕭原看着，一點也不心動，喝道：「既然起不了身，那就趴在地上，待我拉你起來。」

從剛才在屋後天井中鄔龍兇狠地揮刀襲擊他，蕭原便不敢小覷鄔龍，猜測他不會輕易就範，要加以小心對付。

鄔龍不敢不從，在鎗口指嚇下，翻轉身，趴在地上。

蕭原立刻縱到鄔龍身前，一脚踏在他的頸背上，取出一副手銬，熟練地將鄔龍雙手反扣起來，然後才拉他起來。

鄔龍哼哼唧唧地道：「你……為什麼要捉我？我根本不認識你，我犯了什麼事？快放了我！」

蕭原哼了一聲：「你既不認識我，為何要襲擊我？逃走？分明心裏有鬼！」

一頓，加重語氣道：「你抵賴不了，有人已認出，你是昨天在沙頭用馬車劫擄那雙青年男女的賊人之一，要不，我怎會找上你。」

鄔龍臉色遽變，垂頭不語。

蕭原用手推鄔龍一把，喝道：「走！」押着鄔龍往劉家走去。

才走了幾步，後面有人呼叫：「蕭先生，等一等！」

蕭原扭頭回望，原來是陸安自後面跑來，於是一手抓住鄔龍停下來，等陸安跑來。

陸安跑到蕭原面前，喘着氣道：「蕭先生，真擔心你捉不到他，」接着狠狠地瞪了鄔龍一眼，「捉到他，真好！」話落，轉身狠狠地踢了鄔龍一脚，幾乎將他踢倒，口裏罵道：「斬崩刀，你他媽的好狠毒，弄得我跌在地上，身上又臭又髒。」揮掌狠狠地摑了鄔龍一掌。

鄔龍痛得叫出聲來，半邊臉火紅，兩眼兇惡地瞪着陸安。「陸安，你敢再打我，跟你拚了！」

陸安惱怒未消，亦不甘示弱，怒叫道：「打你便打你，你唬我？呸！」抬手一拳擊向鄔龍的身上。

鄔龍狂吼一聲，頭一低，撞向陸安。

蕭原不想節外生枝，一手將陸安扯開，同時脚下一絆，將衝撞向陸安的鄔龍絆倒，跌了個狗吃屎，幾乎磕掉門牙，痛得他哇哇大叫。

蕭原一手將鄔龍扯起來，冷冷喝道：「住口！給我走！要不將你另一脚射斷，抬你走。」

鄔龍渾身震抖一下，忍痛往前走。

蕭原押着鄔龍來到劉家，見到劉澤坤，立刻問道：「劉先生，鎮公所在那裏？我要押他到鎮公所去審問，救出羅小姐。」

劉澤坤道：「救人如救火，先在[illegible]問清楚他的賊伙將羅小姐收藏在那裏，然後才押他到鎮公所，我順道派鎮上保安隊跟你去救人。」

劉澤坤原來是這個鄉鎮的鎮長。

聽他那樣說，蕭原也聽出劉澤坤在鄉鎮上擔當一定的職務。「劉先生說得對，事不宜遲，就在府上問鄔龍！」

蕭原跟劉澤坤審問鄔龍。

「說，你的賊伙躲藏在那裏？」蕭原厲聲問。「你們將羅小姐怎麼樣了？」

鄔龍瞪了蕭原一眼，咬着嘴唇不吭聲。

劉澤坤沉聲道：「鄔龍，你不是想吃苦頭吧？」

鄔龍翻翻眼，臉上閃過一抹驚色。「我不過……為了錢，才答應跟……他們一起……幹……」

「你既然不是主謀，罪名不會重。」蕭原道：「我會跟省城偵緝隊任隊長說明白。你現在快說出賊伙及羅小姐的下落，將來一定可以從輕發落。」

鄔龍眨眨眼，說道：「他們躲藏在鎮外東面清溪河邊那座房屋內，那個姑娘也在那裏。」

「清溪河那麼長，河邊有不少房屋，怎知是那一座？」劉澤坤問。

「那房屋的前後都有幾棵石榴樹及木瓜樹，旁邊還有幾畦菜地，屋主叫胡大來。」鄔龍似乎很怕劉澤坤。

「為什麼要將羅小姐擄去？」劉澤坤問。

蕭原雖然也想知道，但眼下最要緊救人，救出羅鳳珠，自然知道箇中原因。因此，他不等鄔龍作答，搶先道：「劉先生，救人要緊，先救出羅小姐，再問也不遲。」

劉澤坤認為有理，點點頭。「你跟我立刻押他到鎮公所去，然後我派保安隊跟你去救人。」話落，他叫來兩個護院，跟他和蕭原一起押鄔龍到鎮公所去。

來到鎮公所，聽在鎮公所辦事的人稱呼劉澤坤「鎮長」，蕭原才知道劉澤坤是福源鎮的鎮長。

劉澤坤一面吩咐兩個護院將鄔龍押入鎮公所後面關起來，一面着人去找保安隊長回來。

原來鎮公所跟保安隊都在同一個地方。

保安隊長也姓劉，名叫毅。雖與劉澤坤同姓，但却一點關係也沒有，半點親也沾不上。

劉毅趕回鎮公所，劉澤坤先向他介紹蕭原，然後叫他帶一隊人跟蕭原到鎮外來面的清溪河救人及捉拿賊人。

劉毅立刻召集了一小隊保安

隊，跟蕭原趕去清溪河。

＊　＊　＊

清溪河的河水很清，幾乎可以看到河底的碎石子，河面寬約三丈，沿着福源鎮蜿蜒約半里左右，跟着有如烏龍擺尾一樣，河道離開了鎮甸，直往北面流去。

在鎮甸那一邊河岸上，住了不少人家，大都是靠水吃水的漁民。

蕭原跟隨劉毅帶領的保安隊來到鄔龍所說的那座房屋附近，迅速將那座房屋包圍起來。

由於沿着河岸搭建的房屋並不像鎮上的房屋那樣一座連着一座，每座房屋相隔雖然有遠有近，但距離都在數丈遠。因此，雖則很易給人發現，但也方便他們的行動，起碼不用顧慮傷及無辜。

那座房屋說大不大，由兩間屋子相連組成，換言之有兩個門口。屋旁邊的河上，繫着一隻小艇，那幾畦菜地分別種了三樣蔬菜，木瓜樹上掛着顆顆木瓜果，石榴樹上結着疏落細小的石榴果。

蕭原他們將房屋包圍起來，隨即往前湊近。

那座房屋的兩個門口只有一個是半掩着的，另一個緊閉着，沒有人出入，似乎都躲在屋內。

蕭原最先掩到屋前，距屋子約一丈遠近，張口呼喝：「屋裏的人立刻出來，你們已被鎮上保安隊包圍了，別想逃得了！」

屋內沒有動靜。

保安隊人人緊握步鎗，食指扣着扳機，兩眼緊盯着房屋，隨時準備開鎗射擊。

劉毅接着開口呼喝：「胡大來，快滾出來，我是保安隊的劉隊長，別要我們衝進去！」

房屋內靜悄悄的，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衝！」蕭原話出身動，從地上縱起來，往屋內衝去。

劉毅却沒有跟着往前衝，看着蕭原快衝到屋前一棵石榴樹下，距房屋不到五尺時，並沒有遭遇到狙擊，才呼喊一聲：「衝呀！」弓着身往前衝。

那一小隊保安隊呼應一聲：「衝啊！」跳起身紛紛向屋前衝去。

蕭原衝到石榴樹下，眼見屋內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由在心裏暗道一聲：「莫非屋內的賊人早已逃遁了？」

他猜得沒有錯，房屋內一個人也沒有，但從屋內的情形及遺留下的物品，顯示屋內的人在不久前才離開。

搜遍了整座房屋，連半個人影也找不到，在一個房間內找到一隻洋人造的皮鞋子。

那是一隻女人穿的鞋子。

蕭原斷定那是羅鳳珠遺下的鞋子，極可能是在給帶走時掙扎脫落或故意遺下的。

他所持的理由是，這種洋人造的皮鞋子，並不是一般人可以穿得起，亦不是一般人膽敢——趕時髦——穿着。就是省城的人，只有少數趕時髦，崇尚洋風的人，才會穿洋裝，着洋鞋。所以，他認爲那隻洋鞋子不可能是屋裏的農家婦遺下的。

從灶房的飯鍋內吃剩的米飯還有微溫這一點，足以証明屋內的人是在午飯後那段時間才離去的。

劉毅見抓不到人，問蕭原該怎辦。

蕭原略一沉思，對劉毅道：「請派人到附近的人家去查問一下，可有人看到這座房屋內的人離開。」

劉毅點點頭，立刻派出幾個手下到附近的兩戶人家去查問。

蕭原走到河邊，往河面上下張望一眼，河面上沒有船艇在行走，只有一隻小漁船在不遠處的河面上撒網捕漁。目光在那隻漁船上看了一會，慢慢將目光收回，落在河邊那隻小艇上，倏地心頭一動，對站在身旁的劉毅道：「劉隊長，屋裏的賊人極可能從河上溜了。你看看，附近及對岸的人家大都有兩隻小艇，這裏只有一隻小艇。」

劉毅道：「蕭先生，你是說，屋裏的賊人坐另一隻小艇溜走了？」

蕭原點點頭。「極有可能。」

話聲剛落，只見一個去查問的保安隊員跑回來，急急對劉毅說道：「劉隊長，據上游的人家說，大約在一頓飯工夫前，她從向着河面的窗口望出去，看到胡大來跟兩個人划着艇子往上游划去，艇上還放着一個痲袋，上面用一張蓑衣蓋着，她還向胡大來招呼一聲……」

蕭原不等那個人說完，已向河邊的小艇跳下去。「劉隊長，快划艇追下去。」

劉毅猶豫道：「蕭先生，胡大來已划艇走了一頓飯工夫，咱們這時候才追下去，未必追得上啊！」

蕭原發急地道：「不追下去，怎知道追不上？救人要緊啊！無論如何也要追下去看看。」

劉毅聽蕭原那樣說，雖然面有難色，仍然跟着跳下船，再招呼兩個人下艇，又大聲吩咐其他的隊員沿着岸邊往上游追下去。

由於小艇只得二支木槳，兩個隊員在划着，蕭原想幫忙也不成，待到小艇划到查問的那戶人家，蕭原吩咐將小艇划近，從另一隻小艇上拿了兩支木槳，遞了一支給劉毅，四個人四支槳一齊划起來，小艇有如箭一樣在河面上往前滑行。

他們居然比沿着河岸跑着追下

去的隊員還要快。

雖然在追下去的河道上，遇到不少船，但都沒有胡大來那隻小艇，亦沒有察覺到那一隻船有可疑。而沿岸亦沒有發現有人棄艇登岸，因此，蕭原他們只好繼續追下去。

不知不覺間，小艇划過河道「掉尾」的地方，繼續向前追下去。

這時候，岸上的「追兵」已跑在他們前面。

在河上划艇的速度最終都快不過在岸上跑的人，更何况是逆流而上。

眼見一直追下去都無所獲，劉毅洩氣了，停槳對蕭原道：「蕭先生，追了這麼久都追不上，不要繼續追下去了。」

蕭原却不甘心，但又不好勉强劉毅，只好說道：「劉隊長，你們上岸吧，待我一個人追下去。」

劉毅道：「你不跟我們一起回去，我很難向鎮長交代。蕭先生算了吧，回去再審問鄔龍，說不定從鄔龍的口裏問到胡大來那伙賊人逃到那裏去，再去抓他們。」

蕭原知道自己若不跟劉毅他們回去，劉澤坤一定會責怪他們，他不想爲難劉毅他們，於是說道：「好吧，將小艇划到那面岸邊，咱們上岸回去。」

劉毅頓時臉露喜色，急忙吩咐兩人將艇划到左面岸邊，其餘的人在右面的岸上追下去，跟着張口向在右面岸上跑着的隊員大叫：「嗨，別追下去了，繞過木橋過來。」

對面河岸上的人停下來答應一聲。

小艇艇首一擺，斜斜向左面岸邊划去。

距岸邊約一丈遠的時候，那面的岸上突然響起一陣激烈的鎗聲，蕭原他們那隻小艇往外一翻，艇上的四個人全掉到河裏，小艇也翻轉過來，飛射的鎗彈射在小艇翻轉的底部及附近的水面上，發出「噗噗」的疾響聲。

小艇是蕭原弄翻的。他於鎗聲乍響的刹那，瞥到岸上有人頭驀然冒起來，頓時心知不妙，來不及多想，立刻抓着艇邊用力往外一歪身，將小艇弄翻，也虧他及時將小艇弄翻，要不，劉毅三人可能會中鎗。

那面岸上繼續響起鎗聲，鎗彈射在水面上，激起一個水泡漣漪，恍似暴雨打在水面上一樣。

掉落水裏的蕭原四人都沒有冒出水面，但也沒有潛到別的地方去。原來四人掉下水後，在水裏潛了一會，才自翻轉的小艇另一面——向河心那面——冒出頭來透氣。

有翻轉的小艇遮擋，蕭原四人不怕左面岸上伏擊他們的人向他們開鎗射擊。

蕭原還開鎗還擊。劉毅跟着開鎗反擊，口裏還大聲咒罵。

兩個隊員的步鎗在掉落水裏時，丟失了，只好抓着小艇睜眼看着。

左面岸上的人於鎗聲乍響的刹那，紛紛仆在地上，急急開鎗向對岸射擊，跟着有數人從地上竄起來，繼續向前跑去。

左邊河岸上響過一陣鎗聲後，跟着沉寂下來，似乎給對岸開鎗還擊的隊員壓了下去。

蕭原却猜想襲擊他們的人已溜了。

他又猜對了。

他跟劉毅三人推着小艇作爲掩護泅向岸邊，岸上一直沒有人再向他們開鎗射擊，阻止他們泅近岸邊。跑向這邊的幾個人亦沒有受到狙擊，順利從橋上衝過河對岸，往伏擊者匿伏的地方衝去。而蕭原四人亦成功泅到岸邊，爬登上岸，發覺岸上果然沒有一個人。

伏擊他們的人果然溜了。

劉毅搖手擺頭，甩抖身上的水，口裏怒罵：「他媽的狗賊，給我捉到你們，有你們好受的！」

蕭原一身水淋淋，邊用手抹去臉上的水，邊問那幾個自小橋衝過來的士兵。「看到伏擊咱們的匪賊往那裏跑嗎？」

一個隊員道：「看到兩個人往那面的甘蔗地跑去。」伸手指着距河岸約十數丈遠的一塊蔗地。

蕭原不顧身上滴着水，對劉隊長道：「我帶幾個弟兄追下去。」

劉毅搖搖頭。「蕭先生，別費氣力了，那些狗賊已逃得不知所踪，那裏能夠追上他們，先回鎮上去，唉，吊頸也要透口氣，是不是？」

幾個隊員都露出不想追下去的神色，蕭原只好不再堅持。「那好吧，先回鎮公所去，但願鄔龍知道那伙賊子逃到什麼地方匿藏起來。」

劉毅執住蕭原的手搖一下。「蕭先生，剛才在河裏要不是你眼明手快，及時將小艇弄翻，咱們恐怕不能倖免，謝謝你救了我們。」

蕭原撥去頭髮上的水珠，笑笑道：「劉隊長，咱們是同舟共濟，說什麼客氣話。」

待到其餘的人亦從河對岸跑過來，他們一起返回鎮公所。

＊　＊　＊

劉澤坤聽了蕭原跟劉毅的述說後，手心揑把汗。「你們沒事就好了。你們在河上遭到伏擊的情形，眞危險啊！幸虧蕭先生眼明手快，這一次捉不到那伙賊子，遲早也會

捉到他們，救回羅小姐。」

蕭原一直擔心羅鳳珠的生死，希望盡快將她救出來。「劉先生，我想再審問鄔龍一番，希望能夠從鄔龍的口裏問出賊伙逃匿往那裏。」

劉澤坤點頭道：「我也想知道他的賊伙是些什麼人，爲何要擄走羅小姐。」

在一個關押室內，蕭原看到雙手仍然鎖着手銬的鄔龍。

鄔龍已無復在家裏時的兇惡，像一頭鬥敗了的惡狗，垂頭喪氣，看到蕭原跟劉澤坤走進去，身子瑟縮一下，忽然跪下去。「劉鎮長老爺，求你對我從輕發落，我不過一時貪錢，才答應跟他們一起去擄劫那雙男女。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會把那個男的推下崖，擄走那個女的，我知錯了。」

劉澤坤看着鄔龍。「這個時候才說知錯，不覺得遲了嗎？不過，念在你從實招供，又是從犯，我會從輕懲辦。可是，你一定要將知道的全都招供！」

鄔龍一邊叩頭一邊道：「我招供，全招供，你們要知道什麼，只管問，我知道的一定說出來。」

劉澤坤問：「一共有多少個賊伙？」

鄔龍供道：「連我算上，一共五人。」

「都是些什麼人？」

「我只認識胡大來跟鐵頭江成，是鐵頭江成找我入伙的。其餘兩人我不認識，他們也不是鎮上的人。我只知一個叫高山，另一個叫阮興，胡大來跟江成都要聽那兩個人的話。」

「他們給你多少錢？」蕭原問。

「五十個大洋。」鄔龍道：「還了賭債後，我還有十一個大洋。」

「你可有聽聞他們會將那女子怎樣處置？」蕭原再問。

「不知道。」鄔龍搖搖頭。「起先，我以爲他們垂涎那個姑娘長得美，來個先……姦後殺。原來我猜錯了，他們並沒有碰一下那個姑娘。至於在胡大來家裏他們可有對那個姑娘怎樣，我不知道。」

「你可有聽聞，他們會再到什麼地方去？」蕭原問。「譬如在胡大來那裏躲不下去，會躲到什麼地方去？」

「我不知道。」鄔龍道：「那兩個外地人有什麼話，只跟胡大來說，跟我說不到五句話。我在胡大來家拿了錢後，便回家，以後的事都不知道，他們一再叮囑我絕不能洩露半點，否則，害人害己。」

「鐵頭江成住在那裏？」劉澤坤問。「他可是跟你一樣分了錢後，便回家去？」

鄔龍點點頭。「他跟我一樣，拿了五十個大洋便回家，他住在鎮西面那條叫百花巷裏第七家。」

劉澤坤道：「鄔龍，你要是有一句話騙我，你會後悔一輩子。」

鄔龍發誓。「鎮長老爺，我鄔龍如有半句謊話，宰豬時尖刀不是插入豬的喉頭，而是一刀插入自己的喉頭而亡。」

劉澤坤待鄔龍說完，跟蕭原互相瞧了一眼，微微點一下頭，對鄔龍道：「乖乖呆在這裏，若查明你所言非屬實，我決不會放過你。」說完，跟蕭原走出關押室。

一個看守的士兵隨即在室門掛上一把大鐵鎖。

邊往外面走，劉澤坤邊對蕭原道：「蕭先生，是否立刻去抓江成？」他以爲蕭原那樣想。

那知道蕭原搖搖頭。「不用急，他要是聽聞風聲，必定早已躲匿起來，就算一下子飛到他家，也捉不到他。這時候距吃晚飯的時候不到半個時辰，何不等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到他家去捉他。晚飯時候，是一家人齊聚的時候啊。」

劉澤坤頓時明白蕭原的意思。「嗯！江成若還懵然不知，那個時候一定在家裏，不怕捉不到他。」

晚飯時候，劉毅帶人去江家捉江成，江成大概懵然不知東窗事發，安坐家中吃晚飯，結果當然給劉毅抓回鎮公所在。

本來，蕭原在日間捉拿鄔龍之事，鎮上的人幾乎無不知曉，江成不可能聽聞不到的。世間事就有那麼巧，原來江成拿到錢後，到金牙添開設的賭窟去賭錢，賭了一個通宵，回家倒頭便睡，家人見他睡得像死豬一樣，沒有叫醒他將鄔龍給捉到鎮公所的事告訴他，而他的家人也料不到他跟鄔龍有關連。所以，他才會懵然不知已然事發。要不，他早已逃之夭夭，還會留在家裏等候保安隊來抓他。

江成見到鄔龍，才知東窗事發，無從抵賴，因此，當劉澤坤和蕭原盤問他時，他不敢不從實招認。

據江成的口供，他是給胡大來找去幫手的，他同樣不認識那兩個叫高山、阮興的人，他跟鄔龍一樣，同樣不知道爲何要擄走羅鳳珠，亦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處置羅鳳珠，只知道高山、阮興兩人會在晚上帶羅鳳珠離開胡大來那裡，至於到什麼地方去，他不知道，亦不知胡大來三人帶着羅鳳珠逃到那裏去躲匿。

蕭、劉兩人從江成的神態及語氣，斷定他沒有撒謊或隱瞞。

雖則捉到江成，對於追尋胡、高、阮三人的下落，一點幫助也沒有。

蕭原跟踪那漢子，見他由缺口跳進去……

劉澤坤看着蕭原，問道：「蕭先生，該怎辦？」

蕭原想想，說道：「唯有用最費時間的辦法，待天亮後，我一個人循着他們逃竄的方向追尋下去。」

「蕭先生，未必追尋得到啊！」劉澤坤沒有多大信心。

蕭原道：「那是唯一的辦法，無論如何艱難，我也要救回羅小姐，受人所托，必須忠其事。」

劉澤坤不由對蕭原肅然起敬。「蕭先生，你是個值得叫人敬佩的人。」

蕭原謙道：「劉先生，你過奬了，我不過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一頓，接道：「劉先生，不知你有沒有想到，胡大來他們突然倉促逃走，是否事前得到風聲？」

劉澤坤失聲道：「你是說，有人向他們通風報訊？」

蕭原點點頭。「劉先生，你剛才也聽到江成的招供，據他所言，高、阮兩賊本來要到晚上才帶羅小姐離開的，他們突然在我們趕去抓他們之前約一頓飯工夫匆匆逃走，你不覺得其中有可疑之處？」

劉澤坤一拍腦袋。「是啊！怎麼我一直沒有想到？確實惹人思疑！」

一頓，目注蕭原道：「蕭先生，你懷疑舍下有人跟胡大來那伙賊人暗通消息，向他們通風報訊？」

蕭原肯定地點點頭。「劉先生，只有府上的人，聽聞鄔龍的口供後，來得及趕去報訊，請你用心想一想。」

劉澤坤想了想，點頭道：「有道理，保安隊的人決不會比你們快那麼多趕去報訊，所以不會是保安隊的人暗中向那伙賊人報訊，那只有舍下的人有嫌疑。」

蕭原道：「劉先生，照說，府上的人不可能暗中跟那伙賊人勾結的啊。」

劉澤坤道：「知人口臉不知心，劃龍劃虎難劃心。爲了錢，有些人什麼事也敢幹。」

一頓，接續道：「待我回去查問一下，有誰在我們押鄔龍回鎮公所之前或之後外出一段時間才返回來，此人的嫌疑最大。」

* * *

劉澤坤查問過家裏人後，查出三個人在他們押鄔龍到鎮公所之前外出，三個人外出的時間，都足夠趕去胡大來那裏通風報訊及趕回來。

換言之，那三個人都有嫌疑。

於是，劉澤坤嚴加盤問那三個人。

盤問的結果，三人都能夠洗脫

嫌疑。

三個人原來都是分別出外辦事，都有証人証明他當時到那裏去及在那裏，跟什麼人在一起，劉澤坤夤夜派人去查証，証實無訛，當然對這三人釋疑。

既然三個有嫌疑的人都証實是清白的，那麼，蕭原的猜疑便不成立了。

劉澤坤鬆口氣，「蕭先生，我很高興舍下的人沒有嫌疑，我不希望家裏的人有人暗中幹壞事。」

蕭原眼裏透出疑惑不解之色，抓抓頭，突然說道：「劉先生，不是我多疑，府上那三個人雖然証實沒有嫌疑，並不是說府上便沒有人嫌疑通風報訊，有可能有人偷偷離開府上去報訊。」

劉澤坤睜大雙眼，失聲道：「怎麼我沒有想到，若有人去報訊，十九都會偷偷摸摸趕去報訊，傻瓜才會公然去報訊！」

話聲剛落，跟着又道：「蕭先生，若舍下眞有人暗中通風報訊，恐怕不易查出來。」

蕭原似乎成竹在胸，滿有信心地道：「劉先生，要查出府上是否有人暗中通風報訊，並不難，只要依計而行，及不洩漏風聲便行。」

劉澤坤頓時精神一振。「蕭先生請說。」

蕭原附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一番話。劉澤坤連連點頭。「好計，好計，就依你的好計行事。」

蕭原道：「不用急着行事，待我明天追尋那伙賊子無結果後，再依計行事不遲。」

劉澤坤笑道：「蕭先生怎麼說便怎麼辦。」

* * *

蕭原於遭到伏擊的河岸上循着那幾個保安隊員所說的話，自那塊蔗田一路追尋下去，追着追着，他忽然發覺追尋的踪跡居然往回走，來到河邊便中斷了。

蕭原站在河邊往河面及對岸張望一眼，咬着牙道：「他媽的，好狡猾的賊匪，害我中了奸計，繞了個圈，實則賊匪登岸後分爲兩路，一路帶着羅小姐從對岸逃竄，那兩個伏擊我們的人則引開我們，好讓我們中計追向相反的方向，幾乎給騙了。」

往對岸打量一眼，蕭原從前面河上那條小橋走過對岸，沿岸搜尋之下，終於又給他發現了賊匪的踪跡，在一處較鬆軟的地上，發現了一串略爲下陷的脚印。

他試着在那塊地上走兩步，地上只有淺淺的脚印，他推斷那一串頗深的脚印是一個人於負重之下行走留下的。

換言之，極可能是一個賊匪肩上扛着裏面裝着羅鳳珠的麻袋在地上行走，留下那一串脚印。

蕭原循着踪跡追下去，追出十里左右，居然又追到一處河邊，踪跡就在河邊消失。

蕭原站在那裏，不住往河的對岸及上下游張望，拿不定主意該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因他無法確定遺下踪跡的人到底往那個方向走。

由於附近沒有任何人家，因此，蕭原不可能向人詢問可有看到昨日有人在河邊出現，往對岸去了，還是往河的上游或下游走去。

他估計賊人極可能乘船往上游或下游溜走。在船上不但可以躲藏，也令到別人很難追查到踪跡，相信沒有多少人笨到不走水路而走陸路，讓人輕易追尋到踪跡。

蕭原於無法斷定賊人往上游還是往下游逃走的情形下，決定碰碰運氣，沿着河岸往回走。

他這樣做，並不是純碰運氣，也有他的道理。他猜測那伙賊匪既然懂得用疑兵之計，有可能會再用一次出人意料地往回溜，好讓人猜不到。

有時候，別人認爲不可能的，他偏那樣做，這就是計。

更何況福源那個地方乃是一處四通八達之點，而上游處沒有什麼路通往大城鎮。因此，蕭原才會決定往下游追尋。

一路往回追尋，蕭原終於見到幾戶住在河邊岸上的人家，詢問之下，那幾戶人家都說，沒有見到有形跡可疑的船隻往下游划去，亦沒有見到有那一條船艇上載着他所描述的胡大來三個賊人樣貌的人。

他之所以能夠描述出胡、高、阮三個賊人的樣貌，乃是根據鄔、江兩人的描述。

蕭原並沒有因此而動搖他的猜想，繼續往回走。

就算找尋不到胡、高、阮三人的下落，他亦正好可以返回鎮上。

沿着河岸一直走回鎮上，結果都找尋不到賊踪，蕭原並不失望，反而更相信自己的推測，認爲胡、高、阮三賊九成九溜回鎮上，他所持的理由是，越叫人找尋不到的地方，越有可能是賊人躲匿的地方。

連他也無法追尋到三個賊人的踪跡，三個賊人不往那裏溜，那眞是天大的傻瓜。

返回劉家，已是近晚時分。

蕭原本來不想再打擾劉家，想到鎮上找個地方——旅店住下來的，劉澤坤說什麼也要蕭原住在他家，還說蕭原若不在他家作客，便不將他當朋友，蕭原只好接受劉澤坤的好意。

劉澤坤聽聞蕭原回來，馬上到客房去見他，劈頭一句便問：「蕭先生，有收穫麼？」

蕭原剛洗了臉，正要去見劉澤坤，見他到來，忙站起來。「劉先生，好叫人失望，白跑了一天，找尋不到那伙賊匪的下落。」

劉澤坤安慰蕭原。「蕭先生，不要失望。雖則一時間找尋不到那伙賊人的踪跡下落，終會找尋到的。何況，我們還可以依計而行，揪出那個暗中去通風報訊的人。」

蕭原頓時精神一振。「劉先生，明天便依計而行。」

劉澤坤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蕭先生，希望你的好計奏效，我要看看暗中跟賊匪報訊的人是誰！」

* * *

翌日，在吃早飯的時候，蕭原跟劉澤坤只是在說些閒話。

受了鎗傷的何永業居然能夠下床，而且跟劉澤坤一家吃早飯，看他的樣子似乎對劉、蕭二人說的話沒有什麼興趣，跟蕭原打過招呼，向他致謝那日替他治好傷口後，便只顧跟乃姐跟幾個外甥說話。

吃完早飯，家人都陸續離開飯廳，何永業也在兩個外甥攙扶下離開客廳返回房裏去的時候，一個護院匆匆走進來，壓着聲對劉澤坤道：「劉老爺，終於打聽到那伙賊匪逃匿的地方。」

劉澤坤霍然站起來：「藏匿在什麼地方？」

那個護院趨到劉澤坤身前，湊到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劉澤坤隨即對蕭原道：「蕭先生，查到那伙賊匪的下落了，咱們快到鎮公所去召集保安隊趕去捉人。」

蕭原興奮得幾乎叫起來。「劉先生，太好了，事不宜遲，我跟你到鎮公所去，跟隨保安隊去捉人！」

劉澤坤邊往外急走，邊對那個護院道：「石剛，去對耀堂說，將家裏的人召集在一起，要他對所有人說，我到鎮公所去派保安隊捉拿賊匪的時候，不准任何人外出，就算有急事要辦也不准離開。」

那個護院石剛答應一聲，立刻去找管家劉耀堂。

劉澤坤亦跟蕭原急匆匆趕去鎮公所。

劉耀堂聽完護院石剛的話後，立刻着人將家裏所有的下人召集到前院，宣佈打從這一刻起，誰也不准外出，不管有什麼事要辦，直到劉澤坤回來，才能夠外出。

所有的下人立刻交頭接耳，低聲竊談起來。

劉耀堂不再理會那些下人，親自去將大門關起來，並上了栓，偏門跟後門也派人去看着，還上了鎖。

劉家所有出入的門戶雖然都關上並派人守着，不准外出，可是，仍然有一個人能夠偷偷離開劉家，竄入一條巷子內，急急往前疾奔。

劉家的人似乎沒有發覺有人偷偷外出，宅子內很安靜。

那個人也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可是，就在他一頭奔出巷子的時候，突然有兩個人閃出來，阻截住那人，並一把將那人雙手扭到背後，令到那人無法反抗，痛得呃地叫出聲來。

那人雖然掙扎不得，口裏却叫道：「放開我，你倆是什麼人，抓住我幹嗎？」扭轉頭去瞧清楚抓住他的兩個是何許人物。

抓住那人的赫然是兩個隊員。

保安隊的人。

「你跑得那樣急，要到那裏去？不是家裏死了人，趕去棺材店買棺材吧？」扭住那人左手的士兵咧嘴笑說。

「咦，他不是劉鎮長家裏的人？叫什麼小……馬的，曾到鎮公所去找劉鎮長回家，我認得你！」扭住那人右手的隊員驚詫得失聲叫起來。

那人——小馬頓時神氣起來。「既知我是劉鎮長家的人，還不放開我？太太着我去買六少爺最愛吃的香酥糖，要我快去快回，要不，我才不會十萬火急地抄近路跑去。」

左面那個士兵陰陰笑道：「小馬，我們也奉了劉鎮長之命，在此守着，凡看到劉家的人偷偷外出，都要將他捉住，帶去見劉鎮長，不管他是什麼人！」

小馬的年紀不大，大約十七歲，在劉家的日子却不短，足足幹了五年，由於爲人精靈勤快，加上懂得討人喜歡，頗得劉澤坤夫婦喜歡，要他陪伴四個兒子讀書玩耍，當然也要侍候四個少爺，但却不用再幹雜活，算得上是一份優差。

小馬臉色變了，哀告道：「兩位大哥，請行行好，放了我，不要帶我去見老爺。」

兩個隊員不由分說，左右架起小馬，往一條橫街走去。

鎮公所內，蕭原對劉澤坤道：「劉先生，自你跟我離開府上後，只有一個小馬偷偷外出，別無他人，看來，那個小馬嫌疑最大。」

劉澤坤雙眉微皺，眼中透出疑惑之色。「蕭先生，我眞不敢相信小馬是那伙賊匪暗通消息的人。他是個孤兒，十二歲便在我家幹活。當年，我是看他可憐，孤苦無依，收留他，他一直很聽話，沒有行差踏錯，甚得人喜歡，在我家幹了五年，看着他長大，不相信他會幹出這種壞事，暗中跟那伙賊匪勾結。」

蕭原也不相信小馬是個壞孩

子，那兩個隊員捉他回鎮公所關起來後，他會到那個關押室看過小馬。「劉先生，說不定他是受人指使的。」

劉澤坤吃驚道：「蕭先生，你說有人指使小馬？那個人是誰？」

蕭原道：「查問小馬，若眞有其事的話，不就知道？。」

劉澤坤點點頭。「對！何必在此瞎猜，去查問他。」

小馬在關押室內正自惶恐不安，看到劉澤坤走入關押室內，驚嚇得身子抖顫一下，雙脚一軟，跪下去。「老爺，我知錯了，我不該擅自偸偸外出，求老爺你願諒我這一次。」

劉澤坤板着臉道：「起來，跪什麼？可是心虛膽怯？你要我原諒你，那你老老實實告訴我，你爲何不聽劉管家的吩咐，偸偸溜出來幹嗎？」

小馬顫聲道：「老爺，我一時貪玩，想試試能否在有人看守下，神不知鬼不覺溜出來，老爺，我下次不敢了。」

劉澤坤冷笑一聲，沉聲喝道：「謊話！前言不對後語，你給保安隊截下抓住的時候，不是說太太要你去替長康買香酥糖的麼？怎麼如今說法不同？」

一頓，沉喝道：「小馬！你好大的膽子，在我面前也敢撒謊騙我？」目光異常凌厲。

小馬嚇得臉色發白，垂頭不敢面對劉澤坤的目光。「老爺……我不敢……我……不敢實說……求老爺你……」

劉澤坤臉色驟變，疾聲道：「小馬，有人指使你偸偸外出？」

小馬抬起眼，迅速地瞥了劉澤坤一眼，吞吞吐吐地道：「我……說出來……老爺……不會相信。」

劉澤坤發急地道：「只要你說的是眞話，我怎會不相信，快說出來，是誰指使你？」

小馬仍然猶豫不決。「我若說出來……他會殺死……我。」

蕭原溫和地道：「小馬，你說出來，劉先生便會將那人抓起來，那個人便傷害不了你，劉先生也不許那人傷害你，是不是？」

小馬眨眨眼，似乎給說動了。「老爺，你眞的會相信我說的話？」明顯的，他仍然不相信劉澤坤會相信他。

劉澤坤有點不耐煩了，「小馬，是眞話我一定相信，快說出來！」

小馬抬眼瞧到劉澤坤一副生氣的樣子，忙又垂下眼皮，急急說道：「我說的是眞話，我怎敢說假話……老爺……那個主使我的人是……是……」說了幾個「是」也說不出是誰。

劉澤坤喝道：「說呀，到底是誰？」

小馬嚇得幾乎從地上跳起來。「……是舅……老爺……指使我的。」終於說了出來，如釋重負般，吁口大氣。

「是永業？」劉澤坤恍似當頭响了個焦雷，整個人驚呆住。

蕭原也大感意外。「小馬，眞的？」

小馬忽然哇一聲哭起來。「我說了出來，你們果然不相信我，嗚嗚……我怎敢誣說舅老爺啊！要不是他又嚇又哄，他又是舅老爺，我才不得不答應替他……那樣做。」

劉澤坤終於回過神來，吁口氣，問：「小馬，他要你怎樣做？」

小馬抹去眼淚，抽泣兩聲，說道：「舅老爺要我將一條手帕送到桂枝巷第一戶人家一個叫美香的姑娘那裏。」

「那條手帕呢？」蕭原打斷小馬的話。

小馬道：「在我身上。」

「快拿出來讓我看看。」劉澤坤疾聲道。

小馬從內衣袋內拿出一條摺疊得很整齊的手帕，遞給劉澤坤。「老爺，就是這條手帕。」

劉澤坤接過，兩眼瞧着那條手帕，口裏喃喃道：「這條手帕沒有什麼特別啊，不過在上面綉了兩隻鴛鴦，裏面又沒有包着東西，永業到底在搞什麼鬼？」

蕭原道：「劉先生，請將手帕打開來看看。」

劉澤坤抓住手帕一角，那條手帕便往下垂展，蕭原疾聲道：「手帕上寫了字！」雙眼霍然一睜，伸手一把抓起那條垂下去的手帕。

劉澤坤也看到了，心頭一跳的剎那，還存有一分僥倖。「上面大概寫了些肉麻的字句，永業在外面拈花惹草，風流得很。」他一直希望妻弟不是暗中給賊匪通風報訊的人。

他不願相信。

可是，事實却叫他不得不相信。

「劉先生，你看看手帕上寫些什麼，要收手帕的人立刻去報訊！」

劉澤坤心神震動，雙手抓住那條手帕，張開來看看上面寫些什麼。

上面寫着：餡已露，速着他們躲匿。一共九個字。

手帕上的字句雖然寫得隱晦，但跟整件事情聯想在一起，便很自然領會那兩句話的意思。

劉澤坤猛吸一口氣，聲音有點顫抖。「怎會是……他……他爲什麼要這樣？他怎麼……不肯長進啊。」

蕭原看到劉澤坤那個樣子，替他感到難過。「劉先生，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不要難過，或許他是有苦衷的，跟小馬一樣被逼。」

劉澤坤將那條手帕緊緊地抓成一團，激動地道：「他太不長進了，劣性難改，我恨自己有這樣的妻弟！」

蕭原看着小馬，問道：「何先生昨天也是叫你送東西到那裏去吧？」

小馬點點頭。

「什麼時候？」

「老爺跟先生你還未押鄔龍回鎮公所之前，舅老爺要我替他送一張大洋票子到那裏去。給我三個大洋作酬勞。」一頓，對劉澤坤哀告。「老爺，求你饒過我這一次，我根本不知舅老爺要我送的東西暗藏……消息。這次我本來不肯偸偸外出替他送那條手帕的，他却恐嚇我，要將我那一次偸吃了太太那盅人參燉鷄的事告訴太太，我恐怕太太責罰我，舅老爺又答應給我三個大洋，只好照他的話去做。」

劉澤坤哼了一聲，別轉臉，不去理睬小馬。

蕭原道：「劉先生，請給小馬一個將功贖罪的機會，讓他將那條手帕送到那個女子那裏。然後，咱們派人暗中跟踪那個女子又或從她屋裏出來的人，說不定會發現那伙賊匪的藏匿處，那時候，咱們不但可以一網打盡那伙賊匪，還能夠救出羅小姐。」

劉澤坤頓時目光閃亮。「好主意！」接轉對小馬道：「你願意將功贖罪？」

小馬點點頭。「只要老爺你饒過我，不趕我走，我甘願替老爺做任何事。」

劉澤坤點點頭，對蕭原道：「蕭先生，敝親那裏怎樣？」

蕭原道：「暫時不用理會貴親，待一網打盡那伙賊匪後，才跟他說也不遲，貴親在懵然不知已事敗的情形下，不會偸偸溜走的。」

劉澤坤咬咬牙。「想不到有隻老虎在自己身旁，却懵然不知的給他蒙在鼓裏，想想，忍不住不寒而慄。」

「劉先生，事不宜遲，咱們馬上依計而行。」

「好！」劉澤坤將手帕重新摺疊好，交還給小馬。「收好它，待會趕到那個女子那裏，記着要像個沒事人一樣不可露出形跡，知道嗎？」

小馬連連點頭。

劉澤坤道：「跟我和蕭先生出去。」推開房門，走出房外。

＊　＊　＊

小馬來到桂枝巷第一戶人家門前，舉手敲門，裏面立刻有人應門——打開門，小馬認出應門的人就是那日他送大洋票子來，她收下票子的女子，於是將手帕取出來，交給那女子。

那女子接過，說一聲：「小兄弟，辛苦你了。」伸手在小馬的臉上摸了一把，露出輕笑，好不風騷迷人。

小馬禁不住心裏一蕩，不敢看那女子一眼，紅着臉轉身急急離開。

那女子——美香咭咭直笑，腰肢一擺，將門掩上。

蕭原躲在附近，將一切看在眼內。

那扇掩上的門不到半刻鐘又打開來，這次不是美香將門打開，而是一個漢子，往門外打量一眼，看到附近沒有可疑之處，立刻走出門外，隨手將門帶上，往巷子另一頭快步走去。

在附近監視着的蕭原並沒有立刻跟下去，因他發覺那扇帶上的屋門留了一條門縫，內似乎有人往外窺視。

他斷定有人在門內窺視，極可能就是那個叫美香的女子，若他貿然現身跟下去，肯定會被那女子發現，那女子一定會用什麼辦法知會那個漢子，雖不致前功盡廢，但也費時失事。

既然在附近皆有保安隊的人監視着，他才不怕那個漢子走掉。

待到那扇門完全掩上，蕭原才從隱匿的地方走出來，急急往巷子那頭追下去。

就在蕭原追出巷子那頭的時候，一小隊保安立刻將那戶人家圍起來，迅速破門而入，將那個女子——美香抓起來。

鍥而不捨　擒賊救人

在鎮北約半里的地方，有一個已經不再燒磚的磚窰子。

那個磚窰已塌了一半，可是，另外兩間相連的屋子仍完好無缺，窰主人的一個親戚就住在裏面，替窰主人看屋。

那個漢子走得好快，從美香屋裏出來，除了在人多的地方快步走外，他大多時候是放步奔跑的。

跑到磚窰子前，他才放慢脚步，不時轉頭回望，看到後面沒有人跟着，立刻從磚窰子那堵崩缺的圍墻上跳入墻內。

那漢子跳入墻內，才往屋子走了幾步，屋內突然走出一個人來，喝問：「什麼人？」

那漢子忙道：「是我，牛根。」

屋內跟着又走出一人。「高山，你不認得牛根了？他就是那天趕去我家報訊的人。」跟着向那漢子招呼一聲：「牛根，不是又有壞

消息吧？」

第一個走出屋外的人原來是高山。

牛根邊急步走向屋子，邊急急說道：「高山，若沒有事，我怎會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趕來找你們。」

「什麼事，快進屋裏再說。」高山神色緊張起來。

牛根走入屋內，胡大來立刻將門關上，很快又打開來，胡大來跟牛根抬着一個麻袋走出屋外，那個高山跟另一個漢子先一步閃出屋外，那個漢子急急跑向屋子的左側墻後，高山則竄到只有大半人高的圍墻下，往外張望。

從牛根跟胡大來所抬的麻袋的形狀，裏面裝着的應該是一個人。

兩人抬着麻袋急急往屋側墻後走去，那個漢子已快手快腳將一匹馬套上停在墻下的一輛板車。

牛根與胡大來將麻袋抬到馬車前，放在車上。

守在墻下的高山緊張地往墻外張望，手上的短鎗已扳開大機頭，一副隨時開鎗的樣子。

蕭原的猜測果然沒有錯，胡大來跟高、阮兩人果然折返福源，在附近躲匿起來。

那個套車的漢子應該就是阮興，在牛根和胡大來的幫忙下，終於套好車，立刻拉着馬車往屋前走去。

在墻下張望把風的高山已心急不已，開口向屋子那面叫道：「快點呀，套好馬車了嗎？」

那個阮興剛好拉着馬車從屋側後走出來，答道：「成了，外面沒有動靜吧？」

高山雙眼不離墻外。「大概還沒趕到來，快趕車走。」

阮興坐上車把上，待胡大來也坐上車，立刻吆喝一聲，揮鞭趕車往圍墻外馳去。

牛根沒有跟着他們走，對拔腳追向馬車的高山道：「高山，我回去了。」

高山邊跑邊道：「小心點，繞路回去。」

牛根揮揮手，走向另一面的圍墻，從一個崩塌的缺口跳出去，從另一條路繞回去。

可是，他才跳出墻外，便給兩支鎗嘴抵在他的身上，同時响起一聲低喝：「別叫，否則一鎗斃了你。」

牛根在那刹那全身僵硬，張口欲叫，却給那一聲沉喝嚇得硬生生將叫聲咽住。

就這一瞬之間，牛根已迅速地被人按倒，掩口，跟着反綁起來。

牛根這時已看清楚，將他制服的人，是三個保安隊的人，一顆心直往下沉。跟着，他瞥到有幾個人從附近的墻外跳入墻內。

「砰」一聲，前面——磚窰外驀地响起一下鎗聲，跟着是一聲馬匹的驚嘶聲。

鎗聲與馬嘶聲中，响起一聲吆喝：「停車，咱們是保安隊的人，已將這裏包圍起來，你們別想逃！」

一陣鎗聲蓋過那聲吆喝，鎗聲中，車馬奔馳聲疾响，但在兩下清脆的鎗聲下，奔馳聲突然曳止。

原來高山三人剛將馬車趕出磚窰的圍墻外，便給突然出現的保安隊自一側開鎗截住，三人不理會保安隊的吆喝，趕車的阮興急急鞭馬驅車往前疾馳，但給自另一側出現的蕭原連開兩鎗，將那匹拉車的馬射倒，令到那輛馬車猛地往前一傾，差點翻轉過來，接停下不動。

高、胡、阮三人慌忙跳下車，那個麻袋亦從車上滾在地。

「扔掉手上的鎗舉手走出來！」跟蕭原在一起的劉毅喝叫。「你們插翅也飛不掉！頑抗只有死路一條！」

高山三人不理會劉毅的喝叫，各自鑽到車下，以車輪作掩護，向兩邊的保安隊開槍射擊。

兩邊的保安隊立刻還火。

蕭原恐防保安隊誤傷了麻袋內的人，高聲呼叫：「小心呀！別向麻袋射擊，袋裏裝着的可能是我們要救的人！」

一言提醒了躲在車底下的高、胡、阮三人，高山吩咐胡大來一齊開鎗射擊，掩護阮興竄向距馬車約七八尺外的麻袋。

——那個麻袋是他們的救命符。

阮興在高、胡兩人跟保安隊駁火當中，自車底下竄出去，撲向那個麻袋。

蕭原手急眼快，向阮興開了兩鎗。

阮興猛地仆跌在地，距麻袋不到兩尺，可惜他已不能動。

蕭原那兩鎗皆射在阮興的心胸要害上。

高山跟胡大來看到阮興中鎗身亡，臉色都變了。

「高山，怎辦？我不想死。」胡大來着慌了。

高山咬着牙道：「拚下去，你想投降？劫殺擄人，那是殺頭大罪，給他們捉住，一樣要處死。拚下去，或許還有一條生路。」

胡大來驚恐地道：「可是，我們怎拚得過他們啊？」

高山邊開鎗邊兇悍地道：「拚不過，可以想法子脫身啊！你掩護我，待我竄出去搶回那個麻袋，只要麻袋在手，他們便不敢對我們怎樣，我們就可以脫身。」

「阮興……給他們射死了。」胡大來一點信心也沒有。「你也看

到……不會成功的。」

高山道：「拚他一拚，總好過坐以待斃，快掩護我。」

胡大來只好硬着頭皮，拚命開鎗射擊。

高山身子往前一標，有如出柙猛虎般竄出去，接着，他馬上仆在地上，身子一滾，向麻袋滾去。

他這一着異常聰明，搶先撲落地上後，由於前面有一個裝着人的麻袋遮擋着他的身體，蕭原跟保安隊的人又不敢射擊太低，恐防射中麻袋，那就奈何不了貼地滾向麻袋的高山，眼睜睜看着他滾向麻袋。

蕭原也算手急眼快了。可是，仍然遲了一點點，連開兩鎗，給高山快那麼一點點搶仆在地，兩顆鎗彈射空了。

生死一綫，沒有半點誇張。

高山滾到那個麻袋前，一手抓住麻袋，厲聲大叫：「停火！我抓着的麻袋內裝着你們要救的人，我要離開這裏！若不讓我走，你們別想救回活着的她。」

蕭原他們都給震住。

投鼠忌器。

劉毅壓着聲問蕭原：「怎麼辦？」

蕭原吸口氣。「咱們要救回的是一個活人，若死了，跟救不回有什麼分別？」

劉毅點點頭，高聲呼叫：「停火。」

另一邊的保安隊馬上停火。

高山頓時鬆口大氣。

胡大來在車底下看着，一顆吊到嗓子眼的心落回原位，禁不住發出一聲歡叫，自車底下鑽出來。

呼呼啪啪連續五六下鎗聲乍然响起，剛鑽出來的胡大來慘叫一聲，身子震搐了兩下，腦袋開花、腹部濺血，仆倒地上。

鎗聲並不是在蕭原那面响起，是另一面的隊員開鎗射殺胡大來的。

看到胡大來死於鎗下，所有的人都給震得驚呆住。

驀地，只見高山一把抱着那個麻袋跳起來，瘋了般狂叫：「來呀！向我開鎗呀！怎麼不開鎗射殺我？怕連麻袋裏的人也射殺嗎？哈哈……開鎗啊，手軟麼？不是要將我也殺死嗎？」

蕭原張口大叫道：「哼！你想怎樣？你想死我們會成全你，不想死便別發瘋。」

劉毅接着高聲呼叫：「所有人聽着，沒有我的命令，不准開鎗射擊。」

高山其實是因胡大來之死，震驚過度而失控發狂，給蕭原一喝，頓時定下神來，緊緊抱住那個麻袋，兇悍地道：「我要你們放我走，要不，我要她陪我死。」手上的鎗用力抵着麻袋。

蕭原向劉毅低說一聲：「救人要緊。」跟着高聲道：「放你走可以，但你不能帶着麻袋內的人走，必須留下她。」

高山悍然叫道：「不成，要我留下麻袋內的人，你們還會放我走？當我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那你到底要怎樣？」劉毅喝問。

「我要帶她走！」高山道：「她是我的保命符，她一刻在我手上，你們就不敢向我開鎗，我不會笨到不要保命符的。」

蕭原喝道：「放你走不成問題，你必須要留下羅姑娘，決不能帶走她，你可以帶着她離開，但要在我看得到地方放下羅姑娘，否則，我們只好冒險一試，從你手中强行救回羅姑娘。」

一頓，又道：「其實，我們答應放你走已經是皇恩大赦。不准你帶走羅姑娘，也是爲你好，你想一下，你一個人帶着羅姑娘多吃力，要逃也逃不快！扔下羅姑娘這個包袱，對你有利無害。」

高山聽得眼珠亂轉，一會，大概覺得蕭原所言甚是。開口說道：「要我依照你們的話去做，你們也要依我的話去做。」

「說出來聽聽。」劉毅喝叫。

「你們都退開去，退得遠遠的，待我走到適當的地方，我會留下麻袋，怎麼樣？」

蕭原道：「一言爲定，你要是不守諾言，又或傷害羅姑娘，無論上天入地，我也會追殺你。」

高山叫道：「我怕不守承諾的是你們。」

劉毅高聲呼叫：「保安隊的人聽着，全部往後退！」

隊長下了命令，所有的人當然聽從，包括蕭原在內，全都往後退。

高山看着兩側的保安隊退出頗遠，才扛起麻袋，往前奔走。

走到幾乎看不到保安隊的人影，他認爲有利自己逃走，高山才放下麻袋，落荒而逃。

蕭原第一個跑去解救麻袋內的人——應該是羅鳳珠。

解開綁着袋子的繩子，露出裏面那個人，果然是羅鳳珠。口裏塞着一團布，閉着眼似昏迷過去。蕭原忙將她自麻袋內拉出來，拔掉她口裏的布團，解開綁着她雙手的繩子，對劉毅道：「劉隊長，請問一聲，誰帶着水？」

劉毅立刻高聲道：「誰帶着水呀？」跟着對蕭原道：「她就是羅鳳珠？」

蕭原雖然未曾見過羅鳳珠，却在羅家看過她的相片，眼前的少女跟相片中的羅鳳珠一模一樣，不過

臉色蒼白憔悴，頭髮蓬亂，少了相片上那份少女特有的神采。「跟我瞧過的相片中人一個模樣。」

這時一個隊員走上來，將一個水壺遞給劉毅，劉毅接過，遞給蕭原。

蕭原先捏開羅鳳珠的嘴，往她口裏倒了兩口水，再在她臉上倒點水。未幾，羅鳳珠便醒過來，雙眼剛張開，看到身旁有人，大概以為蕭、劉等人是高山那伙賊人，驚恐地叫起來。

蕭原忙和聲道：「羅小姐，別驚怕，我們是保安隊的，已經從賊人的手裏將妳救出來。」

羅鳳珠一時間驚疑參半，睜大眼看清楚，除了蕭原外，別的人都穿着軍服，知道自己確實得救，想到這幾天所受的委屈及苦難，禁不住哭起來。

蕭原婉言安慰。「羅小姐，沒事了，我們先送你到鎮公所去，還記得妳跟梁紹材在鎮上劉家住了兩天嗎？鎮長就是劉家的主人劉澤坤先生。」

羅鳳珠在蕭原的安慰下，慢慢定下神來，止住哭泣，「謝謝，謝謝你們救了我。」

蕭原將羅鳳珠扶起來。「羅姑娘，我扶你回鎮公所去。」

羅鳳珠點點頭，蕭原便扶她走，與劉毅那隊保安隊往鎮上走去。

＊　＊　＊

劉澤坤看到蕭原跟保安隊救回羅鳳珠，很高興，派人送羅鳳珠回家養息，他與蕭原跟着也返回家裏。

跟他一起返家的還有小馬。

他帶小馬回家，是要料理妻弟何永業暗通賊人那回事。

對於蕭原跟保安隊這一次的行動，他少不免嘉獎一番。

由於有劉澤坤的吩咐，劉妻親自招呼照料羅鳳珠，將她安頓在客房，派了一個僕婦侍候她。

劉家兩個女兒很同情羅鳳珠的遭遇，熱心地陪着她好言安慰。

劉家上下都知道數日前曾在此作客的羅姑娘獲救，並給送到這裏養息這回事。何永業當然也知道，頓時驚得他不知所措，急急離開房間，打算從後門溜走。

之前，由於小馬一去不返，他已焦急心慌，但又安慰自己，大概小馬溜出去後，却無法溜回來，只好在外面等待，所以，他還沉得住氣。

如今聽聞羅鳳珠已獲救，只要不是傻瓜，也想到情形不妙，只有呆子才會留下來等着給抓起來。

閃閃縮縮溜到後院，看不到有人，院門雖然關着，並沒有人看守，何永業又驚又喜，溜到院門前，拉開門栓，立刻往外竄出去。

那知道一頭竄出門外，便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嚇得他怪叫一聲，慌忙往後退。

「永業，到那裏去？怎麼大門不走走後門？」一把聲音即時響起。

何永業渾身一震，站不穩，一屁股跌坐地上，駭得臉上變了樣。

他聽出說話的人是他姐夫劉澤坤。

劉澤坤就站在門旁，嚴厲地怒視着何永業。

蕭原站在何永業身前，剛才何永業撞上的人就是蕭原。

小馬搭拉着腦袋，站在劉澤坤身旁，兩個保安隊的人站在劉澤坤身後。

何永業臉色煞白，眼中滿是惶恐之色，看着劉澤坤，說不出話來，兩片嘴唇顫得很厲害。

劉澤坤「哼」了一聲，「無可藥救！還不起來！」

何永業全身又一震，突然挺身跪下，口裏哀求道：「姐夫，我該死！我不是人！我一無是處。」

劉澤坤冷冷道：「起來，有什麼話跟我到書房再說，我不想再聽你說那些廢話。每次你做錯事，都這樣說，聽了不下十次，你說不厭我也聽厭了。」

何永業忽然淚流滿面。「姐夫，求你看我死去的父母份上，還有我阿姐的份上。」

「住口！」劉澤坤怒喝一聲。「再不起來，我叫人拉你進去。」

何永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急急從地上站起來，垂着頭，跟着劉澤坤走入門內。

蕭原跟着何永業，對於這個敗家子，他一點也不同情。在路上，他從劉澤坤告訴他的話中，已知道何永業是個怎樣的人。

原來何永業一家在鎮上也是富有人家，要不，劉澤坤也不會娶他大姐為妻。

那時候，講究的是門當戶對。當然，也有少數例外。

何永業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他是家裏的獨子。

他的父母是給他氣死的。

說起來，他父母也有責任，由於他是家中獨子，何家要靠他繼後香燈，傳宗接代，自不免溺愛嬌寵，何況他家裏富有，簡直要什麼有什麼，只差無法摘下天上的星星月亮，要不，他父母也會摘下來哄他高興。

由是養成他任性驕橫好逸惡勞的性子，十六歲已結交豬朋狗友，嫖賭飲吹只差一樣——吹，父母屢勸不聽，十八歲給他娶妻，以為可以拴住他。那知道他劣性難改，甚至變本加厲，在外面胡天胡帝，結果娶妻不到兩年，妻子便下堂求去，由於他妻子的娘家不但有財，亦有勢，所以他家不敢吭一聲，氣得他父母病了一場，病癒之後，眼見他死性不改，為免最小的女兒出嫁時連嫁粧也沒有，就急急將么女嫁掉。

不到十年，將偌大一份家業敗掉七八，父母屢勸無效，兩個早已出嫁的姐姐說的話更是當耳邊風。就在他將家產敗剩只有一座祖屋，一塊祖上遺下的墳地，父母亦給氣得一病不起時，臨終囑咐住得最近(同在福源鎮居住)的大女兒和女婿，念在他倆的份上，看着弟弟，不要讓何家斷子絕孫，可惜何永業仍無悔過之心，照樣嫖、賭、飲，沒錢便往姐姐家裏跑，欠下賭債則要姐夫代還，要不是夫婦兩人記着他父母臨終之言，加上夫婦倆一向恩受，劉澤坤又不是個吝嗇的人，才一直照顧他，只盼他終有一日浪子回頭，想不到他是個不可藥救的人。

書房內只有劉澤坤、蕭原跟何永業三人。

劉澤坤仍想拉妻弟一把。所以，他不想別人知道何永業暗通賊匪的事，要是傳了開去，他便很難徇私幫他一把。

「永業，你怎會跟那伙賊匪勾結上的？」劉澤坤板着臉沉聲道：「你知道嗎？勾結賊匪，劫殺擄人，那是死罪一條，誰也救不了你。」

何永業立時「噗」一聲跪下去，哭着哀告道：「姐夫我知錯了，求你救救我。我不想死啊……你不會忍心看着我何家絕後吧？我不過一時貪錢，才會替那伙賊匪通風報訊。他們答應給我五十個大洋……我不知道他們會殺人的。」

「羅姑娘跟姓梁的青年的行踪，是你告知那伙賊匪的？」劉澤坤問。

「是！」

劉澤坤用力頓一下脚。「唉！你眞叫人失望，居然為了五十個大洋便作奸犯科，你要不是劣性不改，將偌大家財敗掉，區區五十個大洋算什麼？你以前怎會將五十個大洋放在眼內？你難道不慚愧嗎？難道你連一點人性也沒有嗎？你不覺得對不起你死去的父母和列祖列宗？你如今才知錯，太遲了！」

何永業跪着只是哭。

蕭原問：「那些賊人是什麼人？你怎會跟他們……走在一起的？」

何永業只哭不答。

劉澤坤沉聲喝道：「你只會哭！不說話，叫我怎幫你！」

何永業止哭說道：「是胡大來介紹我認識他們的，我只知道他們是外地來的，至於從那裏來……我不知道，他們也不肯說，胡大來應該知道他們的來歷。」

「姓胡的賊匪給保安隊擊斃了！」劉澤坤冷冷道：「另一個賊人亦給擊斃，只有一個逃了！」

何永業身子抖顫一下，臉色變了。

「你知道那兩個賊匪的姓名嗎？」蕭原問。

「一個姓高，名山，另一個叫阮興。」

「說說那兩個賊匪的樣貌。」

何永業咽口口水，將高、阮賊的樣貌描述出來。

蕭原對劉澤坤道：「劉先生，聽貴親形容那兩個賊匪的樣貌，另一個給擊斃的賊匪應該是阮興。」

劉澤坤點點頭。「明天叫鄔龍去辨認一下，便可以確定是否阮興那個賊匪。」

一頓，嚴厲地對何永業道：「還有什麼沒有說的？若要我救你，最好將知道的如實說出來。」

何永業抬起眼皮，眨動一下，說道：「知道的我都說了。」

「放屁！」劉澤坤氣得忍不住吐出一句粗俗的話。「怎麼不說說那個替你將消息送去給那伙賊匪的美香和牛根！你不是那樣善忘吧？」

何永業急急道：「姐夫，我一時忘了，那個美香……是胡大來的相好，那個牛根是胡大來的表弟，姓高的跟姓阮的……要我聽到什麼風聲，馬上將消息送到美香那裏，美香自會將消息轉送給胡大來。姓高的還對我說，他們若有什麼閃失，事敗被捕，我也不能置身事外，若想平安無事，最要緊他們平安無事，我為了……自己，只好將聽到的消息送去美香那裏。」

「你簡直糊塗透頂！」劉澤坤眞想力摑何永業一巴掌。「一錯再錯，俗語有云，紙包不住火，這不就給查出來了？唉！何家怎會生了你這個不肖子孫，我有你這個小舅子，也感到恥辱。」

「你是否知道那伙賊匪擄去羅姑娘，有何居心？」蕭原問。

何永業搖搖頭。「我只知道他們要打羅小姐的主意，不知道他們為何要擄走羅小姐。」

「永業，你給人鎗傷的事，如今想來，並不像你所說的那樣簡單吧？」劉澤坤目光嚴厲地射着何永業。

何永業眼角跳動了幾下。「姐夫，我那裏敢砌詞騙你，我給人鎗傷跟羅小姐被胡大來他們擄劫，我發誓這是兩回事，絕無關連！」

劉澤坤道：「好！我姑且相信你，要是我知道你所說不盡不實，別怪我不認你這個親戚。」

何永業垂首無言。

蕭原總覺得何永業所言不實，

但又無憑無據，所以不便說什麼。

劉澤坤對何永業道：「還不起來，看你像什麼？簡直不像個男人，回房裏去吧，暫時不要外出，若你不聽我的話，別想我幫你。」

何永業頓時喜出望外，立刻站起來，連連向姐夫鞠躬。「謝謝姐夫肯幫我。」

劉澤坤不耐煩地揮揮手。「回房去吧，看到你，我便頭痛。」

何永業不等劉澤坤說完，急急走出書房。

看着給拉上的書房門，劉澤坤長嘆一口氣。「唉……大概我前世欠了他，今生有他這個舅子，若不是看在我太太及死了的岳父母份上，我連正眼也不瞄他一眼！」

蕭原道：「若他眞的洗心革面，誠心改過。劉先生，就給他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吧！」

劉澤坤喜道：「蕭先生，你也贊成我幫他？」

蕭原點點頭。「他又不是主謀，所犯的罪不重，劉先生你一直那麼熱心幫忙我救回羅小姐，若我這個人情也不賣，實在說不過去。」

劉澤坤鬆口大氣，一副如釋重負的樣子。「蕭先生，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剛才眞擔心你要將永業送官法辦。又擔心我若幫他，不將他一併法辦，你說我徇私枉法。不怕對你說，我確實很想將他法辦，讓他吃點苦頭。可是，又於心不忍。說什麼他也是我的舅子，再說，我太太要是知道我將他法辦，一定要生要死，思前想後，我才不得不徇私一次，拉他一把。」

蕭原道：「劉先生，我很明白你的處境。再說，法律不外乎人情。何況，那伙賊人經已兩死兩在押，只有一個逃脫，而羅小姐亦已救回，這是最重要的，貴親那回事，大可不再追究。」

一頓，接道：「希望貴親經過這件事後，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跟你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劉澤坤伸手握住蕭原的手，激動地道：「蕭先生，你眞是個明理的人，我好高興認識你這個朋友。」

蕭原眞心誠意地道：「劉先生，我也很高興結識你這個朋友。」

書房門忽然間推開來，劉妻一頭走入書房，哭着撲到劉澤坤面前。「澤坤，你一定要救永業啊！求你看在我和死去的父母份上，不要送他去法辦，不要讓他坐牢。他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對得起死去的父母。我何家只有他一個男丁，指望他傳宗接代。」劉妻哭得好不悲切。

劉澤坤忙扶住妻子，溫言細語道：「別哭啊，我從沒有打算將永業送去法辦，剛才我已親口答應幫他，我也打算不追究他。蕭先生亦已答應，妳大可放心，倒是妳要好好勸說他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否則，我不會再看他一眼。」

劉太太頓時轉悲爲喜。「澤坤，你眞的答應不追究永業？太好了，澤坤，謝謝你。永業一直給你那麼多麻煩，眞對不起。」

劉澤坤替妻子抹淚。「自家夫妻，說什麼謝，你要謝，去謝蕭先生吧，要不是他答應不追究，蕭先生什麼時候離開書房的？怎麼我看不到他離開書房？」愕然看着蕭原剛才站着的地方。

劉太太扭頭瞧着，蕭原果然已離開書房。

蕭原是在劉太太一頭走入來向劉澤坤哭求時，悄然走出書房的。他不是一個不識趣的人，這種場合，只會令自己尷尬。

劉澤坤由衷地道：「蕭先生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

劉太太抹去臉上的淚水。「待會我去謝謝他。」

* * *

經過一夜的安睡，加上劉家夫婦吩咐下人細心照顧，羅鳳珠的精神好了很多，臉上有了血色，人也安靜下來，不再那麼驚恐心悸，恢復了幾分少女神采的臉容，比昨天好看多了。

對於劉家對她的悉心照顧，羅鳳珠心裏很感激，特別對時常去看視她的劉太太跟劉家兩個女兒更感激，很樂意親近母女三人。

對於不辭艱險，終於將她從賊人手上救出來的蕭原，羅鳳珠視之爲大恩人，很想當面再向他致謝，可是，自從給送到文家後，蕭原一直沒有跟她見面。

其實，蕭原很想去見她，從她口裏知道多一些他極想知道的事情。不過，他不忍心在她還沒恢復過來的時候去勾起她心裏的驚恐與傷痛，所以他希望改日才去見她。

蕭原是向剛去看望羅鳳珠的劉太太詢問，知道羅鳳珠精神不錯，才決定去看她的。

走入房內，一眼看到羅鳳珠倚坐在床上，身上換上一套簇新的衣裳，頭髮梳得整整齊齊，臉上泛起幾分少女的神采，跟昨天剛救醒她的樣子，幾乎判若兩人。

蕭原不由得在心裏暗讚一聲：「果然是個美人。」

羅鳳珠對蕭原這個恩人印象深刻，因此一眼便認出他，眼中露出驚喜感激之光，挺挺身子，口裏說道：「蕭……先生，終於見到你了。」大概在洋學堂習染了洋人的開放風氣，並沒有一般「無才便是德」的少女那種害羞，顯得落落大方。

蕭原在床前三尺外停下來，含笑道：「羅小姐，比昨天好多了嗎？」

羅鳳珠微微蹙着眉心，嘴角露出一抹淺笑。「蕭先生，謝謝你的關心，我比昨天好多了，不再恐懼得幾乎瘋了，謝謝你救了我，不曉得怎樣說，才能表達我心裏對你的感激。」

蕭原忙道：「羅小姐，別謝我，也別對我心生感激，那是我的職責，我是受僱於妳父親找尋妳的。妳要謝，該謝劉先生的熱心幫助，及有份救妳的保安隊。」

羅鳳珠眼眸輕靈地轉動一下，淺笑道：「我早已對劉太太說了。說到底，要不是你替我父親找尋我，鍥而不捨，不畏艱險，我怎會得救，劉先生今早都對我說了，你是眞正救我的大恩人。」

一頓又道：「聽劉先生說，紹材並沒有死，當日我看到他給那些賊人推下崖坡，以爲他必死，驚懼悲痛之下，眞想跟他一起死。可恨那些賊人終日綑綁着我的手脚，令到我無法尋死！幸好我不能尋死，要不，我不會活着等你們救出來，以後也見不到紹材了。」

蕭原笑道：「說起來，妳要感謝你的心上人，要不是他負傷忍痛掙扎着趕返省城，叫他父親找到我，我根據他所說的綫索追尋下去，恐怕救不了妳。」

饒是羅鳳珠作風開通文明，聽到蕭原說到「心上人」三個字時，仍然羞紅上頰。

女孩子畢竟是女孩子，臉面較嫩。

「蕭先生，他眞的還活着？」羅鳳珠情不自禁問一句。

蕭原點了點頭。

「傷得怎樣？重嗎？」焦切之情，溢於言表。

蕭原道：「皮肉之傷吧了，不用擔心，要是傷得很重，他那能支持着趕回省城。」

羅鳳珠雖然沒有說什麼，臉上露出寬慰的神態。

蕭原看着羅鳳珠，問：「羅小姐，介意我問你一些事嗎？」

羅鳳珠搖搖頭。「我知道你想問些什麼，你問吧！」

蕭原道：「擄劫你們的匪徒一共多少人？」

「我看到有五個人，後來只有那三個將我帶到磚窟去的三個賊人。」

「他們有對妳怎麼樣嗎？」蕭原猶豫了一下，才問羅鳳珠。

羅鳳珠搖頭。「他們沒有……碰我。起初我也以爲他們對我不懷好意，才會擄我，不將我一併推下山崖。那時候，我恨不得能夠一死了之，免得……受辱。後來，我心裏也覺得奇怪，猜不透他們到底要將我怎麼樣。」

「那些賊人在妳面前一點口風也沒露？」蕭原問。「妳能夠……安然無恙，實是不幸中之大幸。」

「那些賊人在我跟前很少說話。」羅鳳珠道：「但我猜到，他們會將我暗中運到什麼地方去。」

蕭原根據經驗猜測：「那伙賊人有可能將妳暗中運去那一個地方，將妳賣了。」

羅鳳珠打個寒顫。「他們會將我賣到妓寨，是嗎？」

蕭原點點頭。「還有一個可能，將妳賣給有錢人家做小老婆，只有這兩個可能，才可以解釋他們將妳擄走，又不侵犯妳，這個叫人猜不透的疑問。」

一頓，接又道：「賊匪擄劫女子，一是貪圖女子的美色，不安好心；二是爲了錢，將擄劫的女子賣掉。妳知道嗎，有些有錢人喜歡少女，不惜重金以求。因此我猜那伙賊人極有可能將妳賣掉，而且賣到一個好價錢，他們才不致對妳……動……淫心。」

羅鳳珠聽得心底發寒。想到要不是獲救，往後的遭遇若如蕭原所言，那眞是生不如死，禁不住機伶伶連打兩個寒顫。「蕭先生……那我情願死。」

蕭原搖頭道：「他們才不會讓妳死，妳死了，賊人損失一筆金錢，買下妳的人亦白花一筆錢。他們絕不會給妳尋死的機會。羅小姐，妳涉世未深，又長在富有人家，怎會想到世間有那麼多齷齪骯髒，悽慘不平的事情！就算你生氣，我也要說一句話：妳家若不是有錢，妳父親花得起錢僱我找尋妳，妳若是生於普通人家，恐怕妳的遭遇會很悽慘。」

羅鳳珠咬着嘴唇，半晌，才道：「蕭先生，我雖然不懂世情，但也想到你說的是實話。我曾經見過一個窮人家的孩子爲了從狗爪下搶到半個包子，不惜冒給惡狗咬噬之險，跟惡狗爭鬥，我……可憐那小孩子，叫住他，給了他兩個大洋。」

蕭原含笑道：「妳倒是個好心腸的姑娘，我總算沒有救錯妳。」

羅鳳珠笑笑。「蕭先生，我看得出，你不是個只爲了錢才救我的人，我從你說的話聽出來。」

蕭原笑了。「妳願意回家嗎？」

羅鳳珠點了點頭。「經過這一次事故後，我覺得家裏最安全，也是最好的地方。我不該動輒便離家出走的，雖說出走可得到自由，但也傷害了父母家人的心，實在不應該，我願意返回家中。」

「妳不怕家裏人又禁止你跟梁

紹材來往？」

羅鳳珠咬咬嘴唇。「不怕。我回家後，會向父母說清楚，無論他們用什麼辦法，也阻止不了我跟……他……在一起。若他們一意孤行，只會失去我這個女兒，我相信他們聽了我的話後，不會再阻止我跟他在一起。」

雖說她不像一般的女孩子般怕羞，但當說到「他」時，臉上仍禁不住微微發紅。

聽了羅鳳珠那番話，蕭原對這個女孩子頓時刮目相看，心裏暗讚：「想不到這女孩子不但長得美，心地也好，難得她一往情深，堅持到底，是個難得的好姑娘。」口裏說道：「妳打算什麼時候返回家？」

羅鳳珠道：「越快越好。明天吧。」相信她已完全恢復過來。

蕭原點點頭。「那好好休養，不要胡思亂想，知道嗎？」

羅鳳珠點點頭，蕭原轉身往房外走去，才走了兩步，羅鳳珠突然向他說道：「蕭先生，紹材……眞的傷得不重？」

蕭原回頭向她咧嘴一笑。「我像個說慣謊話騙人的人嗎？」

羅鳳珠靦覥地笑了，搖搖頭。

蕭原道：「別替妳的心上人擔心，明天返回省城，不就可以看到他了麼？」轉回頭，繼續走向房門口。

那知道剛走到房門口，又給羅鳳珠叫住。「蕭先生，求你答應我一件事。」

蕭原止步回身，眨眨眼笑道：「讓你先去見那個他一面？」

羅鳳珠羞笑點頭。「見到他，我才放心。」

蕭原促狹地道：「要我答應妳也成，妳要答應我一個要求。」

羅鳳珠眼中閃爍着慧黠之光，輕輕咬着嘴唇，喜道：「什麼要求？我做得到的，一定答應你。」

蕭原笑得好開心。「妳一定做得到，妳跟梁紹材成親那一日，記得請我去喝杯喜酒。」

羅鳳珠頓時輕鬆起來。「若有那一天，我絕不會不請你，要不要我發誓？」

「不用。」蕭原道：「我相信你是個守諾言的人。」

羅鳳珠眼裏透出尊敬之色。「蕭先生，你是一個大好人。」

蕭原沒有說什麼，笑着走出房外。

*　*　*

蕭原跟羅鳳珠辭別劉澤坤一家，乘馬車返回省城。

劉氏夫婦送兩人出大門外，臨行，劉澤坤一再對蕭原說，有空記着來福源走走，若他不嫌屈就，大可到福源來做事，保安隊長之職，隨時等他來幹。並要蕭原留下住址，好讓他到省城時，探訪他。

羅鳳珠也跟劉太太殷殷話別。

要走的始終要走，蕭原跟羅鳳珠和劉氏夫婦揮手道別，乘坐馬車離開福源，返回省城。

返回省城，將那輛馬車打發走，蕭原帶着羅鳳珠去梁紹材匿居的地方。

梁紹材跟羅鳳珠乍見之下，兩人驚喜得呆住，互相凝視，說不出話來。

蕭原識趣地走出屋外，順手將門帶上。

「紹材！」

「鳳珠！」

一雙小情人激動地叫出對方的名字，再也壓抑不住心裏澎湃的激情，緊緊地摟抱着。

遇劫不死，再次重逢，兩人皆有隔世相見的驚喜。

兩人當然有說不盡的情話。

半晌，給蕭原帶上的房門終於拉開來，一雙小情人出現在門前，齊聲對枯站在門外的蕭原致謝。「蕭先生，謝謝你，衷心感激你。」

蕭原慌忙阻止兩人向他行禮，兩人已深深一鞠躬。「蕭先生，請接受我倆對你的眞誠敬意。」

蕭原只好說道：「我衷心祝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

兩個人都羞得紅了臉，但卻笑得很甜——甜蜜蜜的。

蕭原看着梁、羅兩人甜蜜開心的樣子，不由想起了遠在石鼓鄉的未婚妻張鳳琴。

「蕭先生，你在想什麼？」梁紹材問。

蕭原聞聲回過神來，看到兩人笑着看他，不由臉上微熱，忙岔開去。「羅小姐，該回家了。」

羅鳳珠居然點點頭，「蕭先生，請不要將我跟……他見面的事告訴我父母。」

蕭原笑道：「放心吧，我才不會自找麻煩。」

羅鳳珠轉對梁紹材道：「不用替我擔心，回家後，我會說服父母答應讓我見你，不再追究那件事。」

梁紹材沒有說話，只是緊緊地執住羅鳳珠的手，深情地看着她。

蕭原打趣道：「好了，別一副難捨難離的樣子，以後又不是不再見，機會多的是，該回家去了，看到你倆捨不得分手的樣子，叫我好不妒忌。」

給蕭原一說，兩人都羞得低下頭，好一會，兩人才放開手，羅鳳珠依依不捨地跟着蕭原離去。

走在路上，羅鳳珠佻皮地問蕭原，「蕭先生，成家了嗎？」

蕭原搖搖頭。

羅鳳珠歪着腦袋笑道：「我不相信，像你這麼好的男人，怎會沒有女子喜歡你？」

蕭原有心逗她，苦笑道：「像我這種經常要四處奔走，將腦袋拴在腰帶上過日子的男人，怎會有女子喜歡？古語只會說，才子配佳人，從沒有說村女愛莽夫的。」

羅鳳珠聽得咭咭笑起來。「羅先生，你不是莽夫，是英雄，眞正的男子漢，自古有云，美人愛英雄，將來你一定遇到一個愛你的美人。」

蕭原笑了，笑得好不歡暢。

他又想起未婚妻張鳳琴，在他眼裏，張鳳琴確是很美，是世上最美的女子。

情人眼裏出西施。

*　*　*

羅有富跟妻子驚聞女兒回來，驚喜無限，急急去看女兒。

闔家上下都給羅鳳珠的回來哄動了，紛紛跑出前廳，看望羅鳳珠。

羅太太激動地一把摟住女兒，兩母女互相含淚呼叫。

「阿媽！」

「鳳珠。」

二人喜極而泣。

接下來，一家子圍着鳳珠問長問短，忘記了蕭原的存在。

蕭原並不介意。

羅有富終於省覺冷落了客人，忙過去對蕭原道：「蕭先生，謝謝你，謝謝你替我找回女兒，心裏太高興了，一時間忘了招呼你，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笑道：「羅先生，我好明白你們此刻的心情，這是人之常情，不怕對你說，我是見慣不怪的了。」

「蕭先生，快請坐，辛苦你了，待會我付你另一半酬金，你在那裏找到小女的？」

蕭原在羅有富的連聲招呼下，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在福源鎮附近找到她的，幸虧福源鎮劉鎮長熱心幫忙，派出保安隊協助我去救出令嫒，否則，令嫒恐怕會很悲慘。」

羅有富驚道：「小女離家後，遭遇到什麼事情？是不是姓梁的小子心懷不軌，對小女有所企圖？」

蕭原忙道：「令嫒確實發生了事情，但不是你所猜的那樣，實情是令嫒跟梁紹材在沙頭墟誤上一輛賊車，那伙賊人將他倆的財物劫去後，復將梁紹材綁起來推落崖下。賊人雖則沒有對令嫒下毒手，但卻將她擄去，似乎要將她擄到什麼地方去賣掉，幸好及時追尋到那伙賊人的下落，才救出令嫒。」

羅有富聽得臉也白了，大爲緊張。「蕭先生，那伙賊人可有對小女……怎樣？」

蕭原道：「據令嫒說，那伙賊人沒有碰過她，羅先生，相信你也聽聞過，有些人喜歡少女，不惜花大錢去買。」

羅有富不自覺點點頭。「略有所聞，小女這一次能夠獲救，眞是不幸中的大幸，蕭先生，謝謝你。」大大鬆口氣。

那邊廂，客廳的另一面，羅太太跟女兒——鳳珠，還有三個兒女邊說邊笑邊哭，大概被鳳珠的遭遇所動。

「蕭先生，找到那個後生小子嗎？」羅有富咬着牙問，對梁紹材這個年輕人，似乎恨之入骨。

蕭原搖頭。「還未找到，只知道他大難不死，沒有摔死，躲藏起來，連他的家人父母也不知他躲到那裏去。但他卻着人送了一封信給父母，將他的遭遇說出來，並請他父親找我，請求我救回令嫒，我就是憑着他提供的綫索，追尋到那伙賊人的下落，救出令嫒。說起來，要不是他提供賊人的綫索，我可能找尋不到賊人的下落，救回令嫒。羅先生，請恕我多管閒事說一句：看在他有份救回令嫒份上，不要爲難他了。」

羅有富恨恨道：「要不是他誘小女私奔，怎會發生那回事，蕭先生，請你別理會我跟姓梁的事。」

一頓，接又道：「請你稍坐一會，待我去拿你該得的一半酬金給你。」說完，往裏面走去。

蕭原聽他那樣說，不好再說什麼。這種事，他不好硬插手，唯有希望羅鳳珠能夠說動父母，化解對梁紹材的恨意。

羅有富從裏面走出來，交給蕭原一張大洋票子。蕭原收下，便告辭離去。

羅有富客氣地送蕭原出去。

*　*　*

翌日，蕭原正要外出去找朋友吃飯，意外地，偵緝隊的任志新隊長找上門來。「蕭原，聽說你已找回羅有富的女兒。你果然不愧是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我沒有向羅先生推荐錯你。」

蕭原聽話知意，笑道：「任隊長，謝謝你的推荐。讓我賺了羅有富一筆，我正想去找你，謝謝你，有空沒有，我請你去喝酒，好好吃一頓。」

任志新笑道：「別誤會。我來找你，只想知道你是怎樣找到羅小姐的，你眞厲害，連日來我派出五六個偵緝四出打聽追尋，一點頭緒也沒有，你單人匹馬，前後不過五日，便找回羅小姐，眞教人嘆服。」

蕭原拉着任志新往外走。「來吧，找個地方坐下來，邊喝邊說，才有意思。」

任志新順水推舟，跟蕭原去喝酒。

結果，蕭原除了請任志新吃喝了一頓外，還送了十個大洋給任志新。

蕭原早就懂得，在外面打滚，經常要跟當差吃飯的打交道，不套套交情是不行的，花點錢也值得，辦起事來，方便很多。

他從任志新的口裏知道，羅有富在昨天晚上親自到偵緝隊去銷案——羅鳳珠已找到並返回家中。但要任志新一定要找到梁紹材，懲治他誘拐女兒之罪。

那表示羅鳳珠並沒有說動父親改變主意，又或她是仍沒有機會對父親說。

蕭原對羅有富的執着很不以爲然，自然對梁紹材關心起來，決定去看看梁紹材，看看能否幫得上忙。

其實，他幫不了什麼忙，唯一可幫忙的，便是要梁紹材躲遠一些，否則遲早會給偵緝隊和羅有富的人查出來躲藏的地方。

來到梁紹材躲藏的地方，梁父剛好走了，對於蕭原的到來，梁紹材很意外。「蕭先生，鳳珠回家後，她父母沒有責駡她吧？」他心裏想着的，仍然是心愛的人——羅鳳珠。

蕭原搖了搖頭。「你不用擔心她，還是擔心你自己吧。今早我聽偵緝隊的任隊長說，羅有富仍然不肯原諒你，要任隊長一定要找到你，懲治你。」

「我不怕！」梁紹材倔强地道：「教我們的洋先生和修女說，男女相愛是上帝安排的，沒有罪。我自問也沒有罪，我才不害怕！」

「你說的只是洋人的道理，咱們大多數人是不以爲然的。大多數人認爲，你們那樣做，是犯了瀰天大罪，爲世俗所不容，我曾經在一些地方親眼看到一雙私奔或是通姦的男女給遊行示衆，然後浸豬籠，活活淹死，省城雖是大地方，不會那樣做，但是，誘拐女子之罪可不輕啊！聽我說，還是避一避，躲到遠一點的地方。」

「蕭先生，你的好意我很感激。」梁紹材打斷蕭原的話。「爲了愛，縱死不悔，鳳珠答應我，一定能夠勸說父母打消對我的成見，讓她跟我來往。神說，愛是無懼的。我相信鳳珠一定能夠說服父母，不再阻止我跟她相愛。她還答應會來看我，要是我躲到別的地方去，她豈不是不能時時來看我？我無法忍受不能見到她，日日思念之苦，愛一個人便要勇敢地去愛，要是怯懼，便不配去愛一個人！」

蕭原聽他那樣說，知道無法勸說他離開，他不過是個外人，無權硬要梁紹材聽他的話，他只好告辭。

梁紹材雖然沒有聽蕭原的勸告，仍然很感激蕭原對他的一番好意，一再多謝蕭原對他的關心。

＊　＊　＊

這一天，蕭原由於跟兩個朋友吃飯，很晚才回家去。

由於他只有一個人，所以，很多時都在外面吃飯。他覺得一個人在外吃飯很悶，因此時常相約朋友跟他一道在外吃飯。只在興緻來了的時候，才在家裏弄兩個菜，清清靜靜吃頓飯。

這晚由於跟兩個朋友談話甚歡，少不免喝點酒，其實是喝多了酒，因而有幾分酒意。

有幾分酒意並不等於醉了，蕭原很少喝醉酒的，幾乎絕無僅有。

喝醉酒的感覺絕不好受，有幾分酒意的感覺却教人有一種飄然舒泰的感覺。所以，蕭原不喜歡喝醉酒，却喜歡那種微熏的感覺。

拿出鑰匙，蕭原正準備打開銅鎖的時候，驀然感覺到有人向他逼近，他的反應跟平時一樣快，身子一矮的刹那，已經拔鎗轉身，疾喝一聲：「誰？站住！」

黑暗中，有一個人應聲停步，口裏叫道：「我是陸安，你是蕭先生？」

雖然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站在五尺外的那人的樣貌，蕭原却聽出那人是陸安，頓時放鬆下來，挺起身子，道：「陸老兄，原來是你，來找我有甚麼事？」邊說邊收起鎗。

他看到陸安垂下的雙手什麼也沒拿。

陸安向蕭原走近，「蕭先生，我是奉老爺之命，特地來找你的，傍黑的時候已找到這裏來，你不在家，我只好在這裏等你回來。」

蕭原聽陸安說等了他一晚，心裏很過意不去，忙道：「陸老兄，眞不好意思，要你在此等我，你吃了東西沒有？」

陸安摸摸肚子。「我怕你隨時會回來，不敢走開！」

不用聽下去，蕭原也知道陸安仍沒吃晚飯，立刻說道：「快跟我去吃點東西，餓壞你了。」

陸安道：「蕭先生，我來找你是有急事，比起我餓肚子要緊多了。」

蕭原心頭一跳，睜大雙眼，疾聲道：「什麼事？快說！」

陸安吞了一口口水，說道：「就在昨天，舅老爺給人殺死了，大少爺亦給擄走，老爺給打傷，躺在床上不能動，才叫我趕來找你。」

蕭原聽得心頭一陣劇跳。「是什麼人幹的？劉先生傷得重嗎？」

陸安道：「老爺腿上中了一鎗，手臂也給擦傷，流了很多血，

幸好不是傷在要害，不會……死。至於是什麼人幹的則不知道，但老爺却猜想是那個走脫了的賊匪幹的。老爺一向沒有跟人結怨，想不出有誰會那樣做，除了那個走脫的賊匪，他極可能是含恨報復。」

「昨天什麼時候發生的？」蕭原心裏也認爲陸安他們的猜測八九不離十。

「吃過晚飯後發生的。」陸安道：「賊匪大概是先潛入舅老爺的房內，將他殺死，然後再潛入大少爺房中，捉住大少爺，老爺聽到大少爺的驚叫聲，拿了一支鎗便跑去大少爺房中，在房外給賊匪一鎗射中大腿，老爺跌倒，馬上掙扎起來，向那賊匪開鎗，給匪徒還擊的鎗彈擦傷手臂，握不住鎗，掉落地上，這時幾個護院先後趕到，紛紛向賊匪開火，那賊匪高叫大少爺在他手上，若不停火，他大不了抱着大少爺同歸於盡。

「老爺深恐誤傷大少爺，喝令停火。答應放那賊匪離開，但要放了大少爺。那賊匪不答應，要老爺明天拿一千大洋去贖回大少爺，否則和大少爺同歸於盡。

「老爺只好答應那個賊匪，眼睜睜看着他擄走大少爺。我跟兩個護院不等老爺吩咐，已暗中往後溜，繞前去欲出其不意，截擊那賊匪，那知道賊匪有人接應，放冷鎗射傷兩個護院。我運氣好，沒有受傷，那個賊匪在同伙的接應下，於保安隊趕到來之前溜了。

「太太聽聞大少爺給賊匪擄走，老爺又受了傷，舅老爺又死了，悲痛驚憂之下，暈死過去。唉，那情形教人看着心裏惶惶不安，老爺只顧着大少爺的生死，天亮後便忙着籌措一千大洋去贖大少爺，直至午後，才省起蕭先生你，立刻着我趕來省城，請你千萬到福源走一趟。」

蕭原聽完陸安的話後，毫不遲疑道：「陸老兄，我立刻跟你夤夜趕回福源鎭。但你要先吃點東西塡飽肚子，要不，我恐怕你走不動。」

陸安道：「我到你這裏來找你之前，已知會老爺在省城一家店鋪的主理，請他預備一輛馬車，隨時應用，我們坐馬車趕回去。」

「走路也好，坐馬車也好，你也要先吃點東西，餓着肚子很難受的。」

陸安知道不吃東西不行，雖然恨不得一下子便趕回去，不得不跟蕭原到一家最近的小飯店去吃些東西，然後急急趕去陸安所說的那家店鋪，坐馬車夤夜趕回福源鎭。

爲怕賊匪在陸家附近暗佈眼綫，陸安跟蕭原在鎭口前下了馬車，要趕車的隨便找個地方住宿一宵，他倆則摸黑悄然溜回劉家。

劉澤坤還沒睡，其實是因傷口痛及擔憂兒子的生死，無法入睡，聽聞蕭原趕來了，馬上着人請蕭原到他房裏。

劉太太也無法入睡，親自招呼蕭原進入房裏，還替他倒了一杯熱茶。

劉澤坤在床上看到蕭原，喜叫一聲：「蕭先生，我知道你一定會來，夤夜趕來，辛苦你了。我已吩咐陸安找到你，明早才趕來也不遲。」說話時不時皺一下眉頭，臉色也不太好，大概失血過多的關係。

蕭原道：「劉先生，府上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我怎能安睡，是我要夤夜趕來的，跟陸安無關。」

一頓，接又道：「傷勢如何？」

接口答話的是劉太太。「左大腿給鎗彈射穿，幸好沒有傷及筋骨，流了很多血，我看到幾乎暈過去。蕭先生，請你幫忙救回我兒長霖，那些賊匪不知會怎樣對待他。每想到長霖，我心裏像刀割般痛。」說着話，劉太太眼圈發紅，哭泣起來。

劉澤坤對妻子道：「別哭啊，長霖不會有事的，那些賊匪擄去長霖，不是還要我們拿錢贖回他，他們不會對長霖怎樣的。蕭先生既然夤夜趕來，決不會袖手不理。」

劉妻不但沒有止住哭泣，反而哭得更悲切。「嗚……那些賊匪沒天良，殺死了永業，我娘家……絕子絕孫。」

劉澤坤看到妻子越哭越厲害，心裏一陣難受。「別哭啊，哭得人心裏難受，人死不能復生，就算妳哭死了，永業也不能復生，眼下最要緊先救回長霖，然後設法捉到那些賊匪，替永業報仇！」說到最後，由於激動的關係，禁不住握拳揮動一下，那知牽動傷口，痛得他臉色驟變，痛叫出聲。

劉妻聽到丈夫痛叫，立刻搶到床前，緊張萬分地道：「傷口痛得很厲害嗎？」很自然地停止了悲哭。

蕭原也趨前去問：「劉先生，傷口還很痛？待我替你看看，改敷我隨身帶着的刀傷藥，鎭痛止血最靈。」

劉澤坤呻吟一聲，痛苦地道：「不知怎的，敷了藥後兩處傷口仍然很痛。」

蕭原已動手掀開他身上的薄被，看到左腿上用白布條包紮起來，血漬殷然，於是替他解開包紮着的白布條，劉妻則在一旁幫忙倒水及拿剪刀白布條來，劉澤坤雖然極力忍耐，仍然忍不住發出呻吟聲。

蕭原小心地清理掉原先敷在劉

澤坤傷口上的刀傷藥，拿出自己隨身帶着的自製刀傷藥，重新替他敷上，然後包紮起來，接着替他手臂上的傷口亦重新敷上藥，包紮好，劉澤坤的臉容放鬆了很多，吁口大氣，說道：「蕭先生，你的藥果然靈妙，傷口不再那麼痛了，減輕了很多。」

劉妻連聲對蕭原道：「蕭先生，謝謝你，謝謝。」

蕭原道：「劉先生，好好養息，咱們明天再談吧！」

劉澤坤點了點頭，對妻子道：「吩咐下人給蕭先生準備好了客房嗎？」

劉妻道：「早已吩咐下人準備好了，蕭先生，我帶你到客房去。」

蕭原忙道：「劉太太，怎好要妳帶我去客房？我自己去便成。」

劉妻堅持。「下人都睡了，你不曉得怎樣走。」

劉澤坤道：「蕭先生，客氣什麼，由她送妳去客房吧，半夜了，好好睡一覺，明天才有精神辦事。」

蕭原不再堅持，跟隨劉太太往客房走去。

走了幾步，他忍不住問道：「劉太太，令弟是怎樣死的？」

劉太太聽到提及乃弟之死，兩眼又紅起來，悲從中來，忙極力壓抑着，才沒有哭起來。「在房裏給賊匪用刀刺死的！一刀在胸口要害上，一刀在喉頭上，將喉頭割破了……」語聲哽咽啞澀。

蕭原道：「劉太太，人死不能復生，請節哀順變，不要那樣傷心。」心裏却暗自說道：「我怎麼會想不到，那個逃脫了的賊匪會返回來尋仇，姓何的死不足惜，劉先生父子却太無辜了，此事全因羅小姐那回事引起，我一定要替劉家解決這件事！」

劉太太舉手抹抹眼睛。「蕭先生，我也知道人死不能復生，更知道永業他死不足惜，可是……他是我娘家唯一的男丁，如今……我娘家絕後了。」終於忍不住哭起來。

蕭原忙安慰她。「劉太太，自古有云，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一切皆前定，妳看開一點吧。」跟着轉過話題道：「死者已矣，還是想想活着的人吧，那些賊匪明天在什麼地方拿錢放人？」

劉妻聽蕭原提起兒子，頓時暫忘喪弟之痛，將心情轉投在兒子被擄那件事上。「明天黃昏前，在鎮四里外的紅石崗收錢放人。」一頓，急切地道：「蕭先生，那些賊匪眞的不會對長霖……怎樣？」

蕭原點點頭。「他們擄人勒索，不外爲了錢，妳放心吧，他們不會爲難令郎的。」

說着話，兩人已來到客房，蕭原說一聲「有勞」，劉太太說一聲「應該的」，便返回寢室，蕭原亦進入客房，未幾有人送來一盆水，蕭原洗過臉和手脚，便上床睡覺。

＊　＊　＊

翌日吃過早飯，蕭原到劉澤坤房內去，有些事情要跟劉澤坤談談。

劉澤坤的臉色比昨晚好看多了，精神也不差，大概睡得好的關係吧！

劉澤坤一見蕭原進房，便說道：「蕭先生，你的刀傷藥眞管用，昨晚躺下後，傷口已不痛，很快便入睡，一覺睡到天亮。」

蕭原含笑道：「劉先生，你的精神比昨晚好啊。只要隔天敷一次藥，大約十天後，你的鎗傷便會癒合，再養息五六天，便完全痊癒。」

「蕭先生，謝謝你的刀傷藥。」劉澤坤眼中露出感激之色。

蕭原在床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劉先生，贖金準備好了？」

劉澤坤點了點頭道：「昨天已籌措妥當。」

「由誰送贖金？」

「那個賊匪指定要一個婦女將贖金送去。要不，他們撕票！」劉澤坤道：「因此，只好派一個膽量較大的女人去送贖金。」

蕭原道：「本來我打算送贖金去，既然賊匪指定要婦女送去，只好作罷。」

「希望長霖平安無事回來。」劉澤坤有點擔憂。「若眞是擄去羅小姐的那伙賊匪所爲，我怕他們會含恨傷害長霖，他們已殺了永業洩恨。」

蕭原安慰劉澤坤。「他們殺……貴親，是恨他出賣了他們，所以向他報復，你跟他們毫無仇怨，他們擄走令郎，應該志在贖金，你放心吧，他們不會傷害令郎的。」

一頓，接問：「劉先生，保安隊查不到什麼嗎？」

劉澤坤搖了搖頭。「昨晚事發後，保安隊在鎮內外四處搜索，一無所獲，我怕賊匪於風聲太緊時，爲了阻嚇保安隊的搜索，會傷害長霖，所以下令保安隊停止搜索，待贖回長霖，再追緝捉拿那些賊匪。」

蕭原道：「劉先生，我肯定擄走令郎的賊匪是逃脫了的那一個，這從貴親被殺一事可証。既然事情是由羅小姐被擄之事而起，我有責任將之緝捕歸案，永絕後患，發生了這件事，我心裏很難過，我不該想不到那個逃脫了的賊匪會回來尋仇，我對不起你們。」

劉澤坤擺擺手道：「蕭先生，

別責怪自己，我也從來沒有責怪你。事實上，我也想不到那個賊匪會含恨回來殺永業報仇，我是作夢也想不到他會如此兇悍，逃脫後不遠走他方，反而膽敢回來尋仇報復！所以，不能怪任何人。」

蕭原仍然道：「可是，我心裏覺得，難辭其咎。」

劉澤坤道：「其實，是永業惹來的禍，他若不是勾結那伙賊匪作奸犯科，他不會被殺，也就不會發生長霖被擄之事。他的死，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一句話，昨晚發生之事，全是永業惹的禍，我跟長霖才會遭到無妄之災！」

一頓，接着說道：「蕭先生，你不需耿耿於懷。」

蕭原慨然道：「無論如何，我絕不會放過那個賊匪和他的同伙，劉先生，我已想到一個主意。」說完，附在劉澤坤的耳邊低聲說了一會話。

劉澤坤有點擔心，「蕭先生，你一個人應付得了？不需要派保安隊協助你？」

蕭原搖了搖頭。「放心吧，我若沒有把握，怎敢自告奮勇。我一個人行事較方便，我離開府上後，請不要對任何人說。」

劉澤坤道：「蕭先生，我相信你的本領，請務必小心。」

蕭原輕拍一下劉澤坤的手背。「我到外面去走走，說不定會有什麼發現。你不要那樣操心了，好好躺着養傷吧。」說完，站起身，走出房外。

離開劉家後，蕭原在鎮上各處走走瞧瞧，一直沒有返回劉家。

劉家自從發生了昨晚的事情後，保安隊派了一小隊人保護劉家。除了劉家的人之外，進入劉家的人都要經過查問，若有可疑，還要搜身。

當然，對於鎮上有頭面的人，以及劉家親戚，不會查問，更不會搜身。

劉家在鎮上是首富，劉澤坤又是一鎮之長，加上劉家不以財勢欺壓鄉人，還賑濟窮苦，鋪路修橋，甚得鎮上人的愛戴。如今劉家出了事，到劉家去慰問的人絡繹不絕，這也是保安隊不得不加强保護的原因。

看看日頭已西墜，劉家挑選出來送贖金去紅石崗的張嫂帶着一千大洋票子，在兩個劉家護院的陪同下，往紅石崗走去。

說起那個張嫂，年紀不大，約莫三十出頭，個頭不高不矮，身子挺壯實的，幹起活來很勤快，膽子比很多男人還大。她是自願──自告奮勇送贖金去紅石崗贖回劉長霖的。

說起來，張嫂那樣做，是有原因的。

原來，張嫂自五年前丈夫跟家姑相繼病故之後，由於膝下猶虛，所以只剩孑然一身，再加上丈夫跟家姑纏綿病榻時，爲了醫治兩人，幾乎弄到家徒四壁，因而沒錢殮葬比丈夫多活三月的家姑，劉家見她可憐，送了一筆錢給她作殮葬之用。張嫂感激劉家之恩，自願到劉家幹活，不要工錢，但求兩餐一宿。劉家收留了她，每月工錢照給，劉太太對她說，若不要工錢，劉家不敢留下她幹活。張嫂看出劉太太不是說門面話人，只好答應。一直記着劉家之恩，時刻想報答，如今機會來了，於是自告奮勇送贖金去紅石崗。

距離紅石崗還有一里左右，兩個護院不敢再送，恐怕那些賊匪看到，怪劉家不照他們的話去做，來個節外生枝，所以，只好讓張嫂一個人繼續向紅石崗走去。

張嫂雖然獨自上路，一點也不怯懼，快步向紅石崗走去。

一路上都很平靜，張嫂身懷一千大洋票子，來到紅石崗。

西墜的日頭剛好落在西邊山頭上，還未沉下去。

張嫂沒有來遲，也沒有來早，時間剛好。

紅石崗滿崗盡是褐紅色的岩石，不長一棵樹，野火燒不盡的野草頑强地從石縫長出來，一叢一叢，不至於寸草不生。

斜陽下，照得崗上的岩石一片紫紅，看着有點詭異。

張嫂一個人站在崗下，遊目四顧，眼前除了紫紅跟點點青綠之外，只有眩人眼目的夕陽彩暉，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

張嫂毫不膽怯，放聲大叫：「我將劉老爺的贖金帶來了，出來吧！」

叫聲在空中迴蕩，傳出老遠。可是，除了迴聲外，沒有別的動靜。

張嫂吸口氣又呼叫：「我知道你們躲在附近，別要把戲了，再不出來，我返回鎮上了。」

仍舊沒有動靜。

張嫂僵住了。

她剛才那樣呼叫，只不過想逼那些賊匪現身來拿取贖金，並不是眞的說走便走。如今賊匪仍不現身，令到她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教他好不爲難。

「走呀，怎麼不返回鎮上去？」突然間，在張嫂身後──也就是來路的前面──左側不算很遠的地方，傳出聲音。

張嫂心頭劇跳，急忙扭頭望去，見不到有人，但却聽出是十數丈外一塊石後傳來的。

吸口氣，張嫂大聲道：「出來

呀！鬼鬼祟祟的，不是連一個女人也不敢現身相見吧？」

聲音果然是從那塊石後傳出來。「臭婆娘！鬼叫什麼！快將帶來的贖金拿出來，往這面拋過來！」

張嫂雖然膽大，但當她知道石後那人就是殺死何永業、擄走大少爺的賊匪之一，不免有點心寒。畢竟，她是個婦道人家。「人呢？看不到人，我不會將錢留下。」聲音沒有剛才那麼硬朗。

石後即時響起聲音：「臭婆娘，妳不留下贖金，走得了麼？妳不是想收回的是一條屍體吧？若想得回一個活人，照我的話去做，將錢拋過來，我自會告訴妳在那裏接回劉鎮長的寶貝兒子。」

張嫂猶豫不決。「我怎知道大少爺還活着？你們會不會放人？」

「你不信也要信！」石後那人道：「妳再不將錢拋過來，那就拉倒，嘿嘿，我可不敢擔保他們會不要贖金，殺了那小子棄屍荒野！」

張嫂頓時着了慌。萬一因她猶豫不決，令到賊匪撕票，她可擔待不起，當下慌忙道：「咋唬什麼，我照你說的話做便是。」從身上取出那疊包起來的大洋票子，用力拋向那面。

「可以放人了吧？」張嫂大叫。

石後那人道：「妳馬上趕回去，告訴劉家的人，叫他們到鎮東面的大樹坡去接回那小子，他在那幾棵大樹當中的一棵樹洞內。」

「我怎知你說的是眞話還是胡謅一通？」張嫂叫道。

「信不信由你！」石後那人冷冷道：「要是遲了救出他，我可不敢擔保他挺得下去，打從昨天起，他便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喝過一口水！」

張嫂一聽，怒罵一句：「兩日不給大少爺喝水吃東西，你們不是要他死麼！」話落，她回身撒腿便跑，趕回鎮上去告知主人家快去救人。

身後，響起一陣哈哈的笑聲。笑聲當然發自石後。

* * *

賊匪說的是眞話。

劉家兩個護院跟劉毅帶着一小隊保安隊趕到鎮東面的大樹坡，摸黑從一棵大樹中空的樹身內救出劉長霖。

至於那個賊匪說兩天沒有給劉長霖東西吃，那是嚇唬張嫂的，實情是賊匪於今天早上給他吃喝了一點東西後，直至獲救，沒有再吃過東西。換言之，只是餓了大半天。

由於受了驚嚇，加上擔心不知賊匪會否殺他，以至焦慮不安，劉長霖獲救後的精神很差，要兩個護院和保安隊的人背他回去。

劉澤坤夫婦跟家人看到劉長霖毫無損傷回來，大感歡慰，雖則花了一千大洋，一點也不心痛。

天下間的父母，相信沒有多少個並不認爲兒女比任何東西都要貴重。

兒女是父母的心頭肉啊。

據劉長霖說，賊匪只有兩人，對他並沒有怎樣，很少跟他說話，被擄去後，一直不知身在何處，直到今天早上兩個賊匪給他吃了點東西後，帶他到大樹坡，將他藏在其中一棵樹身中空的樹洞內，他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因他曾到過大樹坡。之後，賊匪一直沒有在他眼前出現，直到他獲救。

兒子獲救，劉澤坤夫婦總算放下心頭一塊大石。

保安隊也在劉長霖給救回後，大舉出動，在紅石崗一帶摸黑搜捕賊匪。

蕭原自午前離開劉家後，一直沒有回到家，劉家的人似乎忘了他，沒有什麼人提及他，只有陸安曾找過蕭原，聽說他外出了，心裏雖然有點奇怪，但却沒有再加理會。

蕭原到底去了那裏？

殺人勒索　法網難逃

在距福源鎮約十里遠的地方，有一個小墟，名叫龍頭墟，實際是比一般農村稍大的鄉村。

在墟頭有一家賣茶水糕餅的棚子，棚子的後面有一間棚屋，當地的人都知道，那是檔主用來作起居的地方。

檔主是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跛子，大概因爲這個關係，跛子仍然孤身一人。

跛子名叫阿全，姓阮。

茶水檔照例在天黑下來後，便不再做生意，因天黑後途經的人很少，沒什麼生意可做。

已經是午夜時分，茶棚後面那間棚屋內一反常態，仍有燈光透出。

往常這個時候，阿全早已進入夢鄉。

棚屋內不但有燈火透出，也隱約傳出人聲。

原來棚屋內有三個人在燈光喝酒，吃着鹵豬頭肉，爆炒肚尖，還有一碟鹽水浸鷄。

燈光下，三個人都喝得興緻勃勃，有了幾分酒意。其中一人還在興奮的說着話，另外二人邊聽邊喝酒。

面對門口坐的是跛子阿全，在他左首那人赫然是擄走羅鳳珠那批賊匪唯一逃脫了的高山！高山對面的人是個年約三十出頭的漢子，不知他是甚麼人，祇聽高山稱呼他做

旺哥。

高山嘴裏嚼着一塊鷄，咽下鷄肉後着喝口酒，語聲中透着興奮，「阿旺，這一票眞易撈，我沒有騙你吧？嘿嘿……咱們不但輕易便得到一千大洋，還殺了姓何來洩恨！你也替阿興報了仇！一舉兩得！誰知姓劉的竟那麼爽快付錢，眞後悔不多敲他五百大洋。」

跛子阿全道：「一千大洋不是一個小數目，別人心不足蛇吞象了。」阿全替高山倒酒，「分了錢，你跟阿旺到甚麼地方去開心快活也可以啊。」

阿旺邊挾起一塊滷豬頭肉，邊問高山，「你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高山道：「我打算到梧州去，然後從梧州乘船到省城廣州，我在那裏有一個朋友，在那裏住一年半載，看看可否在那裏混下去。」

一頓，接問：「阿旺，你呢？」

阿旺道：「我打算先回鄉一行，然後找個機會到福源去，偷偷起回阿興的屍骸，帶返鄉去安葬，然後再作打算。」

「若沒有甚麼可幹，大可到廣州找我，說不定可在廣州大展拳脚。」高山道。

「你將廣州的住址寫給我。」阿旺道。

高山問阿全要紙筆，找紙筆給他，高山將地址寫給阿旺，「旺哥，我明天便離開這裏，你甚麼時候回鄉？」

一頓，接又道：「你還是盡早回鄉吧，這裏離福源不遠，早點離開這裏，少一分給找到的危險。」

阿旺邊收起那張紙，邊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跟着轉對阿全道：「全哥，我回鄉後，你凡事小心，不要露出破綻，別亂花錢，免得惹人思疑。」

阿全喝了一大口酒，擺擺手道：「放心吧，我才不會蠢到不識檢點亂花錢，自露破綻。」

高山看來是個謹慎的人，「好了，喝得差不多了，不要再喝了，醉了可能會出事端。」

「嗯，時候也不早了，你倆明天還要上路，該睡了。」阿全口裏那樣說，仍然將杯中的酒一口喝光。

高山跟阿旺馬上站起來，「我到外面去撒尿。」阿旺抹抹嘴巴往門口走去。

高山提醒阿旺，「小心點啊。」

阿旺擺擺手，走到門前，開門走出外面，繞到屋後，站在一棵樹下撒尿。

撒了一半，聽到後面響起輕微的脚步聲，他頭也不回，口裏說道：「阿山，你也出來撒尿……」

話聲未落，他突然給人一手捂住嘴巴，接着腰上一痛！給一硬物用力一戳，耳邊聽到一把低沉的聲音喝道：「別動！也別叫！若你不想死的話！」

阿旺頓時如墮冰窟，全身透寒僵硬，動也不敢動一下，那泡還未解完的尿也撒不下去了。因他感覺到，戳在他腰上的硬物是一支槍嘴，他憑經驗肯定背後那人不是唬他的。

背後那人幾乎不容他多想，立時手起掌落，砍落阿旺的後頸側上。

阿旺兩眼一黑，悶哼一聲，暈死過去。

背後那人立刻將他放在地上，抽出他的褲帶，迅快地將他的雙手反綁起來，然後向棚屋前面走去。

那人毫不掩蔽，公然向棚屋的門口走去，發出的脚步聲響得棚屋內的高山跟阿全肯定都聽到。

棚屋內的高山、阿全兩人大概以爲走回來的人是阿旺，所以縱使聽到屋外的脚步聲，也毫不理會，沒有人出來瞧。

那人走到門前，一下子衝入門內，擎鎗朝向屋內的高山、阿全兩人喝道：「舉起雙手別動！誰動斃誰！」

高山剛抹完臉，正要脫鞋洗脚，聞喝頓時僵住。阿全正在枱前收拾碗筷，聞喝一驚，居然不理會那人的警告，將拿起來的兩隻疊在一起的碗擲向衝進來的那人。

聽那人的喝聲，應該是蕭原。

那人冷不防之下，幾乎給那兩隻飛擲過來的碗砸中，幸好反應夠快，及時歪身挫腰閃避，同時間手上的鎗砰然一響，鎗火閃吐，向阿全開了一鎗。

阿全慘叫一聲，身子偏歪，跌倒下去。

那一鎗射中他的右肩膊。

僵住的高山反應也不慢，於阿全擲碗的刹那，身子向下疾矮，竄向水缸前，同時急急拔鎗。

那人一鎗擊倒阿全，立刻鎗口一轉，往竄向水缸的高山速開兩鎗。

高山痛叫一聲，竄到水缸前，立刻開鎗還擊。

原來那兩鎗祇有一鎗擦傷了他的手臂皮肉，因此，他能夠開鎗還擊。

那人閃到左面一個木桶下，向高山速開三鎗，鎗彈射在水缸上，錚錚聲中，將水缸射穿，缸內的水從穿崩處標射出來。

高山一鎗將放在屋當中一個吊着的燈架上的煤油燈射破，燈火倏滅，屋內頓時一片黑暗。

高山的鎗法看來頗準。

躲在木桶後的那人乘屋內一片黑暗的刹那，抓起木桶往水缸那邊擲去，同時往前斜竄。

木桶砸在水缸上，發出「彭」然大響，跌倒下去的阿全乘油燈熄滅，忍痛從地上竄起來，一手推翻木枱子，跟着往牆下撲去。

那邊牆上掛着一支土製的火鎗。

往前斜竄到床角前的那人目光瞥及之下，往竄向牆前的阿全開了一鎗。

那一鎗雖然沒有射中阿全，但卻嚇得他趴在地上不敢動。

水缸下的高山卻沒了動靜——沒有再向那人開鎗射擊。

那人突然向油燈跌下去的地上開了一鎗，地上立刻「蓬」然一聲，火光閃冒起來。

射擊在那處地上的鎗彈將瀉地的煤油燃着了。

火光迅速擴展，照得屋內光亮起來，那人一眼瞥到躲在水缸後的人不見了，屋內除了他之外，祇有趴在地上的跛子阿全。

高山到底躲到哪裏去了？

那人往屋子的上面張望，屋頂沒有人，他也不相信高山在那麼短的時間內，能夠爬上屋面逃脫，那祇有一個可能——從地上逃了。

高山不可能會遁地，能夠從地上逃出屋外的途徑祇有一條——牆上。

那人馬上斷定高山是從牆上——破牆鑽出外面逃走。

這時候，火勢越燒越厲害，屋子當中的一大片地方都燒起來了，幾乎燒到阿全的脚前，嚇得阿全慌不迭縮起雙脚往前爬。

火光映照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人的樣貌，赫然是自離開了劉家後，一直不知所踪的蕭原。

蕭原自床角下跳起身，衝到阿全身前，一把將他抓起來，跟着將他擊暈，拖出屋外放在地上，隨即繞着棚屋走了一匝，給他找到一處牆脚上有一個破洞。

其實，屋子四面的牆脚上有不少破洞，唯有那個破洞大得足夠讓一個人鑽出去。

蕭原探頭鑽進那個破洞，面前出現一個水缸，令他更加肯定高山(他不知逃脫了的人是高山)是從這個破牆洞鑽出屋外逃走的。

一般的棚屋都是用竹篾編織成的一塊塊搭建成的，日子久了，牆脚部份因日晒雨淋，特別容易乾脆霉腐，漸漸破爛，再加上豬狗的鑽動，便會出現破洞。

蕭原立刻縮回身子，往四下裏打量一眼，跟着往左邊不遠處一簇樹影的方向追下去。

追出頗遠，仍然追尋不到逃脫了的高山的影踪，蕭原驀地想起給擊暈的兩個人——阿旺跟阿全，既然一時間追不上逃脫的那一個——高山，何不先捉住那兩人押回福源盤問，查清楚他們的底細，再追捕逃脫的高山，總好過摸黑追下去浪費時間，萬一追下去追不上，放倒的兩個醒來後溜了，豈不是徒勞無功？當下決定先返回那間棚屋處，捉住那兩個人——阿全跟阿旺再說。

急急跑回棚屋所在，祇見棚屋已燒通了頂，已給大火包圍，墟上的人家亦給驚動了，有不少人在忙着救火，亦有人圍着給擊暈綁起來的阿旺和阿全在紛紛議論及救醒兩人，那附近盡是人以及發出的嘈雜聲。

蕭原走到一堆人面前，看到人羣中正有人救醒了阿全，七嘴八舌詢問阿全發生了甚麼事，為何給人鎗傷了及火燒棚屋。阿全呻吟着說道：「有土匪……衝入來搶劫……打傷我……放火燒屋……」

圍着的人一聽，頓時嘩叫起來，「有土匪？多少人？快通知自衞隊……」

蕭原宏聲喝叫道：「靜一靜！各位鄉親聽我說！」

圍着的人立刻靜下來，全都看着蕭原，有人問：「喂，你是甚麼人？不像是本墟的人。」

其他的人一聽，頓時露出思疑之色，懷着戒備——甚至敵視着蕭原。

蕭原道：「我叫蕭原，是福源鎮劉鎮長找我替他捉拿兩日前他的內弟給賊匪殺死，長子給擄走的那班賊匪的，相信各位鄉親也有所聞吧？」

不少人點頭紛說聽聞其事，阿全嘶聲叫道：「鄉親們，不要聽他……胡說……」

蕭原厲聲道：「我胡說甚麼？我剛才說的是胡說？難道他們也在胡說？」

阿全頓時啞口無言。

蕭原繼續大聲道：「這個傢伙(指着阿全)，跟那邊給我擊暈綁起來的賊匪還有逃脫了的一個是一伙的，福源鎮那件殺人擄人勒索案子，就是他們幹的！我是在他們於今日黃昏前去拿取贖金時，暗中在那附近匿伏監視，然後跟踪他們回到那給火燒了的棚屋，伺機衝入屋內捉拿他們，結果這傢伙跟那邊的那個傢伙給我先後制服，第三個逃脫了，我追下去，自忖追不上，才折回來，你們不妨搜一下這傢伙跟那個賊匪的身體，一定可以搜到證據。」

聽着的人大都相信蕭原說的話，你一言我一語，突然有人冷冷道：「口說無憑，朋友，怎知道你說的是眞或假？」

蕭原瞧向那人，「請問你是……」

那人挺挺胸，舉起手上的駁殼鎗，神氣地道：「我是本墟自衞隊隊長劉民。」

蕭原道：「原來是劉隊長，要證實我的身份及所言非假，請劉隊長立刻派人趕去福源鎮知會劉鎮長，請他派人來這裏押解兩個賊匪回福源鎮，眞假便知。」

一頓，接着道：「不過，我請劉隊長你一定要將這傢伙跟那個賊匪抓到貴隊部關押起來，以免給他倆溜走，要捉拿那個走脫了的賊匪，便落在他倆的身上。」

那個自衞隊劉民聽蕭原那麼說，雖則心裏仍然存疑，但卻聽從蕭原說的話，馬上吩咐兩個自衞隊員禽夜趕去福源鎮，再吩咐自衞隊將阿全跟倒在屋後樹下的阿旺押回隊部去。

不少人跟着到自衞隊去瞧熱鬧，至於救火的人，眼見棚屋給燒毀，救不救也一樣，都停止了救火，看着弱下去的火勢，祇是提防火勢蔓延開去而已。

蕭原當然跟劉民返回自衞隊。

大約一個時辰左右，趕去福源鎮的兩個自衞隊返回來了，隨同兩人趕來的，還有福源鎮的保安隊長劉毅以及四個隊員。

劉毅跟劉民是認識的，那就好辦了，劉毅加以證實後，劉民不再對蕭原有一絲一毫懷疑。

於是，劉毅跟蕭原，還有四個隊員禽夜押阿全跟阿旺回福源鎮。

跛子阿全肩上的傷口已給包紮起來，二人給押上劉毅他們坐來的馬車馳返福源鎮。

＊　＊　＊

劉澤坤聽聞蕭原捉到兩個賊匪回來，大為高興，堅持要帶傷盤問那兩個賊匪。

對於蕭原這麼快便擒捕到兩個賊匪，劉澤坤讚不絕口，劉毅對蕭原的能耐亦佩服得五體投地。

為了方便劉澤坤盤問阿全跟阿旺，翌日吃過早飯後，劉毅親自跟四個隊員押跛子阿全、阿旺兩人到劉家，在劉澤坤的書房內盤問跛子阿全兩人。

跛子阿全跟阿旺自昨晚給龍頭墟的鄉民及自衞隊從身上搜出數目不少的大洋票子及一把短鎗後(短鎗是從阿旺身上搜出來的)，兩人便知道抵賴不了，因此，他倆在蕭、劉兩人盤問時，有問必答，直認他倆有份參與作案，但卻將主要的罪責推在逃脫了的高山身上。

直到此時，蕭原跟劉澤坤、劉毅才知道兩次逃脫的賊匪名叫高山。

兩人亦供出他倆的姓名和關係。

原來跛子阿全姓阮，名全，阿旺跟他同姓，兩人還是堂兄弟關係。

至於那個早前在磚窟前給蕭原擊斃的阮興，則是阮旺的親兄弟。

據阮旺、阮全兩人供述，殺死何永業的人是高山，鎗傷劉澤坤及擄走劉長霖的亦是高山，阮旺負責接應高山，而阮全則沒有參與殺死何永業及擄走劉長霖的行動，他不過提供地方窩藏高山跟阮旺，以及被兩人擄走的劉長霖。

劉長霖就是在阿全的棚屋內給幪上雙眼、封住嘴巴，收藏了一夜一日。

阮全得到的報酬是一百大洋。

阮旺分到三百大洋，其餘六百大洋落在高山的袋內。

而阮旺是高山找上他的，對他說，他的兄弟阮興給福源鎮的保安隊打死，罪魁禍首是何永業，要不是何永業出賣了他們，阮興不會死，也早已分到錢返鄉享用，若阮旺肯替兄弟報仇，他擔保阮旺能夠報兄弟被殺之仇，並得到一筆錢，足夠他好好過一段日子。阮旺本就不甘於在鄉裏挨窮，答應跟高山幹一票。

擄人勒索，必須要有一個「藏參」的地方，阮旺於是想到在龍頭墟路邊擺賣茶水糕餅的堂兄弟阮全。阮全也是個不大安份的人，有機會輕易得到一百大洋，一口便答應參與行動。

據他招供，他想得到一百大洋後，用來娶老婆，他不想一輩子孤零零過日子。

阮旺還供述：高山跟他是同鄉，他們兄弟一向不務正業，而高山自十八歲便在外面混，一年也不回鄉一次，可是，每次回鄉皆很風光體面，出手很闊，但卻從沒說在外幹甚麼生計，阮興在年前才跟高山打上交道，跟他到外面去混，倒也撈到一些錢，阮旺在兄弟的口裏，約略知道兄弟跟高山在外面幹些甚麼，不外是給有錢人辦事，兼幹一些犯法的勾當。總之，誰出得起錢，他們便替誰做事。

至於高山上次擄走羅鳳珠，受何人指使，阮旺三番四次說不知道，他祇知道，高山會到省城去一趟，然後於梧州乘船到廣東省省城去。

阮全所知的，比阮旺更少，因他祇參與這一次的擄人勒索行動，而且，之前他並不認識高山，原來他自祖父那一代便已遷移到龍頭墟生活，甚少回鄉，因此，並不熟悉鄉中的人事。

盤問完兩人之後，劉澤坤對蕭原道：「蕭先生，這一次務必請你除惡務盡，將那個高山捉拿回來，捉不到，幹掉他也好，我不想留下一條禍根，若捉不到他，我不會安心。蕭先生，我願意將得回贖金的一半作為你的酬勞，那筆錢本已經

付出，能夠得回一半，我已很滿足。」

蕭原好奇地道：「劉先生，你知道我是幹那一行的嗎？」

劉澤坤點點頭，「這兩天才知道，那天我叫陸安到省城找你，順道叫他到我在省城開設的那家店舖去，要店舖的人打聽你的身份及幹甚麼的，前天店舖派人趕來回報，查出你是追捕手，我才知道，你就是省城大名鼎鼎的追捕手蕭原先生。你的大名在省城聽聞的人不少，怪不得你那麼厲害，每次出馬，都不會空手而回，第一次救回羅姑娘，這一次擒回兩個有份作案的賊匪！蕭先生果然了不起，名不虛傳。」

蕭原謙道：「劉先生你過獎了，外面的傳言太誇張了，我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劉澤坤截道：「蕭先生，不用謙了，雖說傳言未必眞實，但我眼見的，可不會假了吧？我說傳言一點也沒有誇張，你確實是個名實相符的人。」

蕭原不想再在這上面說下去，轉過話頭道：「劉先生，這一次我不會要你的報酬，整件事皆因我而起，況且，羅先生已付了我酬金，我有責任將那個逃脫了的高山擒捕回來，讓他受到懲辦！」

劉澤坤堅持，「羅先生歸羅先生，這一次發生的案子在我家，又是我派人去省城請你來的，說甚麼我也應該付你酬金，俗語云：朝廷不差餓兵啊！何況，捉拿那個逃脫了的賊匪，可不是鬧着玩的，弄不好可能會……再說，若捉不到那個逃脫了的賊匪，我便損失六百大洋，若捉到他，給你五百大洋，我還能夠得回一百大洋，除笨有精，蕭先生你不要再說了，五百大洋我一定要付給你作酬勞。」

蕭原看出劉澤坤並不是口中說說，於是說道：「劉先生，這樣吧，你付的酬勞我決不會收，我有一個主意，劉先生何不將付給我的酬勞拿來做善事，賑濟鎮上的窮苦人家，未知你是否答應？」

劉澤坤伸手執住蕭原的手，帶點激動地道：「蕭先生義膽仁心，實在難得，我僅代鎮上的勞苦老弱人家向你致謝。蕭先生，你的善心會有好報的。」

蕭原道：「劉先生，眞正發善心做善事的是你！那筆錢本來就是你的，你若不答應，又或不拿出來，根本做不成善事。」

一頓，看到劉澤坤欲言，他連忙擺擺手道：「劉先生，別再在這上面說來說去了，就這樣一言為定。」

劉澤坤倒也爽快，「蕭先生放心，言出必踐！」

蕭原道：「事不宜遲，劉先生，我打算吃過午飯後，立刻趕返省城追查那個逃匪高山的行踪下落，在他沒離開省城之前捉到他。」

「蕭先生，我等着你押那賊匪回來，然後再好好地跟你一道慶祝！」

一頓又道：「蕭先生，你猜那個賊匪會否潛回來救他兩個賊黨？」

蕭原想想，搖頭道：「劉先生，這一點你毋須擔心，那個逃匪上次潛返，殺人擄走令郎，表面上是替死去的賊黨報仇，實則是擄人勒索。他如今身上帶着六百大洋，才不會蠢到潛回來冒險救他的同黨，還不急急遠走高飛，帶着那筆錢去享受享受！」

一頓，跟着又道：「祇要你們嚴加防守，縱使那逃匪眞的潛回來……也不用怕！」

劉澤坤點點頭，「我會吩咐保安隊加派人手在關押那些賊匪的地方及我家好好看守，同時派人到鎮上各處盤查，相信不會有事發生。」

「好！」蕭原點點頭，「劉先生，凡事小心，保重。」

劉澤坤伸手握住蕭原的手，互相用力握了一下。

* * *

蕭原猜測那個逃匪高山到省城一行，必有意圖，由他兩番糾黨擄人，他猜高山有可能到省城去拿錢——向僱他們擄走羅鳳珠的主謀人要錢，他認為這個可能性最大。

自從救出羅鳳珠，從她口裏知道高山那班賊匪沒有對她有不軌舉動後，他便猜測高山他們那樣做，極有可能受人指使，那是唯一最合理的解釋，否則，高山那班賊匪斷不會向梁紹材下毒手後，卻不動羅鳳珠一根毫髮。

他想遍了可能涉嫌的人，認為羅有富最有嫌疑，第一，他極力反對女兒與梁紹材相愛，並曾經禁錮女兒；第二，他有足夠的錢財僱人擄走女兒，以此教訓女兒今後不要動不動便離家出走；第三，梁紹材給推下崖坡，若是跌死了，那就可以絕了女兒的念頭，以後再不會給梁紹材纏住，這是最徹底乾淨的做法，事實上，一般的搶劫，賊人很少會向被劫的人下毒手的。

從以上三點，蕭原覺得羅有富嫌疑最大。

當他趕返省城後，立刻在羅家附近監視進出羅家的人，並跟踪羅有富，希望有所發現。

在羅家附近守候了有個多時辰，蕭原發覺不到進出羅家的人中，有逃匪高山這個人。

黃昏後，傍黑前，他看到羅有

富匆匆外出，坐上一輛黃包車往大馬路那邊走去。

蕭原暗暗跟在後面。

羅有富乘坐的黃包車並不是往大馬路走去，在大馬路前的一條橫路轉了進去，在一家叫江天記的飯店前停下來，羅有富下車，打發車伕回去，跟着走入飯店內。

蕭原站在窗外往裏面張望，看到羅有富並沒有在飯店內坐下來，一直往店後走去。

他到店後去幹甚麼？

蕭原頓時心裏起疑。

莫非此店有後門？

此念一起，蕭原立刻急步走入店內，馬上給一個迎上來的夥計截住，「先生，來吃晚飯啊？請到那邊……」

蕭原急急打斷那夥計慇懃的招呼，「老兄，貴店有後門嗎？」

那夥計頓時愕住，「先生……」

蕭原發急道：「到底有沒有後門啊？」

夥計詫異地瞧着蕭原，「有……」

蕭原不等那夥計說完，立刻拔脚往羅有富剛才走去的店裏頭快步走去。

那個夥計瞧着蕭原的背影，一副摸不着頭腦的樣子，口裏嘟喃：「那兩個人怎麼哪？一個悶聲不響直往店後頭走去，一個問有沒有後門……莫非兩個都是傻子？」

蕭原走到店後頭，果然看到有後門，立刻加快脚步走出後門，僅僅來得及看到羅有富的背影轉沒入左手邊那頭的一條巷內。

左邊那一頭很短，不過三丈許長。

蕭原急急追下去，跟着前面的羅有富穿過兩三條街巷，看到羅有富在一家宅子前站住，前後張望一眼，才推開門走進宅子內，兩扇門隨即關上。

蕭原在羅有富站住的刹那，飛快地閃到一戶人家的牆後，瞥到羅有富進入那座宅子後，才走出來繼續向前走。

來到那座宅子前，蕭原看到兩扇門緊閉，恐防有人在門內往外窺視，蕭原不敢停下來，不疾不徐繼續往前走。

那座宅子附近——其實是左右兩邊，沒有別的房宅，最近的那戶人家也在丈外，因此，說得上是一座獨立的宅子。

蕭原繞着宅子走了一匝，發覺宅子不很寬闊，但頗深，約有二十丈深，裏面不但有一個小小的前院，還有一個後院。

換言之，宅子一共有兩進。

蕭原走到後面左邊的院牆下，決定爬進去看看羅有富到這裏幹甚麼。

院牆雖然有一丈高，仍然難不倒蕭原，成功地爬上圍牆上，跳落後院中。

這個時候，天色已黑，但又未完全黑下來，絕大多數人家應該都在吃晚飯或是剛吃完。

後院不很大，種了不少花草盆景，還有一個葡萄架，幾棵菓樹，倒也清雅，後院的前面是第一進房屋，房屋的右邊有一個門口，可供宅內的人進出後院，幸好那扇門沒有關上，要不，蕭原要設法爬上瓦面上，才能夠到達第一進跟第二進之間的院內。

閃到那個門口旁邊，蕭原探頭往裏張望，看不到有人，亦聽不到有人聲，為了弄清楚羅有富到這宅子內幹甚麼，他祇有冒險竄入屋內。

從那個門口走進去，前面一角是個小小的廳子，廳外就是前院，左面是兩間房子，按照一般人家的佈置，那兩間房子應該是宅內的人的寢室。

小廳內沒有人，前院也沒有人，不知兩間房內是否有人。

蕭原小心地察看過那間房子後，斷定兩個房內都沒有人。

那麼，羅有富跟宅內的人絕無疑問在頭進房屋內。

這個時候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應該在前面吃晚飯。

越過院子，蕭原躡足掩到通往頭進前面的甬道口前，終於聽到有人聲自前面傳來。

蕭原心頭一緊，躡手躡脚往甬道內走去，走不到幾步，聽到前面傳來細碎的脚步，那刹那他不知如何是好——若前面有人走來，退回去已經來不及，無可選擇之下，他祇好硬着頭皮站住，心裏一個勁暗自禱告，希望脚步聲不是向甬道移來。

若是給人發現，他不知如何解釋才好。

幸好脚步聲在靠近甬道口那頭停下來，隨即聽到一把聲音說道：「王媽，先給羅先生盛碗飯。」

甬道口那頭有人應了一聲，隨即有往回走的脚步聲。

蕭原頓時鬆口大氣，立刻躡手躡脚往回走，退到院子看到院中一角放着一個大瓦缸，忙竄到缸後躲起來。

那個瓦缸足有一抱半大，約小腹高，裏面盛滿了水，養着十多條金魚，剛好可以將蕭原遮擋住，由於天色差不多全黑下來，若不走到缸前，很難發覺缸後有人躲着。

才蹲下不久，蕭原便聽到甬道內響起脚步聲，隨着移動的脚步聲，一個人自前面走出院子，往後進走去。蕭原窺望到那個人是一個中年婦人，大概就是剛才那把女聲

所說的王媽。

那個婦人沒有發覺有人躲着，逕自往後進走去，一會，又自後進走出來，往前面走去。

蕭原看着那婦人往前面走去，身形消失在甬道口內，他卻沒有離開的打算，離開魚缸後，往後院竄去。

——他非要弄清楚羅有富跟甚麼人在這座宅子內。

大約一炷香工夫，有人自前面往後面走來，伏在後院一個房間窗下的蕭原聽到有人邊走邊說話，「雅麗，眞的不要我買些東西回來給你？」是一把男聲。

蕭原聽出是羅有富的聲音。

「那裏是個小地方，有甚麼東西好買？要買，也在省城買啊！」是一把嬌柔的女聲。

「那我回來後，你要甚麼，我買給你。」是羅有富說。

「唷！我不要買甚麼了，我祇要你的人！」那女聲好不嬌膩，直教人骨頭也酥了。

蕭原聽着便有那種感覺。

「我不是來了嗎？」祇聽羅有富語聲帶邪。

女的忽然嘆口氣，「有富，你可知道，每次你來了又走後，我一個人不知多寂寞。」

祇聽羅有富撫慰道：「雅麗，我知道委屈了你，可是……以後我會多些來看你，盡量在你這裏睡，好不好？」

蕭原聽到這裏，已知道是怎麼回事。

羅有富金屋藏嬌，在這裏偷偷養了個情婦。

食色性也，男人有了錢，誰不喜歡這個調調兒。

蕭原本想看看羅有富那個情婦是個怎樣的女子——從打開的窗戶往裏窺望，透過敞開的房門，可以看到小廳內的情形，隨即又打消了那個念頭，悄然竄到牆下，翻過院牆溜出外面，找個地方吃晚飯。

他自福源鎭返回來後，便一直沒有吃過東西。

* * *

蕭原才返回家裏，正想洗個澡，卻有人找上門來，從急促的拍門聲聽來，蕭原猜到來找他的人必有急事，急忙去開門看看是誰找他。

「誰？」他在打開門前喝問一聲。

門外有人答：「是我，紹材阿爹！蕭先生，請開門。」

蕭原聽出是梁文泰，才將門打開，看到門外站着的人果然是梁文泰。

梁文泰不等蕭原開口詢問有何事，已急急說道：「蕭先生，不得了，求你替我找回小兒……」急得話也說不清。

蕭原一手抓住梁文泰往屋裏，「梁先生，到屋裏坐下慢慢說，別焦急，事情既已發出，急也急不來。」

梁文泰邊往屋裏走邊道：「小兒失了踪，我跟內子都擔心他遭到不測。」

蕭原讓梁文泰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才放緩聲音問道：「梁先生，令郎是甚麼時候失踪的？」

「晚飯時分。」梁文泰道：「內子今天想去看看小兒，自小兒負傷回來後，祇見過他一面，很掛念他，不知他的傷好了沒有，有沒有瘦了，我勸她忍耐點，待羅家不再追究，小兒便可以回家。她不聽我的話，一定要去，還弄了兩個小兒平時最愛吃的菜帶去給小兒，可是，內子到了小兒那裏，發覺屋門虛掩，便知不妙，進入屋內發覺一本書掉在地上，找遍了屋子，也找不到小兒，驚慌害怕得哭起來，立刻跑回家告訴我，我心裏也着了慌，急急跑去再查看一遍，希望小兒祇是到外面去走走舒舒口悶氣，結果在那裏等了半個鐘頭，還到附近一帶找尋，都找不到小兒，至此，我證實小兒出了事，馬上趕回家跟內子商量。可憐我跟內子都亂了分寸，不知到哪裏去找尋，本想到偵緝隊去報案，內子不肯，顧慮驚動偵緝隊後，若給偵緝隊的人找到他，恐怕會給追究懲辦他誘拐羅姑娘的罪名……無計可施之下，忽然想起蕭先生你，認爲祇有你能夠幫忙我們找回小兒。蕭先生，請你大發慈悲，幫忙找回小兒，感激不盡，縱使傾盡所有，也在所不惜。」梁文泰畢竟是個讀書人——教書先生，雖內心焦慮不安，說起話來，仍然不失條理。

蕭原聽完梁文泰的話，正想說話，祇見梁文泰一邊急急從身上拿出一包東西，一邊說道：「蕭先生，這是我家所有，也是我跟內子大半輩子積聚下來的，雖然數目不大，請你收下，聊作酬金，若不夠，我明天再去籌措送來。」

蕭原由於年少時讀書不多（祇上了三四年私塾），大概因此之故，對於讀書人，特別是教書先生有一份發自內心的敬意，所以，對梁文泰也有一份敬意，「梁先生，請收回去，我不會要……」

梁文泰大概誤會了蕭原的意思，突然間「卜」地跪下去，「蕭先生，我知道這點錢……」

蕭原給梁文泰的舉動嚇了一跳，急忙將他拉起來，「梁先生，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我不會……要你付酬金給我，我也會竭盡所能找回令郎。」

梁文泰懸起的心頓時放下，向

蕭原打躬作揖，「蕭先生，你的恩德，我闔家沒齒不忘。」

蕭原道：「梁先生，我跟你到令郎失踪之處走一趟，希望有發現，有助找尋令郎下落。」

梁文泰連聲說好，蕭原鎖上屋門，跟梁文泰往梁紹材失踪的地方走去。

來到那座小房屋，蕭原細察了房子內各處一遍，發覺房子內除了堂屋放桌子的地方有一本書掉落地上外，其他的地方都沒有給人動過搜掠或掙扎打鬥——的痕跡。蕭原從地上撿起那本書，發覺書本打開的那一頁撕開大半，他猜測有可能是梁紹材給人擄走時，給人一把搶過手上的書本扔到地上時給撕開的，若是書本從梁紹材手上掉到地上，那頁不可能會撕開來的。

不過那祇是假設，還需進一步加以證實，所以，並不排除梁紹材自己失踪——外出到甚麼地方去了。

最有可能去找的人應該是羅鳳珠，也祇有羅鳳珠才會令到梁紹材不顧危險外出。

蕭原問梁文泰，「梁先生，羅小姐經常來看望令郎嗎？」

梁文泰搖搖頭，「不大清楚，祇知道羅小姐曾來看過小兒。」

蕭原道：「梁先生，你在這裏等着，待我到外面搜尋一遍，看看可有發現。」

梁文泰點點頭，蕭原走出屋外，在附近搜尋——他特別留意地上。

他認爲，若梁紹材給人擄走，必會極力掙扎，那麼，最有可能在地上留下痕跡。

結果，他在不遠處的一座房屋的側面地上，發現一隻鞋子。

撿起那隻鞋子，蕭原急急走回去，將鞋子遞給梁文泰，「梁先生，認一認這隻鞋子是否令郎穿着的。」

梁文泰一眼看到那隻鞋子，頓時臉色驟變，一把拿過那隻鞋子，顫聲道：「是小兒的鞋子，我記得那晚小兒負傷趕回來後，我送他到這裏來暫住的時候，內子親自拿給他穿着的……他果然出了事。」驚急焦慮得幾乎哭出聲來。

「梁先生，沒有認錯？」蕭原要得到確實的答覆。

梁文泰眼中含淚，緊握着手上那隻鞋子，兩眼定定瞧着手上的鞋子，「蕭先生，絕對是小兒的鞋子，我還記得，鞋子是我跟內子買給小兒的，獎勵他考試得第一名。之前，小兒一共祇穿了兩次，我還記得在那裏買的，鞋裏的號碼還未褪失，你看看，正是小兒穿的號碼。」

蕭原沒有看，心頭也沉重起來，「梁先生，你留下，我到外面去追尋，看看能否發現追尋的綫索。」

梁文泰道：「蕭先生，我跟你去。」

蕭原搖搖頭，「你還是留下等着，說不定令郎會突然回來。」

梁文泰想想也是，不再堅持跟着去。

蕭原急急返回撿到鞋子的屋房，想了想，繞到屋前舉手拍門。

他看到門縫有燈光透射出，那表示屋內的人仍沒睡覺，那就有可能看到甚麼或是聽到甚麼。

「誰呀？」門內有人問。

「兄台，我是過路的，有事相問。」蕭原答。

「等一等。」隨着話聲，響起向門前移動的脚步聲，跟着一扇房門給拉開來，一個漢子探頭出來，上下打量蕭原，「先生，甚麼事？」

蕭原問道：「兄台，請問在黃昏後至吃晚飯那段時間，可有聽到甚麼聲音或是看到甚麼特別的事情？」

一頓又道：「譬如說，看到有人扶着或是背着、抬着人走，又或是聽到掙扎的叫聲？」

那漢子目露狐疑之色，「你是甚麼人？」

蕭原不得不撒個謊，「我是偵緝隊在找一個人。」說話時，故意撩起衣衫，讓那漢子看到他插在前面褲上的匣子鎗。

那漢子看到他褲頭上插着的匣子鎗，那裏敢再加盤問，態度頓改，馬上陪笑道：「原來是偵緝隊的長官，請到屋裏喝杯茶……」

蕭原急於找尋綫索，才使出「假冒」一招，他可不想浪費時間，擺手道：「不用了，還記得我剛才問你甚麼嗎？」

那漢子連聲說記得，「長官，我們看不到甚麼，但記得在吃過晚飯後，聽到屋外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我老婆跑出去看看是甚麼人走得那麼急，卻看不到有人，便返回屋裏，之後，再沒有聽到外面有何異聲。」

蕭原道：「謝謝你，沒事了。」馬上快步往屋後走去。

——他認爲那漢子聽到的脚步聲極可能是擄走梁紹材的人在綁走他時發出的。那漢子的老婆走出屋外瞧着，卻看不到人，唯一的解釋是發出脚步聲的人剛好轉入屋後，否則，要是一直往前走，那漢子的妻子斷不會看不到在屋旁行走的人。

來到屋後，蕭原往地上搜尋，沒有甚麼發現，自然不能判斷那漢子所說的人往那個方向走去，那就要他加以猜測了。

看清楚附近的情形，蕭原判斷

發出腳步聲的人極可能向斜對面屋後的幾棵樹下那面走去，於是他向那裏追尋下去。

至於是否判斷正確，那要追下去才能夠弄清楚了。

走到那幾棵樹下，蕭原發現地上有拖行的痕跡，細心察看之下，看出拖行的痕跡兩旁，有兩行腳印——很淺，蕭原猜測給拖行的人是梁紹材，兩行腳步則是擄走梁紹材的人留下，換言之，擄走梁紹材的人起碼有兩人。

他的猜測得到證實。

在距那幾棵樹約一箭之遙的地方，有幾戶人家，他詢問那幾戶人家時，其中一戶人家的一個孩子告訴他，飯後跑出屋外去收回洗後晾晒的衣服時，曾看到有兩個人左右架着一個人自屋子側面不遠的地方走過去，往前面一個醬園子走去，由於天黑，他看不清那三個人的模樣，但卻看出三個人都是男人，他以為給人左右架着走的人飲醉酒，所以並不在意，回家後亦沒有告訴家裏人。

蕭原聽那孩子說完，心裏一陣興奮——他追對了方向，謝了那戶人家，他向孩子所說的醬園子走去。

醬園子距那戶人家約三十丈遠。

醬園子頗大，佔地約大半畝左右，才走近，便嗅到陣陣醬料的特異香濃之味。蕭原從半人高的竹籬上跳入醬園子。

醬園內一邊搭建了一座頗大但卻有點簡陋的木板棚屋，其餘都是空着的地方，空地上的一邊擺放了一排排半人高、合抱不來的大醬缸，有些用木蓋蓋着，有些用竹做的蓋子遮蓋，一共有四排，每排約有十個，有如一個醬缸陣，另一面有一個七八尺長，三四尺闊的池子，亦用竹片織成的遮蓋起來，靠近木板棚屋那邊，放滿了一個下窄上闊窄口的瓦罈子，一個疊一個，最高的疊了三個罈子。總之，放眼看去，滿地都是瓦缸或罈子，嗅到的盡是各種醬料不同的「香味」。

蕭原思疑擄走梁紹材的人藏在這裏，才會進入醬園子內搜尋。

在園子內的瓦缸罈子「陣中」搜尋了一遍，沒有發現，蕭原才悄然向那座大棚屋掩去。

那座大棚屋搭建得頗高，屋子分上下兩層，祇有棚頂的那一層放着不少大木盆及大木桶，還有石磨、木杵等製醬料的工具，亦放着十多包開了袋口的製醬料的原料，如大豆之類，另一截的屋內有燈光透出，那表示屋裏有人。

蕭原先在那一截沒有圍板的棚屋內察看一遍，確定沒有人，才掩向有燈光透出的屋子。

屋子雖然有門，沒有關上，燈光就是從門內透出來，蕭原掩到門旁，探頭往內窺看，祇見自進門處堆放了一袋袋黃豆之類的原料，佔了屋子的一半，堆放得比人還高，傾聽之下，隱約聽到裏面傳出說話聲。

屋裏確實有人。

蕭原想想，決定繞到後面去。後面應該有門口或是窗口的。

繞到屋側，果然有窗口，祇有大半人高，卻是關上的，走到屋角前，又有一個窗口開着的，蕭原躡足走到窗旁，探出半邊臉往內窺看。

窗內是屋後那一截，空着的，擺放了兩張床，一張枱子，還有幾張椅子櫈子，牆上有兩個架子，另一邊靠牆的地方放着一個用木板釘成的櫃子，枱旁坐了兩個人，正在喝酒說話，枱上放着一盞油燈、三隻杯子、一瓶酒，還有一碟花生米，另有一盞油燈放在牆上個架子上。

從那兩個人的裝束，蕭原看出那兩人是在醬園子內做工的，枱上放着三隻杯子，那應該有三個人在喝酒才對，另一個去了哪裏？

蕭原心裏正想着的時候，祇聽屋內一人道：「老皮，你的朋友說去撒尿，怎麼還不回來？」

另一人——老皮邊嚼花生邊道：「他大概憋了很久，才會撒那麼久。」

蕭原起先還思疑第三個人可能悄然在屋外巡查，聽屋內兩人那麼說，才放下心來，正想繼續聽下去，驀地聽到後面有腳步聲響起，心頭劇跳一下，出於本能，也不管背後走動的人有何意圖，立刻往下一矮身子，同時扭頭瞥望。

「誰？」背後響起一聲低喝，跟着是一下鎗聲響起。

——背後那人於喝問的同時，向蕭原開了一鎗。

幸好蕭原於扭頭向後瞥望的剎那，矮身斜竄開去，要不，他肯定中鎗。

屋內的燈火立刻熄滅。

蕭原於斜竄開去，撲落地上後，向閃到屋旁一個大木桶後的人影開了一鎗。

那個大木桶放在屋角下，有一半在屋角外，距那個窗口約三丈多遠。

由於倉促開鎗，所以蕭原那一鎗射不中那條人影。

那條閃沒於大木桶後的人影又向蕭原開了一鎗，幾乎跟蕭原那一鎗不分先後。

蕭原陡覺臂側一陣炙痛，知道給鎗彈擦傷了，咬咬牙於滾向一堆瓦罈子旁的剎那，向閃匿在大木桶後的人影連開兩鎗，令到那人影不

可能乘他滾向瓦罈時，向他開鎗射擊。

鎗彈射在木桶上，發出「卜卜」的聲響，那人影高聲大叫：「有賊呀！快來捉賊呀！」

屋內有人喝叫：「高山，賊在哪裏？」

躲在木桶後的人原來是逃脫了的賊匪高山！

蕭原聽聞屋內的人呼叫高山，心裏大為興奮——他終於找對了地方，逃匪高山肯定將梁紹材擄到這裏來。

屋內有人叫：「賊在哪裏？」

木桶後的高山叫道：「躲到窗口對着的那堆瓦罈子後。」

窗內立時響起一下炸響聲。

——是火藥鎗發射時響起的聲響。

鐵沙洒射在那堆罈子上，發出一片異響聲，有兩三個罈子給射跌地上，發出破碎聲。

蕭原並沒有給火藥鎗射出的鐵沙擊中，他在滾到那堆罈子下時立刻跳起來，竄到罈子後面。

一下火藥鎗聲之後，跟着又是一下火藥鎗聲響起。

蕭原給那兩下火藥鎗射出的鐵沙射得不敢動。

木桶後的高山沒了聲息。

待到窗內鎗聲乍停，蕭原立刻從瓦罈堆後探起身，往窗內連開兩鎗，跟着從罈堆後竄出來，疾標向斜對面的一排醬缸後。

木桶後的高山居然沒有向他開鎗射擊。

倒是窗內的人向他連轟兩鎗，幸好沒有射中他。

蕭原疾標到醬缸後，從那裏可以看到那個大木桶後的高山。換言之，木桶後的高山暴露在他的鎗嘴下。

可是，高山並不在木桶後。

那祇有兩個可能：一是高山溜入屋內；二是他竄到棚屋內的其他地方——別的木桶後或是放着的一袋袋豆料後。

屋內有人猛敲銅鑼。

其實，屋內的人就算不敲銅鑼，那近十下鎗聲亦已驚動了附近的人家，教人知道是怎麼回事。

事實上，在醬園子附近的人家早已給鎗聲驚動，傳來叫嚷聲，但卻沒有人趕來「捉賊」，大概因附近的人家顧忌鎗無眼，所以都不敢跑來聲援。

蕭原躲在醬缸後高聲呼叫：「我不是賊！我是來捉拿高山的！他是鎗殺福源鎮鎮長妻弟並擄走鎮長之子，勒索贖金的賊匪！你們不要再開鎗，若幫忙捉到高山，可以抵消窩藏賊匪之罪！」

屋內沉寂了一會，突然有人驚急地道：「老皮，屋內那人說的是不是真的？你朋友高山是賊匪嗎？」

另一人急急道：「別聽他胡說，高山是我朋友，他不會幹犯法的事啊！」

第一人道：「老皮，這個時候你要說實話啊！窩藏賊匪可不是鬧着玩的！外面那人說得有根有據……」突然間悶哼一聲，下面的話聲中斷了。

蕭原雖然看不到屋內的情形，但卻可以猜想到，剛才說話的人極可能給第二個人——老皮突然出手擊倒，那剎那，他從缸後閃出來，向棚屋竄去。

——他距棚屋不過丈許遠近。

窗內響起一下鎗聲，但卻沒有蕭原那麼快，散射的鐵沙在蕭原的身後射過。

蕭原衝到棚屋下的一個木桶下，立刻竄向附近的另一個木桶前，從桶側往屋裏面張望。

——那個木桶剛好對着那半截屋子敞開的門口。

由於屋內的燈火已熄滅，屋內黑漆漆的，根本看不到屋內的情形。

蕭原從木桶旁邊的地上抓起一根棍子，往屋內擲去。

屋內卻沒有人開鎗還擊，祇有木棍擲落地上發出的聲響。

屋內的人大概從屋後逃了。

蕭原衝入屋內，裏面果然沒有人，不，應該說有一個人——倒在地上的人。

蕭原蹲下去察看那人，發覺那人頭上給砸破了，血還在流着，人卻昏迷不醒，應該是給老皮砸倒，暈死過去。

跳起身，蕭原立刻往後門跑去。

跑出後門，是灶間。灶間的左邊還有一個門口，蕭原從那個門口跑出灶間外面，搜視之下，瞥到一條人影剛好從圍籬上跳出外面，他忙疾喝一聲：「別跑！」向那邊的圍籬疾追前去。

那條人影跳出圍籬後，並沒有挺起身奔跑，而是彎低身沿着竹籬往前跑，令到蕭原一時間看不到他的人影及跑往那裏，待到蕭原跑到籬前，才看到那條人影沿着竹籬向前急竄。

蕭原並沒有跳出籬外繼續追下去，站在籬前，瞄準那條竄奔的人影，開了一鎗。

那條人影應鎗陡地撲跌下去，但立刻又掙扎着爬起來，一拐一拐艱難地往前走。

原來，蕭原剛才那一鎗射中那人影的腿。

蕭原喝道：「站住別再跑！你跑不了！否則，將你另一條腿也射傷！」

那條人影停下來，一跤跌倒地上，沒有再爬起來。

蕭原不知道那人是否高山（他認為不大可能），且不管是否高山，跑前去將那人捉住便知。跳過圍籬，跑到那人身前，雖是在黑暗之中，他仍然認出那人不是高山。

不是高山，那該是「老皮」了。

那人睜着一雙驚恐的眼睛看着拿鎗指着他的蕭原（此人手上仍緊握住一支土製火藥鎗），顫聲道：「不要……開鎗……我沒有再跑……啊。」

蕭原厲聲道：「站起來！」

那人痛得臉皮抽搐，「我……腿上的鎗傷很痛，站不起來。」

「用手上的鎗作拐杖，撐着站起來……」蕭原看到那人的左腿上仍在流血，下面的褲管給血染濕了。

那人在鎗嘴指嚇下，不敢違抗，咬牙忍痛，哼哼唧唧地用手上的土鎗撐持着站起來。

「報上名來……」蕭原喝道。

那人喘了兩口氣，才說道：「我叫皮豐。」

果然是那個老皮。

「高山呢？」蕭原喝問。

皮豐全身抖顫，「我不知道……大概溜了。」

「你不是他的伙伴嗎？他怎會撇下你不顧，溜了？」

皮豐給蕭原說得心頭火起，怒道：「早知他不夠朋友，我才不會跟他……」

「跟他幹甚麼？快說！」蕭原厲喝。

皮豐咬着牙道：「我好後悔……跟他去……擄走那個後生（青年）……」

「可是將那青年收藏在醬園內？」

「是。」皮豐道：「就在那一排排醬缸的其中一個裏面。」

「快帶我去救出那個後生。」

皮豐呻吟一聲，「我痛得快要站不住了，走動不了……」

「藏在那一排，第幾個缸內？」

「最後面那排，從這邊數過去，第六個醬缸。」

蕭原一把抱起皮豐，將他抱過圍籬，鬆手放下他。皮豐站不住，一屁股跌坐地上，痛得他大叫一聲，幾乎暈死過去。

蕭原在抱起皮豐時，已一脚將那地上的土鎗踢掉，跟着跳過圍籬，對皮豐道：「你不想那條腿廢了，又或因流血過多而死，馬上將傷口包紮一下，用衣布將傷口上一點的地方緊緊紮起來，不要讓血繼續流。」

一頓，又厲聲道：「別打算逃！你逃不掉的！」說完，不再理會皮豐，向擺放醬缸的地方急急走去。

依照皮豐所言，找到最後那排醬缸的第六個，蕭原發覺那個木蓋似乎給人移動過，並不是將缸口完全蓋着，好讓給藏在缸裏的梁紹材透氣，將那個大木蓋移開去，缸裏卻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蕭原本來懷着一份救出梁紹材的欣喜，那知道卻空歡喜一場，那剎那，他有受騙的感覺，因此，他很生氣，立刻跑回皮豐跟前，氣衝衝地道：「你膽敢騙我！想死嗎？」

皮豐驚跳一下，着慌地道：「我沒有騙你呀……」

蕭原幾乎控制不了自己，狠狠揍皮豐一拳，氣衝衝地道：「你他媽的，你所說的那個醬缸內，那有人藏着？」

皮豐呼寃道：「我記得很清楚，是最後那一排第六個醬缸。我跟高山一起將那青年放下缸內的，我還數了兩遍，絕不會記錯。」

「那缸內怎會沒有人？」蕭原開始冷靜下來。

「我怎知道。」皮豐啞聲道：「一定是高山溜走時，將那青年帶走。」

蕭原立刻又跑回最後那排的第六個缸前，掀開左右及前面的第七個缸蓋瞧看，裏面都沒有人，卻發覺第六與第七兩個缸之間的籬脚上，有一個破洞口，他跳上缸上，再跳出圍籬外，在地上仔細察看，發現地上有脚印，擦着洋火細辨，給他發覺往前的鞋印中，有幾個鞋印——光着脚板走路留下的脚印，那幾隻脚印並不是一雙的，而是單一的，而且跟撿到的那隻鞋子是同一邊（同是左脚）的，就憑那些光脚板的脚印，蕭原斷定梁紹材給高山帶走了。

他決定立刻循跡追下去，決不給高山再有從容逃掉的機會，但又不放心留下皮豐，怕他逃脫，於是決定將他綁起來。

剛將皮豐的手脚綁好後，偵緝隊的人終於聞訊趕到，領頭的是一個隊目，姓蔡名潤沛，由於蕭原經常進出偵緝隊，跟偵緝隊的人很熟絡，有些還是朋友，因此，蔡潤沛看到蕭原，便知道是怎麼回事。

蕭原匆匆將事情對蔡潤沛簡述一遍，請蔡潤沛替他醬園內所有可以藏人的地方——主要是那些大醬缸，看看被擄走的梁紹材是否給收藏在其中（他不排除這個可能）。並請蔡潤沛將皮豐押回去盤問及救醒在屋內給皮豐擊暈的那個人，然後，他一個人循踪急急追下去。

他認為高山若是帶着梁紹材溜逃，不可能溜得很快，他相信追下去，一定可以追上高山。

蔡潤沛本想派幾個偵緝跟蕭原一起去追捕高山，給蕭原拒絕了。

蕭原自信一個人足以對付高山，同時，他喜歡一個人行動，不會給別人影响他的行動，更重要的是，一個人行動較靈活迅速，能夠盡快追上高山，救出梁紹材。

蔡潤沛沒有勉強蕭原，待他追下去後，吩咐手下偵緝逐一搜查那些醬缸是否有人給收藏在其中，皮豐亦給抬到屋裏看押起來，那個砸暈的醬園伙計給救醒過來，看到皮豐，衝過去破口大罵，並向他拳打脚踢，以洩給砸暈之恨，要不是看着皮豐的偵緝喝止，那個伙計眞會將皮豐揍個半死。

＊　　＊　　＊

蕭原終於追上高山。

說得確切點，應該是發現了梁紹材給高山棄在一間破屋子內。

那個地方以前曾給火燒過，蕭原也知道那一場火燒毀了數十間房子，燒死燒傷了近二十人，那場大火之後，那個地方便成了火燒地，盡是焦牆敗瓦，加上傳說燒死的人陰魂不散，化作鬼魅在夜晚出現，令到一般的人不敢在夜晚到那裏去，原本有人想在那裏重建家園，也打消了念頭，改到別的地方去居住。

蕭原不大相信鬼神之說，因此他並不懼怕，追到那些火燒地裏，黑暗中那些焦牆頹垣影影綽綽的，有些形狀怪異如鬼魅魔怪，加上不時有異聲響起，膽小一點的走在其中，不汗毛倒豎，膽寒心驚才怪，蕭原卻一點也不懼怕，他心裏祇有一個念頭，盡快追上高山，救出梁紹材，捉拿高山歸案懲辦。

當他走過一間給燒掉瓦面，整片火燒地裏少數幾間沒有給完全燒毀的破屋前，他聽到那間破屋內發出一聲低微的呻吟聲。

那一聲似有還無的呻吟，若聽在膽小的人耳中，不嚇得拔脚飛奔才怪，蕭原並沒有給嚇着，停下來扭頭往屋內張望，手上緊握着的匣子鎗亦指向那裏。

那個空空洞洞的破門洞內，黑漆一片，根本看不到屋內的情形，蕭原卻聽到第二下似有若無的呻吟聲發自屋內。

吸口氣，他並沒有從那個破門洞走進去，而是繞着屋子走了一匝，從左邊那堵最矮——比他高一點的斷牆上攀上去，探頭往內張望，隱約看到裏面一處牆角下，倒着一個人，從那人倒着的形狀，蕭原看出那人雙手給反綁着，細瞧之下，隱約看出那人的左脚是光着脚板的，右脚穿着一隻鞋子，從那人的情形，極可能就是給高山帶走的梁紹材。

破屋內除了倒在牆角的那個人外，蕭原看不到還有別的人，除了瓦礫及幾根燒焦了的斷樑外。

倒在牆角下的人似乎動了一下，跟着又發出一聲微弱的呻吟。

蕭原不再猶豫，翻上牆頭跳入屋內，小心地走向牆角那個人。

「梁紹材，你是梁紹材嗎？」蕭原一步步走向那人身邊問。

倒在牆角下的那人有了反應，身體動了一下，口裏發出含糊的叫聲。

一步步走到那人身前，由於已習慣了破屋內的黑暗，加上那人又在眼前，蕭原勉強看清楚地上那人雙手給反綁，左脚光着脚板，嘴巴並沒有給封着，可是，心臟要害有一個血洞，仍在汩汩流血，瞧那人的模樣，似乎陷於神智模糊之中。

由於那人是側身倒地，祇能看到他的半邊臉，為了看清楚那人的模樣，蕭原伸手扳轉那人的身體，讓他平躺，細看清楚那人的模樣。

他認出那人果然是梁紹材。

梁紹材看來氣息奄奄，陷於半昏迷之中。

他猜測高山將梁紹材棄在這裏，一是想逃得快一點，免得給梁紹材拖慢；二是拿梁紹材作餌，引他上鈎，至於那一個可能較大，一時間他也難以判斷。

不管如何，救人要緊。

蕭原不敢背向牆外，跨過梁紹材的頭部，轉身靠在牆角上蹲下來，右手握鎗，左手從身上掏出隨身帶着的金創藥，打開紙包，將藥末倒在梁紹材的傷口上。

對於能否救活梁紹材，蕭原沒有把握，因為梁紹材好明顯是心臟要害中了一刀，流了很多血，情形很差，要是那一刀深及心臟，那恐怕大羅神仙也救不了。

在取藥及替梁紹材敷藥時，蕭原不敢大意，恐防高山突然出現，右手緊握匣子鎗向外指，雙眼不時張望一眼。

將藥倒在梁紹材的傷口上，梁紹材身體微微動了一下，口裏又發出一聲呻吟，雙眼始終閉着。

對於梁紹材的情形，蕭原一點也不樂觀。

對於高山向梁紹材下毒手，他心裏憤恨不已。

包好那包金創藥，蕭原將之放回身上，就在那剎間，他身後那幅牆驟然間轟的一響，跟着頭上的那幅斷牆如「排山倒海」般塌瀉砸下，幾乎將蕭原跟梁紹材覆蓋了。

蕭原根本來不及閃避，給傾瀉下來的磚石砸中手脚，右手握着的鎗給砸落地上，幸好他靠貼在牆上，由於給砸倒的斷牆向前傾瀉砸下，並不是向下直砸，所以他的頭及身體沒有給砸着，祇給泥灰洒了一頭一身，不過，他卻不能夠立刻站起來。

因他是蹲着的，雙脚給傾瀉下

來的牆磚砸中壓着，痛徹心脾，一時間無力站起來。

事實上，蕭原痛得大叫一聲，以為雙腿給砸斷了，他的右手同樣亦給牆磚壓着。

那個破門洞前一人影一閃，同時響起一聲厲喝：「別動！」

蕭原已跌坐在地上，根本動不了，而他的左手亦已垂下去，還瞇上眼，詐作昏迷過去。

那人影看到蕭原沒有動，而且雙眼閉着，大概以為蕭原給砸死或砸暈過去，所以沒有向蕭原開鎗射擊。

在地上的梁紹材便給磚石泥灰幾乎給覆蓋了全身，祇有兩隻脚露出來。

蕭原雖說已習慣了破屋內的黑暗，由於那人距他約六七尺遠，他仍然無法看到那人的樣貌，不過，他猜想那人絕對是高山。

那人一步步向蕭原走去，手上的鎗對準蕭原的頭臉，祇要蕭原動一下，他會毫不猶豫開鎗射擊。

蕭原瞇着眼，一直注視着走近前來那人的舉動，同時，他垂下去的左手不着痕跡地往前伸。

那人走到給磚石泥灰壓蓋着的梁紹材脚前停下來，嘿嘿冷笑幾聲，「你他媽的，想捉我！你這個大名鼎鼎的追捕手以為手到擒來？嘿嘿……你未免將我看扁了，你他媽的如今不是栽在我手上麼！」

一頓，又自語道：「本來，我不想對付你的，你卻像冤鬼纏身一樣追着我不放，是你迫我殺你的！」

蕭原忽然間張大眼，「高山，你這樣鎗殺一個不能動彈的人，算甚麼英雄？」

高山對於蕭原的突然「醒」過來，一點也不驚奇，「嘿嘿，我早知你詐暈！我不是甚麼英雄，我祇是個賊匪！為了錢，為了自己，甚麼幹不出來！你去死吧！」扣在扳機上的食指一勾。

蕭原在那剎間疾叫一聲：「任隊長！」乘高山心神一震，扣動扳機的食指稍為一窒的剎那，左手一揚，擲出一蓬磚泥，同時間身子往右一歪，乘勢用力抽出右腿！

隨着蕭原擲出的那蓬磚泥，高山手上的鎗呼呼連響三下，但都射歪了，同時連退兩步，急急用手去擦眼。

原來他在那剎間給蕭原擲出的磚泥砸中握鎗的右手，令到鎗嘴向上斜揚起來，發射的三鎗向上斜歪射出，當然射不中蕭原。同時，他的雙眼及臉面也給泥灰撒個正着，很自然閉眼後退，抬手擦去臉上的泥沙。

蕭原飛快地從壓着雙腿的磚泥中抽出左脚，用左手拔出藏在左脚內側的勃朗寧小手鎗，向高山握鎗的右手開了一鎗。

鎗彈準確地射在高山握鎗的腕臂上，高山大叫一聲，手上的鎗鬆跌地上。

高山剛好抹去臉上的泥灰，張開眼來，大吼一聲，不要命地疾撲向蕭原。

他知道給捉住交官府懲辦肯定死路一條，橫豎是死，怎不拚一拚，說不定拚出一條生路。

高山此刻心裏正是那樣想。

蕭原飛快地開了第二鎗。

隨着呼的一下鎗聲，高山嚎叫一聲，重重地跌落蓋壓着梁紹材的磚泥上，他的臉面剛好在蕭原的身前，由於跌得很重，下巴給砸破了，但仍兇悍地用左手拳毆蕭原握鎗的左手。

蕭原發射的第二鎗射中高山的左膝蓋！

蕭原飛快地閃移開去，跟着重重地用手上的鎗砸落高山的頭上。

高山悶哼一聲，雙眼一翻，暈死過去。

至此，蕭原粗重地喘了兩口大氣，完全放鬆下來，雙眼卻盯着暈死過去的高山。

總算將這個兇悍的賊匪高山解決了。

三次跟眼前的悍匪高山交手，要算這一次最驚險，他終於清楚地

看到高山的模樣。

將高山推翻到右邊，蕭原移開壓在腿上的磚泥，忍着痛掙扎起來，立刻急急移開砸在梁紹材頭臉及上半身的磚泥，探探他的鼻息，禁不住難過地嘆息一聲。

梁紹材已沒了氣息。

一個大好青年，為了愛情付出了生命。

誰之過？

是阻止梁、羅兩人相愛的羅有富？還是舊禮教？又或是殺死梁紹材的高山？

對梁紹材的死，蕭原不但難過，也可惜，亦痛恨兇手高山。

要不是還要從高山的口裏問出誰是主謀，蕭原眞會殺死他！

他從身上取出手銬，將高山的左手跟右脚銬起來，撿起高山掉落地上的駁壳鎗，走出破屋外，向天上開鎗，直到將鎗彈射光。

由於兩條腿損傷的地方痛得厲害，走路艱難，所以，蕭原祇好用鎗聲召來偵緝隊或保安隊，將死了的梁紹材和暈死過去的高山抬回去。

* * *

對於兒子梁紹材之死，梁氏夫婦及一雙子女都傷痛欲絕，蕭原看着，心裏一陣難過。

羅鳳珠看到梁紹材的屍體，也哭得像個淚人，三番兩次哭暈過去。她不但痛恨父親拆散他倆，發誓不再見到羅有富，斷絕父女關係，而且搬到梁家去住，日後且終身不嫁，獻身於教育事業，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羅有富眼見梁紹材遇害身亡，女兒又不原諒他，搬到外面去住，後悔不已。

經過對高山的盤訊，原來主謀人不是羅有富，而是另有其人。

主謀人是一個姓盧的富商之子盧耀權。

盧耀權跟梁、羅兩人同在那家洋人教會開辦的學堂讀書，跟梁紹材同一班級，一直暗戀羅鳳珠，妒忌梁紹材品學兼優，奪得美人心。久而久之，因愛成恨，由於他是家中獨子，備受父母寵溺，加上家裏有的是錢，可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他不甘心讓梁紹材得到羅鳳珠，自知不可能從梁紹材手上得到羅鳳珠，於是想出一個壞主意，由他的狐朋狗黨引介下，僱請高山擄走羅鳳珠，有機會的話，最好除掉梁紹材這枚眼中釘，那他說不定有機可乘。

他付給高山六百大洋酬勞，先付三百，事成再付三百。

盧耀權是在梁、羅兩人離家出走前兩日，便僱請高山下手。高山恐一人不能成事，找上阮興一起幹，一時間找不到下手的機會，那知道梁、羅兩人離家出走，給時刻暗中監視兩人的高、阮發覺他倆的行踪，跟踪他倆到福源鎮，由於顧忌劉澤坤的身份，不敢在鎮上動手，事實上他倆也找不到機會。由於高山認識胡大來，於是找他幫手，再由胡大來找上江、鄔兩人幫忙並弄來一輛馬車，打算在梁、羅兩人離開福源鎮後便下手，為了確知梁、羅兩人的行踪，利用胡大來收買了何永業向他們提供梁、羅兩人的行踪及隨時提供鎮上保安隊和劉家的消息，結果，他們根據何永業提供的消息，在沙頭墟誘梁、羅兩人上了他們的馬車。至於他們為何沒有損羅鳳珠一根汗毛，原來盧耀權一再對高山說，若他碰一下羅鳳珠，不但尾數不付，還不會放過他，所以高山跟阮興等人不敢碰一下羅鳳珠。

盧耀權不准高山等人碰羅鳳珠，原來有私心的，他要佔有羅鳳珠，待生米煮成熟飯，加上梁紹材又遇害，而他跟高山等人早已商議好上演一齣英雄救美。事後，求父親到羅家說親，羅有富在女兒已失身的情形下，加上盧、羅家門當戶對，他肯定娶得美人歸。

一個二十歲不到的青年，居然想出如此惡毒陰險的主意，實在叫人害怕，其人之心性可想而知。

本來梁、羅兩人先後獲救後，事情便告一段落，偏是高山不甘心因事敗而收不到尾數，又恨何永業出賣了他們，於是上演一幕報仇擄人勒索的好戲，為了弄一筆錢作補償，再威脅盧耀權付他一筆錢作掩口之用，然後遠走高飛。

那知道盧耀權要他擄走梁紹材，讓他再上演一齣好戲：梁紹材強姦女子，才肯付他一筆錢——五百大洋。

為了錢，高山擄走梁紹材，打算收藏在醬園內，待到天亮，才讓皮豐將梁紹材送去盧耀權指定的一個地方欲實行他們的奸計，不料卻給蕭原追尋到醬園。結果，梁紹材遇害身亡，他亦被捕，供出主謀盧耀權。

盧耀權在高山指證之下，不得不俯首認罪，但在他父親奔走之下，花了一筆鉅款，在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情形下，沒有判死罪，祇判他坐牢二十年。

蕭原聽判之後，替梁紹材大為不值，但卻無可奈何，那時候官場黑暗，又焉是他一個微不足道的追捕手能夠干預得了！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高山這個悍匪給判了死罪。

世間事，並不是全部公平的。

（全文完）

蠻荒恩仇錄／金戈・文
可飛・圖

蠻荒大俠

天降大任勞筋骨　造就蠻荒一大俠

天色微明，船碼頭已經開始工作了，說是碼頭，其實只是個河灘，而渡船祇不過是隻平底划子——但你可不能小看這隻划子，它可做了不少的好事。

河的那一邊是山砦峒村，而另一面則是去雷山的要衝——此地是丹江的下游，爲對面雷公山所環繞，山中人要出市鎮，用山貨去換日用品，那麼，非得仗此划子擺渡不可。

此地其實是個貧窮山區的所在，說實在，也不會有甚麼大事發生，民風雖說比較野蠻，但極怕官、土司，這些頭頭便成了他們的皇帝。所謂「山高皇帝遠」就是這個樣，頭兒家是呼么喝六的，不過卻也做不出甚麼大事來，犯不出甚麼神人共憤的惡行來，何況，漢俗民風漸入，即使不能眞正的深入民心，至少也有些影響。

說漢俗漸入，那可是事實。最近就來了不少漢人，不過，他們也是爲漢人官吏迫得逃荒來此，他們比較聰明是事實，可也比較奸猾。經過千來年的變遷，這個所謂「鬼方」之地，已換了幾個名稱，現在，屬貴州市政府管轄，名義上是由漢人來管治了，因此，漢人也就越來越多。當然，也發生過不服或者反抗、鎮壓等事，然而，現在看來是風平浪靜。

大家心中都各懷鬼胎，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都能和平共處也可以，問題在乎人能不能眞正的彼此尊重？說句現代語是平等相待。

人是奇怪的動物。自從有了甚麼皇帝啊、朝廷啊、官吏的，就隨之生出一批土豪、劣紳騎在老百姓的頭上。可憐而又奇怪的是，老百姓就是那麼聽話，乖乖的讓這些人敲骨吸髓，祇是說一句：「聽天由命。」

也就是說，甚麼地方，都有壓迫不平的事發生，有的是大，有的是小，別以爲在那些小地方或隣近的偏僻地區，沒有不平之事。

譬如那條擺渡船，就鬧出了不幸，鬧得竟然動了公憤，出了人命！

早就說過，這隻小划子可作了不少好事，搖來搖去，交通了兩岸的老百姓，進砦的進砦，上城的上城，划子上有三個人，不過，在划子上工作的，祇需要兩個就成了。那是一個老爺爺、一個年僅十三四歲的孩子，如果吃飯了，那麼，就有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參與其事，她帶了飯來，等一老一少吃飯時，她就輪流替代他倆划船、招呼客人。

不論晴天、陰雨，也不論打雷閃電，這隻小船總是準時到東，按時到西，老爺爺是個精神飽滿、老當益壯的好人，小孩子亦是精壯、老

機靈，大姑娘更是惹人喜愛，雖說是鄉下人，沒有城市中人那麼花不溜丟的，不過，天生麗質、身材健美，更是別有風韻。

他們三個誰都惹人喜歡，從來沒有讓人討厭的時候。現在，更是熟人熟水的，一上船不論七姑八姨、三叔四伯的，全稱呼老的做查大爺，女的叫金花子，叫那個小的做牛頭。牛頭這小子因爲生得健壯，像條小牛犢似的，所以，人人暱稱他爲牛頭。

天地良心，三個人從來不得罪一個人，更不說一個髒字，別看他們沒知識，別看他們肚子裏沒墨水，但是他們可比讀聖賢書的人更端正，他們吃的雖是粗糧，可道的卻是仁義，他們可說是對得起天、地，更對得起他們窮人的良心。

那想到這樣的人會遭到了惡報。

前三天是十五。五月天，剛過了端午，天熱得夠嗆，何況時當正午，紅日當頭，連河水也給煮沸了似的，這檔兒是誰也不能出門上路的，因此，那條擺渡的小船繫在樹蔭下，老爺爺在睡晌午覺，就剩下金花子在看船，牛頭卻下了水。

這時來了一個客人，這個客人年約四十開外，三綹長鬚，青衣絲滌，背上斜跨一個小包袱，他的臉色蒼白，臉上的汗似黃豆般大，滾落下，他希望上船，說是要進山，姑娘是個好心人，牛頭更看出來人脚步有些跟蹌不穩，反正擺渡船上有的是涼水，他倒了一大碗給了那個客人，然後，一點篙子，由金花子掌舵向河中心滑去，差不多在河中心時，又來了幾個人，大呼小叫要他們的船馬上撐回去。

中年人嘆了口氣道：「兩位，就撐回去吧！」

但是，由於那些人說話不大客氣，並且一晃眼就到了河的對岸，說實在的，急也不急在這一些兒時候，兩小會意地點了點頭，既不作聲也不回答，他們搖晃着船，慢慢地將此人送過了河，更不理中年漢子說些甚麼，他們連錢也沒有收，祇是招了招手，小船又搖進了河心，他們理直氣壯的，慢慢的搖了回來。

正巧查大爺醒來了，他看見那幾個人在指手劃脚的在罵人，罵得要多難聽有多難聽，老人皺皺眉頭，不禁搖頭嘆氣。老人的意思是，那幾個人怎麼會口出如此的穢言來。

「金花，上岸吧！來，爺爺接你的班！」

金花姑娘嗯了一聲，表示會意。牛頭一等小船近灘，立即涉水而過，用他的兩膀之力，將船拖上了灘繫了繩。但是，一個面目可憎的高瘦漢子卻朝他的後腦打了一掌，打得牛頭兩眼發黑，別看牛頭是個山區的小孩，他可從來沒受過人打，這一下，可令他頓生反感，他定了定神，冷冷的看了打人的一眼，不料，這下更糟，高瘦漢子怪笑了一聲道：「看甚麼？不認得你爹嗎？」

一陣哄笑，可又傳來了一聲陰陽怪氣的語調，「老四，甚麼？認他做兒子啦，那麼這個姑娘又該怎辦？哈……」

「老不正經的，甚麼？看中了這個鄉下娃子……」

「不，老五的眼光獨到，看，這鄉下妹子不錯，眼是眼、眉是眉的……」

又是一陣哄笑。說話是瘋言瘋語，不堪入耳。牛頭本已不滿，現在，更加看不起這批人頭畜鳴的傢伙！

尚幸，查大爺上來了，他是年紀大的人，有涵養，更且有眼光，看出這批人不好相與，所以，他裝起一張笑臉，在人堆中，希望將金花接了上來，不料，那些人可不答應！

「老頭，她是你甚麼人？你可知道，她已經得罪了我們的兄弟啦……」

「你們大人不記小人過，小老兒向你們賠罪了。」

「賠罪？成啊！哈哈……來，放下她……」

「這算是幹甚麼呀……」

「沒有甚麼，要她賠爺們幾天，睡幾夜就……」

老人可氣糊塗了，光天化日，能說出這種話？並且對一個簡直可以做他們的老一輩的人來說，他是山區中人，在山中長大，在河邊謀生幾十年，他不曾說半句不好聽的話，幾十年來，他總是笑瞇瞇的搖人過河，聽着人對他的感激、謝意，今天，他卻碰到了這批畜牲！

老人不理會他們了，在他以爲，不理會他們是蔑視的最好回答，他拖了金花想走，不料臉上一熱，「啪」的一聲，老人捱打了，金花驚叫了一聲，從來沒有的事！老人講了一輩子規矩，道了一輩子的仁義，如今世道眞的變了？變得講規矩、道仁義的該挨打了？老人從山中來，老當益壯，他打過山獸，也對付過畜牲，逼急了，老人能拚命。這就雙手一抓，抓着那個出手打人的人，他祇有兩個字，「畜牲」，雙手便用上了力，他以爲還不能將個小子提起來，摔了出去？可查老人估計錯了，對方是個武林中人，他不會怕你出手，你一出手，更慘。那個看來陰陽怪氣的小子，是「嘻」的一聲，也不知怎麼一來，「叭」的一聲，老人爲其彈出老

遠，老人祇覺眼前一黑，胸口微微一緊，又被那小子提了起來，又是「嘻」的一聲笑，老人祇覺得胸口似中了一下重鎚，一陣噁心，口一張，大口鮮血噴出，耳邊祇聽得孫兒女的兩聲哭叫，他再也無法支持下去，立即暈死過去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祇覺得自己渾身骨骼似散開了一般，他依稀覺得自己被人打，依稀覺得孫兒女哭叫……現在，他們在哪裡啊……

「查爺爺，查爺爺，你醒醒，你醒醒……」

誰啊，誰在叫我？嗯，牛頭？不像呀，這……呃，竹子，竹子，那個孤兒，一個挺要强的小子，和氣、文靜，看人有些靦覥，但是，做事可不惜氣力的竹子，「是竹子你呀！你……」

「是我，爺爺，你喝口水。」

一陣酒味，刺激着查爺爺的鼻端，他喝了幾口，身體感到一陣輕鬆，說話也有些氣力，眼前也看清了，嗯，是間挺清潔的茅舍，有些光，是盞油燈發出的，他看了看眼前，一張帶有憤慨的臉在對他牽强地笑着，不過，笑意透着幾分奇怪。

「竹子，你那會……呃！我那會在你家中的……」

「我背你來的……」

「啊！牛頭呢？金花呢？」

「爺爺別問，好好的休息，再喝幾口水……」

老人是個細心人，他看到了竹子的神色不對，何況，答非所問，其中有怪，他不想喝酒，更不能醉倒，他得詳細問個清楚，牛頭是孫子，金花是孫女，而且，誰不知道自己媳婦是個烈性女子，丈夫死了，她不聲不響的投了河，殉了情，這一對小兒女是老人心頭肉啊！決不能出事，那怕是失了一條頭髮，也是自己的錯。自己死了，也沒有面目見媳婦於泉下。

可惜竹子死命的不讓他問，說着說着，兩個人幾乎打上了架。此刻，這個狠峒有名的硬漢、從來沒半滴眼淚的竹子突然哭了，哭得還有點傷心。

老人不理一切的問，他終於知道了，孫女不願受辱，一頭撞死在那棵大白楊樹下，至於牛頭，為了爺爺、姐姐，他與那些畜牲打架，他能打得過嗎？再說，他不是打架，簡直是拚命，他幾乎把命拚掉了。牛頭被打得遍體鱗傷，如果不是鄉親出了面，牛頭必得死在當場，即使是現在也難保他能活不能活。

老人傻了眼，他一口氣回不過來，又昏了過去，竹子拚命的推啊、揉啊、捏的，但是，老人一回神，第一句話就是，「我活在世上圖個甚麼？」

那倒是眞話。試問，他活在世上，還有甚麼樂趣？金花撞死了，牛頭被打成重傷了，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能受得住嗎？能捱得起？老人不想活了。

當他看清了牛頭的傷勢時，老人不禁捶胸叫天，「老天爺，我可沒做過半點缺德事、喪盡天良的啊！可你老天，為甚麼要這樣的收拾我啊！我老了，該收我回去，那能叫個小的受苦、去死啊……」老人想對天打官司，可惜誰都知道，天可不會有甚麼答覆的！

牛頭一直在昏迷中，一直在胡言亂語中，「姐姐，姐姐，別死，別死啊！爺爺，我拚命了，拚命了，你，你打死我吧！」不然他就像個死人，燈光照着牛頭那張蠟黃無血色的臉，誰也估計得到，孩子活不上了幾天，就算雷山的那個專醫跌打損傷的醫師韋天化，雖說他的傷藥很是靈驗，可也不能在牛頭身上發生功效，背地裡，韋天化已對村中人說過，「小牛頭看來活不了幾天，除非是神仙下凡……」

個個搖頭，個個恨那些行兇者，不料，三天之後，那隻擺渡船又出現了。

查爺爺一門出事後，那隻船已經讓這幾個惡漢霸佔了，這一次的船上多了一個年約四十多的文士，三綹青鬚，青袍絲滌，可惜滿身鮮血，精神不振，讓他們押了來。

他們並不馬上走，在鎮上最大的丹丹店中住了下來，甚麼都要好的，酒啊！肉啊！他們言語無忌的大呼小叫，更說出了他們威風殺人事跡來，殺了多少無辜的峒民，也說出殺了查老人一家。那個文士祇是冷冷的嘆息，微微的搖頭，突然，一個講得口沫橫飛的漢子，手中執了一隻鵝腿，歡笑嘯叫中，「呃」的一聲不動了，臉上還在笑，手中的鵝腿也沒放下，他伙伴推了他一下，還說了句，「小劉，你在搞甚麼鬼？」剛一推那個小劉，小劉就此倒仆地下，後腦赫然有一桿竹子，分明是已中了暗算。

當場有個人將那支竹桿子拔出，就是青竹桿子那麼長，竹桿尖上有一根又尖又細的鐵尖，似矛似箭，甚麼東西？這些江湖人可不明所以，並且，那會悄沒聲地刺中人？就此嗚呼哀哉？若有毒，也該說出個毒藥名稱來，在場人卻個個面面相覷，不料，又是一聲「不好！」哼！又站住了。

又是一支竹箭射中了另一個人，甚麼地方來的？定是這座丹丹店的四週。從中箭的位置看，發箭的在靠山的隙縫中。那比較清醒的人推開了窗，四週一看，這個山隙縫根本不可能站人，即使能站人，

也無法有發箭施力的餘地。

那個高瘦漢子看清了那些伙計的臉色，他明白了，可能是山中獵戶之所為，在黔、滇山區中，有着不少不可思議的東西，那怕是毒藥，也與中原的法竅迥異，這些當地人一定明白。不過，自己這批人已犯了他們的忌，因此，想好好的令他們說出所以然來，那是白費心機，目下祇有一個辦法——用强！

店東主被他們召了來，硬說他開的是黑店，一定要他說出個來龍去脈，不料，開店的是個漢人，他可不容易被欺、被壓，他說得在理，「爺們，請看，」他指了指牆上的字：『各位客官，一切貴重物品，請自愼重收藏，如有損壞遺失，本店概不負責』，爺們，連東西也各自保管，何況是人命？小店又怎能負責？至於黑店，請爺們高抬貴腿，幫襯別家，再說，光天化日的，若是黑店生涯，也不合乎此時出手吧！」

這個可將他們幾個人說了個目瞪口呆，但是，他們不講理啊！店東冷冷的說道：「咱們是打眞本，做眞生意，你們如果想打橫來，那我們可以上了排門，找官府、找頭兒，老實說，你們迫死了金花姑娘，打傷了查老祖孫，衙門中已有人來過，你們喜歡就等着玩吧！」

還眞將他們唬住了，再說這一行人，眞正的目標是那個文士，因為限期尚早，又怕回去一交上了人，得為主兒扣住，不能胡天胡帝的玩，所以，他們想好好的玩幾天，不想，這個山區蠻境的人，可眞有幾分蠻氣，現在已莫名其妙的死了兩個，如果不弄個水落石出，有着這麼個陰影吊在身後，可不太好了！

「好吧！老闆，你久居此地，總該看出來，俺這兩個同伴怎麼死的？這是甚麼東西！上面有毒，我看得出來，不過，是甚麼毒呢？」

「照尊駕的所作所為，我大可不理這些閑事……」

一開場，就是兜頭兜腦的幾下悶棍，「你們是漢人，我也是漢人，不過，看來漢人還眞沒有這些峒民、野人來得可親可近！」

「你到底有完沒完……」

「不想聽，請便！」

那能不聽？祇好忍氣吞聲，非得弄個清楚明白不可，然後希望一路平安，再不讓這個東西來威脅他們。

「這是貴州峒蠻的吹箭，別看它不能及遠，可是用來暗殺，卻是十拿九穩，何況，一路上你們得走山路，趕夜路，說句不客氣的話，我眞不敢保證你們能夠有幾個趕到地頭。峒蠻的報仇心理極重，一朝了面，對不起，除非他死，否則，他永不會離你左右，比怨鬼還跟得緊，至於這個毒，決不是危言聳聽，見血封喉，當地人叫做『鬼眨眼』，也就是說一眨眼，完了。這是他們的獨門秘方，傳子不傳女，誰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弄的，怎樣煉成的，反正容易殺人，這就是了。」

鬼眨眼——從來沒聽過之名稱，雖然他們是些江湖黑道中人，縱橫江湖多年，實在不懂得峒蠻黔民的一切，再說那個店東的話，也可以聽得出來，其中有三分眞、七分假，也可能是七分眞、三分假，姑勿論如何，他們不得不有幾分戒心，自己一行人打傷了人，又侮辱了人，在山區中，為了一些小事，也殺過人，當然仇由己結，怪不得別人，看來，祇有早走為妙，即使是寃魂不散，即使他的毒箭厲害，但根據老闆所說，此物不能及遠，那就小心在意不就完了？對，就是這個主意。

招呼衆人走吧！至於兩個死人該怎辦？捨得花銀子，埋了算了……對，他們希望老闆幫幫忙，可是老闆矢口不答應，因為，他開的是酒店飯舖，做活人生意，他不能做死人生意，他不會也不可以搶別人的飯碗！

人家說得有理，那你又有甚麼辦法，祇能千萬拜託，求店中伙計幫幫忙，兩個死人，花了他們白銀五十兩，簡直是大敲其竹槓了！

走時這才發現，自己千辛萬苦抓住的那個文士不見了！我看你，你看我，誰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這該如何交差呢？這批人這下可就亂了套，而且又不得不走，不走得馬上打官司，這批江湖人，還眞不想與官府中人有甚麼糾紛，因此，祇能萬分不願的走了，但是，那個高瘦漢子臨行之時，對那個店東，很有意思的笑了一笑，明眼人該看出來，他別有企圖。

在那批江湖豪强人的身後，有一個少年在盯着梢，他背了個長竹筒，綠黝黝的一個十字絆，分掛東西，兩個大袋比一般江湖鏢客的鏢袋還要大，不過，袋裡面空無一物，山中的粗布衫衣褲，短衣因天熱而解開了，腿膀打了竹籐，與軍中兵士打的不同，赤脚上一雙多耳蔴鞋，少年的臉色十分堅韌，濃眉緊皺，並且，眼中似要噴出火花來，狠狠的注視着這批江湖人物！

他們走在大道上，少年人走在路旁的樹林中或草叢中，看了看天色，取了身旁中的小葫蘆，開了塞子喝了幾口，然後，塞好收好，此人正是竹子。

他立了誓，要代查家三人報仇，這些人在他眼中看來是禽獸，是畜牲，不必可憐，非得殺盡了才

算報了仇，哪怕讓他們發現了殺了！

突然看見兩個人脫離了大伙，他們極快的由自己面前越過，爲甚麼？不理他，自己反正是救了一個人！他將那個四十開外的文士交給了丹丹店中的掌刀師傅，這是所謂敵人之敵，是我之友，該救他，讓他們無所得，讓他們起鬨亂了套，自己從中取利。

不過，這一次他們不太亂，故而竹子的吹箭無法吹出。

現在，聽他們有甚麼鬼主意。

不聽猶可，一聽不禁大吃一驚。原來，他們派了那兩個人回去丹丹店，然後在黑夜之中殺一個滿門，他們是人不是？竹子簡直恨極了，他得回去，報仇雖然重要，但是，何必讓丹丹店那些人枉死？至少有十來二十個啊！至於報仇，他已看清了這剩餘的幾人面目，以及現在前去殺人的兩個人。他希望能聯合丹丹店中人，再暗算這兩個該死的！

夜深了，丹丹店上了門，店東出來看了看，他仔細看清四外無人了，這才回去關門。突然，他大叫一聲：「查爺爺！」果然在月光下看見個老人，衣衫襤褸、形容枯槁、腳步踉蹌的走着、走着，他的眼神木然的，不過，放着異樣的光芒，即使店東的號叫，也不能叫醒他，直到店東將他抓住了，淚眼模糊的看住了他，他才慢慢的回過神來似的，「我去找牛頭，牛頭在那邊等我……」

「查爺爺！你那會這樣的？分明是因那批該死的惡徒所爲，不過，查爺爺，我可是看見竹子代你報了仇，兩個，已經有兩個死了。」

「甚麼？死了兩個？兩個……」

「對！兩個，吹箭！鬼眨眼……」

「哈哈！」笑聲中，兩條人影突的出現了，「老闆！你好啊，明知是誰，你不說，難道我們不會殺你？不錯，我們死了兩個人，但是，你可知道血債血償啊！至少，用廿條性命來陪葬。」

店東被嚇呆了，這一次他看清了，兩人吃過虧，學得乖了，他們背對背，也就是說，他們前後有眼，不怕吹箭的出現，說實話，吹箭不能及遠，對付暗器，祇要有所看清，他們自信有能力可以抵消了。

店東到現在，才明白自己的口沫橫飛，等於向自己判了死刑，目下，他祇有等死份兒，他不得不跪下了，他得請求老虎大發慈悲，但是，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他們決不會向比他自己不如的人發甚麼慈悲，除非你比他强，除非你令他們感到有死的威脅，那麼，他會向你叩頭、求饒。

店東在兩個江湖亡命之徒威脅下，被推進了丹丹店的門內，至於那個查老人，沒人理，他依然眼神發呆的向前走，老人祇是希望他能走進了地獄。

「唉！」好像有人在嘆氣，嘆得萬分感慨！

「店老闆，我說過的話一定辦到，我們說必定殺廿人，先殺小的，後殺老的，你看如何？這是你的孩子？嗯！才二歲，生得不錯，可是……」

「小心！」另一個在怪叫，但是，那道綠光一閃而過，但是此人刀背一磕，一點綠光爲其刀背磕飛，他再不敢怠慢，立即破窗而出，他運功施氣，將全身護住，至於頭部、臉部有自己的單刀作勢廻護，他的本意是捉住暗算者，老實說，他們那一個不怕這怨鬼，那一個不希望早日能不受威脅，可惜，他竄出窗來，卻找不出那個暗算者，他不由大聲叫駡，叫同伴出來與他會合，事實上，他是只一個人害怕了，萬一暗算者吹出毒箭，他又該如何？吹箭實在不如一般暗箭容易對付，它簡直是無聲無息，他怕這種鬼眨眼，更怕這種殺人於無聲無息的暗器。

突然，他的眼前一花，而同伴戚同已撲向左側的草叢中，一聲怒吼，又是一花，祇見戚同挾住一個少年竄了出來，看來，戚同之所以不立刻撲出來接應，是有他的道理，至少，他謀定而動，這是一場鬥耐心的遊戲，不過，勝利的是他們！

少年臉色不變，嘴角帶着冷笑，手中有着一支長長的青竹，喔，這就是吹箭的工具，怪不得無聲無息，原來是這個道理！

「小子，你與爺們究竟有甚麼樑子？用這種陰毒的手法對付你老爺們。」

「爲了金花……」

「金花？」他們早已忘了那個撞死在大白楊樹腳下的女孩子，至於這個小子爲了金花而報仇，他們簡直認爲荒唐，金花與他毫不相干啊！

「好吧！我們也不來理你爲了金花、銀花，甚至於金銀花的，反正你是該死，再說，看來你也不想活了，咱們成全你……」

「且慢！」

「甚麼？老高，你說甚麼來的？」

「戚老弟，殺了他，不如留下了他，鬼眨眼，你該明白了！」

「啊！」戚同恍然大悟的臉露異樣的笑容。

「小子，交出來吧！」

「交甚麼？」竹子冷冷的問。

「鬼眨眼，明白了嗎？」

「你們想取得製造鬼眨眼的方法？」

「如果你不想那麼年輕就送死，那麼，將這個方子交出來，我們放你一條生路。」

「你是漢人？」

「這與漢人有甚麼關係？」

「咱們苗族有苗族的神靈，祂們不會相信你們，也不會交給你們的神藥，如果你想要，可以，割血祭神，對天盟誓，然後守齋三年，到了那時，我傳你……」

「哪裡來的這麼多規矩，你老子馬上要，快！」

「不能！」竹子堅決的搖了搖頭。

「你不怕死？」

「我怕神，我不怕魔鬼！」

「看我不……」

奇怪了，那個戚同不知怎麼搞的，他不出聲了，可是，這眼神充滿了驚懼之意，口張得大大的，他死了？這可眞將這姓高的驚得目瞪口呆。

「老戚，戚同！你……」

「他死了，他得罪了神！」

「啊！」

「你不信吧！嗯，你是漢人，你不會相信我們的神！」

姓高的突然見到了面前多了一個人，這個人生得十分之窈窕，身穿一襲白衣，身材婀娜，晚風吹來，令衣袂飄動，一頭青絲，吹得隨風飛舞，美是美，可惜不見此女臉容。

「你是誰？」

「我是鬼。」

啊！來了個鬼，即使天昏地暗，此時，還不見得是鬼出現的時間啊！

「我已爲你殺了一次，你忘了，在藍大媽家中，你不是殺了我，我是藍小茶……你不是看上了我，調戲我，啊！我們峒苗是死心眼的，生前有人看上了，咱就死後會找上他，要他跟咱一塊去！」

「到哪裡去？」

「到地獄中去！」

這個回答是冷冰冰的，他是聽的人，可給這五個字，弄了個心驚膽跳，本來，這窈窕婀娜多姿的白衣女子，隨風吹動的長髮和飄飄然的衣袂的，眞有幾分仙氣，而今，可爲這五個字，變得慘然蒼白，那來甚麼仙氣，分明是有着七八分的鬼氣。

越是殺人不眨眼的英雄，自命不凡的好漢，他們越是怕死，譬如這位高大俠，現在是目瞪口呆，根本想不到反擊，甚至於他還想不到逃，怔怔的、神色驚惶的望着這個白衣女子。

「竹子！還不出手？」白衣女子在招呼。

竹子冷冷的，將青竹平放，筒口對準了姓高的，從左邊口袋中掏出一物，放在竹筒內，以口對緊，呼，「噗」聲中，深夜中又傳來了一聲叫，那姓高的也倒了。

然後，竹子不言不語的跟那個長髮幪面女子走了，即使還傳來了查老人的悽然之叫聲。

這一對復仇者走得極快，由於她對本地的山地路徑熟悉，很快的走出老遠，而此地又該如何？查老人的悽然叫聲，即使是偶然傳來了一兩聲，也得令鎮上人睡不寧靜，心神驚跳啊！

丹丹店老闆驚魂甫定，不過，開店的能接觸那些四方八面的人，膽量比較大，而且他的命也是撿來的，想起了金花、牛頭，還有竹子，他衷心的佩服，現在他的命是竹子不顧一切打橫救了的，他不能坐視老人這樣叫着死！老闆自己明白，竹子爲了查老人一家才發了狠！

他出門了，將老人勸住了，他將老人引往老人的家，老闆一看就明白了，這樣會將個老人活活的氣死，孫子的一切，孫女的遺物，回竹子的家吧，他有些明白了，竹子爲甚麼將老人救回了自己的家。

一推開門，咦！燈火明，而桌上還有酒、有肉，牛頭在那裡吃飯呢！

「牛頭！」老人的叫聲就如荒夜裡的夜貓子呼叫，兩個字充滿了多少盼望、緊張、可憐、可痛！

「爺爺！」牛頭的叫聲充滿精神，語音洪亮，一些也不像瀕死了的人，「爺爺吃飯，那個姐姐煮的，眞好味道！」

姐姐，幾時又來了個姐姐？甚麼姐姐……牛頭又說又指劃，唉！問的是問得沒技巧，答的又沒頭沒腦的，鬧了個你糊塗七分，我明白三分，尚幸老闆有個主見，現在反正不忙，要查老頭安心養傷，把身子搞好了再說。

可是，誰又能忘了金花，多麼好的孩子，而今她死了，也給人埋了，不該啊！至少也該讓我看個最後一面啊！老人忘了自己根本是看過了，無奈當時他昏迷糊塗！老闆代他們看了四週，苦笑了笑道：「明天，還是沒船。」

「不能讓街坊受這個罪，不成！明天依然照樣擺渡。」

果然，天色微明，這一對老少，負傷搖船，有人提說兩人的傷，慇懃過問，老人苦笑了笑，「鄉親啊，傷痛是不錯，可我的心更痛啊……」

是的，老人眞的傷了心啊！

過了半個多月，竹子回來了，

不過，毫不提說他的出征史，本來，他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現在，變得更是陰沉，並且，眞能一半天不說一句話，一回來，他就接了班，他搖了那隻擺渡船，誰也搶不過他，查老人好像有些明白了，所以，也不阻止他。

牛頭可有大半天閒着，卻也奇怪，誰也不知道，他在搞甚麼鬼？更不知道他到哪裡去玩了，要麼不在人面前，要麼一回來，身上就是東一塊，西一塊疙瘩，人也像脫了力那樣癱了不動，眼神怔怔的，望着天，不少人以爲牛頭撞了邪。

老人心痛孩子，他那能不擔心，但是，問他，小子口閉得比蛤蜊還緊，有時候問得多了，牛頭可來了個不吃飯就睡，反是竹子，他勸阻了老人，柔聲說道：「小弟是個懶小子，反正，我們知道他，不會變成壞小子，那麼就算了。」

意思說別鬧得大家不快樂，由得他去，這話倒也對，就不問吧！可是，越來越不像話，牛頭在發脾氣了，有時候東打西撞，尚幸竹子建的茅屋夠結實。

老人的住屋，早已經竹子重新搭過了，可也不能讓你天天搞亂啊！想說幾句話，唉！他不知怎麼一來，睡在床上淨掉淚，老人家與竹子都傻了眼，小子你在搞甚麼鬼？

不像話了，越發的不對頭了，牛頭昨天晚上，一整夜沒回來。今天老人在等他，一見牛頭，就結結實實的問一問，甚至於打一頓，竹子呢？他希望見到了牛頭，先通些口風，那想牛頭不見了。

不想打，也不想問了，老人開始焦急，竹子更是苦痛，牛頭難道失了踪？此地可沒有野獸。

可是別看牛頭的樣子是傻不楞登，他卻有內秀啊！捉獸捕魚，他挺在行，他不至於亡於獸吻，再說，他從小跟自己滿山野亂跑，他突然流下了冷汗，他怕牛頭進山，捉蛇啊、搜毒物，此地的蛇，生就異毒，何況，此地又生長多種毒草，他是否想煉鬼眨眼呢？這……

白天搖船，晚上，他就滿山的找，找牛頭，可惜在夜裡，羣山靜寂，根本渺無人聲，有幾次，他險爲此地的特產金銀蛇所噬，應該停止了吧！這幾天已將竹子弄得疲倦不堪了，有幾次拔篙、伸篙、點篙、換篙也錯了勁，走了神，不是老人熟悉此地的水性，眞會翻了船，可惜，誰又能理會得了，他幾次給人罵、嘀咕，他吞下了，他忍住了，因爲，他得找到牛頭。

今天，要擺渡的有三個是外地來的，打扮得十分闊綽，而且，透着斯文，不過，每個人都背上個黃色包袱，顯得有些礙眼。船一盪向河心，三人可就你一言，我一語的有所詢問，不對，他們問的就是五月中來的那一批人的下落……

尚幸，這件事已傳遍了整個山區，自己與他們接上了嘴，說這批人的胡作非爲，並且，更有個老人家說他們在峒區殺人，奸淫的事跡，這三個人臉色大變，其中一個看來最小的，不知怎麼一來，他微笑了笑，一抖手，嗯，一張白紙上有墨蹟淋漓，看得出是剛才寫的，又一抖手，一隻火眼高頂、金翅墨尖的鴿子，出現在他手上，此人的手法也實在快得驚人，不知怎麼一來，白紙不見了，成了個紙卷，爲一個金筒所藏，而金筒則已圈在鴿子頸，一聲尖嘯中，鴿子立即衝天而起，三人則坐下了，盤膝閉目，看來，該問的已問完了，其他是該怎麼樣做了。

船一到雷公山區，三人拋下了一錠銀子，估計有五兩重，可是不理不睬後面的呼叫，宛如三支白箭，向前投去，其他的人，個個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至於老人根本不想講自己家門不幸，不過，他十分留心注意那三個人，見三人道家不像道家，相公不似相公，其中一個左臉頰，有三顆紅痣更是惹眼，他的眼神始終不離竹子，嗯！竹子又怎麼樣？要你看個不停？

船應該稍事休息，然後，等由山區中趕回市鎮的人，竹子疲乏極了，唉！也眞夠他受的了，今夜，無論如何，不能再叫他東奔西走的了！即使小伙子身強力壯，也經不起這幾番的煎熬啊！

金花的死，令他已受不少刺激，爲了牛頭，能忍心再叫他受這無窮無盡的罪？找不到，又不是他逼着孩子出去的，老人家心中突然又升起了股辛酸味，唉，看來，查家祖輩，作了瀰天大孽，到如今，該罰一個斷子斷孫，可他竹子不該吧？

船返航了，船身有些重，讓他搖吧，反正就這一次了，今天可以休息了，有些事得好好的與竹子談談，開導開導，別耍牛的脾氣，轉不過彎來，咱們看山轉路，見水轉彎，那才好……

「竹子，我老頭子感激你一輩子，可不能讓姓查的一家子拖累死你啊！竹子……」

「爺爺，別再說了，我自己的事，我心中有數啊！何況，金花死了，我算個甚麼？我報了仇，殺了他們，爺爺，如果不是山中的仙女命令我，我早就死了，我……」

孩子嗚咽了，看得出小伙子銘心刻骨的愛着自己的孫女，可惜，孫女無福，天下那有這樣的人，那能這樣的不講情理，打人殺人？老人又咒天詛地了！最後說：「竹

子，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啊！」

「本來，我心死了，爺爺。可是，你說得有理，我死了，牛頭也死了，老爺爺你該怎樣辦？我該奉養你，爺爺，你放心，我會好好的養到你一百歲，二百歲，你該活下去，你……」

「那麼你呢……」一聲冷笑，傳入了屋中。

誰？

門！推開了，有個濕淋淋的人，哦，就是那個臉有紅痣的人，他一進來，隨手掩上了門，也不客氣，一屁股就坐了下來。

老爺爺可皺了眉頭，因爲，他天性喜潔淨，你這位大爺，那可如此的不尊重自己，不尊重主人！

「我啊！一看就看得出來，小伙子，你可是滿腹怨恨，目中藏火，哼哼，你當然不會聽說過『中原閻王殿』的名稱，但是你可能殺過閻王爺派出來的勾魂吊客，看看，嗯，你不像個武林中人！」說到這裡，他一長身，一揚手，可憐竹子當胸就中了一下重鎚，幾日夜的疲乏，那能受得起此人的凌空劈掌！口一張，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人已癱倒在地上。

老人火了，他扶住了竹子，老眼火發，他戟指道：「你……你是甚麼人？上門行兇、打人？你們憑的是甚麼？」

「閻王殿下使者，殺人也沒有人敢問！何況打人……」

「憑甚麼？」

奇了，老人說了這三個字，也有人同時說出了這三個字，時間不差分毫，語氣也一般，須知來人是一流高手，那會聽不出窗外有人？原來這個打竹子的人是乘人上船時，一亂一哄之中，他將身貼在船底，用鷹爪壁虎功，讓老人帶了過來，其實，他們已看出這鎮上有些古怪，他看出竹子的神色，他掩住了身形而來。他自認爲縱橫江湖多年，身後有人與否，那會不發覺？

這就令他先吃了個大驚，別以爲在苗蠻地區，沒甚麼大不了的人在，他錯了，現在先讓他有所認識，自以爲自己是黃雀，還有人做了彈雀之人！

「窗外是哪一位朋友？」

「與你做朋友，找死不成？」

「甚麼意思？」此君可一時想不明白了。

「哼哼，你是幽冥地府中人，莫非我活得不耐煩了，我也想做鬼了？」

哼哼，算是不錯了，其實，繞了圈子在罵人啦，罵他是鬼府中人。

「不錯，在下是閻王使者，專門勾魂吊魄，你可以出來，咱們見見面。」

「又找死了，我會見你這個死人？別妄想跟了你白天黑夜作鬼夢了。」

這傢伙專門扣着一個「鬼」字做文章，因此他聽了此話不再是笑瞇瞇的，臉上那三顆紅痣亦越來越紅，根本看不出他心中如何的想法，可是，突然三點紅光，穿窗而出，又聞三聲炸响，老人眼前一花，此人已走了，門外又傳來了幾聲冷笑，幾陣急風，其實是拳風，又是幾聲炸響再來三聲尖嘯，又漸漸的遠去了，聽不見了，看來，此君已爲來人引走了，不過，老人呆呆的望住了竹子，因爲竹子在笑，可能，他認識這個打岔的人。

「竹子，你認識他？」

「爺爺，我認得他是誰？」

「在窗外說話的，引走那個鬼傢伙的人……」

「我……」不響了。

門又被推開了，今夜，唉！這個門也眞忙，不！簡直不算是家門，而是孔聖時代不必關的門戶。了——你開我也開！

眼前突然出現了一條人影，一個身材窈窕、頭髮飄忽的白衣人，一看就知道是個女的，竹子一見此人，立即跪下叩頭，「仙姑……」

「唉！這是沒用的，你還不如個孩子，我該走了，以後，此地有着大麻煩呢！小心在意，眞如此，我們也鞭長莫及……」說罷，她的手一揮，一個大包袱般的東西，擲了進來，竹子本能的用手一接，可惜，剛剛吐過血啊，那能接得動，又是一口鮮血吐出，昏了過去！

醒來時，祇覺得口腔中有說不出的清爽感，而且，渾身有力，奇怪，難道昨晚他做了個怪夢？他依稀覺得讓人打了一下，吐血，渾身酸痛，現在……

「竹子！你醒來了？」是牛頭，甚麼？你這個小傢伙，上哪裡去了，你簡直該打一百下屁股。

睜眼一看清，唉！這是牛頭，那會東一塊、西一塊疙瘩？衣上也是血跡斑斑，不過一對眼，可是神光煥發，搞甚麼鬼？他一個翻身，坐了起來，可讓個老爺爺推了下去，不准坐，祇准躺，躺一天，反正牛頭回來了，明天就讓他去搖船。

竹子可眞聽話，睡了，其實，不聽話也不成了，牛頭說過，有一件與他切身有關的事要告訴他，如果不睡一天，他怕他受不了。一個活蹦亂跳的小伙子，這下祇能賴在床上，否則，他怕受不住牛頭說出的與他有切身關係的事。

第二天，出乎意外地來了不少叫化子。這種時節，這些叫化子來幹甚麼？也許是快過秋了，去捉

蛇？當然，那是他們的看家行業。

查老人是個大好人，他從來不理貧富孤窮，他祇顧擺渡，是人就擺，可是，人有千百種，他們那會和你一般的想法，今天，他就同人家吵了三次架。

當然，本鄉本土的，都知道老人的心胸爲人，與他吵架的全是外來人。這幾天也是奇怪，外來人特別的多，也不知道山中有甚麼寶物，引得他們來。

叫化子也挺安份老實的，即使爲人欺、爲人趕，那怕是爲人趕到了一個角落裏，他們也祇是靜默地看着那些所謂有家有業者……

「丐帮來此地，如果不惹事生非，不搞三弄四，咱們也不會對不起他們，如果……」

「老大，這兒難道眞的有鬼？」

「咱們是幹甚麼的？有甚麼可怕的？哈哈……」

「可是，咱們已來了三撥人了啊！除了三星使者有一封鴿書傳來外，其他人甚麼消息也沒有，看來……」

「是啊！老判官說，凶多吉少，要我們小心！」

「這個江湖上，那有小心能保得了命的？」

衆人沉默了，可叫化子們卻莫名其妙地唱起了蓮花落、百勝詞來了，那幾個看來面生的人，對那些叫化子瞪了瞪眼，最後那個被稱爲老大的發出一聲冷哼。船靠了岸，那羣叫化子首先上了岸，反正他們是破衣爛衫、赤脚沒鞋的，就算有雙破鞋吧，一手一隻，拿了涉水上岸，也不必等船拖上灘甚麼的，有幾個還幫了牛頭一把，然後，笑嘻嘻的走散了。

看來，那幾個面生的，十分氣憤難熬，不過，老大在喝令，「別忘了，咱們有大事在身！」

也眞靈，老大一呼喝，他們個個鼓起了腮帮上了岸，向雷公山區走去。

突然，另外一條山路上，走出了個青袍文士，步法如飛，悄沒聲的上了船，牛頭一見文士，便臉露喜色地迎上前去，不等他說話，青衣文士微微一笑，「他們可會發覺？」

「大概沒有，因爲，丐帮中人在叫、在唱，他們全顧着看他們唱，還有個短髮的老丐，還幫我取得了第二個……」

「丐幫中人？他們也來了？」

「是，師傅！」

「不可如此稱呼。」

「是，師傅……」又是稱呼了。

文士突然笑容一斂，牛頭一見文士的面容，立刻打住話頭，再也不敢出聲。老人看在眼中，心裏奇怪，在搞甚麼鬼？

「你初次出手，幾乎誤了大事，尚幸你們天性仁厚，因此，引得丐帮中人之垂念，總算大功告成，今晚，我在七星坪中等你，傳你入門口訣……」

牛頭祇有點頭的份兒，不敢再說其他，老人想說想問，全爲那文士那股氣度所懾，心想，反正我得罪不起你，我還不能叫小孫子說個明白？

回去後，卻見竹子聽了小孫子的耳語後，像個獃子般呆呆出神，等老人找他說話時，這個牛頭又失了踪。想出去找，又似有所悟。唉！這小子已經有了上次失踪的記錄，現在往哪裡去找他……

不多一會，連個竹子也不見了，就剩下個老頭子一個人了。從來沒有感覺孤單、寂寞的老人，今晚，他突然有了孤寂之感，他心裏難受，突然想到自己老了，沒用了，不配與孩子們一塊兒笑了，他祇配一個人孤單地走向地獄……

其實，查老人想偏了，兩個小的有他們自己的正經事去幹。牛頭分明去學武技，而竹子他是不顧危險，踏入了本地人稱之爲魔影峯的山域中。

這個魔影峯是個怪、詭、秘的所在，甚至於老一輩人說過，魔影峯是天魔的宮闕，因此每人眼中的山路廻直不同，連一棵樹、一塊石頭，各人也有各人的看法，走出不同樣的路來，初一有初一的山景，十五有十五的變化，走入山中而走不出來的大有人在，而黑夜裏更是無人敢冒險走進去。

竹子可敢走，爲甚麼？牛頭斬釘截鐵的說過：「姐姐沒死，她在魔影峯的青蠍岩上等你……」

單憑這一句話，竹子就算是上刀山、入劍林，他也不怕。這晚，他便在自己手製的風燈照耀下，昂然入山了。

他有天賦的夜眼，他也善於捕捉蛇獸。目下秋風已起，蛇類已準備冬眠，正是吃得極肥極膩之時，不驚動，牠們不容易暴起傷人。

至於其他山獸，麝豹鹿兎，那怕有幾隻虎豹之類，他也不怕，竹子臂力極强，素與山獸打交道，練就了一副靈活身手，所以，他泰然而來！

青蠍岩，也祇有竹子這個人，能走了七曲八折的山路而來到，果然他看見了——在淡淡的月光下，一個少女的背影出現在他的眼前。

「金花！」他有如發了狂一般，根本不理脚下山路崎嶇不平，也不理草叢中，有無毒物猛獸，他祇有一個想法——去見金花。

可惜，她不是金花！少女的背影確很像，可是一回過臉來，他看到的是個面目清秀的姑娘，說句良

心話，是位比金花更美、更甜的姑娘，看得出是蠻峒中人。姑娘一對大眼睛似會說話地看着竹子，滿臉祈求之色！此刻，已是深夜，蛇竄獸啼，悉悉有聲，連風吹過，也有幾分鬼氣，試問一個女娃子一個人在此，饒是她生於斯、長於斯、熟如斯，可在這令人心怯膽寒之深山裏，豈能不魂飛膽喪？

姑娘見到竹子，如見救星。幾乎跪下哀求要他帶她離開此地。她是被人擄到此的，她根本想不出爲了甚麼已經這樣罰站了三夜了，也沒人來。如果你不來，大哥，我能被嚇死的！

救人要緊，不能拒絕。竹子是個好心人，決不能讓姑娘嚇死在這裏。他卻忘了問清楚，是那一個缺德的傢伙把她擄到了這個魔影峯。目下是救人要緊，他已把姑娘背下了山。

也不知道是怕還是緊張，姑娘趴在竹子的背上，越趴越緊，到了後來，她已用手扣住了竹子的頸子，而她自己的面孔又在一味的拱，祇要竹子一回頭，準會面對面，也可能嘴對嘴。有好幾次，竹子想回頭和她說，別扣那麼緊，可就怕與她親了嘴。

說她怕吧，可她有時又唱着歌，那種動人心弦的苗家情歌，聲音又甜又膩，在夜風中吹啊盪的，在竹子耳邊，在竹子心間廻繞，那幾根頭髮更不像話，拂啊飄的在頸間，在鼻端拂來飄去。竹子是個廿來歲的小伙子，能坐懷不亂？可是，也別以爲中原人讀得書多，知書識禮，可是說眞的，他們不少人雖是讀的聖賢書，幹的卻是禽獸行爲，還不如竹子那麼個小伙子，他心中如一張白紙，根本一無沾染，他的心目中祇有一個人——金花，其他的，他當她們是姊妹、嬸嬸伯娘而已。現在，即使那個少女美，那個少女媚，可是，他不放在心上，他祇有一個想法，背她下山找她家人。至於自己，他眼中仍然依稀看到了金花在對他笑，笑他是個傻瓜！

「大哥，快趴下，蛇！」

果然眼前黑影飛起，這是一條極毒的蛇，竹子認得，他不敢怠慢，一個轉身，不料，身後好像有一種極怪的力，他被搞了個貼地打滾，更奇怪的是，本來是背的，現在卻面對面讓個少女抱住了，當時的情形，你說尷尬不尷尬？竹子發覺不對，他一個撐勁，將個少女撐出了懷抱中，然後，又去注意那條七步倒的毒蛇，他蛇行膝步尋上去，卻看見了條蛇屍，是條七步倒，不過，莫名其妙的死了。

他又去看顧那個少女。沒想到那少女的衣裙已掩蓋住臉部——苗人風俗：可以野合，可以未嫁而先交，祇要女的衣裙上掩。

竹子嘆了口氣，將少女的衣裙放下擺妥，月光照着少女媚眼如火，嬌聲勾搭，竹子突然哼了一聲道：「起來，我不想讓漢人輕視……」

「咱們是苗人，大哥。」

「咱們不能不算人，起來。」

「大哥，我不好？有甚麼不好？」

「太賤，太自賤！」

「好，大哥，我可得告訴你一件事，你的金花，她沒有死，但是，她不會與你見面。」

「爲……甚……麼？」竹子連說話的聲音也發了戰。

「因爲她碰壞了臉，就算你見到了她，你也不會認得她了，眞的，大哥，是她派我來的，請你忘了她……」

「是嗎？這位姊姊，不論如何，你引我去，我不相信我會不認得她，甚至於我敢說，我一見她就會認出來。其實，爲了她，我……一直想死……」

「爲了金花妹子？」

「唉！現在，我不想死了，上天對我太好了，我爲甚麼要死，我得陪金花好好的活下去。」

話是說得普通而平凡，但是語氣的誠懇，簡直連天地也受感動，兩人又開始走路了，這一次，少女不再要求竹子背了，因爲，她已經看清了竹子的爲人，心中不禁有了些寒意，如果竹子不是個專一之人，那麼，現在他可能已爲自己的烏金匕首所殺了。

自己奉命來試探，自己卻有了不少次已越過了界限，尚幸他專一，不，幸運。

依然在青蠍岩，祇不過在岩的左邊，有一叢長草掩蓋，誰也想不到，分開長草，可以看到有一塊方塊石頭，三聲叩擊，石塊竟然分開兩邊，一個地穴出現了，兩人跳下地穴，隨着石塊移動聲，在火光照射下，有人在前頭又是一聲叩擊，這才現出個大洞來，還有石級通往下面。拾級而下，大石掩住以後，火把便不需要了。

不知是哪裡來的光，兩人一路走着，祇見石壁有着不少綫條，總算是到了，因爲，聽見了一個清越的擊石聲，前面盡頭，有一排石墩，正中坐了一個長髮白衣的幪面人，「仙姑！」竹子不禁驚叫了。

「你來了，很好。」仙姑冷冷的語音中，又傳來了三聲剛才聽見的擊石聲，四週走出了兩行人，突然，竹子大叫一聲，「金花！」

這個被稱爲金花的，是個身穿黃衣黃裙的少女，一張臉瘡疤斑駁，祇是眼中有淚，「你，認錯人

了。」

「不！我不會認錯，尤其是你一開口，我更不會聽錯，這聲音，我聽了十年了，十年了……金花，你沒死？眞的沒有死！」竹子突的跪在地下，仰頭對洞頂，「天對我太好了，太好了！」

「是天嗎？天有眼睛？天有嘴？金花是天救的？」

問得極冷，可極有力，是嘛，天幾時救過人？天祇會亂搞，天祇會造成山崩海嘯，大旱冰雹，一切一切，對人有害的事，它作得還算少？不錯，也有不少人作了太多的孽，該有報應，但是，天幾時對那些作孽的人懲罰，似應斯響的降了罰，相反，那些高官子爵，那些有權有勢的，有幾個不是雙手沾滿了老百姓的血、汗、涙，甚至脂膏、骨髓。

救金花的是人而不是天，而且，今天，她可以救了金花或者竹子，焉知明天，他們不會再給强人作賤或者殺死？命，不能指望天，或他人來相救，該自己救自己。

竹子凜然有所覺，對，自己救自己，怎樣自己救自己？比人强，比壞人更有力，那麼，非但可以救自己，更可以救別人。

仙姑一直在指點自己，即使暗殺那些强徒時，何嘗不是憑着她的出力，可惜當時自己一心在金花身上。

「假如你是見異思遷之人，並非眞正的心中無慾，竹子，你早已死了，現在，我問你，你想不想投師學藝？」

「想，我想自己救自己，更能救助別人……」

「好，有志氣。」

＊　＊　＊

雷公山的赤石嶺，今日可眞熱鬧，也不知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的蛇、蜈蚣啊、蜘蛛啊！雖然目前是這些毒物的冬眠前夕，可是一下子聚集了這麼多，也該有些竅門、法訣，否則是極難辦得到的。

還有奇事，有十多廿來個乞兒圍作一個圓形，看着這些毒物，而乞兒的外圈，又有十幾個衣飾鮮明的大漢，在外邊，還有四個老乞丐，不過，在四老乞丐側邊，是六個臉色陰沉的非僧非道的怪人，如果看得仔細些，而你又是個不太善忘的人，那麼，可以看出來，那些人，個個都是最近這幾天出現的，而且，全憑仗查老人的擺渡船，將他們送到了雷公山區的。

他們爲甚麼擺出這樣個怪陣來？

「我們人多，我們也知道你們這幫臭花子的來意，本來可以隻眼開、隻眼閉的讓你們成功歸去，可是，閻王殿下人不允許江湖同道開玩笑……」

「丐帮中人，幾時曾經得罪了閻王殿了？」

「是誰盜走了百鬼符、陰勅令？」

「叫化子討千家，走萬戶，求的是冷飯殘羹，幾時見過你們的寶物了？說實話，叫化子那怕見了金銀財寶，也不敢動非份之心，有非份之想，今世經已不幸，墮入乞道中，那能不修今生、圖來世，你們看來是找錯了人！」

「還想狡辯？」

「事實如此。」

「哼！如果不交出來，莫怪我們不客氣了……」

「憑你閻王殿，眞的敢結上咱們丐帮這個强敵？」

「迫不得已，咱們祇能來個毀屍滅跡！」

「你們敢！」

「本來不敢！可是，你們目前大部份人爲萬毒所牽制，咱們祇要一引發，哼哼，到時不是你們捕殺百毒，而是百毒反噬你們，我們有甚麼不敢！」

「即使如此，你們也死傷不少！」

「爲求百鬼符、陰勅令的下落，閻王殿的陰兵鬼卒，可不怕魂歸地獄門！」

「你們不怕毀了一令一符？」半空中傳來了一個小孩的聲音。

各人突見在左側半山一塊突出的山石上，有個小孩，正是那個搖船的小子牛頭，祇見他左右手各執一物，每樣東西，長約五寸，一圓，一狹長，黑沉沉、綠黝黝，如果你走近一看，可以看到在綠黑之中，隱隱顯現幾點血痕。

此物出現，閻王殿中人一聲歡呼！大家不去理會那些丐帮弟子，竟然也放棄了那些毒物，全都向小孩圍來，不錯，正是這兩件重要的信符。

就因爲這兩件信符，閻王殿下的六方判官發了火，一直以爲是丐帮中人搞的鬼，他們一路行來，從來沒有與其他江湖人朝過面、對過相，即使有，也祇是在渡船上與丐帮打過交道，不過，下船時人喧忙亂中，也確依稀有人近了身。是丐帮！否則，又有誰敢在老虎頭上拍蒼蠅。

丐帮子弟如此不顧江湖道義，看得出他們對閻王殿有着極大的輕視，正好借此一會，樹一大敵，然後與他們鬥一鬥。在東方判官尤文達策劃之下，先讓丐帮驅出百毒，聚集在一起，準備下手時，他們出現了，這個時候，如果乞丐稍有分心，無人護法，那麼百毒失性，而反噬本身，這些叫化子就一個都跑不了！

果然在丐帮弟子的哨音下，喚來了丐帮長老四人，雖然，丐帮四長老的身法步法，顯示出一流高手之境界，不過心有所牽掛，他們四人無論如何不是自己六人之敵，自己這一面穩佔上風，看來，可以逼出一令一符，那會想到，丐帮矢口不認。

此刻又來了這個小子，尤文達立即對其他五判官，張、栢、靳、魏、常打了個眼色，五判官怎不會明白尤文達之心意，當然，也怕這小子身後有人，否則，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怎敢出現在他們的眼前！

「小子，你意欲何爲？」

「我甚麼也不想，想你們離開山區，然後永不回來，你們答應了，我這兩件東西交還給你……」

「如果我不答應？你又怎樣？」

「一擲下山，你們不熟悉這裏的地理，要尋此物，那至少得花費十天八天時間，要是再一個不留神，碰上了毒蟲怪物，咱們山中本就不少，哈哈，那就得死幾個！」

「住口……小子，你好大的膽！」話還未完，一條黑影，有如一道長虹般，向那小伙子投去。

「別來……」

「小心……」栢文成就快落到那小子的落脚點時，一道綠黝黝的怪火，無聲無息的升起，栢文成乃閻王殿有名的好手，尤其是這一輕身功夫，爲江湖上堪稱一絕，那想到，今天，就是吃了輕身功夫太高的虧，自以爲功夫好，一個小子，有甚麼天羅地網他也可以進退自如，其實他錯了，設局對付的，實在是他們本門中人，可說是「知己知彼」，至於尤、栢等六人，卻陷入了個不明所以的陷阱之中，栢文成發覺綠火是本門一鬼王的家數，一聲驚叫聲中，饒是避得快，肩頭早已着了火，一看不對，趕快閃避，可那小子又出手，陰勅令一揚，又是一道綠火，這次更快更疾。

栢文成一聲未出，已爲綠火打中，有如一隻斷綫風箏，搖搖晃晃向山下墜了下去，一看此景，驚聲四起，跟着有幾條黑影向山上撲去。

尤文達本來恨極小子，竟用鬼熖靈火殺了栢文成！正想派遣那些鬼卒陰兵佯攻，然後，自己與餘下四方判官，伺機擒敵，擒了這個小子，用種種陰靈大刑，拷問背後主使人是誰，要他們個個死盡死絕，並且，不會有個好死！

這時，卻有遍地悉索聲響。

原來，這裡的人一動，包圍丐帮的陣法便鬆了，丐帮本來怕驚散了百毒，更怕他們搗亂壞事。現在，包圍圈散了，正是突圍的好機會。

丐帮子弟豈是善男信女，對方鬼鬼祟祟的尅制了他們，而今，圍困一解，他們立即伺機反攻了。

原來那些悉索之聲是毒物所發，也在丐帮放鬆之下，亂竄亂動，但是，丐帮子弟有他們的辦法，將這些毒物有意無意的，照顧了那些閻王鬼卒。

本來，那些陰兵鬼卒奉命佯攻，不料，人還沒開始循山徑小路爬向通道幽徑，蛇、蟲等物已跟上了他們，他們是江湖的健卒，懂得要制住那些毒物，先尅制了操縱之人，現在，令他們爲了難，何況，這批毒物也因兇性大發，一相中了人，那會隨便脫手的，就此亂成了一片，令尤文達等五判官幾乎氣瘋了！

這就是所謂「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

尤文達原本就是老練狠辣，事已至此，這些陰兵鬼卒的生死，他也不放在心上，最主要的是擒住這個小子。

就在衆人亂鬧之時，他一施眼色，帶同了張文山、靳文澍、魏文宗、常文同四位判官，隱身入後山，悄悄的由小子所站的身後撲出。

孩子年幼，而且圍攻人又多，加之毒蛇惡物擾亂，即使有人呼喝示警，他也不能聽到，況且下面之聲音是逆風而行，他站的地方是借仗風力，另外，他還借用了鬼宮傳音秘器，而今，他祇管看人蛇大戰，忽視了戰場上少了幾個人，待到發現人到身前，他的鬼熖靈火已無法照計劃使用。但是，孩子是個烈性人，何況，他根本不怕死，他事實上比竹子更看得清楚，不能自保，勢必爲人所殺了，或者侮辱至死！

現在，眼見人到面前，他是一聲怒吼，一黑一綠兩道光華竟然擲向遠處的山崖下，「你們來吧，誰都別想要！」饒是五判官來得快，個個亦得防範鬼熖靈火，一退一進之間，就此慢了一步。

幸虧尤文達憑仗步法將小子抓住，否則，牛頭眞能投崖而死，兩件鬼宮要物亦就此被擲入了山崖深澗，不知下落……

這時，丐帮四長老已迫近而來，九個武林高手，一個小孩子，各據一端，你不讓我過去，我也不讓你奪走小孩，大家都僵住了。

「丐帮就不怕樹敵？」

「你們既不惜樹我丐帮一敵，我們那能不成全你們！」

「這孩子與你們有甚麼瓜葛……」

「本來是沒有，現在可有了，說實話，不是這位少爺出了面，我們眞怕遺禍無窮，人不能沒點良

心，再說，你們即使狂妄自大，不理武林道義，可是，你們總得知道，丐帮子弟有恩必報，有仇必復的吧！」

說來理直氣壯，可將尤文達堵得幾乎作哽，那老丐又說了聲：「放下這位少爺！」聲到人到，老丐掌風如刀，好厲害的劈空掌！令尤文達不得不偏身先避來勢，不料老丐的劈空掌勁力連貫，直向尤文達追踪而上。

尤文達不是一個一無是處的弱者，他的廻陰御風刀，比一般的刀法多幾分陰、靈、鬼、活之氣，可惜，他的刀法不能被動而發，也就是說，必須由他先出手，可以圍打對手，而不給對手有喘息之餘地，而今，他碰上了個與他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老丐，他的劈空掌更是霸道，非但不容他喘氣，實是必須對方受傷或被擊斃，才肯收了手。

這是場陰陽互爭雄長之戰，本來張、靳、魏、常可以過來架開或支援，不想，還有其他三個老丐在場掠陣，何況事關重要的是那個小孩……

「先拷問……」尤文達突然吐出三個字！

果然，一聲慘叫傳來，孩子已中了張文山的陰手，分明，右手手腕已爲他拗斷，任何門派的拗筋斷骨、擒拿手法都是有聲的，即使痛，僅是傷口痛。

獨有鬼宮閻王殿的出手狠辣，斷筋之時，附上了他們的太陰勁，這個陰勁可以爍傷有功力者之護身罡氣，如果不是武林門中人，那可是受不盡的折磨，太陰勁可以附在此人的本身氣血上，流到哪裡，陰寒之勁轉到哪裡，那個苦啊，比老年風濕之痛，更甚百倍。

一個孩子焉能受得住？即使硬骨頭的人，也不得不慘叫連聲，或者倒地亂滾亂翻！

不過，牛頭可眞有一股牛脾氣，他緊咬下唇，頭上汗如黃豆，而嘴唇漸漸見血，他不服輸，他寧可死命的撐，即使痛死，他也不會出一聲。

但是這個辦法，對六判官來說確是有效，至少他們可以牽制老丐的出手，而且，憑仗這一個喘氣餘暇，御風刀已如神刀出鞘般展開了反攻，快中更帶上了三分陰氣，還有七分靈氣，刀鋒如電掣，既快且疾，手法更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妙。

老丐的雙掌是純陽純剛之路數，因此有幾招，險乎爲其陰鬼靈動之招式所誘，尚幸，老丐雙掌之功力純厚，故而可以在這陰靈之刀鋒中，硬砍硬劈，將尤文達劈開。

御風刀最好是近身搏鬥，老丐眼光如電，他看到了對方的竅門所在，所以他不允許尤文達近身。

劈空掌善於擊遠，因此，尤文達必需搶近圍，兩個武林中高手，打了個你進我退，各不相讓。

倏然，一聲鬼嘯，又尖又脆，四面八方有了和合之聲，看來是鬼宮閻王殿中人的鬼哭靈嘯，不可中其奸計。

另外三個丐門長老立即搶入圍，他們必需拱衛四角，鬼宮中人，他們最善於聲東擊西，不可稍有錯失，爲尤文達所暗算。

果然，鬼嘯聲中，人影飛躍，刀光劍影舞動中，漸漸的鬼嘯聲歇，而五個判官已挾了牛頭走出老遠。

原來，他們憑仗這鬼嘯惑人耳目之下退走了。

鬼宮中人輕身功夫，個個不弱，丐帮中人無論如何不是對手，但是爲了知恩報德，四名長老那肯就此罷手，正待追去，面前出現了一個青袍文士，「丐帮四位長老，請留步……」

此人是誰？毫無聲息，來去無踪的好似從天而降。此人分明早躲在一邊的，可是現在出來阻路，算甚麼？打橫岔？那可是非友而敵啊！

「尊駕是誰？」

「閻王殿下一鬼王！」

鬼王？久聞閻王殿下的任何一個銜頭，不能有一個「王」字，因爲祇有一個閻王而已，現在，此人自稱之爲鬼王，必有內情。老丐見多識廣，更懂得鬼王其實是菩薩化身，也就是說，鬼王是與閻王並駕齊驅的又一魔頭，但有一點可斷定，對方是敵！

「不必緊張，其實，有許多事一時半天也說不明白，總之一句，是門戶中事，各位長老，你們不必插手其間，可好？」

門戶中事？可是那個牛頭，這個可憐的孩子又該如何？也是門戶中事？

對，也是門戶中事！文士坦然的承認，並且希望他們不必多問，老丐卻不能就此算了數！不料，遠遠傳來一聲尖嘯，隱隱約約的看見了一條窈窕長髮的白影，清清楚楚的四個字，「可以歸去！」

說實在，他們不明白，不明白又如何？一瞬眼，祇是看着那個女的，一晃眼，又不見了個男的！

四大長老之一畢抹風——那個施展劈空掌的，陶瓦佬、凌不良、施子劍首先看了看下面的戰場情況，丐帮大佔上風，因爲他們有毒物相助，此地事不必掛心，商議妥當，繼續追、搜，至少，他們得救出牛頭來，至少，得知道個明白，牛頭究竟是怎麼了？

牛頭此時可是在受苦受難。

他現在依然在這五個判官手中，已經被拗斷了手腕，而今他祇有聽天由命，因爲，五個判官恨極了這小子，當然，他們必需問出個水落石出，鬼焰靈火是誰交給他的，莫非是鬼王？是的，他們依稀看出來，鬼王並沒有死，即使中了閻羅大王的毯魔掌，但是他出走了，他避敵而去，至少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就算他祇有四十九天的命，可眼下是中了毯魔掌的最後期限，但大王自己也說過，恐怕他們中還有以毒攻毒之法。

鬼王本來爲宮中十三好手所擒，爲了地近峒蠻，極少有武林人中來往，大王這才派出了十七好手請鬼王，不料全軍覆沒，中的是峒蠻吹箭，這顯然是不會武功的人所出手的啊！眞奇怪，十三個好手，那會一些也不當心，大王看出了其中有詐，這才連發陰符、勅令，翻轉了那座雷公山，去將那個永不露面的鬼王料理妥當，好在，整傷鬼王，取得他們中法物百鬼令、陰勅符，憑此一令一符，就可以迫使鬼王俯首就擒！

不想，事壞在那個小孩子手上，他們豈能甘心？也因此，他們不能放過牛頭，也不理那些陰兵鬼卒，牛頭受了酷刑，別說是個孩子，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漢，他也受不住這些倒拔筋、連臂砍、三轉背、七星懸！

牛頭已縮成了似個四尺不到的破包袱，這說明了他的全身骨節已被折斷，有幾處更是寸骨寸傷，孩子笑了，笑甚麼？因爲他連叫的氣力也沒有了，也不必痛叫示弱了。

他們酷刑頻施，已是紅了眼，根本忘了自己是人，當然，也可能他們將牛頭當作了畜牲，一個刑環套住了另一個刑。

正當他們興發之時，窗外傳來了一聲幽幽的悲嘆之聲。

尤文達首先醒悟，別看他祇顧用刑，他是個照顧全局的能人，他發覺有人來了，喝了一聲：「誰？」

「你們是人不是？」

「哈哈，我們是鬼宮殿下，不算人也成啊！」

「就該如此的折磨人？」

「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尤文達，一直以來，我認爲你是一個可以一談的人，不想，原來你也是個沒心沒肝的畜牲！」

「是鬼王！」

「嗯！是我……」

「咱們先理門中事！」

「此子是我關門弟子，也該算是門戶中的事吧？」

「想不到有辱高徒，眞是不好意思！」啊的一聲，尤文達如此精明練達之人，他也會中了暗算——吹箭，他神色微變，還想運功抗毒，峒蠻中的鬼眨眼，比江湖中所有的百毒門中之毒藥，更厲害萬倍，除非打不中，除非中上不見血，人家見血封喉，而又是一眨眼，就得見閻王，一個縱橫江湖數十年的好手，那會想到死在吹箭之下！

張、靳、魏、常四判官，他們親眼目睹，那會不驚心神震的，難怪大王再三關照，此地雖說蠻苗僻區，他們有他們的天材地寶，他們有他們的天時地利，不可或忘，非得倒翻山區，非得取得流落在苗地的上古玄經！蚩尤眞訣。

現在人面不見，一行中最具智勇的尤文達卻死了，不，還有一個栢文成，還有鬼焰靈火，如果，現在讓他們堵住洞口，一人一個吹箭，那……

雖說人生自古誰無死，可也該死得有個名堂啊！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去，還死在蠻人的吹箭之下，算個甚麼啊？

「我不想殺人，何況，殺自己宮中之人，即使我已爲大王逐出，並還爲其再三逼害，我還算活着，我說過，除非我殺得了他，否則，我死也是宮中鬼王，可是，你們對孩子也這樣……」

青袍文士一無顧忌的走近了四個判官身前，漸漸的彎下身子，想將孩子抱起來，可他發現孩子不能抱，實在傷勢太重，文士本來淡然的臉色變了，變得發紅，該看出來了，此君發怒了！

「那能如此作賤人！」

「唉！師兄，是你要試你的高足，讓他吃盡了苦頭……」

一聲清越的女子語聲，可眞有效，文士漸漸的變回舊臉色，可是，眼中已流下淚來，是的，是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攷驗他的本性，現在，看得出孩子因爲自己而受盡了這麼多的折磨！

突然，一聲長嘯傳來，洞中奔入一條又高又大的綠影，四判官驚叫道：「大王！」

這條綠影來得快，出手更不慢，好個大王，身形如風，已向文士周身連打卅六掌，這卅六掌有快、有慢、有反掌、有側擊，連打卅六掌，簡直是卅六路掌法，爲其濃縮爲一式精華，此人卻揮洒自如，非但打得如意流轉，更且每一招之威力無窮，文士雖無顧忌，可也祇能勉強應付起十來招，後來之掌招出手，看來堪堪爲其擊中，尚幸一條窈窕長髮白影，突入還架，這一來，可就看出了大王的掌法雖妙，而白衣女子的迎架更是不可思議，有不少出手之後，白衣女子簡直順勢而上，而下而轉折……大王不是與個人對掌，他是與個影子在出手，又是一聲長嘯中，綠影已護

住了四個判官出了洞。

「好，蚩尤鳳舞！」是豪邁男子聲。

「好，火焰魔掌！」是俏巧的女子聲，然後沉寂了。

不久，洞外遠處有人怒吼，「丐帮的龜孫子們，出來與你大王見見面！」

原來，在傍晚的陽光下，五個人圍成了一個五星陣形，而五人身後，卻是層層密密的毒蛇、蜈蚣，分明是丐帮中人擺下的毒物陣！

一個綠袍美髯的漢子突地出現。此人生得又高又大，濃眉橫目、獅鼻闊口，如果不是他自稱大王——鬼宮閻王殿的閻羅大王，那麼，誰也想不到，他是個領導江湖幽冥門的教主。

「你們不出來，以爲老夫就不敢闖這萬毒陣？老夫目下事情尚多，還不想多事而已，如果老夫數到十，你們再不出來，就等着看老夫的能耐！一、二……」

其實，你就算數到一百，他們也不會出現，因爲，那些丐帮子弟不想樹敵，也不習慣五判官的酷刑，太無人性，因此，他們早已走了，也可以說，撤了爛污，不顧一切的一散了事！

但見鬼宮閻羅王雙手十指成鉤，雙手一揚，呼呼幾聲，竟見四條又長又大的毒蛇，爲其憑空抓握，他明知蛇有毒，不容其上身，立即一抖、一擲，大蛇便被擲入了蛇羣、蜈蚣等毒物之中。

被擲的不明所以，發了性、忘了情，而被壓的，被擲中的更是一亂一絞，自己打自己，閻羅王呼喝一聲，四個判官緊隨而走，就手揮打，幾個起落，人已離開了毒物陣中心，到此地步，他們不用再怕毒物追來，一聲長嘯中，一條綠影帶領四個判官，飛步下山而去。

「師兄，看來他不會再來了！」

「不會再來了！」

「我們又該如何？」

「唉！師妹，是我錯了，我該應神魔之誓，決不再離此山一步！」

「掌門之位由誰來執掌？」

「由師妹你執掌！」

「如此，藍師兄聽命！」

中年文士乖乖的跪地聽命。

貴州的藍家苗是供奉同一神祇——九首神獒。其實是蚩尤的化身，蚩尤是個邪神，因爲被軒轅皇帝打敗了，不得不被貶爲邪神而已，不過，在三苗地區，他依然是個始祖、是個英雄。

蚩尤又是冶煉之祖，對於兵刄五金鑄器，也有獨到的造詣，並且，史稱其好角觝之戲，其實，他對人身之運動强身，另有一套秘傳。雖然蚩尤失敗了，他的子孫並沒有忘記他。讓他變化成各種各樣的神，所謂正宗天神。傳說至少流行在三苗地區的苗人中間，蚩尤終是得到了勝利！

因此，三苗地區有個蚩尤宗，對外他們自爲九普宗。可惜的是，他們被關閉，被禁錮在山區中，令他們本來的秘笈圖經，越趨難明難解。當然，宗中大不乏有智慧的人物，他們有不少人希望外出遊習，甚至於請來名師，講解秘笈，不料，鬧出了不少事來，有幾次幾乎非但初志未遂，反而引狼入室，連蚩尤宗也連根拔起，讓外人毀了。

尚幸有不少志士，別看他們閉關不開，而傻頭傻腦，可他們也是有血性之士，爲本門甘心一死，而保護本宗一脈不墮，可憐的蚩尤宗！

漢、苗之間的嫌隙，幾百年來越積越深了，當然，死了不少漢人、苗民，以後，苗民對漢人越看越不順眼，對自己的一門一宗，越是秘不外宣，人們對苗民的看法卻是古怪、陰毒、不可理喻。

苗蠻之民，永遠爲漢人誤解，其實，苗民的天賦比平常的漢人强，尤其是他們生長在山區濕瘴之地，令他們比一般人習武有利，如果，再用正宗武技，令他們善用其長，那麼，他們也自然而然的比一般人容易見功，藍介就是個極好的例子，不過，藍介是個素具心機的人，也是個期望能更好的發揮本門之長的人，因此，他離開了出生之地，在幾個機緣巧合的情況下，與鬼宮閻王殿的第一人物，閻羅大王段山君見了面，也憑仗他的本領爲人，他成爲段山君的第一臂膀。

可惜，他身份暴露了，段山君本就對他的武功來歷有所懷疑，到此恍然大悟！

本來，他希望藍介交出蚩尤眞訣，於此可見段山君之博學淵深，藍介如果不受壓迫，他亦有意與段山君共同參悟，但段山君眞相一露，他苦笑了，他也想到了師妹的再三警告，師妹根本是不相信漢人可相托的，現在他相信了，他中了段山君的火焰魔掌後，被逼回山中。

現在，他算是交出了自己掌門之職位，不過，目下得打發這批丐帮弟子啊！

丐帮長老是感人的，果然不愧爲江湖第一大帮，他們根本不理會甚麼秘訣眞經，也不理樹下了江湖上第一個陰靈狠毒的門派，他們說過，他們知恩圖報，何況，當牛頭的傷痕爲他們四大長老看到，那個陶長老氣得連鬍子也翹起上來了，除了慨贈丐帮重藥黑狗散外，並對藍介說：「如此人物，別說爲他樹了强敵，就算是死也值得！」

畢長老更立刻傳下了蔴布勅令，曉喻全帮，從現在開始，丐帮中人若與鬼宮中人碰面，就算是死對頭，不死不散，至於搜毒、煉毒之事，卻由藍介之手下，蚩尤門中人相助，完成了大功。

其中有竹子的出手，更代他們搜到了鬼貶眼的主藥——風勾藤，更贈送了丐帮一大樽鬼貶眼的預防護身藥，丐帮開始打入了苗峒山區。

蚩尤門中多了三個弟子，其中有個牛頭，他已死了幾次，實在，他受的罪太多、太慘了！如果沒有丐帮的贈藥，孩子即使不死，也得落了個殘廢！

牛頭——這是個堅韌不屈的孩子，又何況自小日晒雨淋，又搖船、又撐篙，更且平常是拉繩上岸，早已將他練成了個小牛犢——他天賦極厚，還有，他與一般江湖道中人不同，他永不妬嫉別的門派，也不以爲自己是卑鄙，他是個眞正俠義道中人，也因此他碰到了不少的高人異士，慢慢的在這個險惡的江湖風浪中，將他陶冶成爲一代大俠，一個峒蠻中的大俠。

蚩尤門不能在中原武林佔一席地位，因爲，掌門的是藍介的師妹苗蘭子，她始終認爲不必出外尋求甚麼溝通，再說，她根本不想在中原武林道上稱甚麼英雄，道甚麼好漢。

她只希望閉關自守，她只希望讓蚩尤門——九普宗在峒蠻山區中生存，這樣，她已經心滿意足了。

藍介是不甘心的，因此，在不久的將來，即使沒有外敵入侵，他們依然得向外發展，就算是苗蘭子用她的掌門所訂的門規來阻止他們！當然，那已不是短時間的事，讓將來看發展再說吧。

（完）

新派武俠掌篇故事

文・馬飛　圖・鐵可

奪寶

暗施美人計　圖謀血指環

「野營萬里無城廓，雨雪紛飛連大漠。」這是古人詠雁北的寫實詩句。

不過雁北大同可是一座名城，它不僅是一個邊陲重地，大同美人城更是馳名遐邇。

這天晌午時分，一騎駿馬由得勝口馳向大同，此時雖是風沙撲臉，縱目千里看不到一個行路的旅客，但那位孤零零的騎士，仍然伏鞍急馳，好像要在日落之前趕到美人城似的。

他馳進得勝口不久，身後忽然蹄聲震耳，大隊怒騎尾隨急追而來。

這位騎士年紀不大，雖然在他頭上包着一塊黑巾，仍然能看得出他是一個濃眉大眼，頗爲精幹的小伙子。

他聽到身後的蹄聲，不由濃眉一皺，雙目之中突然湧出一抹殺機。

雙腿猛的一磕馬腹，坐騎的速度更快了，不過，這匹經過長途奔馳的馬兒，早已使出全力，此時再快也快不了多少。

他當然明白此種情形，所以不再催趕，約莫一個時辰之後，終於被來騎追得首尾相接。

「不要逃了，朋友，你肯定逃不了的。」

他果然不再逃了，單臂一帶韁繩，坐騎便在一片松林之前停了下來。

「各位是追趕在下嗎？咱們似乎是素不相識。」

他向來人打量，心頭卻暗暗一凜。

他們是十三名彪形大漢，一律是白衣紅帶，背插長刀，太陽穴高高隆起，每一個都是內外兼修的高人。

他們的確是武林高人，祇要提起紅帶十三騎，任何門派都不敢輕易招惹，如今他們竟然找上這位年輕騎士，豈不是他們的一個不幸！

適才說話的是紅帶十三騎的老大「乙龍」，在邊塞，乙龍的話就像聖旨綸音，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

此時他兩眼一翻，冷冷的道：「不錯，咱們的確素不相識，不過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祇要交出血指環，我兄弟就放你一條生路。」

年輕騎士道：「好辦法，但不知各位能否聽在下一點忠告？」

乙龍道：「你說。」

年輕騎士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紅帶十三騎成名不易，閣下爲甚麼不好好珍惜！」

乙龍臉色一變，說道：「你是在威脅咱們？」

年輕騎士道：「這個嗎，在下祇是實話實說罷了。」

乙龍臉色一沉，回顧身側的瘦高大漢道：「老五，去給他一點教訓！」

老五罕達是蒙人，在紅帶十三騎中，功力僅次乙龍，他應了一聲，立即躍下坐騎，摘下長刀往懷中一抱道：「朋友，請賜招。」

年輕騎士嘆息一聲道：「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閣下何不三思？」

罕達怒哼一聲道：「你太狂了，姓關的，等你勝了大爺再說。」

話落招出，長刀帶起了一片寒光，向姓關的年輕騎士左肩狂劈過去。

這一刀風雷俱動，顯示紅帶十三騎盛名不虛，果然具有睥睨江湖的本錢。

然而罕達這氣勢凌人的一刀，連那年輕騎士的衣角都沒有沾到，而且他還收勢不住，一連衝出了幾步，事後仍然摔倒地上去了。

摔倒地上沒有甚麼，問題是他的喉管正在嘟嘟的冒出血水，如此一來，他便永遠都起不來了。

紅帶十三騎全是高人，他們竟然沒有一個看清楚罕達是怎樣喪生的，年輕騎士的手中祇有一根馬鞭，適才曾經揮動了一下，莫非那閃電的一吐一收，竟能擊斷罕達的喉管？

其實這不算是出奇，因爲這年輕騎士是劍道高手。

所謂手中無劍，心中有劍，劍與神化，劍與心合，身劍合一，自然能夠無敵不克，無堅不摧。

雖然他的手裏祇有一條馬鞭，這條馬鞭跟一柄切金斷玉的寶劍沒有甚麼兩樣。罕達的喉管自然難當一擊。

紅帶十三騎雄霸邊塞，名噪武林，除非他們能夠忍下這口怨氣，不然，他們與這少年就勢難兩立了。

武林人愛名甚於惜命，乙龍明知這位少年不好惹，他還是下達了搏殺的命令。

十二比一，在人數上，那年輕騎士的處境絕對不利，不過，他的神情十分的冷靜，對四週圍流轉的刀光人影，他幾乎不屑一顧。

紅帶十三騎迅速的圍攏過來，他們想找機會全力一擊。

關姓少年何嘗不是在找他們的破綻，祇要一方稍有疏忽，必然會遭到慘痛的挫敗。

當紅帶十三騎轉到了第三圈時，關姓少年忽然振臂出招，右臂吞吐之間，三名敵人仆倒下去。

身形再旋，馬鞭疾掃，又是三名敵人的喉管冒出血水，如今紅帶十三騎祇剩下六個，每一個都臉色死灰，像待宰的羔羊一般。

紅帶十三騎徹底失敗了，武林之中今後將不會有這一門派。年輕騎士不再理會那些鞭下餘生者，騰身躍上坐騎，逕向大同馳去。

在城門關閉之前他趕到了大同，一直奔向南門的龍城客棧，這兒是他與南北八大鏢局約定的會合之處，祇要見到八大鏢局的人，他的任務就可作個交代。

關揚機是他的姓名，在江湖上名不見經傳，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後生晚輩，他卻接受八大鏢局的委託，深入漠北歷盡千險，終於獲得血指環，完成了他的任務。

血指環是一件人間異寶，具有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效，練武之人可以藉之增强內功，達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的境地。南北八大鏢局受託押鏢，不幸卻被漠北三魔所劫。

當代武林沒有人是漠北三魔的對手。關揚機雖然是劍聖的親傳弟子，八大鏢局祇不過死馬當作活馬醫，並不當眞寄予厚望，如今他回到大同城了，在一般人來說，這應該是一樁異數。

龍城客棧是一個老字號，但位於胡同的末端，地點頗爲偏僻，當關揚機一腳踏入客棧的大門時，他的神色竟然陡地一呆。

在他的想法，這家地處偏僻的客棧，投宿的旅客必然不會多，估不到此時竟然高朋滿座，食堂中一片人潮。

更使他驚訝的是，這般旅客每一個都是跨刀佩劍，全是刀尖舐血的武林人物。

關揚機絕不相信是巧合，但他的神色卻一片平靜，他緩緩走向櫃台道：「掌櫃的，還有沒有房間？」

掌櫃道：「對不起，客官，敝客棧已經客滿了。」

他的語音未落，食堂中一個蒼老的口音道：「掌櫃的，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旅客是客棧的衣食父母，你怎能對關少俠這般的回答。」

掌櫃回答道：「老客責備的是，祇是……」

蒼老的口音道：「不必說了，由咱們騰出一個房間，你看是否使得？」

世間既然有這麼好的人，掌櫃自然感激不盡，身受其惠的關揚機，格外應該感激，他怎能不向那老者說明他的謝意。

「多謝前輩……」

「不必客氣，少俠，出外之人誰也不能頂着房子走，咱們祇不過擠一擠，這算不了甚麼，少俠可能還沒有進食，來，這邊坐。」

盛情難卻，他怎能不知好歹？正當他扭身走向老者之際，一聲剛勁的清叱突然由一側傳來道：「站

住，關少俠，莫非你看不出黃鼠狼的嘴臉？」

關揚機的江湖閱歷不多，但他絕對不傻，適才主動讓房的灰衣老者固然是黃鼠狼給雞拜年，這位一身紅衣、語音剛勁的大漢，又何嘗安着甚麼好心？

再說關揚機名不見經傳，並不是甚麼江湖名人，這些素昧生平的武林豪客，居然一口道出他的姓名，顯然，這般人已經摸清了他的底，這龍城客棧之內也許每一個都是他的對頭冤家。

其實他應該有朋友的，至少八大鏢局跟他站在同一陣綫。

可惜打從踏進店門開始，就沒有看到一個八大鏢局的人，他們因事躭誤了約定的日期？還是已經來了，却遭受到了意外？

這些當然都有可能，可是他卻無法獲得證實，不管怎麼樣，他的處境是危險的，身在虎狼之穴，每個人都想圖謀於他，他縱然是八臂金剛，祇怕也難以應付。

除了這些不利的因素，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敵人雖多，但他們並不合作。

適才讓房的那個灰衣老者，是終南派掌門人尉遲武，紅衣大漢是風雨門主鐵剛。這兩派原有宿怨，此時爲了爭利，自然要各不相讓了。

他們先是言語相侵，最後就變作兵戎相見了，兩派的人數不少，如此一來還能不天下大亂嗎？

儘管這兩派人鬥得人翻馬倒，圖謀他的還是大有人在，首先他發覺有人在身後稍爲接近，此人行動雖是鬼祟，卻逃不過他的觀察，他不動聲息的等待着，祇要有人向他出手，必然會遭到他無情的痛擊。

他沒有猜錯，的確有人向他偷襲，祇不過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偷襲者雖然出了手，但卻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一聲嬌叱，一陣慘嚎，接着是兵刃落地之聲，這一幕暗算就這樣的結束了。

不過這場鬧劇，卻是另一場風暴的導火綫，不祇是救他的姑娘受到了圍攻，他也被數十人四面圍攻，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龍城客棧立刻陷入混亂之中。

關揚機的馬鞭縱橫掃擊，祇見血雨激射，屍體橫飛，第一波，向他撲擊的沒留下一個活口，他這招招見血的打法，使撲擊者爲之一窒。

他縱目向另一處打量，祇見一位綠衣長髮姑娘，正被七名黑衣老者圍攻。這七名黑衣老者是當代黑道最厲害的魔頭，祇要提起了雲嶺七煞，任何人都會心存忌憚。

關揚機根本不認識這七名魔頭，祇是由他們使用的蛇形掌猜出他們的身份，適才向關揚機出手偷襲的必然是這七個人的門下，綠衣姑娘管上這檔子閒事焉能不惹禍上身？關揚機亦不認識綠衣姑娘，她不可能是八大鏢局派來接應的。那麼，她出手相救，祇是出於一時義憤而已。

不管怎麼樣，此時此地他必須與綠衣姑娘風雨同舟，在道義上他也不能不管。

於是他一聲急嘯，身化長虹，挾着無堅不摧的劍氣，猛地射向雲嶺七魔之中。

馭劍之術天下無雙，七魔武功雖高，卻難當劍氣一擊，首當其衝的兩名魔頭被擊得飛了起來，在捽落丈外之後，生命便已不屬於他們了！

關揚機技壓全場，連拔刀相助的綠衣姑娘都呆呆的站在那兒發怔，他卻一把抓住她的玉臂匆匆奔出了客棧，再越過城牆飛掠而去。

待奔出數十里，確定身後已沒有追兵，他才呼出一口長氣，「累了吧？姑娘，咱們在這兒歇一歇吧！」

綠衣姑娘先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然後望着關揚機道：「少俠，我不懂。」

關揚機道：「甚麼事姑娘不懂？」

綠衣姑娘道：「少俠劍道之高，當得是百世罕見，那般人不過是螢光腐草吧了，咱們這樣的拚命逃亡，豈不是多此一舉？」

關揚機道：「姑娘太抬舉在下了，哦！在下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姑娘的貴姓芳名。」

他對自己的武功似乎不願再討論下去，當然，各派門有各派門的禁忌，他不願意說，綠衣姑娘也不便多問。

微微一笑，綠衣姑娘道：「我叫舒靈，少俠，咱們今晚……」

關揚機道：「在下十分抱歉，不應該拖累姑娘的，現在前不靠村、後不靠店，祇好找一處農家獵戶借住一夜。」

舒靈點點頭道：「也祇好如此了，咱們走吧！」

此際，月隱星稀，視綫頗爲模糊，四週都是陰森森的叢林，以及一眼看不完的荒山野嶺，要在這等荒涼的所在找一處農家獵戶，實在是不易的一件事。

經過差不多個把更次的奔波，總算運氣不錯，他們找到一棟破屋。

其實這一棟破屋並不太破，祇是被棄置而荒蕪而已，經過他們一番查看，發覺除了衣服被褥，屋中傢具一應俱全。

他們分別在兩個房間歇息。翌

晨，關揚機剛剛起床，舒靈就捧來一缽熱騰騰的香薯，及兩碗小米粥，道：「關少俠，快來進早餐。」

關揚機向桌上看了一眼，愕然道：「舒姑娘，這是哪兒弄來的？」

舒靈道：「我發現一個地窖，其中的存糧夠咱們半年食用。」

關揚機道：「奇怪，這家主人爲甚麼要搬？」

舒靈道：「誰會知道，也許此地太過荒涼了吧。」

他們吃過早餐，關揚機忽然咳了一聲道：「舒姑娘，承蒙義伸援手，在下十分感激，如果有緣，咱們在江湖上再見。」

舒靈怔道：「你要跟我分手？」

關揚機道：「人生聚散如浮萍，希望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舒靈腮帮子一鼓道：「不要攆我，關少俠，如今天下武林都想不利於你，有我在多少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關揚機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我知道，所以我要在此暫住半年。」

舒靈道：「這爲甚麼？」

關揚機嘆氣道：「不瞞舒姑娘，在下馭劍之術，祇是初有小成，由於師命難違，不得已才接下這副重擔，昨天在龍城客棧勉强出手，立即出現後力不繼之勢，所以……」

舒靈道：「我明白了，你要在這兒練功，那也不必攆我，你的生活總要人照顧的。」

關揚機道：「這個……唉，要姑娘照料，在下如何敢當？」

舒靈幽幽道：「別這麼說，大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咱們雖是初交，可是我……」

男女之間的發展，往往是難以臆測的，窈窕淑女，固然是君子好逑，翩翩佳士，又何嘗不能令淑女心儀？

他們都是年輕人，年輕人的通病是遇事衝動，熱情洋溢，何況哪個少年不愛美，哪個少女不思春？他們兩人的感情，自然由含蓄而明朗，由明朗而白熱化了。

當然，關揚機與舒靈並非夫妻，但在他們的內心卻已非君不嫁、非卿不娶了。

祇是他們的性格頗有出入，關揚機沉默穩重，心中雖是充滿愛慕，口頭絕對不會說出一個愛字。

舒靈對關揚機，她是噓寒問暖、呵護備至，可有時她的行爲卻令人難以理解，有時竟然目露殺機，幾差一點就要對他下手了，雖然她沒有對其下手，粉臉之上卻也流露出一片痛苦的神色。

直到四個月後，她才逐漸放棄這個念頭，關揚機總算有驚無險地渡過了一段驚心動魄的危機暗伏的歲月。

半年之後，關揚機功力大進，除了他的恩師之外，放眼江湖，不作第二人想，那麼這段山居的生活也應該結束了。

這是山居的最後一個夜晚，在庭院草地之上，依偎着的兩個人兒，他們爲美妙的夜景陶醉，也爲這棟破屋惜別。

良久……

「大哥，明天當眞是要走了？」

「是啊，怎麼，你捨不得這兒？」

「人們碌碌終身，幾人能夠得到如此清靜的歲月……」

「你說得對，不過我必須完成師命，所以明早一定要走。」

「你可知道一出此山，咱們將遭遇甚麼樣一個局面？」

「我知道，豺狼當道，四面楚歌，不過我不在乎。」

「是的，大哥劍術已達大成，天下很難找到對手，不過江湖上詭詐百出，有些事情不是單憑武功就是可以解決的。」

「妹子說得對，但我別無選擇。」

「那……我問你，大哥，如果……」

「你是怎麼啦，妹子，有話儘管說，幹嘛吞吞吐吐的？」

「大哥，我是說，如果你完成了師門交代的任務，那我……」

「唉！妹子，我是一個孤兒，承你不棄，祇待事成之後，我就稟報恩師，請他老人家爲咱們主持婚禮。」

「謝謝你，大哥，不過我還有一點要求。」

「好，你說。」

「我請你原諒我爹……」

「令尊是誰？」

「舒澹。」

「甚麼？徐州龍虎鏢局的總鏢頭，英雄膽舒澹就是你爹？」

「是的，大哥。」

「我跟八大鏢局相約在大同龍城客棧會面，憑一面八大鏢局總鏢頭共同簽名的龍虎令，換取我的血指環，莫非你就是那……」

「不，小妹不是。」

「那……八大鏢局的人呢？」

「這個……」

「怎麼啦？妹子，憑咱們的關係，還有甚麼話不能說？」

「大哥，咱們父女……對不起你，嗚嗚……」

女人是水造的，說哭就哭，祇是關揚機卻墜入五里霧中，被她哭得滿頭霧水。

「不要哭，妹子，快擦乾眼淚，把你所知的都告訴我。」

她擦乾了眼淚，幽幽一聲長嘆，才說出一段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來。

英雄膽舒澹是八大鏢局接運血指環的主持人，他卻畏禍貪財、私通漠北三魔，讓他們將這件重寶劫去，後經血指環的主人懇託劍聖派關揚機往漠北奪回異寶，他竟然利慾熏心，定下一條兩路夾攻的毒計，一是以重金聘請雲嶺七煞搶奪；二來迫使他女兒以美色接近關揚機暗中下手，但人算不如天算，雲嶺七煞陷阱失手，舒靈女生外向，反而愛上了她想圖謀的人。

不過，這件事並不算完，一方面是消息外洩，天下武林幾乎都參加了奪寶的行動，舒澹亦一不做二不休，他不會就這麼樣的放過關揚機的。

說完了往事，舒靈又哭道：「大哥，我求你放過我爹……」

關揚機道：「好，妹子，我答允你不會傷他生命，時間不早了，咱們歇息吧。」

翌晨，他們一同出山，剛剛走上官道，便已被人綴上，但見飛鴿掠空，旗花累現，似乎整個江湖都因爲他的出現，形成一片紊亂的局面。

舒靈眉峯一皺道：「大哥，咱……」

關揚機微微一笑道：「不必擔心，該來的總會來的。」

前行約莫十里，是一個叢林夾道的險惡地帶，十丈外一片黑壓壓的人潮，將道路擠得水洩不通。

關揚機牽動了一下嘴唇，腳下絲毫未停，仍然以不急不徐的速度向前接近，不過他卻囑咐舒靈道：「妹子，他們的目的是我，待會兒你不必捲入這個漩渦。」

舒靈幽幽地道：「不，大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們不會放過我的，再說咱們生死同心，莫非你還將我當作外人？」

關揚機嘆息一聲，沒有再說甚麼，待到達對方一丈以外，他才停了下來，同時雙眉一挑，舉目向對方打量過去。

他初出江湖，識人不多，但這般阻路者卻全是黑白兩道的高人，他們包括青城、華山、天龍帮、沉香谷、黑道羣雄，以及許多獨來獨往的好漢。

關揚機雙拳一抱道：「各位率衆阻路，是爲了對付在下了，請問，咱們有沒有談談的可能？」

沉香谷谷主玉蜻蜓伍燐笑笑道：「有，祇要你交出血指環，自然可以談談。」

關揚機道：「沒有第二條路？」

伍燐道：「沒有。」

關揚機想談談是不忍不教而誅之，既然別無選擇，他也不願多說廢話，口中一聲長嘯，接着身化長虹，馬鞭挾着無堅不摧的劍氣，猛向沉香谷谷主伍燐衝去。

伍燐身旁的沉香谷的大高手，不待谷主吩咐，他們一起挺身應戰。

這是一個導火綫，一經點火，便全爆炸，此時不祇是沉香谷捲進漩渦，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參與搏殺。

但沉香谷的四大高手，並不能攔住關揚機，除了他們濺血橫屍，谷主伍燐的前胸也被劍氣開了一個大洞。

然後長虹滿場飛舞，帶來了一片哀嚎聲，屍體一個個的摔倒下去，斑斑鮮血，染滿了整個官道。

此時，一聲刺耳的尖叫聲轉進了他的耳鼓：「大哥，快住手……」

這聲如雷貫耳的尖叫，使關揚機停下了手，當他看到現場的慘狀之時，心中也十分後悔，當然，這般人是自作孽，怪不了誰，眞正心存鬼域的卻不在場，這不能說不是一件憾事了。

其實道旁樹林藏得有人，他就是陰謀的主持者舒澹，還有雲嶺七煞及八大鏢局的高手，他們想坐山看虎鬥，待雙方兩敗俱傷之際，他們再走出來撿便宜，可惜他們不能夠瞞過關揚機，祇見長虹再起，樹林中立即響起了陣陣慘叫，待舒靈奔進林中，一切都已成過去。

雲嶺七煞濺血橫屍，舒澹一身武功全部喪失，此後，當然沒有人敢再心存不軌來打那血指環的主意了。

（完）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傷心小箭

身陷危境待人救　單刀趕赴風雨樓

上文提要：溫柔被白愁飛點了穴昏迷，被抱上了床，歐陽意意等人阻止蔡水擇、張炭上樓拯救，溫柔情況危殆，蔡、張二人連施妙計……戚戀霞、龍吐珠捎來訊息，王小石才知唐寶牛、方恨少把萬歲爺和相爺揍了一頓，被囚在八爺莊，第三消息是宋展眉得力手下來報，溫柔進入了風雨樓，張、蔡、吳諒也跟了進去，請示王小石的命令……

來人領命而去，朱小腰轉首即叮囑：秦送石、夏尋石、商生石三人，全速飛撲「神侯府」通知王小石，張炭、溫柔出事了，請他回來主持大局！

分派了這些事之後，朱小腰的神態仍是溫柔的：甚至是一種視死如歸的溫柔。

她溫馴的盈盈一福，向唐、溫二人說：「看來，今晚月黑風高，腥風血雨，殺戮難免。兩位請各自調度塔裡的弟兄，唐七哥整塔裏高手在這兒靜候塔主調遣，寶哥哥則先帶隊支援宋、洛二俠包圍風雨樓，可好？」

可好？還有什麼不好的！

在這殺死人的溫柔下。

* * *

溫柔沒有死。

她只是完全失去了知覺。

可是失去知覺的她，仍然可以「殺死人」。

她殺死人的方法是她的美。

她美得足以令人窒息，足以把人殺死。

尤其是當她給逐件祛去衣服的時候，那麼柔、那麼媚、那麼美……

怎麼她連貼身的衣飾也穿得那麼講究，別有心思，莫非她已準備讓人看見她裏面所著？

當白愁飛一件一件除去她的褻衣時，爲這燈光暈黃掩映的美態，綻亮出情難自禁的激情來。

假如溫柔是可以吃的，他眞迫不及待的要一口吞食了她！

* * *

看到梁何，蔡水擇和張炭都幾乎忍不住要一口吞噬了他。

梁何在白愁飛不在的時候，已儼然代樓主的架勢，前後左右總有十數人甚至數十人不等在掩護着他，尋常人豈能接近得了他。

就算不尋常的高手，也休想靠近得了他。

「你們來得，去不得。」梁何嗤笑道，「金風細雨樓，豈讓你們出入自如，敢情當樓裡無人了！」

蔡水擇沉住一口氣：「我們不是貿然闖進來，是你們開了大門迎我們進入的，說什麼都是貴樓的客人。」

「你們不是賓客，」梁何道：「溫女俠才是。」

「可我們是跟着溫姑娘進來的。」張炭抗聲道。

「溫姑娘呢？她也不下來見你們，可見你們不但混帳，而且混吉！」梁何截然道，「你們要是聰明的，就在這兒待着，等樓主進一步指令，要是不討好，以爲這兒是自出自入的地方，只怕得要豎着來橫着出去！知好歹的就窩在這裏，不許妄動！」

蔡水擇偏首想了一陣子，吳諒臉色陰晴不定，張炭仰首望白樓樓頂的燈火，恍然出神，終於還是蔡水擇道：「好，我不妄動……能嗎！」

他突然撕開上衣，衆人在驚呼中一齊閃開。

他身上竟佈滿了蟲。

紅色蠕動着的蟲。

他拔刀。

刀離鞘。

沒有刀鋒。

沒有刀。

只有刀柄。

綠色的刀柄，竟有一種強大而頑異的吸(引)力，綠光一明一黯，一陣強一陣弱、一下子隱一下子顯。

就這樣一明一滅之間，蔡水擇身上的蟲，全颼地飛(吸)向他的刀把子，竟像蜜蜂組成蜂窩一樣，那些紅色的蟲，竟赫然在瞬息間便組成了一把刀(或者說，組成了一把刀的形狀)！

一把由蟲組成的蠕動着的刀。

他揮舞着這把刀，也就是揮舞着那些令人看了也會頭皮發麻的蟲，旋斬向他的敵人，一面大叫：「快！這兒由我來，你們快去救溫柔！」

大家不光是怕他，也怕他手上的刀，於是紛紛閃開。

光閃開也閃不開，因爲刀上的蟲，在激烈揮舞時不住的飛掠了出去，有的飛在敵人身上、臉上、手上，有的人已給蟲噬了一口或數口，立即，遭噬着的地方所有的血管都暴漲了起來，好像在緊靠皮膚表層下點燃起了一支支蛇形的紅焰一般。

樓子裡的人紛紛讓開，蔡水擇尖呼狂號，正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　＊　＊

一個沒有路可走的人就是到了人生的盡頭。

現在唐寶牛和方恨少卻只希望他們生命的盡頭能夠快些到來。

因爲任勞任怨正擬對他們施用「十六鈣」的苦刑。

那是生不如死，求死不得的慘刑。

他們現刻只希望死，只求速死。

可是能夠嗎？

他們遇上的正是京裏第一把子的行刑高手：「鶴立霜田竹葉三」任怨和「虎行雪地梅花五」任勞！

任勞向他們眨眨眼睛：「師弟這次親自出手，大展身手，包準教你們大開眼界。」

任怨啫啫有聲，正在欣賞他手上的「試驗品」。

他負手在唐寶牛和方恨少身旁繞來繞去，似是猶疑未決，一面喃喃自語道：「該先拿誰來試驗好呢？你們說吧，該誰先嚐此甜頭呢？」

一會他伸腿踢踢方恨少：「拿你吧？你比較瘦小。」

一會又用手擰擰唐寶牛的耳朵：「不如就你吧，你比較大塊。」

終於他停了下來。

就停在兩人身前，然後他下定決心的說：「不如就一齊吧，讓你們做對比翼鳥也好！」

說着，他雙掌一併緩緩推了出去。

伸向兩個相當奇門的穴位。

他用的當然是「十六鈣」的掌功。

這種掌力，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成爲廢人，變成一個活下去也等於廢物的活死人！

＊　＊　＊

蔡水擇出身於「黑面蔡家」，這一家人，素以打造鑄製奇門兵器見稱於江湖，堪稱名震天下，一般武林人物，聞名膽喪。

蔡水擇原本修練的是「天火神刀」，後毀於「老林寺」之役中，他身負重傷，臉也裂了，但他並不沮喪，另修刀劍：刀蟲和炸劍爆刄！

他現在使的就是「刀蟲」！

一種「蟲」聚成的「刀」！

一種活動的，有生命的，能奪去任何性命的刀！

他的刀和蟲一齊攻殺，所向披靡，同一時間，張炭突然發狂的衝了過去，衝了上去，接近他的人全給他甩了出去、摔了出去、擲了出去、抛了出去，不管是刀劍槍戟，那一樣兵器先挨近他的人，就先給他骨折筋扭倒於地。

張炭所施，正是東北大食一族「大口孫家」中的「摸蟹神功」和「捉蝦大法」！

別看這種蝦蝦蟹蟹的武功，其實是擒拿手的極致，傳授這兩門絕藝的孫三叔公，是「大口孫家」裡出類拔萃的人物，張炭這下更是全力施爲，一下子，猶如摧枯拉朽，迅若星飛，一鼓作氣的衝殺上二樓！

其實，張炭是蓄勢待發，早有準備。

原因是：「吞魚集」根本不是張炭的，也不是蔡水擇的，更不是溫柔的東西，溫柔甚至還沒摸過這一本書。

這本書原是當年鐵手追命在「愁石齋」前給張炭盜去的書，內容是記載神奇術數、精奧玄學，跟溫柔可以說是毫無瓜葛，而且，此書後來也給四大名捕搜走了，跟張炭也再無牽繫。

是以，張炭提出要把「吞魚集」交給溫柔，只不過是一個幌子。

他要試一試，要是溫柔眞的聽此一問，一定大奇反問，那就表示

溫柔至少能思能言，尚無大礙。

但歐陽意意的回答居然是：這會兒不急，待後再取！

這就擺明了一件事：溫柔遇險了。

所以，他立即藉唱歌，其實歌辭是用「桃花社」的暗號與張炭交換了訊息：

他要打上「留白軒」，救溫柔，他要張炭先走，請救兵。

可是張炭執意不肯。

在張炭心中，蔡水擇是個懦夫，他豈會貪生怕死、爲懦夫所救！

更何況他關心溫柔。

他是那種把關懷默默埋在心底裡的人，他對溫柔，有着強烈的關心，一如他對賴笑娥，有着濃烈的情感，但他善把這些情愫深藏心底，既不隨便張揚，也不輕易流露。

所以他要救溫柔。

他要親自救溫柔。

兩人突起發難，似乎連馬克白、毛拉拉、朱如是、祥哥兒、歐陽意意、利小吉這一干人也始料不及，蔡水擇以「刀蟲」怖厲之勢迫開衆人，張炭一下子殺上了二樓。

意外的是梁何只把兵力集中佈防在白樓底層，大概是原以爲諒這兩三人之力也突不破這防線，是以張炭一旦衝上二樓，而樓梯口又教蔡水擇獨力封殺，樓子裡的高手一時都衝不上去。

「前途無亮」吳諒見張、蔡二人猝起發難，他也拔出一把刀，加入戰圈。

他的刀也很特別：黑色的刀。

他一面揮動黑刀，迫退來敵，一面向蔡水擇大喊：「我該怎麼辦？」

蔡水擇的「刀蟲」放倒了不少來敵，可惜刀上的「蟲」丟一隻少一隻，他的「刀」已愈來愈短了，而敵人也愈來愈多了！

但他也愈拚愈勇，一面大喊：「快殺出去，通知大伙們！」

吳諒大聲應答：「是！」這聲音一過，他的人已給重重的敵人圍住了，一時再也看不見他了。

蔡水擇守在樓梯口，仍在苦苦支撐，力拚到底。張炭則已豁出性命，殺上三樓。他們人雖少，敵衆我寡，但兩人依然鬥志如虹，士氣旺盛。只不過，張炭一直放心不下一件事：「火孩兒」始終都守不住的！

一個懦夫，會臨陣退縮過，遲早都會在生死關頭的節骨眼上抽身退出的。

他只望自己能從速殺上「留白軒」，把溫柔救走再說！

不能靠火孩兒！

此人不可靠！

＊　＊　＊

「不可以殺人。」

這樣一個聲音，及時傳入了「機房」。

聲音先到，然後人才到。

好一個高大強壯，天神般的漢子！

任勞、任怨一看，知是御前當紅的一等帶刀侍衛統領舒無戲，這人正在聖上御前當時得令，除了「一爺」之外，只怕風頭之盛，誰也捋不了他的脚跟頭踝丫子！

但這舒無戲卻是明擺了跟諸葛先生聲息與共的同黨！

「舒大人，我們怎敢私下殺兩名朝廷欽犯呀！」任勞涎着笑臉道。

舒無戲哈聲道：「也不許傷人！」

「咱們沒有傷人。」

「不是沒有，而是還沒有。」舒無戲輕輕說話的聲音也像吆喝，「俺最討厭私下用刑殘害疑犯的人，咱們號稱上國衣冠，但咱們的對待政敵、犯人的手段和歷史，卑鄙得禽獸不如！」

他用手一指兩任，怒斥道：「就是你們這種敗類造成的！俺今天就在這兒守着，決不容人濫用私刑！」

「可以。」任怨不愠不火、陰聲細氣的道，「有您老守着護着，我們誰敢以身觸法呢！只不過，你護是護，看是看，但千萬不要一時俠義爲懷，把他們放了，要知道，聖上已下了旨，要斬殺他們，舒大人盯着他們，不讓欽犯脫逃，自是在公在私都勢所必爲的事，但千萬不要爲情爲義，萬一一個不防讓欽犯逃脫了，聖上責罪下來，那咱師兄弟可不敢擔當、也躭待不起了。」

舒無戲蹙着濃眉，咕噥了一聲，由於他忽然閤着了眼蓋，彷彿似在突然之間睡着了一般。

任怨陰惻惻的補加了一句：「舒爺可聽清楚了？」

舒無戲忽然抬頭。

瞪目。

他雙目綻發出凌厲已極的利芒，使任怨不自主，退了一步。

他一把揪起任怨的衣襟，把他整個人提了起來，然後才一字一句的說：

「你給俺聽着：少教訓俺！『七絕神劍』，葉拱五、『八大刀王』、『四大皆凶』皆在外頭守着，俺舒無戲有多大的戲法可變？俺只不許殺人傷人，決放不了人救不了人，你們兩個刑部的敗類，不必替俺擔這個心！」

給揪得雙脚離地的任怨，既不尤，也不怨，亦不驚惶，照樣臉帶羞怯的笑容，陰聲細氣的笑着道：

「舒大人明白就好。」

他沒有掙扎，也不還手。舒無戲原受諸葛所托，知唐、方二人落網，必遭殘酷整治，故特別求恩領旨到「深記洞窟」之「機房」看管監視，見任勞任怨要下毒手，即加制止，若二任不服鬧事，反而可以隨機應變，亂中求利，但任怨全無動手之意，且先用重話擠兌了自己的異動意圖，他也只有按兵不動了。

* * *

商生石、夏尋石、秦送石終於找到了王小石。

王小石正與何小河及梁阿牛在勘察菜市口的地形，一聽溫柔身陷風雨樓，連同張炭和蔡水擇、吳諒也遭厄石泉山，也變了臉色，即刻趕返「象鼻塔」。

他一到「象鼻塔」，朱小腰和唐七味等人已帶大隊準備停當，一觸即發，只待一聲號令。

王小石劈面就問：「他們在『風雨樓』裡怎麼了？」

「好像已打起來了，」朱小腰說，「洛五霞等人聽到裡面有打鬥的聲響。」

「他們一個也沒出來嗎？」

「一個也沒有出來。」

「好，」王小石發狠的一跺腳，「我去！」

「你去？」朱小腰緊迫釘人的問，「去那兒？」

王小石道：「我要救溫柔他們。」

朱小腰道：「請三思而後行。」

「三思什麼？」王小石道：「我的兄弟朋友困在裡邊，那有袖手不理的道理！」

朱小腰道：「你去了，金風細雨樓就等你去。你是塔子裏的主人，要是出了事，誰來主持象鼻塔？」

王小石道：「我也是塔裏的男人，有手足出了事，難道還直窩在塔子裏不出來麼！整座風雨樓等我我也要去！」

朱小腰道：「白愁飛就等你這句話！」

王小石嘆道：「可是人生有些事是不能不做的！」

朱小腰道：「你要是今晚出了事，後天誰來救老唐大方？」

王小石道：「大方老唐要救，張炭火孩兒前途無亮也救，見一個救一個，救得了誰就救誰，人生在世，不能顧慮那麼多，只能當做就做！」

他望定朱小腰，疾道：「要是我今晚出了事，老唐大方，就由妳領導大家去救。要是妳不行，就由七哥主持大局。救人如救火，我不跟妳嘮叨了。」

說罷即刻要走。

朱小腰瞪了唐七味一眼：「你不是反對他去的嗎？怎麼又一言不發？」

唐七味一反他平時沉鬱的神態，眼裏放着亮，臉上發着熱，彷彿連牙齒也反着光，亢聲道：「好！我們有這樣的領袖，還愁什麼！自是跟他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

忽聽梁阿牛大聲喝止王小石：「王塔主，你不帶同大夥兒一齊去？」

王小石已上了馬，只拋下一句話：「我一個人便可，大家要保存實力。」

居然在馬背上翻了兩個觔斗，再來個倒栽葱，裝了一個鬼臉，漫聲唱：「十年磨一劫，霜刃未曾試，今日把示君，可有不平事……」歌聲中打馬而去。

梁阿牛輕功稱絕，縱身便要攔阻，却給何小河先發制人，先行扯了下來。

梁阿牛為人戇直，怒道：「怎麼……妳忍心讓小石頭一個人去送死？」

「這時際跟他爭箇什麼！萬一他下令誰也不許跟去，逆他而行豈不難堪！」何小河此人自有妙計，不慌不忙的說，「咱們這回兒讓他自去，那回兒自行帶隊發兵跟着就去便是了，手足們全都上了風雨樓，看他能不能揮揮手就讓咱們退回塔裏來！」

梁阿牛這才會意，登時住了聲，囁嚅道：「妳這……這可眞有辦法。」

「可不是嗎？」何小河得意洋洋的道：「本姑娘何小河，當過什麼來着？留香園、孔雀樓、瀟湘閣、如意館裏卯字三號的『老天爺』，誰不曉得，我看男人，自有一套，入木三分，別無分號。」

梁阿牛為之目瞪口呆，龍吐珠却跟朱大塊兒悄聲說：「我看這『老天爺』是學壞了。」

朱大塊兒又是個直腸子的漢子，當然不明所指：「什麼學壞了？」

「敢情她是接近我們的唐巨俠寶牛先生多了，」龍吐珠笑道：「她跟他一樣把牛皮吹得上天了。」

聽到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在幹大事之前保持輕鬆的心情，這是小石頭的風格，也是王小石對象鼻塔一衆手足的影響。大家在能笑的時候，不妨多笑笑，就算是不能笑的時候，也盡量多笑一笑。

只有朱小腰依然溫柔的臉容，却沒一絲笑意。

她顯然也是聽到了這句話的。

* * *

張炭已衝上第四層樓。

他一衝上第四層樓，已發現自己憑一鼓作氣，不向外衝反往內攻，使樓子裏的人一個失防，他也一口氣登了四重樓，但他知道這時各層已加强佈防，有備而戰，只怕再難以强登第五層樓。

然而「留白軒」却在第七層樓。

還有三層樓，才救得了溫柔！

樓下發生那麼大的爭鬥，溫柔依然沒有下來察看，可見其險！

就算他能打上第七層樓，但又如何從白愁飛手中救得溫柔呢？

就算他能攻得上第七層樓，又「來不來得及」救溫柔呢？

這些都是不堪設想的。

張炭已不能想。

人生在世，其可貴處不是在你想了什麼事情，而是在你做了什麼事情。

而現在就是生死關頭，需要做事的時候。

所以張炭既衝不上去（也殺不下來，他已完全給風雨樓的弟子截掉了退路和去路，也失去了跟蔡水擇和吳諒聯系的路），他卻做了一件事：他這回不往上衝。

往內衝。

這是大事。

也是一個重要的舉措。

他不是殺出重圍。

而是殺入重圍。

* * *

白樓遠早在蘇遮幕創立的時期，已是資料收集的所在，蘇夢枕當政期間，更加注重資料收輯。因為擁有和重視資料的彙集與運用，所以使「風雨樓」迅速能取代「迷天盟」的地方，並勢力直逼「六分半堂」。當年蘇夢枕與白愁飛、王小石初遇，蘇夢枕能在極短的時間使楊無忌整理出二人的生平履歷，便是因為白樓的資料完善之故。

所以白樓可以說是金風細雨樓的一大重地，而這第四層樓，裏面佈滿了資料、文件，而且正是有關幫中所有子弟和幫外朋友、敵人的有關資料。

白樓每層樓都由白愁飛的親信掌管。

目前，這層樓暫交由利小吉來看管。

誰都知道，這層樓裏的資料是：失不得、毀不得、亂不得的！

張炭殺入重圍，殺入第四層樓的資料庫去。

大家只堵住他的進退之路，沒料他有此一着，不怕人甕中捉鱉，反而深入甕中，意圖破甕而出。

他見文件就砸，就毀。

反正見什麼都力砸搗毀。

敵人忙着阻止他，保護着文件，這樣一來，殺力就大減了。

張炭一路衝殺到窗口。

這時候，他大可以趁人不備，從窗口躍下去，沒料到他又居高臨下的殺將出來，說不定可以乘機殺出風雨樓去。

可是他沒這樣做。

因為他還有兄弟留在這兒，他雖看不起火孩兒，但蔡水擇依然是他的弟兄。

他也要救溫柔，溫柔還困在樓上。

他只殺到窗邊，望了下去，只見樓下黑壓壓都是人。

敵人。

這感覺不好受。

他望了一眼，卻發現了兩個意外：

其中一個竟是……

蔡水擇竟衝到塔外來，他渾身血污，披頭散髮，看來負傷頗重。

他由上面望下去，正好蔡水擇一面應敵，一面猛抬頭。

剛好跟他打了個照面！

這時候，蔡水擇手上的「刀蟲」只剩下五寸不到的一截，聲勢已然大減。

只是就在此際，他猛拔出一把怪刃來！

這怪刃一旦抽出，發出的不是光，不是芒，也不是沒有光芒，而是刀一拔出，立刻爆裂，並發出了一聲震天動地的爆炸來！

* * *

白愁飛一面欣賞着溫柔那粉光細緻的胴體，一面反手脫掉了自己的衣服。

其實，他身上也沒有什麼衣服可脫，他只披了一件袍子在外，裏面什麼也沒穿。

他的袍子一褪下來，便露出他那精悍得像豹子一般的軀體。

如果說他是豹，那麼，此際的他，一定是頭怒豹。

他不是黑豹，而是雪白也似的白色的豹子。

他的軀體已一枝獨秀，額角崢嶸，雄據一方，面目猙獰。

這時際，他已聽到樓下的格鬥之聲，但他不理，也不顧，他知道他的手下會解決這些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而他要解決的是自己的性慾！

他走近溫柔。

伸手，纖腰盈一握。

乳小如鴿。

嫩巧如杯。

白愁飛只覺喉頭咕嚕一聲，心血賁騰，幾乎要噴出血來。

但他知道這不是迸血的時候，而是激情的時際。

他騰身而上。

他要的不是血戰，而是肉搏。

他現在不要交手，只要交媾。

他尋找處子的溫香，鑽入那暖軟的盆地，他以臉埋入那微賁的秀峯間，感受那女子獨特的氣息，並以他雄性的盛怒和所有情慾的微妙，都貫注於蓄勢以待的下身間那

獨角獸的尖端上，他像要把敵人扭殺於懷中一般的，挺身而上、鋌而走險、挺搶直入、長驅而入……

只顧享受，不懂憐惜。

那溫暖而微狹的縫隙，使他不惜肝腦塗地，一洩如注，也要抵死埋身、殺入重圍。

已給點倒、完全昏迷的溫柔，唉了一聲，許是終在無知覺中，在這兵臨城下，貞節難保之際，也有些許感覺、些微感受吧？

那是痛楚？屈辱？還是享受……

白愁飛只覺欲仙欲死、星飛風舞，便在此際……

突然，轟的一聲，火樹銀花一齊狂舞，開始是一道金光，在屋頂啪的裂瓦穿落下來，在房裡電掣閃爍狂舞不已。快而密集的連環炸響，化作數十度强光烈火，在軒裡不住迸爆迅濺，映得通室光明，如在烈火之中。

的確，爆炸過後，留白軒也焚燒了起來。

* * *

張炭跟樓下陷入絕境、快要不支、在重重包圍中的蔡水擇打了一個照面，蔡水擇忽然拔出他的怪刄。

他的刄馬上爆炸。

一下子，他身邊圍攏的人全都驟然散開，血肉橫飛、掩眼怪叫、仆倒疾退、相互踐踏。

蔡水擇本身卻沒有事。

他是「黑面蔡家」的好手。

他那一家是武林中專門打造奇門兵器的翹楚。

這就是他們近年來苦苦鑄造的兵器：爆刄。

他的兵器以火器為主。

別忘了：他的外號就叫「火孩兒」。

* * *

他用「爆刄」逼走了包圍他的敵人。

然後他拔出「炸劍」。

他的「劍」似火箭一般，跟劍鍔接連之處乍噴迸射出眩目的火光，呼地脫離劍柄，直衝上天，射入第七層樓：留白軒！

然後留白軒馬上發生爆炸。

炸得通室火光。

然後便發生燃燒：留白軒失火了！

一下子，大家都亂了陣脚，蔡水擇在爆炸中疾衝回樓內來。

張炭倒殺了下來，接應他。

兩人在第二、三層樓梯間會合。

蔡水擇負傷已重，鬥志卻旺：「我的兵器已快用光，你快走，我殺上『留白軒』！」

張炭怒道：「要上，咱們就一起上！我張炭沒有獨活的事。」

蔡水擇跟他一起趁亂殺上第四層樓，有不少人正惶然搶湧下來，道：「何必一起死！有人能活，總是好的。」

張炭一面施展擒拿手，一面將每一層樓的文件大肆搗亂，使把守的人驚惶失措，顧此失彼，一面大聲吼道：「廢話！溫柔還在上面，你放個什麼火！」

兩人一起殺上第五層樓，意外的是，那兒反而沒有人把守。

張、蔡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搶步欺入第六層樓。

第六層樓確然有人，但都往第七層「留白軒」裏搶救：

救火！

* * *

這瞬息間，兩人身上都染了血、流着血、淌着汗、揮着汗，兩人心裏同時都分曉了幾件事：

越接近高層，人愈少。

第五、六層樓的人，見頂層失火，都無心戀戰，有的直下樓來逃生自保，不逃的人便搶上樓去救人救火。

張炭和蔡水擇就趁這檔兒攻上了白樓第七層：

留白軒！

* * *

金光燦爛。

星火四耀。

金光星火互迸互撞，變作火光。

白愁飛冷哼一聲，正想起身去撲滅那火，但在這焚燒焰火之中，忽然覺得一股平生未見之烈的慾火，像是硬封死鎖在體內的洪荒猛獸，直欲破體而出，以開天闢地，滅絕人寰之勢迸破而出，不可稍抑，使白愁飛不惜焚身其中，也算不枉；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他在慾念狂湧如亂石崩雲，驚濤拍岸之際下了決心：

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他都要先行享受這精光火熱的胴體，得到再說！

白愁飛認為：要得到一個女人的心，就得先行得到她的肉體；管她愛不愛自己，你連她的身子都得到了，還在乎什麼精神上愛不愛自己！

就像對付一個人，殺了他便不怕他報仇、還擊了。對一個女子也是，佔有了她便誰都挽回、改變、償補不了這個事實；就算她日後變了心，但而今畢竟也曾是屬於自己的！

在火光中去侵佔一個美麗、純潔而暈迷了的女子，這感覺更使他熱血賁騰、獸性大發。

就算他要救火，也大可在完成侵佔之後。

更何況，看這火光，一時還燒不到身邊來！

火在牀外。肉體在牀上。

他有的是肉體。

用他精壯的肉體去侵佔另一柔美的肉體，他認為是至高無尚的享受，也是神聖無比的事情。

為這樣的事，值得惹火燒身。

他要先撲滅體內的火，再去管牀外的火光！

* * *

死有何懼？生要盡歡！

只不過，如果這歡愉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呢？

* * *

「砰」的一聲，門給攻破、撞開！

白愁飛霍然而起。

他赤裸，面對來人

來人不是他人，也不是敵人，而是自己人。

這些人守在第六層樓，見「留白軒」失火，又見樓主在裡邊毫無動靜，以為白愁飛出了事，於是撞破大門，衝了進來。

衝進來的人，全都楞住。

他們看見站立着完全赤裸的白愁飛。

還有衣不蔽體的溫柔。

他們除了震懾，也同時瞭解到自己的莽撞誤闖……

「樓主，對不起……」

「因為失火了，我們怕您……」

「我們生怕樓主出事了，所以才……」

闖進來的一共是四個人，由馬里望帶領。

他原名和外號都叫「萬里望」，剛在唐寶牛和方恨少手上吃了虧，連腰牌都給方恨少摸去了，才致有「太師」和「太師父」受辱的事。但在這件事裏，他把責任全推到孫魚身上，所以沒有受到重罰，也算奇蹟。

由於他的機警和反應奇快，所以他才在烈火中不退反進，不下反上，意圖闖入「留白軒」裏救主領功。

沒料，這看來不是功。

而是「誤闖」。

破壞了「好事」的誤闖。

進來的四個人，有三人一齊開腔解釋，只萬里望一人，二話不說，一跪了下來，俯首叩地。

說話的三人，沒有一人能把話說完。

因為白愁飛已在這時候出手。

在他獸慾高漲，春情勃動之際，他最憎厭聽到的是貿然闖入的人，一開腔不是道歉，而是義正辭嚴地為自己開脫、解釋。他討厭這種部屬，對就是對，錯便是錯，而不是推諉責任。

是以他把一切精氣和精力，集中在一指彈出。

「蓬」的一聲，為首一人，竟給指勁打成一堆破碎的血肉！

另一人赫然慘叫：「樓主，不，不……」

「砰」的一聲，白愁飛向他發了一指，把他的胸口炸穿了一個大洞。

胸膛乍現了一個人頭大的血洞的他，沒有立即死去，反而俯首看着自己的胸，狂嘶不已。

第三個人拔腿就跑，白愁飛又「嗤」的彈出一指。

「啪」的一聲，他的後腦跟前額多了一道直貫的血洞，他的人卻仍在向前直跑，然後咕咚咕咚連聲，他已栽下樓梯去。

白愁飛彈指在瞬間連殺三人，慾火稍斂，精氣略洩，就在這時，兩人疾闖了進來。

兩個滿身血汚的人。

一個黑臉人的臉已裂了。

他手上有一把刀，很短，上面趴滿了紅色的蟲子。

另一個的臉一邊白一邊黑，英俊的臉上長滿了痘子，正在大喊：「溫柔！溫柔！」

白愁飛瞳孔收縮，臉色煞白，冷冷睨視着二人。

兩人一進軒來，看見這等情形，已怒火中燒，張炭馬上要撲過去護着溫柔，蔡水擇却一把扯住他：「他是白愁飛，別輕舉妄動！」

「他把溫柔這樣子……我宰了他！」

「你這樣衝動，只怕宰不了他，還不打緊，卻仍是救不了溫柔。」

「你還不快把火熄了，燒着了溫柔，怎生是好！」

「不會的，我那『炸劍』的火是假火，有光沒熱，燒不死人的。」

張炭這才明白蔡水擇為何能這般氣定神閒，這才注意起蔡水擇的提示來了。

「我纏着他，你去救溫柔。」

「不。」蔡水擇堅定的搖首，他一面搖頭，血水也不住的搖落下來，「他要的是溫柔的身子，不像是要殺她，看來一時之間她尚無性命之虞……」

「你瘋了！」張炭低聲咆哮：「你難道置她不理？」

「不是不理，而是不必分身分心去救溫姑娘；」蔡水擇沉着的說，「反正已攻不出去，咱們一齊合攻這白無常，把他趕出房外，咱們先據地苦守，守得一時是一時……」

這是蔡水擇的定策。

可是要把白愁飛逐出留白軒，能嗎？

可能嗎？

* * *

這時，樓梯那兒脚步聲雜沓，不少風雨樓的弟子正衝上「留白軒」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上文提要： 西湖丐幫幫主熊老祖與武夷丐幫幫主袁小冰本是朋友，却因爭奪柳鶯而在天目山決鬥。原來柳鶯不堪其夫熊老祖之虐待，憤然離開他，與昔日情人袁小冰結婚。決鬥中，在千鈞一髮之際，展玉翅出手救出了險墜山崖的柳鶯，並化解他們之間的糾紛。下山後，正待用餐之際，好朋友龔善貧一行幾人到訪……



胸懷磊落伸正義　知難而退悔上當

次日一早，客人們便下床盥洗，待走到大廳，已見展玉翅早在向手下佈置任務及檢查工作，龔善貧忙招呼手下退開一旁。

好不容易方等到展玉翅閒下來，龔善貧方上前打招呼。「展兄弟這麼早便『升堂』？」

展玉翅走下座位道：「小弟一直都在外面跑，看來又躭不下去了，不抓緊一下，實在問心有愧。」

龔善貧臉色微微一變，澀聲問道：「老哥哥剛到，你又要去那裡？」

展玉翅遂將樂知足跟諸葛神勾結的事說了一下。「陸源一直來鴻催促，所謂救兵如救火，實不敢躭誤，還有一點，小弟怕樂知足惱羞成怒，拿綠林兄弟來出氣，傷了無辜。」

龔善貧這才放下心頭大石。「請恕老哥哥多心，還以爲你不歡迎咱們哩！若是這回事，當然得去，俺不自量力，希望老弟帶咱們同去，既爲公盡點心意，沿途尚可借機請教！」

「老哥太謙，若有你同去，聲勢大壯。」

趙守民急問：「展幫主準備什麼時候出發？」

「準備就緒就起程。」展玉翅頓了一頓。「大概下午吧！那樂知足一身毒功不同凡响，諸位如遇到他時，千萬要小心。」

當下又扯到蓋世窮家幫與丐幫合併之事來，展玉翅道：「此事可否等解了陸源之危再決定，反正彼此有意，細節便好商量。」

* * *

中午又是一頓狗肉，飯後休息了半個時辰，一切準備就緒，展玉翅便携香雪蘭、侍琴、侍劍、徐天從、蘇義還有二十多個精練之弟子同行。香雪蘭爲玉成侍劍跟管飛星，央求展玉翅仍帶上管飛星。展玉翅自然答應，於是一行二十多騎，帶着信鴿出發。

由金陵至大別山，路途不近，是故展玉翅等人沿途疾馳不懈。

龔善貧道：「老弟，咱們這樣趕路，是否有保証？萬一樂知足不去雙馬寨，或陸源等人已撤離了，不是白跑一趟麼？」

蘇義接道：「咱們在半個月前已先後派出十多名弟子，數十隻信鴿去探聽，至今得到之消息是陸源仍在雙馬寨，反對諸葛神的人，仍以他爲首，而樂知足還未去攻打雙馬寨！」

香雪蘭忽然輕呼一聲：「奇怪，以樂知足再加上諸葛神之助，要踏平雙馬寨眞是易如反掌，爲何他至今遲遲不動手？莫非另有陰謀？」

來。

另外風雨樓外叫囂聲厲，喊殺連天，宋展眉、洛五霞等人正在樓外高聲叫罵，討回溫柔張炭等人，吸住「風雨樓」的主力。

「風雨樓」裡自然派出梁何、朱如是、祥哥兒等出去應付着。

在「留白軒」內，赤裸的白愁飛正站立於身無寸縷的溫柔晶瑩玉體之旁，對峙着軒前兩個情急謀對策的血人：火孩兒蔡水擇與神偷得法張炭！

* * *

金風細雨樓內，正狂風起、暴雨急、山雨驟來風滿樓！

* * *

這個風夜，她轉出林蔭，轉過長亭，就看見那一角星光下乳色的高樓，樓頂燈火通明、火花爍耀，彷彿在雲湧霧翻的夜空下留了一方空白。迎向蒼穹，俯瞰碧波，這一角樓宇頗有獨霸天下遍地風流的氣派。她知道現在裏邊住着誰。她會報仇。她正等着。她等候到了這樓宇裏的主人崛起、背叛、全盛，然後也等待着這氣宇非凡的樓宇，逐漸衰微、失敗，乃至全面毀滅。她等着看到這些，她不惜暗中出手造成這些。

然後她又踱到那株老梅樹旁。

梅花幽香，似淺還深。

梅紅怒放。

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沁人的梅香，然後擷了一枝梅花，斜斜插在霜後微濕的泥地上。

她難道以梅枝爲碑，以梅花爲祭，以梅香爲紀？

在這方興未艾的夜裏，她紀念的是誰？

不。

只在她的漂亮的手勢插下了梅枝之後，那地裏忽然傳來軋軋的聲響，然後她所立的地面忽然徐徐裂開……

就像一把徐徐展開的扇子，上面畫着的是山是水，有何題字，都將會在扇盡張後一一看見。

* * *

她的容貌，遇雪尤清，經霜更艷。

當年她在江上撫琴……

而今她的心早已斷了絃。

她是雷純。

當今「六分半堂」的總堂主：雷純。

* * *

你能聽到琴話，是因爲琴有弦。

一個人有感情，是因爲他有情。

雷純呢？

怎麼她寂寞眼裏所流露的鬱色，竟令人覺得那不是情，而是沒有了情。

無情。

* * *

無情到底是爲了情到濃時情轉薄，還是情到深處無怨尤呢？

你說呢？

誰知道。

若道無情却有情，要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要說無情還眞莫如去問無情。

這「無情」當然是「四大名捕」中的無情。

可是就連無情，也不是眞的完全無情的，他只不過是感情太脆弱，怕自己情感上太易受傷、受傷太重，所以以「無情」爲盾爲堤，作爲防患。誰又能夠絕對無情呢？

在「金風細雨樓」白樓頂層：「留白軒」上，赤裸的白愁飛以雄性且雄壯的身軀咄咄迫人的雄視張炭與火孩兒。

張炭沉聲怒叱：「放了溫柔！」

白愁飛冷哂：「要女人，自己來搶！」

張炭忽然一沉身，宛若龍之騰也，必伏乃躍。

白愁飛眼如冷箭，緊盯張炭。

但伏的是「神偷得法」，躍的卻是「火孩兒」！

蔡水擇飛竄向榻上的溫柔，別看他負傷重，動作快逾飛狐。

白愁飛眼盯着的是張炭。

但他隨手一指，「嗤」的一聲，指風破空急射蔡水擇。

他一動，張炭也就動了。

他一矮身、躍起、急彈，以觀音掌勢，雙掌一閤，拍住了白愁飛所發出的指勁。

張炭閤住了白愁飛的指勁，猛的一熱，大叫一聲，張口猛噴出了一口氣，同一時間，他臉上本來正開得甚爲「旺盛」的痘瘡，忽然之間，盡皆冒出了膿血來。

但他也及時在白愁飛衣袂摸了一把。

白愁飛冷哼一聲，膝不曲，肩不沉，一閃身已攔在榻前。

這樣一來，蔡水擇的身形等於向他撞了過來。

白愁飛有恃無恐的等着。

蔡水擇飛掠的姿勢也十分獨特。

他幾乎是貼地飛掠的。

他直掠到靠近白愁飛雙脛三尺之前，才兀然往上豎掠，立定出刀，大喝一聲，一刀斫向白愁飛。

白愁飛微哼一聲，左手五指，如蘭花一般的拂了出去。

他平素出手多只一指，而今五指齊出，也算罕見。

霍的一聲，這五指拂在刀上，那把刀立即「消失」了。

這「刀」本來就是「蟲」聚成的，而今盡皆給擊得消散於無形。

（未完・廿一）

管飛星道：「香姑娘莫忘記那斷上次傷得可不輕，也許至今尚未痊癒。」

「此亦有理，不過咱們還得小心一點，提防那魔頭在半路設陷阱，專等咱們上當。」

展玉翅心頭一動，忙道：「諸位小心一點，蘇義，你派幾位弟兄，先到前面探路。」

蘇義不但派人到前面去，還派人到左右後三方偵察，行速並未受影響。走了三天，已至合肥城，因天色已晚，展玉翅便下令進城休息。

合肥是其家鄉，也是他「發跡」之地，展玉翅對她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即使天色未晚，他也要進去看看的。由於有人在前面開道，是以分舵主鮑譽早已得訊，而迎於城門外。

展玉翅一向十分敬重鮑譽，方把此處交給他掌握，是故人未至，便先跳下馬奔上前，鮑譽一見亦忙迎前。「幫主路上辛苦了！」

展玉翅忙道：「本座東奔西跑，少來看您，合肥的工作特別多，多虧你支撐了！一切都還順利吧？」

「啟稟幫主，一切均好，幫主放心！屬下知遇於幫主，恨不得粉身以報，可惜力有不逮，雖然盡全力，亦只堪維持，未能使幫務發展，實在有愧！」鮑譽肅手道：「幫主請進城，酒菜早已備好，待吃飽之後，再跟幫主滙報！」

當下眾人隨他進城，直奔分舵，也就是展玉翅之老家。

「幫主，蕪湖之郭舵主聽說你來了，已急趕來了！」

「哦，她來得倒快！」

鮑譽道：「不，還在路上，恐怕要半夜才能趕到，她熱情可嘉，只是要躭誤幫主之休息了！」

「本座只需打個盹便行，最怕她那邊出了事！」

鮑譽笑容一斂。「應該沒事，否則我這邊必有風聲。」眾人直奔大廳，果見廳內安了四張大桌，鮑譽忙道：「快上菜！」回首又道：「廂房已備了面盆及水，幫主跟諸位先洗把手再入席吧！」

眾人皆讚他細心，入席之後，展玉翅替他們引見蓋世窮家幫等人，並把龔善貧欲與本幫合併之事說了，只隱去該幫被官府勒令封幫一節。

眾人路上只吃乾糧，長途跋涉，早已飢腸轆轆，是以寒暄過後，便老實不客氣地吃喝起來。

眾人飽餐之後，鮑譽又招呼他們先去洗澡，展玉翅看看他們都已離去，便道：「老鮑，咱們聊聊正事吧！」鮑譽忙將近月來之分舵情況一一報告。

展玉翅專注傾聽，不時打岔發問：「看來合肥的弟子沒有增加，但生意却大有進展，這是好事啊！我有一個想法：今日咱們在拚命合併，以擴展叫化子之實力，但最終是要消滅叫化子……」

鮑譽一時不明其理，不由一怔，展玉翅含笑解釋：「假如本幫叫化子不斷增多，說明貧困的人越來越多，也証明天年不好，民不聊生，非蒼生之福，若沒有弟子，說明人人富裕，能夠飽暖，不是一件好事？」

鮑譽嘆道：「幫主高見，教屬下佩服萬分！不錯，這兩年，皖境收成比前幾年好多了！這本是好事，屬下竟因未能發展弟子而耿耿於懷，眞是大錯特錯！」

「做好生意，管好賬，管好門下弟子規規矩矩，這是本幫最基本的三條原則，而貴分舵之情況，其實本座也能了解五六分，因爲總堂派來檢查視察的人員，回去都交口讚譽！如此本座便放心了，幫內大員亦都放心！眞要謝謝鮑兄這份大禮物。」

鮑譽大爲感動，忙道：「屬下得幫主提携，恨不得粉身以報，只恨能力有限，有失總舵諸頭領之期望。」

展玉翅忽問：「高橋叔叔呢，怎地不見他？」

高橋是展玉翅家之老家將，當年展家劇變，幸虧高橋照顧他，後來高橋不幸傷在「氣寒西北」董萬峯杖下，下身殘廢，展玉翅一直引以爲憾，幸好後來爲他及其青梅竹馬舊侶邵月華冰釋誤會，讓有情人終成眷屬，展玉翅方了却一件心事（此節詳見拙作「丐幫之主」）。

當下鮑譽道：「幫主放心，高兄生活得很好，因邵夫人跟蕪湖分舵的郭舵主及蕭副舵主，情同姊妹，常去串門子，今番是老高跟夫人去的，屬下偷偷還派了幾個弟兄暗中保護！只怕他知道你來了，說不得又匆匆趕回來！」

「很好很好！」展玉翅問道：「鮑兄有否遇到困難，需要總舵協助的？」

「沒有沒有，有事屬下會自己解決，不敢給總舵添痲煩，當然若是大事，或是屬下沒有把握解決的，當然會上報總舵！」鮑譽道：「幫主先去洗個澡吧，稍後屬下再來聆聽教誨！」

待展玉翅洗好了澡，鮑譽又弄了茶點，展玉翅微微一怔，問道：「你弄這麼多點心！剛吃了飯還吃得下？」

「屬下怕郭舵主在路上還未吃東西，給她準備一些。」

展玉翅不由暗讚他細心，剛好有人進來報告：「舵主，蕪湖的郭

舵主來了！」

鮑譽長身道：「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快迎！」

那弟子道：「她已自己進來了！」抬頭望去，果見郭月英和蕭飛飛正快步走進來。

展玉翅忙上前：「兩位舵主辛苦了！」

蕭飛飛一見到他，忍不住走過去，脫口叫了聲：「大哥！」可走到展玉翅身前，忽又停住。她剛認識展玉翅時，一縷柔情曾放在他身上，可惜神女有意，襄王無夢，展玉翅迫她認了個乾姐弟，只是蕭飛飛叫慣了大哥，對他之感情又極之複雜，極不情願改口叫弟弟！

展玉翅大方地伸出手來，跟她倆握了握。「鮑舵主爲你倆準備了點心，你們先用吧！」

鮑譽亦一個勁地請她們坐下，郭月英才拉拉蕭飛飛的袖管坐下喝茶吃點心。鮑譽道：「已吩咐他們弄點麵食，兩位先止止飢。」郭月英和蕭飛飛開始有點生份和尷尬，待吃了點心，氣氛才好一點。

展玉翅因她倆尚未出嫁，內心總覺得有份歉意，這份歉意形成他很少到蕪湖視察，也難怪彼此覺得有點生份。

過了一忽，展玉翅方乾咳一聲，問道：「蕪湖分舵一切均好吧？」

郭月英尚未回答，蕭飛飛已快口搶答：「蕪湖好不好，你大幫主根本也不在乎！何必多問！」

郭月英盯了她一眼，答道：「托幫主之恩德，本分舵一切已上軌道，酒樓、水粉坊及店子生意也很好，門下弟子生活有改善。近來有不少人要求加入本幫，但均爲屬下所拒……」

管飛星訝然截口道：「爲何拒絕人家加入本幫？」

「因爲近年來，本幫收入大增，門下弟子用不着餓肚子，是以很多小混混及懶惰蟲都想加入本幫，我認爲這些並非眞心實意，亦無必要，是以堅決拒絕之。因與本幫之宗旨有所不合，是故特此來向幫主請示！」

「做得好！本座絕對支持！咱們招收弟子，是爲了保護眞正的叫化子，不是讓那些小混混找一個庇護所！」展玉翅稍頓問道：「高叔叔是否尚在蕪湖？」

「是的，大嫂跟屬下處得來，是以他夫婦常來蕪湖小住。他倆聽說您來了，也趕來了，只是高大哥乘馬車，速度較慢，估計得明早方能到達。幫主無論有甚麼急事，最好多躭半天才起程。」

蕭飛飛淡淡地道：「他有甚麼急事要辦？」

展玉翅瞪了她一眼，道：「樂知足要借綠林之勢力，東山復起，我此行去雙馬寨，表面只是爲了救援陸源，實際上是要斬草除根！」

管飛星接口道：「那斷一身毒功，十分厲害，兩位舵主萬一遇到他，可得小心！」

蕭飛飛冷冷地道：「你們怕他，我才不怕，大不了被毒死，十八年後又一條好漢！」

郭月英又瞪了她一眼，斥道：「表妹，幫主面前不可放肆！」說着話，只見香雪蘭及侍劍侍琴兩位侍婢，翩翩出廳，郭月英和蕭飛飛不由一怔。

展玉翅乾咳一聲，爲她們介紹。蕭飛飛一聽是「西方仙子」，又見她跟展玉翅態度不一般，不由怳然。

香雪蘭落落大方地拉着蕭飛飛的玉掌，道：「聽玉翅提過，你是他乾姐姐是不是？又聽人說，兩位是江南丐幫著名的女頭領，眞替咱們女人爭光了！哎，小妹不礙你們談正事吧？」

蕭飛飛見到她之花容，不由自慚形穢，心中對展玉翅的那股氣，反而消褪了不少。

展玉翅道：「香姑娘對本幫立了不少功勞，也不算外人，咱們有話照說無妨。」

郭月英問道：「幫主是次是去雙馬寨與樂知足決死戰？那您帶的人，未免太少了！」

展玉翅道：「兵貴在精，不貴乎多！相信本座所帶的人，已足以應付！蕪湖那裡還需兩位分舵主多多照料，若有任何困難，請即傳書總堂，近日武林表面上沒甚麼大風浪，本座一直擔心這是暴風雨之前夕，是以請兩位不可大意！」

郭月英唯唯受教，蕭飛飛問道：「幫主很久未去蕪湖分舵巡視了，分舵弟子都很想見見你……」

展玉翅道：「待雙馬寨之事完畢，本座去一趟蕪湖！」說着因夜已深了，鮑譽便勸大家回房休息。

一宿無話，次日早飯後，高橋和邵月華果然趕到，高橋精神還好，邵月華看來却有點憔悴，料他倆連夜趕路，未曾休息。

展玉翅和高橋緊緊地擁抱着，高橋老淚縱橫，展玉翅亦是雙眼濡濕。「一看見你有今日之成就，大叔死也瞑目了，到了黃泉之下，跟你爹娘見面，也有個交代！」

展玉翅破涕爲笑：「高叔叔春秋正盛，怎地說這種話，沒有你，那有小侄之今日？大恩大德，眞的不敢或忘！」

「大叔受你爹大恩，粉身不能報，不必感激我！大叔只是做我該做的事而已！」

展玉翅見邵月華手上抱着兒子，便上前逗弄他，只見他天庭飽

滿，眸子漆黑，乃道：「這孩子大了，做我徒弟吧！」

蕭飛飛抿嘴笑道：「你叫徒弟的父親大叔，叫大叔的兒子為弟子，這輩份到底要如何個算法？」一句話教大廳內响起一陣笑聲。蕭飛飛續道：「你要做人家的師父，還得問問人家的父母哩！」

高橋和邵月華都知展玉翅之能，若兒子能拜在其門下，那實是孩子三生修來之福，那有不肯之理。「你們都別笑，我這位大叔根本不算數，是幫主賞臉而已！犬子能拜他為師乃他三生之福，月華快替孩子行拜師之禮！」

展玉翅連忙伸手攔住她：「本座言出如山，等孩子年紀大了再拜未遲！」

鮑響首先祝賀高橋夫婦，只喜得他夫婦笑不攏嘴。

由於有這一樁喜事，鮑響特別加了點酒菜，也算是慶祝，飯後稍息，展玉翅便下令出發。

躭誤了半日，是故羣豪加快行速。一口氣跑了一個時辰，便見白鴿堂的弟子回來報訊。「幫主，前面二三十里外，路旁樹林有人埋伏，請小心。」

蘇義罵道：「你是怎樣探取消息的？到底是甚麼人埋伏，一共有多少人馬，你弄清楚了否？」

「人數大概十多個，人人均蒙着面，不知是甚麼來歷。」

「再去監視！」蘇義揮揮手，他策馬行前，忽然伸手入嘴，打了個呼哨。一忽，左首那裡一匹快馬來。「小石，你那邊可有情況？」

那年輕弟子應道：「十里之內沒有扎眼的人！」蘇義揮揮手，着他再去打探，過了一忽，右面的弟子也來報訊，沒有動靜。

展玉翅道：「咱們照計劃前進，十多個人攔路，不足為懼！」眾人一陣急馳，只見那弟子在前面等候，展玉翅拍馬上前，問道：「如何？」

「啟稟幫主，那些人還在，離此只有五六里路！」

「好，你仍到前面去，不必理會那十多個人！」

五六里路，眨眼即至，展玉翅眼尖，果見左首路旁林內隱約有人，仍暗暗提高警惕。可是，眾人在官道上大搖大擺而過，那些人竟然紋風不動！

管飛星低聲問道：「幫主，他們在搞甚麼鬼？咱們要不要先發制人？」

蘇義道：「也許人家不是『恭候』咱們的，不必太緊張，咱們還是先趕到雙馬寨才是正理！」

展玉翅點了點頭，道：「不錯，咱們走，不要理他，飛星你殿後，留意人家『回馬槍』！」

一路上，無風無浪，看看日頭西沉，坐騎都已疲累不堪，展玉翅乃下令休息：「大家先吃些乾糧，晚上還得趕路！」一路順利，他反而有點擔心。

龔善貧見他心事重重，乃走過去坐在他身旁，邊吃乾糧邊問：「老弟有甚麼心事，不妨說出來，大家斟酌斟酌！」

「樂知足和諸葛神造成對雙馬寨進攻的態勢，已有不少時日，為何至今尚未收到他們動手之消息？除非雙馬寨的人已死絕，否則一有風吹草動，陸源必會放信鴿給安慶分舵……因此，小弟一直懷疑他們會在路上埋伏！」

「你怕那十多個人會使『回馬槍』？出發後，由老哥哥率敝幫弟兄殿後就是！」

展玉翅搖搖頭：「那十多個人不足為懼，單只綠林人物也不可怕，最怕是樂知足煽動其他丐幫的人，在前面設置障礙！須知對別人可下殺手，對丐幫中人却不能如此……」說完又輕嘆一聲。

龔善貧這才發覺事態之嚴重，脫口道：「不錯，最擔心同行弟兄相信了樂知足的鬼話，那就麻煩了！待咱們筋疲力盡，樂知足才現身，這對咱們可非常不利，老弟，你有何妙計？」

展玉翅微微一笑：「正因為一籌莫展，小弟方會吃不知其味！若沒妙計，只好採取『見招拆招』之策！」

「那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咱們可以退回合肥，再調齊人馬跟對方周旋！」

展玉翅略一沉吟，倏地叫道：「蘇義！你派個人到後面打探那十多個蒙面人的行動，咱們等到有了消息才起程！其他人就地休息，替馬匹上料！」

管飛星十分乖巧，立即組織人手放哨。香雪蘭走過來詢問，展玉翅遂將自己之看法告知伊人。香雪蘭道：「你這個看法並不新鮮，早幾天咱們已預計了！」

「但是當時我只想到他們利用綠林好漢，目前擔心的是樂知足利用丐幫同道！」展玉翅有點緊張地站了起來，又令蘇義放出信鴿，向齊魯丐幫及武夷丐幫討救兵。「我不指望他們助我，只望有他們在一起，若遇到其他同道，比較好說話！」

太陽已沉沒在西山後，大地一片漆黑，樹林裡的氣氛倏地緊張起來。

香雪蘭低聲問道：「玉翅，要我避避嫌麼？」

展玉翅笑道：「不必！咱們盡力而為就是，他們要信便信，若不相信者，即使你不在場，也同樣不

信！」言畢他已坐了下來，高聲道：「大家休息一下！」他為了平復手下之情緒，首先盤膝運功調息。

大約半炷香之後，一陣馬蹄聲响，接着蘇義奔了過來，顫聲道：「幫主，果然不幸被你言中，那十多個蒙面人，一直跟在咱們後面，剛才方停了下來，也在休息！離此約莫一里遠！」

龔善貧跳了起來：「好小子，待老子去看看他們是些甚麼人！」

展玉翅道：「請大哥把人帶上，小弟派人暗中接應！」龔善貧立即帶上他手下，展玉翅則請侍劍及侍琴去打探消息，「飛星，附近有沒有甚麼動靜？」

「沒有，連個人影也沒有！」

「把哨崗放到遠處去！蘇義，把你手下放出去。假如背後那十多個人是衝着咱們來的，不可能沒有其他人配合他們行動！」

香雪蘭低聲安慰箇郎，「玉翅，不必擔心，你我聯手，天下無人能敵！對方除了樂知足之外，應無其他扎手的人物！」

「未必！樂知足之師弟沈鶴便是個扎手人物！天府不怕窮也有不少高手，何況江湖上一干妖魔鬼怪，也可能會被其搜羅去！」

「各地丐幫，除樂知足之外，還有幾位高手？」

「聽說京師丐團的『泰山石敢當』石城，練的『大碑手』十分厲害，此人性格衝動，易被樂知足煽動！另外忠義窮不怕的團頭陰三娘也十分厲害！」

「又不怕窮，又是窮不怕，我眞讓叫化子們攪昏了頭，這忠義窮不怕在何處活動？為何我從未耳聞過？」

「天下丐幫雖不少，但只此一家是由女人當頭，可見陰三娘絕不簡單，我對她也只是略有所聞，不知其詳。蓋窮不怕向在嶺南一帶活動，只知該幫弟子擅長水性及驅蛇！」

正說着話，只見侍劍飛快奔回來。「幫主，龔幫主跟他們打起來了！」

展玉翅急問：「他們是甚麼人？為何會起衝突？」他邊問邊走，話音未落，人已飛出十多丈。

香雪蘭忙拉着侍劍追下去。

龔善貧跟蒙面人大戰之處，果在里外。對方人多，蓋世窮家幫雖全是精銳，但也落於下風。展玉翅看了幾眼，覺得這些蒙面人不是叫化子，便問道：「他們是甚麼人？」

龔善貧道：「老哥哥也不知道！咱們一到，他們便動手了！」

展玉翅眼睛倏地一亮，踏前兩步，哈哈笑道：「原來是舊相識！黃河三妖，為何你們屢遭教訓，還死不悔改？」

只聽一個暴喝：「展玉翅，你眞是寃魂不散哪！」

展玉翅雙眼要透過其蒙面巾般，冷冷地道：「我道是誰，原來是通天丐幫的舊相識！郝拓，那天在劉家寨，你的苦頭還沒吃夠！眞想把老命扔在此處？」

原來那頭領是通天丐幫幫主郝拓！不過展玉翅料其他人絕不是其手下，只聽郝拓道：「咱們走！」

展玉翅飛身掠出，攔在郝拓身前：「那有走得這般容易的！聽說米常滿及鐵中堅等人都已棄你而去，你如今成光杆司令，為何大把年紀還不退出江湖安渡晚年？今天你們是受誰之命令而來的？」

郝拓色厲內荏地道：「展玉翅，你待怎地？」

「以今時今日我之武功，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但念在同道份上，總有意留你一條生路，你可不要拒絕！」展玉翅沉聲道：「答我所問，若少爺覺得滿意，便放你們離去！黃河三妖，你們可以代他回答！」

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展玉翅，殺人不過頭點地，何必強人所難！」

「曲俊斌？」展玉翅目光落在一位身穿藍袍的漢子身上。「咱們在劉家寨一戰，訂明輸的一方便須退出江湖，閣下食言，還有何話好說？」

曲俊斌乾咳一聲。「曲某好歹也是個人物，怎會如此無恥！奈何為了保住老友之性命，只好下山當人鷹犬！」

黃從海亦道：「幫主，俺師父落在樂知足手中，咱們不得不聽令於他！」

又是樂知足！展玉翅忍不住問道：「怎會落在樂知足手中？」

「諸葛神騙我師父下山，暗中在酒裡下了迷藥，留下信擄家師到劉家寨，咱們為救師父性命，只好上劉家寨，樂知足則跟咱們交換條件，助他與你為敵，若你敗了或死了，他才肯放家師！」

「無恥！」展玉翅不由怒道：「想不到樂知足完全沒有一點將帥之風，還妄想雄霸武林，你也受制於他麼？」

郝拓點了點頭，面露尷尬之色。曲俊斌道：「他確有難言之隱，反正咱們這十多個人，沒有一個是自願來的！」

展玉翅問道：「郝拓，今番交給你們的任務是甚麼？暗殺？設陷阱？偷襲？他還有甚麼手段？」

「他只要求咱們跟在你們背後，不讓你們逃脫，因為在前頭他另有佈置！」

「有甚麼佈置！有甚麼高手？」

郝拓道：「那斷嘴十分緊，不

肯透露半句，並不是老夫要隱瞞。」

黃將接道：「幫主，那廝內傷頗重，直至咱們出來時，好像尚未痊癒，一切均要託諸葛神辦理！」

展玉翅再問：「諸葛神武功亦這般可怕麼？難道你們聯手也鬥不過他？」

「樂知足內傷雖未痊癒，但咱們仍非其對手！」郝拓道：「諸葛神武功高，心智更高，他日幫主若遇到他，千萬小心，不可讓他有喘息之機！」他受制於樂知足，對展玉翅之態度，便有了很大之轉變。

「多謝幫主提點。」展玉翅頓了一頓，目光落在曲俊斌身上：「不知諸位是否還聽到甚麼風聲？比如諸葛神請到甚麼高手，在何處埋伏等等！」

曲俊斌及郝拓均搖搖頭，展玉翅也不再問，揮揮手道：「既然如此，諸位請吧！」

郝拓愕然道：「幫主眞的肯放咱們走？」

「當然，展某不想爲難諸位！諸位仍可暗中尾隨某等，不過眞正交鋒時，相信諸位懂得如何自愛，若要再爲樂知足賣命者，展某下手也不會客氣！」

曲俊斌忙道：「多謝幫主海量包涵，咱們有辦法搪塞，曲某再與你爲敵，那就眞是猪狗不如了！」

「老實說，展某既然敢向虎山行，自有幾分把握，縱使樂知足請到甚麼高手，展某亦自信有辦法應付！」展玉翅言畢拱拱手，道了聲後會有期，轉身拉着香雪蘭的手，招呼龔善貧等人，往前掠去。

郝拓望着其背影，喃喃地道：「想不到昔日的黃毛小子，今日竟然似個大人物！他果有點帥才之風。」

曲俊斌道：「士別三日，刮目相看，莫說你認識他在微時，就是區區，也覺得他比之幾個月前上劉家寨時，已有很大之分別！」

黃將道：「師父，徒兒爲何看不出他有何分別？」

「分別在於他那股氣勢，那份自信，那份風度！隱隱然有盟主之氣度！未來之武林一定是他的！」

* * *

展玉翅回去之後，立即把情況告知手下，管飛星吸了一口氣，道：「屬下只怕他們事後臨頭又龜縮起來，咱們早已蹩足了氣。」

徐天從智勇雙全，又有當總堂主之經驗，遇事比較能全面考慮，是以沉吟道：「我在明，敵在暗，這是咱們最吃虧之處，是故必須出奇不意，才能掌握主動……」

這正是展玉翅在十數位大將中，選他隨軍出征之原因，是故忙問：「堂主有何高見，不妨直言！」

「儘管咱們之行動落在對方料中，但仍有辦法打亂其部署！」徐天從越說越快：「他要殺咱們，憑眞刀眞槍，未必有把握，必然是在半途中設伏。假如咱們不走進其陷阱，不進其圈套，他的埋伏不是白設麼？」

侍劍急道：「你爲何不直截了當說出來？老要咱們打啞謎！」

香雪蘭連忙以眼止住她說下去。

徐天從也不生氣：「咱們不如改變路線，出其意料，就算他們事後知道，再來佈置圈套，也已來不及，當然，咱們行動必須隱蔽，誰都說不準，背後那羣人不會向樂知足相告！」

展玉翅大喜，道：「說得好！咱們漏夜出發，夜裡行軍，白天休息，跟對方鬥智鬥力！」

大別山本在合肥之西南方，展玉翅決定走西北，先上六安，再化整爲零，北上豫東之固始集合，然後，倏然南下，直迫大別山雙馬寨。

當下一邊計劃，一邊着人用布帛包裹馬蹄，連夜出發。一路急馳，天未亮，已靠近六安城，展玉翅又下令化整爲零，分批進城，購買乾糧及衣物。他自己和幾名主將並不進城，換了衣服，稍事化裝，便繞城北上。

一路奔馳，至交巳時，到一小集，方分批進集歇息，飽睡半日，晚上又再出發。

路上之探子不斷回報，不見有扎眼的人物，或成羣成批的人，衆人頓時放下心頭大石，估計此法已奏效。徐天從又派人到後面打聽，蘇義則放出信鴿，將情況告知總舵，同時調遣龍侶軍及顧愛，率精銳乘船，沿大江直下安慶，再轉途北上，在大別山相會。

曉行夜宿，不一日，已至固始，這是一座古城，屢遭戰火蹂躪，名頭雖響，但城內房舍殘破，連城牆也見倒塌，教人失望。

展玉翅、香雪蘭和侍琴，是第一撥到達。第二撥是徐天從，第三撥是侍劍及管飛星，第四撥是蓋世窮家幫，最後一撥方是蘇義，前後相差一天多。

先後查詢各路人馬，均沒有遇到阻攔，亦不見敵踪，最後蘇義道：「連郝拓那十多人的影子亦看不到！看來咱們已經成功地撇掉對方之跟踪！」

徐天從道：「這倒未必！也許對方已知道，只是來不及應變而已，問題是對方已知咱們之目的地，若他把重兵駐紮在天柱山（大別山之主峯，雙馬寨駐地）前，最後還是要遭遇上！」

趙守民道：「這一仗反正是避

不了的，遭遇上也沒甚麼大不了！」

「不，若他們在那設伏，咱們這一趟便白跑了許多冤枉路了！」

趙守民悻悻然地道：「左也不對，右也不對，你須說個明白，俺們才懂得！」

展玉翅道：「堂主之意，本座深知！目前可悄悄派人先到天柱山送信，着雙馬寨頭目暗中離開！咱們再另闢戰場！」

徐天從目光一亮，道：「不錯，調開陸源，着他往西北走，引對方尾隨，咱們再襲其尾部，便可以化賓爲主矣！在此期間，咱們先在此養精蓄銳，以逸待勞！」

蘇義道：「這封信須由幫主來寫，屬下再派兩個精細的人分別帶着上路！」

「好！」展玉翅立即着店小二，送上文房四寶，他一口氣寫了兩份，由蘇義去處理。

趙守民道：「俺們跑了幾十年江湖，頭一遭遇到這種事！嘿嘿，這跟行軍打仗，有何分別？」

徐天從笑笑：「敵衆我寡，敵暗我明，不能不如此！」

「貴幫兵多將廣，根本不必如此，向他下個戰書，痛痛快快打一仗，甚麼都解決了，不是更直接？」

展玉翅道：「咱們之對手十分狡猾，就算你下戰書，人家也不一定會應戰！假如他分兵襲我分舵，制住敝幫分舵主，我還得受制於他！」

「俺不懂這個，既然無事，便先去睡一覺，吃飯時，請你們招呼一聲！」趙守民言畢開門走了，只惹起一陣笑聲。

展玉翅和徐天從之計謀不可謂不高，但正如他們之估計，對手心智亦很高，當他們失去展玉翅等人之踪影，亦不慌張，也採取了相應之策略，只是展玉翅等人尚蒙在鼓中，一心等候天柱山傳來之消息。

在固始一住七天，衆人都蹩慌了，卻在這天晚飯後，蘇義拿着信管，也不敲門便闖了進去，叫道：「幫主，情況有變！」

展玉翅連忙取信展閱，臉色隨即一變，道：「快請他們過來商議！」

不一會兒，徐天從、龔善貧、管飛星等人都過來了，只餘三位小姐去沐浴，未及趕來。展玉翅居處有一座小廳，此刻已坐滿了人。「諸位，咱們之對手果然十分狡猾，他們在失去咱們之踪影時，便改變策略，派人襲擊敝幫之安慶分舵，敝幫分舵由上至下共有三十多人，落在諸葛神掌中！」

徐天從連忙取信閱之，「咱們到底還是低估了敵人！」

趙守民道：「既然如此，咱們應直接殺奔安慶，不要再婆婆媽媽了！」

展玉翅笑道：「也不急在一時，趙兄不必擔心沒架可打，就怕你屆時打厭了！」衆人又發出一陣低笑聲。

管飛星問道：「如今咱們如何打算？」

展玉翅沉吟道：「安慶不能不去，但絕不要大張旗鼓而行，第一批請龔兄帶貴幫人馬先行，到安慶城外找個地方安頓，不要進城，第二批由徐堂主率領，也到安慶城外安頓，先了解一切再行佈置反擊！」

趙守民道：「那咱們便先走……」

龔善貧怒斥道：「你毛躁甚麼？聽清楚了再走！」

徐天從道：「貴幫不可穿丐幫之服飾，假扮一般之商販，免行人注意。咱們訂下聯絡暗號……嗯，問：『鯉魚那有？』答：『釣魚在大江！』聯絡圖請畫一條魚，魚尾巴才是方向，魚尾分叉，去向之叉比較短，明白了否？」其實鯉魚是黃河上流之特產，徐天從故意留下破綻，引假冒者露出眞面目。

龔善貧道：「若無其他，咱們便先出發了！」他們走後，徐天從又跟展玉翅商量了許多細節。

管飛星道：「救人如救火，不如屬下先走吧，堂主再走。」

展玉翅道：「好，大家各走各路，水路旱路交叉走，不讓敵人摸到底！路上記得化裝！」

管飛星那一撥出發後，香雪蘭方姍姍而至，侍劍連忙追上管飛星。徐天從道：「不知安慶失守之事，總舵知道否？更不知他們是否來得及通知龍侶軍及顧愛，否則，他倆無異是驅羊入虎口！」

「蘇義，快通知蕪湖，讓他們在江上截住龍侶軍！」展玉翅在徐天從耳邊又細語了一陣：「你也出發吧！雪蘭，你讓侍琴跟着徐堂主，你跟着我，咱們走在最後。」

蘇義那一批在黎明前出發，展玉翅和香雪蘭則施施然吃了早餐，方扮成一對中年夫婦，策馬南下，他倆內功深厚，氣力悠長，沿途換馬，每天只休息兩三個時辰，雖是最後一批出發，卻走在最前面。

第二天，他們便在天柱山附近，遇到派出去聯絡的那兩名白鴿堂弟子。展玉翅向他們打了本幫的特有手勢，拉他倆走一旁，問道：「山上情況如何？」

一個胖漢答道：「幫主，陸老爺子也覺得奇怪，最近連諸葛神那邊的人影也不見一個，半個月前則天天挑戰，氣氛十分緊張，如今一反常態，山上的人也弄不清是什麼

原因。」

展玉翅不便跟手下多說，續問：「陸老爺子怎麼說？」

「他只說一兩天內，必遵幫主之意，悄悄撤出一部份人馬，往西北方走，只問到何處跟咱們會合。」

展玉翅道：「你倆重到山上告訴他，叫他隨便到那裏都行，只要安全，但別說遇到本座，只說接到口訊，明白沒有？辦好了這件事，你倆也不必去固始，直接南下安慶。告訴你，安慶已失陷於諸葛神手中，一切要小心，本座如今先悄悄去看個究竟。」

那兩個弟子唯唯喏喏，慌忙又覓路上山去了。展玉翅和香雪蘭則繼續南下，由天柱山到安慶有三四百里路，因事態嚴重，兩人依然沿途換馬，曉行夜宿，爭取時間，看看離安慶城只剩七八十里路，若一切順利，今晚便能進城，展玉翅方稍爲鬆了一口氣。

香雪蘭亦放下心頭大石，見路旁有處食肆，便道：「玉翅，已快中午了，咱們不如在此打個尖，順便讓畜牲也喘喘氣，如何？」

「你又忘記了，說好不許喚名，只許兄妹相稱，怎地老是忘記？」展玉翅拉停馬匹，翻身下鞍。「就在這裡吧！」早有小二來料理馬匹，兩人攜手進店：「妹子，你想吃什麼？」

「到了江南之後，我愛上了魚，可惜這地方一定沒有……嗯，那就隨便吧！」

掌櫃老婆在旁耳尖聽見了，忙道：「客官正有口福，今早剛好釣了一尾魚，足足有斤半重。」展玉翅頷首，又點了兩三個菜，兩人找個靠門的位子坐下。時已是隆冬，北風凜烈，刮得竹棚「刷刷」而響，路上客商旅客不多，是以店內食客亦疏。

香雪蘭低聲道：「希望順利的解決這件事，咱們也好過個安穩年。」

「過了年，咱們便籌辦婚禮吧！」

「不害羞，誰嫁給你！」香雪蘭粉臉刷地紅透，眞是其詞若有憾焉，其心實則喜之。

展玉翅笑嘻嘻地道：「屆時自然有人肯嫁給我。」說至此，掌櫃老婆親自端菜上來，展玉翅連忙住口，待她去後，展玉翅方舉杯道：「妹子，愚兄以茶代酒先敬妳一杯。」

香雪蘭「噗嗤」一笑，「你怎地這般客氣？」也舉起杯來。

「我是怕妳屆時不肯嫁給我。」

「你總是不正經的，教我如何看得上你，快吃吧，吃飽飯還要趕路。」

兩人吃了一半，展玉翅忽然低聲道：「有好些人來了，看來不是好貨。」話雖如此，他仍然照吃，就似沒事一般。他側身對着大門，出入的人，難逃其眼，但他竟連眼角也不瞟一下。

脚步聲越來越近，忽然旁邊有人道：「客官，請你施捨一下，做做好事，你必有好報。」

展玉翅頭也不抬地道：「好呀，待會叫小二替你料理一下。」

「料理一下是什麼意思，你以爲咱們是來討殘羹冷飯的，看你們兩個人，吃四個菜，還有一大碗湯，那裡有半點像是丐幫中人？」

展玉翅心頭一跳，淡淡地問道：「你怎看出我是丐幫中人？告訴你，少爺自小便錦衣玉食，兩個人吃四個菜又算得什麼？」

「因爲我也是丐幫中人，誰不知你是出名的丐幫少爺？可惜那是以前，現在已不是少爺，是堂堂的幫主。」

展玉翅吃了一驚，轉頭望去，只見那人滿面紅光，額上似佈了一層油般光亮，頂上頭髮稀稀疏疏的，一對利眼欲看穿人之肺腑，年紀看來已在五十開外，但身材魁梧，壯健如牛，就像三十出頭的壯漢，他怔了一怔，放下碗，拱手問道：「閣下莫非是京師丐團杆上的『泰山石敢當』石爺子？」

「爺子不敢當，某正是石城，閣下大名如雷貫耳，石某久仰拜見，可是今日一見，却有點聞名不如見面之感。」

「那是展某不才，方教石爺子失望。」展玉翅毫不生氣地問：「你我素昧生平，請問幫主如何識得我？」

石城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適才某已說過，久聞大名，這有何奇怪？」

「正因爲久聞大名，而未識荊，展某方覺得奇怪，因爲今日展某是經過化裝，必有人告知石爺子，展某想知道這人是誰？」

石城乾笑道：「石某沒有認錯人，那就好了，閣下何必斤斤計較？」

「江湖上傳言，石爺子是位直腸子的好漢，今日一見，也教在下有聞名不如見面之感，看來石爺子跟不才一樣，也是另有苦衷，方不敢說眞心話。」

「我有什麼不敢說的？」石城臉色倏然一變。「姓展的，聽說你想吞併天下丐幫，石某不服，特來討教！」

「果然快人快語。」展玉翅拍掌道：「但不知道又是誰告訴你的？」

「你他奶奶的婆婆媽媽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問這許多作甚！」石城倏地翻臉，長身而起。

展玉翅仍然端坐不動。「石爺子誤會了，因爲告訴你這消息的人是位造謠者，此人爲何造謠，難道石爺子不想知道究竟？這可要吃虧呀！」

「石某又不是三歲小孩，吃鳥個虧。」石城招手道：「來來，你要兼併天下各丐幫，先得過我這一關。」

「想兼併的並不是我，有此念者乃樂知足也，展某只希望大家聯合起來，不但不用被人欺侮，還可提高叫化子之地位，何樂而不爲？」展玉翅說着又挾菜吃起飯來。

石城見他全不把自己放在眼內，氣得哇哇大叫。「放你娘的屁，全是胡說八道，你站起來，讓石某掂掂你的份量。」

「你自比樂知足之武功如何？誰高誰低？」

「俺沒跟他鬥過，誰知道誰高誰低？」

「天下丐幫諸頭領，你比之龔善貧、袁小冰、齊英明、郝拓、熊老祖等人又如何？」

石城傲然道：「只比他們高，不比他們低。」

「你我之間，一定要比武解決？我看沒有這個必要。」

「有，除非你認輸，然後乖乖滾回江南去。」

香雪蘭再也忍不住，冷笑道：「你有這個本事嗎？」

石城厲聲道：「男人說話，幾時有婆娘開腔的份兒，你給我閉嘴！」

這話亦惹火了展玉翅，只聽他冷冷地問道：「今天你帶了多少人來？」

石城傲然道：「你不必擔心這個，咱們一對一，若你婆娘閒不住，某便派個人陪她玩兩手。」

「萬一你敗在我手中，那又如何？你聽清楚，是萬一，你是不是聽我指揮？能否跟大家一道，打破界限，聯合起來，讓天下丐幫冶於一爐，使丐幫成爲天下第一幫？」

石城微微一怔，半晌才結結巴巴地問：「聯合起來，天下丐幫由你當頭？」

「不是由我當頭，而是由天下丐幫開大會，公選一位最能服衆的人，作爲幫主，石幫主，你還沒答覆我。」

不料石城也乾脆，即答道：「萬一石某敗在你手中，你說怎樣就怎樣。」

「好，一言爲定，展某也不會爲難你。」展玉翅抛下一塊碎銀，長身便起。「咱們到外面去。」

「嘩啦啦」一陣响，展玉翅這才發現，石城帶來了十多個人，全已坐在周圍之食桌旁，而在竹棚外還有十多二十個人，他忍不住問：「石幫主只帶了這三四十個手下同來？」

石城臉色一變，怒道：「你放心，只石某一人應戰，如需要別人助戰的，便是我輸。」

展玉翅豎起拇指道：「石幫主果然有一幫之主的風度，爲表誠意，展某便先讓你三招！」

石城臉色亦一變，但忽爾大喝一聲，右拳左掌齊出，直取展玉翅胸膛要害，展玉翅連忙閃開，石城亦步亦趨，又是一個猛烈之攻勢。

展玉翅身子滑溜溜的一轉，石城那一掌一拳，硬是落在空處。「第二招！」

石城叫道：「老子這一招尚未使出，你嚎叫什麼？」言畢，拳掌一變，一邊化爪急抓向展玉翅腰側，展玉翅踏出一步，幾乎跟石城面對面，但硬是碰不到邊。

說時遲，那時快，石城正想提膝撞擊，展玉翅已飄進，「還有一招，這一招過後，展某便要反擊了。」

石城一反常態，動作極快極猛，只聽他笑嘻嘻地道：「誰叫你讓！」這一招，他運了七成內功，雙臂一動便帶起一陣風聲，也在這一招方顯出「泰山石敢當」之威風來。

展玉翅目光一凝，這一招他不能接，但又須提防對方尚有後着，是以不急於躲避，他似石像般佇立着，直至對方雙掌臨身，方倏地雙足一頓，拔身而起。

這一着看似冒險，其實他是等到石城招式已老方躍起，使對方來不及換招改式，石城忽然大叫一聲：「你可以反攻了！」只見他輕輕躍起，雙掌成托塔之勢，挾風急擊展玉翅下身。

不料展玉翅今日之武功，實已至爐火純青，隨心所欲之境界，石城剛躍起，他右脚尖已在左臂上輕輕一點，再借石城之掌風，向上拔起，節節升高，與武當之「天蹤橋」有異曲同工之妙。

石城就差三寸，沾不到展玉翅的褲管，他體內眞氣轉濁，勢盡力竭，由上升而下降。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展玉翅如隕石墮地般，迅速下沉，雙掌夾風，直擊石城頭肩，他居高臨下，仿如泰山壓頂，叫石城魂飛天外，無奈一邊舉掌，一邊加速下沉，以期先一步脚踏實地，再等第二次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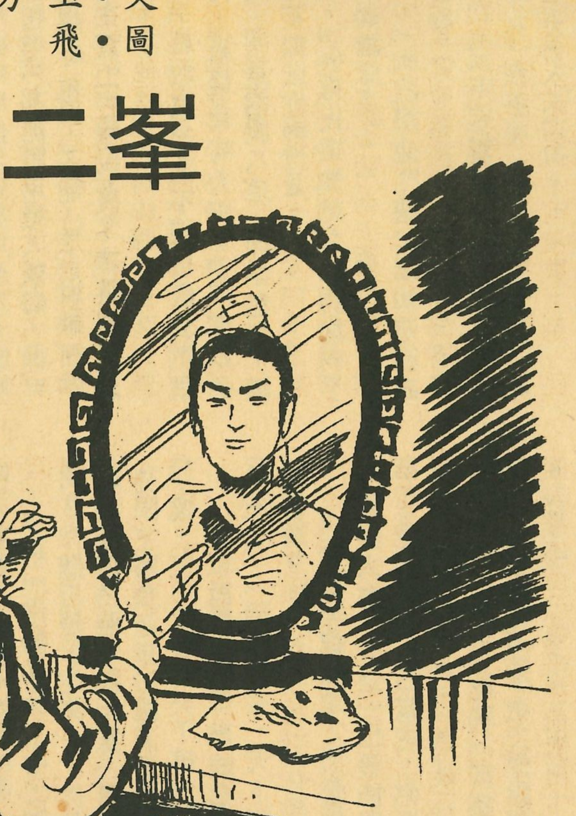
心念未了，只見展玉翅雙掌回收，凌空打了個觔斗，雙脚後蹬，輕輕在石城的衣服上留下一對脚印，石城呆了一呆，雙脚落地，抬頭一望，展玉翅已含笑站在面前。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君簫暗裡救出百里雨，又怕被聚英樓的人看見，悄悄的返回樓上和姬紅藥一道喝酒，果然瞞過衆人。假扮狠姑婆的厲九娘，發現百里雨等人脫逃，下命令將他們堵截住，百里雨潛入左廂，却被厲九娘截住，她以天狠心法鬥百里雨，百里雨已看出她用的是天狠谷的武功，只好盡力抵抗……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眞狠功迷惑高手　施戲着玩弄九娘

百里雨明明已把對方雙爪封出，這一隻怪爪不知從何而來，心頭不期一凜，急忙閃身躍退，已是遲了半着！

但聽一聲裂帛輕響，他讓開了正面，但避不開她的爪尖，五支爪尖一攏，左肩連衣帶肉，被她抓去了一大塊。

兩條人影，很快分開，百里雨肩頭撕下三寸長一條皮肉，却並不覺得疼痛，低頭一看，傷口流出來的竟是黑血！

不，黑血轉眼即盡，隨着就流出鮮血來了。

百里雨見多識廣，立時想到厲九娘手爪上必然練有奇毒，但黑血轉眼即盡可能是自己方才服了那顆解毒靈丹，藥性猶未消失，故而劇毒就立被化解了。

這原是念頭一轉之間的事，只聽狠姑婆呷呷笑道：「百里雨，你在第十招上，被老婆子『天狠爪』所傷，只有七天可活，老婆子也不難爲你，快去料理後事吧！」

百里雨 道：「咱們這筆賬，就留待日後再算，告辭了。」

說完，雙足一點，一道人影騰空掠起，瞬息不見。

狠姑婆繃着一張獰厲的臉色，倏地轉過身來，面對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兩人，雙手作勢，厲聲道：「現在該你們兩個上了。」

路五爺微哂道：「厲九娘，妳以爲學來了幾手天狠谷的武學，就可以天下無敵了？」

狠姑婆呷呷怪笑道：「老婆子就算不是天下無敵，對付你們兩個總是綽綽有餘了。」

司東山洪笑一聲道：「老夫想不出妳什麼地方綽綽有餘！」

呼的一掌，直劈過去。

他數十年修爲，掌力何等雄厚，一劈出手，凌厲無窮的潛力，隨手打出，罡風滾滾，掃起了呼嘯之聲，像排山巨浪一般，朝狠姑婆身前捲撞而去。

這要是換在從前，她只有縱身避讓的份兒，但如今她練成了「天狠心法」，就大大的不同了。

只見她口中發出一聲狼嗥，爪先人後，隨着嗥聲，不退反撲，朝前竄來。

這一下看得司東山心頭大凜，不得不向右側躍開一步，以避狠姑婆撲來之勢，左手迅快的劈出一掌，攔腰擊去。

狠姑婆竄來的人，原式不變，同時左爪一揮，迎着司東山掌風抓去。

她一抓之勢，不帶絲毫風聲，但黑風怪司東山這一掌，恰似泥牛入海，去得杳無踪影，敢情是被她化解開去了。

這對司東山來說，不由爲之大

吃一驚，自己劈出的掌力，會在不遇任何阻力之下，消失無形，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

錢神路五爺縱然見多識廣，但也是看不出道理來，只覺狠姑婆身法、手法，十分怪異，就算是天狠谷的武功，也決沒有如此神秘莫測。

要知天狠谷掌門人狠姑婆，就是以「天狠劍法」，和「狠形九步」稱著。

這厲九娘假冒狠姑婆之名，使的乃是「天狠心法」，是老狠神被囚禁在黃山石窟之後，才研創出來的，集他畢生武功精華，較之他昔年手創天狠谷所傳下來的武功，自然精進得多了。

閒言表過，却說路五爺看出形勢不對，立即一躍而上，雙掌同發，一左一右，同時劈擊而出，口中喝道：「路五爺來討教妳幾手絕學。」

其實他話剛出口，雙掌挾着凌厲勁風，已自襲到。

錢神路五爺出身少林，尤其對「大力金剛掌」，沉浸數十年，就是少林寺幾位長老，也不過如此，這兩掌同發，威勢之强，無與倫比！

狠姑婆一時倒也不敢輕攖其鋒，身形一側，十分滑溜的從路五爺身側掠過，尖笑道：「路五，你也接我一掌！」

她使的是「天狠心法」，在掠身而過之際，回頭發掌，揮手拍來，這一掌非但沒有半點强烈風聲，就像她只是虛虛作了個手勢。

但路五爺却並沒等閒視之，劈出的雙掌猛然一抬，跟着一個轉身，把掌力帶轉，迎着狠姑婆虛虛的掌勢盡力推出。

路五爺數十年修爲，一身功力已達收發隨心之境，這一收再發，「大力金剛掌」的力道更見加强。

狠姑婆這虛虛一掌，使的是「九幽陰風掌」，掌風微若無物，但却暗含徹骨陰寒之氣。

這兩種掌風，性質正好完全相反。

少林「大力金剛掌」，必須童身練習，用的是陽剛之勁，九幽門的「九幽陰風掌」，掌風陰柔，以寒毒傷人。

此刻兩股掌風，這乍然一接，登時發出一聲裂帛的暴響，兩人身前，突然飛起一陣强烈的旋風，兩個人身不由己幾乎往前衝出！

黑風怪司東山眼看機不可失，口中大喝一聲，高大人影一閃即至，掠到狠姑婆背後，一掌劈下。

黑風怪就是以身法奇快，掌風强烈出名，但就在他掌風劈到之時，狠姑婆一個大轉身，避了開去，右爪却在閃出之際，借勢往後斜拂出去。

這一記巧快至極，黑風怪一掌擊空，突覺五縷尖風襲到右肋，心頭不期一驚，急急向左閃出。

那知狠姑婆又是一個大轉身，旋了回去，這下司東山堪堪向左閃出，狠姑婆跟着旋到，兩人面對不過三尺距離！

狠姑婆雙目綠光暴射，口中發出一聲尖厲的獰笑，雙手如鈎，猝然撲到，抓向司東山雙肩「肩井穴」。

這下她眞像一頭兇狠人立而起，利爪箍頸，來得如此兇猛，黑風怪司東山成名數十年，見過不知多少陣仗，但却從沒見過一個人會捨棄武功招術，作出猛獸般的原始動作來！

（他焉知狠姑婆這一撲正是「天狠心法」中的上乘武學）

但他一身武功極高，究是名列一流的高手，雖在千鈞一髮，臨危不亂，口中吐氣開聲，右肩一側，右掌直立如刀，閃電朝前推出，直劈對方胸膛，人却在這一側身之際，火速後退。

司東山隨機應變，發動得已經夠快；但狠姑婆的雙爪，總是在他之先，就在司東山側身後退的一刹那，左手爪尖，已經劃上司東山的肩頭，衣衫破裂，銳利如鈎的爪尖，深陷入肉，給司東山一掙，劃了五道數分深的血溝。

司東山雖然也有了斬穫，他直立如刀的一掌，不偏不倚劈在狠姑婆的胸口正中，但聽「噗」的一聲，就像擊在敗革之上。

狠姑婆只是上身晃動，後退了一步，仿若無事，呷呷尖笑道：「司東山，你是死定了。」

司東山疾退數步，急忙低頭看去，自己右肩五道傷口，只是在被狠姑婆利爪劃破之時，流出來的是黑血，轉眼間，就已流出鮮血來了，心知自己並無大礙，但禁不住暗暗奇怪，忖道：「老鬼婆爪上分明有毒，何以自己傷口，轉眼間，劇毒就會消失了呢？」

路五爺可沒容她開口，一躍而至，雙掌連環擊出，不過眨眼之間，就一口氣劈出了七掌。

這七掌不但掌掌凝聚眞力，如巨鎚擊岩，而且也是錢神路五爺壓箱底的絕活，招式變化，奇奧莫測！

一掌之中，招中套招，式外有式，極盡掌法之奇。

狠姑婆不覺激起了好勝之心，口中冷笑一聲，雙爪亂抓，立還顏色，你別看她雙爪亂抓亂劃，漫無章法，實則一抓一劃之中，含蘊着武學上的至理，只是你多看上幾

眼，就要眼花，兩人這一動上手，爪勢掌勢，各極詭異，一爪一掌，都是武林中罕見罕聞之學，攻勢猛惡絕倫。

黑風怪司東山心知路五爺要以內力和老鬼婆相拚，心中一動，立即配合路五爺，跨上一步，三人形成鼎足之勢，同時氣沉丹田，脚踏丁字步，左掌提聚功力，準備在路五爺出手之時，同時出手。

狠姑婆冷冷的道：「路五，你少在我面前裝腔作勢。」

她斜睨了黑風怪一眼，又道：「你們要比拚內力，不妨發幾掌試試！」

路五爺早已聚功待敵，一聽狠姑婆口出狂言，立即大笑一聲道：「路某正要試試！」

兩手揚處，一股排山掌力，猛向狠姑婆撞去。

黑風怪一見錢神路五爺出手，也大喝一聲：「老鬼婆接着了！」同時把凝聚功力的雙掌平胸推出，隨手發出一團呼嘯勁風，對着狠姑婆打去。

錢神路五爺和黑風怪司東山俱是以掌力見長，他們和狠姑婆鼎足而立，兩股强大的內家掌力，同時朝一個人滙合撞到，這份力量，當眞有排山倒海之勢！

狠姑婆雙目綠光暴射，一頭白髮，拂拂自動，身形微弓，不避不閃，雙爪當胸，直似一頭人立而起的兇狠！

直待兩人掌風逼近身前，右手五指化爪，朝右一撥，居然把路五爺潛力如山的劈空掌力，往右撥開，左手跟着五指一抓，朝左撥去，把黑風怪的排山掌風，同樣往左撥開。

兩股强猛掌風，由兩個方向，滙合到一處，經她左右一撥，又涇渭分流，化作兩股狂飆，從她左右兩邊捲湧出去，把一排修剪整齊的花樹，捲得連根拔起！

狠姑婆一陣呷呷尖笑，得意的道：「你們兩個現在相信了吧？要不要再發幾掌試試？」

路五爺、司東山眞沒想到八手羅刹老鬼婆的功力，在短短一二月之間，竟然會高得如此出奇，心頭大爲驚凜！

路五爺鬚髮根根直豎，狂笑一聲道：「路某眞有些不信邪，妳再接我幾招看看！」

喝聲中，雙手交替打出，接連劈出五掌。

黑風怪司東山接口道：「不錯，司某也從不信邪，老鬼婆妳接着了！」

右手運集了平生功力，振臂發掌，凌空拍去。

他和路五爺不同之處，路五爺是雙手交替，連環劈擊，黑風怪則是僅用一隻右掌劈出去，收回來，再劈出去。

他收回再劈，力道就一次比一次增强，路五爺雙掌交替，連劈了五掌，黑風怪同樣再收，再發，連劈了五掌。

路五爺這五掌，可說盡了他的全力，劈空掌力使到像一團磨盤大的石頭，凌空擲去，這份力道，委實夠驚人了！

司東山這五掌，也夠凌厲，如山潛力，一收一發，罡風呼嘯來去，眞不愧他黑風怪之名。

但兩人發出去的掌力，撞到狠姑婆身前，就完全不管用了！

狠姑婆依然人立如狼，雙爪當胸，白髮飛揚，雙目烱烱，等到他們掌力撞到，她雙爪更向左右抓撥，他們每人發了五掌，她雙爪就左右撥動了五下。

她雙爪輕撥，居然把兩人石破天驚的五記强猛掌風，一齊撥了開去，連她衣角都沒有沾到一點！

錢神路五爺看得雙目幾乎噴出火來，老鬼婆這鬼門道，是他數十年從沒遇見過的怪招，一時心有未甘，大喝一聲：「你再接我這一招！」

突然縱身三丈來高，在空中一個掉頭，飛撲而下，右掌五指直伸，朝狠姑婆當頭劈下！

這一招是他畢生功力貫注的一記「大力金剛掌」重手法，少林陽剛掌力中最重最猛的一記掌法。

狠姑婆自然認得路五爺的是「大力金剛掌」中的一記重手法，一張鳩臉，也不期變得異常凝重。

仰首向天，雙爪凌空，驀地發出一聲狠嗥般慘厲的笑聲，爪先人後，迎空竄起，雙爪猛向路五爺抓去。

路五爺凌空撲落的人，眼看狠姑婆雙爪當先，迎着竄了上來，倒也不敢大意，本來護胸的左手，也立即跟着推出。

這一招硬打硬接，非比尋常，但狠姑婆左爪朝外撥出，先已卸去了路五爺的掌力，右爪朝着路五爺咽喉抓來。

如今却和路五爺後發的左掌接個正着，但聽蓬然一聲，兩條人影同時墮到地上，各自分開。

路五爺被震得後退了三步，只覺左掌一陣火辣辣生痛，手腕却震得痳木不仁，幾乎抬不起來。

狠姑婆落到地上，只見白髮飛揚，臉色更加獰厲，但却站住了樁。

黑風怪一言不發，身形一伏，霍地移近了丈餘，無聲無息，一下就閃到了狠姑婆的身後，舉手就是一掌，疾快無比朝她後心印去。

狠姑婆又是一聲悽厲的狠嗥，突然回頭左顧，左爪隨着往後揮

出，人也一個左旋，轉了過來。

這一下快逾閃電，黑風怪連退避都來不及，但覺左肩一緊，已被對方尖鋭如鈎的五指抓落！

心頭大吃一驚，也顧不得負傷，猛力一掙，脫出鬼爪，但左肩却被鋒利鬼爪勾破了五道血溝，黑血像泉水般湧出。他更顧不得疼痛，一個觔斗，倒翻出去一丈開外。

狠姑婆一陣得意的呷呷尖笑，說道：「你們現在識得老婆子的厲害了吧！」

話聲甫落，忽然聽到有人發出嘿的一聲冷笑，接着響起一個低沉而略帶尖沙的聲音說道：「這鬼婆子說話不怕大風閃了舌頭！」

這句話聲音不響，也不知發自何處，但在場的人，都聽得十分清晰。

狠姑婆一張鳩形臉上，不由的隱泛怒容，一雙綠陰陰的眼睛，骨碌碌向空四轉，厲聲道：「什麼人躲在暗處說話，還不給老婆子出來？」

只聽西首一陣風飄送過來一個尖細的聲音道：「矮子，這鬼婆子討厭得很，你給她一掌，也好讓她收斂收斂。」

「對，對！」那尖沙聲音低笑道：「這鬼婆子比你小黑子還要討厭，眞該給她一掌！」

這兩人說話的聲音，一個在西，一個在東，飄飄忽忽的就像一絲話音從空中飄過，不可捉摸！

狠姑婆聽得大怒，厲聲喝道：「你們走……」

她只說了三個字，突然間身軀搖了兩搖，終於拿不住樁，後退了三步。

她是被一股突如其來的力道推了一把，若非本身功力深厚，及時警覺，運功抗拒，只怕要被人家推出去七八步呢。

這一下直把狠姑婆驚得不知所云，一張鳩臉上流露出無比驚詫，抬頭道：「何方高人，暗對老婆子下手，何不請出來一見？」

只聽尖沙聲音道：「妳還不配。」

狠姑婆呷呷尖笑道：「老婆子那裏不配了？」

突然屈指輕彈，從她手指間，射出一點綠芒，朝左首簷角上激射過去，綠芒一閃而沒，就沒了下文，這可是九幽門的「綠燐鬼火」，本來遇物即燃，威力極强之物。

只聽尖細聲音道：「矮子，你這一掌，對她太客氣了。」

尖沙聲音道：「你光說不動，不會也露一手她瞧瞧？」

尖細聲音道：「我吃了她酒菜，不好意思，唔，我還給她就是了。」

狠姑婆只是仰起首，豎耳諦聽，審視着兩人藏身之處，今晚不把他們逼出來，自己這副總護法，豈不太丟人了？

就在她仰首諦視之際，她瞥見西首簷角間，忽然飛起一道瘦小的人影，快得如同飛鳥一般，凌空從頭頂掠過！

就在人影掠過之際，耳中就聽到「嘔」的一聲，一道白光，挾着濃重的酒氣、穢味，像一道倒掛的瀑布，垂首瀉落！

狠姑婆(八手羅刹厲九娘)究是久經大敵的人，聽出對方口氣不對，同時也聞到了一股穢味，似是喝醉了酒的人嘔吐出來的一般！

她豈會呆着不動，讓你吐個一頭一臉？左脚倏然斜跨，一個人就像狠竄，朝橫裏掠了出去。

但任妳見機得快，白髮上還是沾到了不少，她身後眞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嘩」的一聲，酒穢四溢，吐了一地！

狠姑婆止不住心頭大爲驚駭，方才那人推了自己一把，居然連人家影子都沒看到，這回看到影子，却快如閃電，差點吐得自己一頭穢物！

這兩人的武功，豈不已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議的境界？

錢神路五爺、黑風怪司東山自然也看得不禁聳然動容，他們互望了一眼，各自縱身掠起。

小諸葛諸葛眞方才只是在衝進左廂之時，被君簫掌力震傷，他身邊帶有治傷靈藥，再經過這一陣工夫的運氣調息，傷勢早已痊癒。

此刻眼看路五爺、司東山二人縱身掠起，立即朝總管馮友三打了一個手勢，摺扇一橫，閃身而出，口中朗聲喝道：「二位留步，副總座沒有吩咐，你們就想走麼？」

總管馮友三自然知道這兩人不好惹，但總鏢頭既已喝出口來，他不得不虛應故事，跟着躍出，雙掌當胸，運起了全身功力，準備硬挨人家一記。

路五爺脚下一停頓，沉喝一聲：「小子，你這是螳臂擋車，攔着路某，莫非嫌命長了？」

黑風怪司東山可沒有路五爺好說話，兩目一瞪，洪喝道：「找死！」

他左肩只是一些外傷，並不嚴重(其實這是他們服了「天樞解毒丹」，才算沒事，若是換了別人，被「天狠爪」抓過，爪尖有毒，早就見血封喉，那有這般便宜事也？)

狠姑婆尖聲道：「總鏢頭，讓他們去吧！」

有了副總護法這句話，諸葛眞躬身應「是」，一揮手，偕同馮總管一齊退下。

路五爺洪笑一聲道：「厲九娘，後會有期，咱們這筆賬，路某總有一天要找妳結的。」

黑風怪接口道：「司某也絕不會含糊。」

狠姑婆道：「很好，老婆子隨時候教。」

兩道人影疾逾飛鳥，轉眼之間，走得不見踪影。

狠姑婆回頭問道：「總鏢頭中了百里雨的暗算，傷勢已好了麼？」

小諸葛躬身道：「多謝副總座關懷，屬下已經好了。」

接着說道：「啓稟副總座，屬下不是被百里雨震傷的。」

狠姑婆奇道：「那是被什麼人震傷的？」

小諸葛道：「屬下進入廂房之時，看到百里雨還在地上趺坐，震傷屬下的是一個身穿青衫的白臉少年，那時他和屬下之間，相距約有七八步遠近，揮手一掌，朝屬下拍來，屬下進去之時，本以摺扇當胸，但却擋不住那人一掌的潛力，但覺胸頭一窒，竟被震退了數步之多。」

狠姑婆訝異的道：「一個白臉少年，竟有這等功力？唔，今晚之事，果然大有蹊蹺，好，現在已經沒事了，你們回去休息吧！」

小諸葛躬身應是，便和馮總管一起告罪而退。

＊　＊　＊

君簫藝高膽大，一直並沒離去，只是隱身附近花叢之中，看着熱鬧，直待路五爺、司東山兩人走後，小諸葛和馮總管相偕退出，才悄悄離開花園，回轉光祿堂，仍由後窗進入臥室，掩好窗戶，然後脫衣就寢。

就在他堪堪睡下，只聽門上起了「剝啄」彈指之聲。

君簫心頭暗暗奇怪，這時差不多已經二更多了，還有誰來敲門？一面翻身坐起，問道：「什麼人？」

門外響起一個聲音說道：「雲爺睡了麼？是小婢小玫。」

君簫問道：「妳有什麼事？」

小玫隔着房門說道：「啓稟雲爺，是總管陪同總鏢頭，拜會雲爺來了。」

總管陪同總鏢頭拜會自己，這是什麼時候了，還來「拜會」？哼，這明明是小諸葛諸葛眞方才挨了自己一掌，那時自己雖然換了一張面具，沒被他看出自己面貌，但他很可能懷疑自己身份，故而退出花園，一腳就趕到這裏來看看虛實。

心中想着，立即披衣而起，開出門去，只見俏丫頭小玫身後，站着光祿堂管事沈功甫，看到自己，立即趨上一步，抱拳陪笑道：「驚擾雲少俠了，實在因爲總鏢頭這次是因事路過此地，明天一早就要走的，方才聽總管說起，雲少俠和另外一位雲少俠住在光祿堂，故而夤夜拜訪，希望和兩位見見面。」

君簫道：「沈管事好說，不知總鏢頭現在何處？」

沈功甫道：「總鏢頭就在樓下客堂之中，兄弟替雲少俠帶路。」

說完，連連抬手，走在前面領路。

君簫隨着他走下樓梯，跨進客廳，小諸葛諸葛眞和總管馮友三就在廳上，這時同時站了起來。

小諸葛含笑道：「雲兄請了，兄弟深夜前來驚擾，心實不安，只是兄弟此次是隨同副總座路過此地，明日一早就得上路，故而不揣冒昧，夤夜走訪，藉聆教益。」

他話說得很客氣，神色很謙恭，但一雙烱烱有神的眼光，就只是盯着君簫臉上打量。

君簫坦然一笑道：「總鏢頭言重，在下初來中原，還要總鏢頭多多指教。」

他剛說到這裏，只見雲如天施施然走了進來。

他敢情也已入睡，還有點睡眼惺忪，但神色相當冷傲，只是冷冷的朝大家瞥了一眼，還沒開口。

馮友三趕忙迎着說道：「雲少俠，兄弟給你引見，這是敝樓九大鏢局的總鏢頭。」一面又朝小諸葛說道：「這位就是雲如天雲少俠。」

雲如天打量了小諸葛一眼，才拱手道：「在下久仰總鏢頭大名，今晚幸會。」

小諸葛也在暗暗的打量着雲如天，一面拱手笑道：「雲兄請坐，敝樓得蒙二位雲兄賁臨，眞是榮幸之至。」

君簫含笑朝雲如天點頭爲禮，雲如天只是略爲頷首，便在君簫對面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君簫心中暗道：「此人似是生性孤僻，爲人冷傲得很。」

只聽小諸葛道：「兄弟今晚因事路過此地，明日一早，仍須他往，在這裏只有一宿耽擱，方才聽馮總管說起二位雲兄延攬在光祿堂，故而極欲和二位一敍。」

雲如天道：「總鏢頭太謙了，在下投效貴局而來，還望總鏢頭提携才好。」

君簫看他話說得極爲謙虛，但神色之間，仍掩不住冷傲之色。

小諸葛朗笑一聲道：「雲兄好說，敝局設置聚英樓，延攬天下英雄，只要有一技之長，均所歡迎，二位雲兄能由鶴壽堂晉升光祿堂，足見身手不凡了。」說到這裏，目光一注雲如天，接着道：「兄弟還未請教雲兄仙鄉何處？」

雲如天道：「在下世居夔州。」

小諸葛又問道：「雲兄一身所學，造詣極深，不知尊師是那一位高人？」

雲如天道：「在下莊稼把式，傳自家父，並無門派。」

小諸葛肅然道：「這麼說，雲兄令尊，定是武林前輩了。」

雲如天道：「家父遯跡山林，耕讀爲生，不喜人知。」

小諸葛點頭笑道：「令尊武林隱逸，世之高賢，令人不勝欽慕之至。」

君簫心中暗道：「這小諸葛外貌謙和，實是城府極深之人，雲如天這幾句話，只怕已引起他的疑心了！」

小諸葛目光一瞥二人，說道：「二位雲兄投效敝局，不知想在敝局九大鏢局之中，擔任什麼差事？」

君簫看出雲如天江湖經驗不深，怕他一個回答不好，更易啓人疑竇，這就搶先答道：「總鏢頭綜理九大鏢局，創設聚英樓，延攬天下英豪，自然用人惟才，在下生長塞外，不知鏢局中有些什麼職務，也不好由在下自己挑選，總鏢頭量才錄用就是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何以會對雲如天心生關切，這大概是自己化名雲驚天，他却叫雲如天，兩人的名字，只差了一個字，好像兄弟一般，就是這緣故吧？

但雲如天處處都表現得十分冷傲，一點也沒有同姓同名的「兄弟」之情。

小諸葛仰首朗笑一聲道：「好個量才錄用，這位雲兄呢？」

雲如天欠身道：「在下沒有意見，但憑總鏢頭差遣。」

小諸葛表示滿意，點點頭道：「好，兄弟對二位的事情，自當仔細考慮，決不會令二位失望……」

他說到這裏，目光徐徐往兩人臉上掠過，又道：「二位雲兄，同姓同名，僅一字之差，聽來像是同胞兄弟一般，最奇的，還是二位又是同一天前來投效敝局，同樣連闖鶴壽堂三關，晉升光祿堂，眞所謂巧之又巧了……」

話聲未落，只見沈功甫匆匆走入，朝馮友三耳邊低聲說了兩句。

馮友三聽得神色一變，低聲問道：「人呢？」

沈功甫道：「田管事已經押來了。」

小諸葛倏地回過頭去，問道：「什麼事？」

馮友三道：「景福堂來雨軒方才發現有一名奸細潛入，被屠副山主暗器所傷擒獲。」

小諸葛問道：「人在那裏？」

馮友三道：「景福堂田管事已把他押來了。」

小諸葛點頭道：「如此甚好，你叫田文海把他押進來，我倒要瞧瞧誰吃了豹子膽，敢夜闖咱們聚英樓的，究竟是什麼人？」

馮友三應了「是」，回頭朝沈功甫吩咐道：「功甫，你叫文海把人押進來。」

沈功甫躬身領命，匆匆退了出去。

接着但見由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爲首，率領了兩個青衣勁裝大漢，押着一人走了進來。

君簫一眼就認出那個被兩名勁裝漢子挾持而行的人，正是和自己一同投效聚英樓來的一品刀祁長泰，心頭不覺一凜！

爲首漢子朝小諸葛躬身一禮，說道：「屬下田文海見過總鏢頭。」

小諸葛一擺手，目注祁長泰，轉臉問道：「此人是誰？」

馮友三在旁道：「一品刀祁長泰，昨日持四泰鏢局局主神鞭李崑陽的介紹函，投奔咱們而來，安置在鶴壽堂中。」

小諸葛雙目神光暴射，冷冷一哼道：「這麼說，他是臥底來的了，好，文海，解開他穴道。」

田文海口中應「是」，右手一掌，拍開了他後頸啞穴。

一品刀祁長泰身軀陡然一震，倏地睜開眼來。

馮友三不待他開口，皮笑肉不笑，乾咳一聲道：「祁老哥，兄弟給你介紹，這位就是咱們九大鏢局的諸葛總鏢頭，兄弟有幾句話想要請教，祁老哥成名多年，乃是江湖上響噹噹的漢子，不會不識時務吧？」

祁長泰昂首冷笑道：「祁某既然落在你們手中，沒有什麼好說的。」

馮友三依然含笑道：「祁老哥投效聚英樓，是李局主介紹來的，敝樓把祁老哥延入鶴壽堂，待如上賓，祁老哥縱或輕信人言，對敝樓有誤解之處，也該替李局主着想，豈可給引介的人憑添痲煩？」

祁長泰道：「在下不用輕信人言，也沒有什麼誤解，在下曾在四泰鏢局當過幾年鏢頭，是在下懇請李局主寫的介紹函，此事根本和李局主無關。」

「那就好。」

馮友三道：「祁老哥夠光棍，但話得說回來，祁老哥和咱們九大鏢局並無過節可言，總不至於是你祁老哥自己來臥底的吧？」

「臥底？」

祁長泰冷笑一聲道：「聚英樓不做虧心事，何用怕人家臥底，祁某又何用前來臥底？」

馮友三陰森一笑道：「祁老哥既非前來臥底，夜探景福堂，又作

何解？」

祁長泰似已鎮定下來，說道：「在下只是一時好奇，憑祁某在江湖上混了二十年，自問還薄有名氣，只被安置在鶴壽堂，因此祁某想瞧瞧住在景福堂的，又是何等人物？」

這當然也是理由，但和剛才的口氣，已經不同。

馮友三詭異的笑了笑道：「只怕並不如此吧？」

祁長泰道：「何以見得？」

馮友三陰森道：「因爲祁老哥的來歷，不無脈絡可循？」

祁長泰輕嘿道：「祁某有何脈絡可循？」

馮友三慢條斯理的道：「祁老哥是四泰鏢局神鞭李崑陽介紹來的，李崑陽是武當無爲道長的俗家師弟，祁老哥在四泰鏢局做過事之後，前來投效本樓，只此一點，分明是受武當派利用，臥底來的了。」

祁長泰冷笑道：「這眞是無稽之談，武當派高手如雲，何用祁某來替他們出力？」

馮友三道：「武當派如果派出他們門人弟子前來臥底，誰都認得出來，豈非掩耳盜鈴，那有祁老哥來的好？」

小諸葛一擺手，攔着馮友三的話頭，一面朝祁長泰說道：「諸葛眞不願開罪江湖朋友，祁老哥只要說出受了何人指使，兄弟立時釋放祁老哥，這場樑子，就此揭過，祁老哥意下如何？」

祁長泰道：「總鏢頭盛意，在下心領，在下並無指使的人，如何說得出來？」

小諸葛歎了口氣，才道：「祁老哥如果沒有人主使，決不會有夜探景福堂之擧，唉，說實在，自從家岳創辦鏢局，生意遍及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使得不少鏢局同行，心存嫉妒，於是在江湖上大肆破壞，亦在所難免，祁老哥如能明白見告，正是兄弟所渴望之事。」

祁長泰道：「祁某說過，只是一時好奇，並無主使，總鏢頭見信固然好，不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小諸葛俊秀的臉上，微微一沉，哼道：「祁老哥那眞是不肯說了？」

祁長泰道：「祁某無可奉告。」

馮友三忙道：「祁老哥今晚不肯說，那也沒有關係，你只要在敝樓住上一些日子，慢慢自會明白敝樓情形，也自然會毫無保留的說出來了。」

說到這裏，朝田文海使了一個眼色。

田文海朝兩個青衣漢子揮揮手道：「押下去。」

轉身向小諸葛施了一禮，率同兩名漢子，押着一品刀祁長泰，退出廳去。

君簫心中一動，暗道：「聽馮友三的口氣，只怕會對祁長泰酷刑逼供了，唉，他如果眞是武當派派他來的，自己豈能袖手不管？」

小諸葛目送祁長泰走後，輕輕歎息一聲道：「他眞會是武當派派他來的吧？」

馮友三諂笑道：「屬下方才只是唬唬他的，他如果熬不住的話，就會自承是武當派派他來的，那麼此人就大有問題了。」

小諸葛點點頭，嘉許的道：「好，這件事，就交給你辦吧！」

說完，隨着站起身來，向君簫、雲如天二人抱抱拳道：「時間不早，二位雲兄請回房安息吧，二位之事，兄弟自有妥善安排，明日一早，就不來辭行了。」

轉身擧步往外行去。

君簫、雲如天一齊拱手道：「總鏢頭好走，恕在下不送了。」

馮友三緊跟着小諸葛身後，抱抱拳道：「打擾打擾，二位也請回房安息吧！」

率同沈功甫，急忙往外就走。

君簫朝雲如天笑了笑道：「雲兄是否覺得總鏢頭來得有些突然嗎？」

雲如天冷冷的道：「在下並沒覺得。」

君簫正待再說。

雲如天道：「在下失陪。」

自顧自轉身向屏後樓梯走去。

君簫看他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也頗感意外，望着他的背影，暗暗忖道：「這位仁兄眞是孤僻得很。」

心念轉動，也隨着上樓，回到房中，心中兀是想着一品刀祁長泰，不論他是武當派派來的也好，或者是另有目的也好，自己總不能看他落在七星會的手裏。

當然救人之事，越快越好，此時只不過三更方過，還不算太遲，雖然今晚小諸葛尚未離開，防範較嚴。但如今晚不把他救出，等到明晚動手，人在馮友三等人手中，難保不嚴刑逼供……

「哦。」

君簫忽然低低哦了一聲，心中暗道：「不對，小諸葛賁夜到光祿堂來，分明對自己和雲如天二人，動了懷疑，擒到祁長泰之事，無巧不巧在他來的時候發生，莫非是故佈陷阱，試探自己和雲如天二人，亦未可知……不，就算是他們故佈陷阱，自己也非要去弄個水落石出！」

他藝高膽大，那會把他們故佈的陷阱，放在心上？

想到就做，迅快換了一件長

衫，依舊由後窗悄悄穿窗而出。

這回他沒有立時就騰身飛掠，只是隱身暗處，運足目力，朝四週仔細察看了一陣。

這一察看，果然給他發現左首一排樹蔭間，依稀似有一個人影，潛伏其間，此人潛伏之處，正好監視光祿堂一排樓宇的後窗。

君簫暗暗冷笑一聲，忖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身形悄然移動，避開正面，由簷邊陰暗處，長身掠起，凌空撲上樹梢，足尖一點，輕輕落到那人身後。

這一手當眞快得如同電光一閃，不帶絲毫風聲！

那人只是聚精會神，監視着光祿堂一排樓宇，不會防到君簫已經繞到他身後，因此連頭也沒回一下。

君簫藉着樹蔭掩蔽，這下看清楚了，這個隱伏林間，監視着光祿堂樓宇的，正是光祿堂管事沈功甫。不由冷笑一聲，抬手一指，凌空點了他背後穴道，立即長身而起，朝景福堂方向投去。

就在他掠上花園圍牆之際，突聽遠處傳來一陣尖銳得像夜梟般的怪笑！

君簫心頭猛然一動，暗道：「這不是假扮狠姑婆的厲九娘的笑聲？她不會無故發出這種鬼笑，莫非又有什麼人闖進景福堂來了？」

心念方動，忽聽一聲悶哼，傳了過來！

這聲音相隔猶遠，若是換了一人，決難聽到，君簫聽出那哼聲極似有人負了重傷，才哼出來的，一時來不及多想，雙足一點，施展「天龍御風身法」，疾若流星，朝那方向飛射過去。

那是狠姑婆居住的小圍牆外，一片草坪前面，狠姑婆臉色獰厲，尖聲道：「說，你們賁夜覷伺老婆子住處，意欲何爲？」

在狠姑婆面前，站着一個藍袍負劍的道人，在他四五步外，地上仆臥着一個藍袍道人，敢情就是方才發出悶哼之人，看他一動不動的模樣，就是不死，也傷得十分沉重了。

那站着的藍袍道人目睹同伴倒地，仍然一言不發，靜站原地不動。

狠姑婆目射兇燄，綠光逼人，尖喝道：「你是死人，老婆子問你的話，你爲什麼不答？」

那藍袍道人還是仿如不聞，不言不動。

君簫看得方自暗暗奇怪，瞥見西首一排樹林間，人影閃動，又奔出四個藍袍道人，這四人同樣肩負長劍，年紀大概在三十左右。

狠姑婆目光一動，露出濃重的殺機，桀桀尖笑道：「好，好，你們這些武當小輩，果然是衝着老婆子來的了，好……」

「好」字出口，突然右手揮動，連續擊出，她出手如電，但却不帶絲毫掌風，好像只是一記虛招。

「原來這幾個藍袍道人，竟是武當門下！」

君簫心念轉動，因自己停身之處，至少還在十丈以外，此時看她鬼爪連揮，方自暗叫了聲：「不好！」

一時要待出手搶救，却已不及！

但聽悶哼之聲，連續不絕。眨眼之間，五個藍袍道人被她擊傷了三個，每人都在悶哼聲中，被摔出去七八尺外，口噴黑血而死。

其餘三人，目睹變起倉猝，同門慘遭毒手，但他們却依然原姿不變，站立原地，不避不走。君簫看得心頭大怒，但眼看這兩個藍袍道人目睹同門慘死却依然恭身肅立，毫無動手之意，心頭不禁大感怪異。

一個人的生死，有輕如鴻毛，有重如泰山，這幾個武當門人夜入景福堂，必然有爲而來。就算有視死如歸的豪氣，也不用任人下手，束手就斃，一時只覺疑竇重重，不知他們用心何在？

這原是心念轉動，電光般一閃的時間，但聽西首一條石砌路上，一個蒼老聲音道：「善哉，善哉，老施主連施殺手，未免太狠毒了！」

君簫隨着話聲看去，但見一個白髮簪髻，白髯飄胸的青袍老道，飄然行來，心中不由一怔，忖道：「這老頭一派仙風道骨，不知又是什麼人？」

老道身後，緊隨着一個身穿青布道袍，胸飄五綹黑鬚，背負長劍的道人，一臉俱是激憤怒容。

最後又是兩個藍袍負劍的中年道人，亦步亦趨，狀極恭敬。

狠姑婆碧綠目光一動，呷呷尖笑道：「我老婆子還當是誰，原來今晚來的不速之客，居然會是武當掌門無爲道長，這就難怪老婆子住所前後，被你座前護法弟子藍袍八劍包圍了起來。」

君簫聽得不由一驚，這白髯老道，原來竟是武當掌教無爲道長，那麼跟隨無爲道長身後的，該是武當三子中的老三無量道長了。

（武當三子中的老二無塵，二十年前死於圍剿狠姑婆之役）

這就難怪藍袍八劍任由狠姑婆施展「天狠爪」，殺傷多人，並未還手，原來是他們掌門人駕到了。

他們只是奉命監視狠姑婆，沒有掌門人的命令，他們不敢出手對抗，故而任由狠姑婆殘殺了！

（未完・九）

上文提要：三聖會的三個首腦已經預料到天衣大師、白翎等人會將全大夫救出，因而商議對策，決定由三個會主親自出馬誘敵。一直侍候全大夫的兩個婢女被全大夫正直的舉止言談所感化，決定替全大夫傳遞消息，正待拜別之際，散花仙子等人一陣風般飄了進來，隨之向全大夫追問和尚道士等人的踪迹，雙方展開了一場智鬥……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黑衣飄飛挾人去　殺機動患後絕欲

「大夫，先請教藥物是否眞能幫助人突破體能極限？」南宮秋月道：「使武功跨入另一重境界？」

全大夫說道：「如果金丹大道的玄論不錯，突破體能限制，只是小成……」

「大夫不是已經求証過了麼？」散花仙子突然接了一句，幾乎使全大夫脫口失言，總算及時忍下，懸崖勒馬，笑一笑，道：「仙子亦是知藥人，區區服用了二十四顆金丹，修了三十年歲月，有些什麼成就呢？」

「肌膚瑩晶，氣度雍容，望之若神仙中人，」散花仙子道：「這就不是學武人可能練成的了。」

「但武功只能打退野狠山貓，遇上江湖高手，只有束手就縛的份，」全大夫道：「來得太慢了，縱然仙跡可尋，但人生不過百年，大道未成，仙基未固，人已灰飛煙滅，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修練金丹大道的人，可有幾個得全仙業？所以，全某人的看法是仙道無憑。不過，丹藥有據，藥可療傷、強身，助長功力，增強體能。」

「照大夫的說法是金丹大道不可信了？」慕容長青道：「大夫怎還不及時回頭呢？」

「一旦失足成恨事，回首已然兩鬢斑，」全大夫道：「雖然仙道飄緲，但金丹有成，區區的用藥之能，實非一般的藥師能及……」

「全大夫是否也能配製名聞天下的大還丹？」慕容長青接道：「大還丹是否眞有起死回生之力？大夫煉製的金丹神效如何，還請說明，以開我等茅塞。」

問得尖銳，直叩核心，很難應付了事，但也使全大夫安下了心，南宮、慕容的問話中，都有着明顯的企圖，只要應對得宜，可暫時保住性命，至少慕容長青目光中的殺機，已消退不見。

「大還丹被尊稱爲丹藥中的極品，功效也被誇大了許多，」全大夫道：「事實上是丹藥合成，各有妙用，就算同爲大還丹，也有不同的類分……」

「倒是從未聽過，希望大夫能說出一個叫人信服的道理。」慕容長青雙目中寒芒閃動，又泛出了殺機。

這個人喜怒無常，滿懷殺意，要十分小心應付才成。

「大還丹出自兩百年前一位方士秦棄子之手，那時，識藥的人還不太多，秦棄子採齊了所有的藥物，」全大夫道：「煉成了一爐大還丹一共七十二顆，秦棄子把它分藏於三十六個玉瓶之中。」

「爲什麼一瓶中只收存兩顆大還丹呢？」南宮秋月道：「是不是故弄玄虛？」

「所以，大還丹傳誦江湖兩百年，」全大夫道：「一直還在傳誦着，誰也無法肯定還有多少顆留在世上。」

「除了秦棄子之外，再無人煉製過大還丹了？」南宮秋月好奇的打破沙鍋問到底。

「倒也不是，不過秦棄子這一爐丹藥最爲有名，也最具神效！」全大夫道：「確如慕容會主所說，有起死回生之效，助長功力之能，被人視爲奇品神丹，因爲它的主藥齊全，當然，秦棄子分置於三十六個玉瓶之中，分藏各處，留贈有緣人取得，也是此一丹藥的傳誦原因之一，後人所謂的大還丹，就泛指此一奇珍了。」

「原來大還丹還有這麼一個典故，」南宮秋月道：「七十二粒大還丹，是否全都爲人取走了呢？」

「不知道，也不會有人知道。」全大夫道：「當年秦棄子分瓶藏藥，花了不少工夫，大概是希望把他的大名，和丹藥同時留傳於世，卻不料取丹棄名，大還丹名氣傳揚江湖，秦棄子這個名字卻很少有人知道。」

「大夫怎會知道呢？」慕容長青道：「難道也載於典籍之上？」

「不錯，一本大還記事上，記下了這段秘密，也記下了大還丹的配方，」全大夫道：「秦棄子的一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慕容長青道：「大夫果然博學多聞，胸藏萬卷，令人佩服。」

全大夫道：「因此書和藥物有關，好友才慷慨相贈。」

「書讀太多了，」慕容長青道：「就給人一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恐怖感。」話中有話，也表示出關切和憂慮。

殺我之念，一直不息，此地，實非善地，不宜久留，全大夫已生出了能走就走的打算。

「大夫是否還記得配製大還丹的藥方呢？」散花仙子問得單刀直入。

「當然記得，」全大夫道：「藥方不難，難在配藥，有些藥不易尋得。」

「和春，快去拿文房四寶，請大夫寫出藥方子。」一向沉着的散花仙子，突然間變得急躁了。

事實上是散花仙子心中已作了個重要的決定，全大夫能殺不能留，照時間上推算，果然是全大夫收容改造了天衣大師、飛雲子、江豪三人，但三人藝成之後，還沒和全大夫見過面，見了面有些什麼後果，還難預料。全大夫不單純是一個藥師，而是一個胸羅萬有的奇人，所謂金丹大道，也就是求仙術，一個好好的人想修入仙界，這個人不是天才橫溢的奇人，就是有點瘋狂的貪妄症。

而全大夫分明是屬於前者，識見博廣，術藝奇雜。

明月觀也修的丹道術法之學，散花仙子在前幾任觀主成就累積、餘蔭下，集一身相當卓越的術法，這一番交談下來，散花仙子有點怕了，這個全大夫要早殺早好，以絕後患。

現在，慕容長青要殺他，散花仙子絕對不阻止，慕容長青心有所盼不下手，散花仙子却決心下手了，就算不要他的命，也要他變成一個僅有一口氣在的活死人，在他失去意識之前，能取到多少算多少了。

慕容長青心中雖有點奇怪，但想到通曉藥道的人，聞得大還丹的配方，難免會急於一見，却瞧不出散花仙子也動了殺心。

因爲，散花仙子的神色中有興奮，不見殺機，殺機藏得深又密。

和春捧來了文房四寶，全大夫濡筆行書，一口氣寫出了大還丹的藥方子，道：「如若丹道之學也有主從之分，這就是正宗大還丹的藥方子了。」

散花仙子接過藥方仔細看，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也探過腦袋瞧，散花仙子看完了，把藥方交給了南宮秋月，道：「至少有三味藥，是天材地寶，單是找到一樣就具有救人的功效，找齊三味藥，也用不着配製大還丹了。」

「這是秦棄子的配製藥方，在下是照方寫出，」全大夫道：「一味未加，也一味未減，流傳江湖的第一丹藥奇品，就是這個藥方子了。」

「大夫，大還丹比起你的自製金丹，孰強孰弱？」慕容長青道：「能不能把你自製金丹的藥方子，也寫出來？」

「行！最好能搜購一些藥物回來，」全大夫道：「我的金丹配方，功效也許比不上大還丹，但藥材却容易採辦，也算得丹藥上品，對救命療傷，大有幫助。」

說寫就寫，揮筆立成。

散花仙子最後看金丹配方，但却看得最仔細，看得時間也久，看完後點點頭，道：「這個藥方子的珍貴，尤在大還丹配方之上，大夫果然是一代神醫，唉！只是你犯忌太多，你如長命百歲，我們就薦難安枕了。」

明顯的說出了妬才殺人的企圖。

南宮秋月呆了一呆，道：「仙子姐姐，現在就殺了他，是不是早了一些？」一直主張早殺早好的慕容長青竟然也變得猶豫起來，雖未多言，但也未附和散花仙子。

「人不能心存私慾，兩位都希

望仝大夫的醫術助兩位衝破體能極限，」散花仙子笑道：「可是兩位是否想過，他也可能暗施毒手，算計了兩位，落入他掌控之中？」

挑撥中帶着恐嚇，是最容易收效的方法。

果然，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都屈服了，微微頷首。

還是栽在了妖女的手中，仝大夫明白三個人已溝通了殺意，不會再有人阻止，今日處境是死定了，立刻摒棄雜念，閉上雙目。

迎春、和春一直暗中注意着仝大夫，當然也聽出了散花仙子表露的殺意，仝大夫閉上了雙眼，是認命和絕望的徵象，二女雖有相助之心，但却又無着力之處。

在三聖會中，二女和會主的身份相差太懸殊了，三位都是手握生殺大權的人，二女只是聽人呼來喝去的丫頭。

和春悄然移動身軀，退出了大廳，飛身躍上屋面，再也忍不住目中淚水，滾滾落下。

小姑娘是眞的動了情。

仝大夫已兩鬢微斑，但他瑩晶的肌膚，飄然出塵的氣度，金剛不動的定力，超越了人的範疇，迎春、和春都已把他當作神去崇拜。

他要被人殺了，自己就站在他的身側，却無法救他，還要眼看他濺血劍下而亡，想到此處，忍不住呼叫出聲，道：「仝大夫一代神醫，活人無算，救苦救難，解民倒懸，但他遇到厄運困苦時，誰又能幫助他呢？善人無善報，天道何在……」

這本是和春心中想的事情，只是委屈堵心，一急之下，就大聲叫了出來。

但尖叫的聲音却突然低沉下去，終至消失不聞。

原來，和春的淚眼中映現出三個人影。

事實上是三個活生生的人，慕容長青、散花仙子和南宮秋月，三聖會的三位會主。

這三個人只要出現一個，就讓和春膽顫心驚，矮了半截，但三個一起出現，就圍在和春身側，可是，和春仍然站得穩穩的，沒有跪拜迎接，也沒畏懼訝異，臉色是一片平靜。

「十二秀女中，妳和迎春是最聰明的兩位，想不到聰明反被聰明誤，」慕容長青歎息一聲，道：「錯一步踏入枉死城……」

「小婢擅離大廳時，已存了必死之心，會主請下手吧……婢子死在仝大夫之前，死而無怨。」和春挺胸行前一步，跪了下去，閉目待死。

慕容長青臉色一寒，道：「無知賤婢，我把妳們從小養大，教妳們讀書識字，傳妳們武功、劍術，把妳們調教得能彈能唱，善舞善歌，成爲才藝雙全的美女，想不到，妳竟背叛了我。」

「大會主對我們確有養育之恩，」和春道：「但你不是培養人才，而是爲你大會主製造爪牙，我們爲你犧牲了淸白身軀，放蕩形骸，誘殺行兇，無所不爲，大會主，下手吧！婢子一心求死，無意反抗，但拖延時刻，未必對會主有利，已入話題，就越講越不好聽了，有傷大會主的尊嚴。」

慕容長青實在很陰，對一個一心求死的女婢，也要手段，右手輕揮，連點了和春三處穴道，斷去她自絕的能力，才冷冷說道：「一掌打死妳，太便宜妳了，我要妳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慢慢拷打慢慢問，仝大夫許了妳什麼好處，妳竟背棄誓言？丫頭，如是想少受幾天活罪，那就說出心中之秘。」

和春已沒有嚼舌自盡的能力，但還能說話，只不過控制言語的機能，受到相當的傷害，聲音有些顫抖，黯然說道：「對一個女婢丫頭，也要如此的活罪折磨。不錯，我背棄了效忠你的誓言，但我在請罪求死啊！誓言上約定得很淸楚，你不讓我死，留着我慢慢的折磨，我固然受盡磨難，也可能哀號呼叫，不勝刑求之苦，但我把留在心中的一些愧咎，也將消化淨盡。仝大夫對婢子沒有任何許諾，我也不敢有何妄求，我敬重他的人格，也崇慕他的才華，願意爲他死，我雖然不相信自己眞能承受苦刑折磨，但我不會求饒。」

這番話悽悽慘慘，傷心欲絕，但却擲地有聲，明知酷刑難挨，却要咬牙承受，坦然面對。

南宮秋月聽得怦然心動，慕容長青也爲之神色微變，一個微不足道的女婢，竟有着如此倔强、堅毅的性格，倒是大出人意料之外。

但慕容長青却有點惱羞成怒了，冷冷說道：「好！那妳就先受一下行血回聚的痛苦，我倒不信妳一身細皮嫩肉，是銅澆鐵鑄而成。」

右手屈指連彈，點了和春的奇經八脈，這比分筋錯骨的手法更令人難以承受，片刻之間，行血回集，人體血脈運行完全亂了章法，和春姑娘咬牙苦忍，全身香汗淋漓，痛苦却正開始擴展。

突然，一陣兵刃交擊之聲傳入耳際，緊接慘叫盈耳，起自四面八方。

一批精銳的高手，已攻入了這座宅院。

「仝大夫。」散花仙子大叫聲中，人已翻出屋面。

南宮秋月緊隨而起，人也往屋下翻，一把彎月刀也同時嗆然出鞘。

慕容長青右手擊向和春的天靈穴，强敵出現，已無暇再折磨和春。

一股無聲無息的森寒劍氣，突然向慕容長青罩去。

不是一道，而是一片，就像四面八方，同時有一柄寶劍合圍而至。

這就逼得慕容長青拔劍拒敵，也失去了擊斃和春的機會。

慕容長青劍出如風，化作一片繞身光幕，全身都在一片劍光護衛之中。

但聞七聲金鐵撞擊，濺飛出一片火星。

說明了對方這一瞬間，攻來七劍，七劍都逼近了慕容長青的近身之處，以慕容長青劍上凝聚的眞力之强，仍被迫退了三步。

和春也突然站起了身子。

敢情來人已藉機解開了和春的穴道。

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連頭上也被一塊黑布纏起，只露出兩個眼睛。

「天……」叫出一個字，慕容長青突然住口不言了，由來人削瘦矮小的身材上看，絕不是天衣大師。

「既然找上了姑蘇，何以又不敢以眞正面目示人？」慕容長青道：「不覺得太過小家子氣麼？」

「幾十年來，慕容世家一直作些不見天日的事，」黑衣人道：「現在，咱們只不過暫時掩遮一下本來面目，一旦除去這一片掩面黑布，也就是和閣下生死對決的一戰之時。」

慕容長青很用心在聽他說話，不是天衣大師、飛雲子，也不像江豪的聲音。

這就使慕容長青大大吃驚了，怎麼會憑空冒出來了這麼一個强悍的敵人？聽口氣，來人對他們三聖會十分瞭解，自己對這個人却是一無所知。

難道仝大夫伎恃精湛的醫術，造就的不止天衣大師等三人？這件事必需要查問一個明白。

嚴密的部署，多重的監視，少林寺、武當山都沒有出動過人手潛來江南，洞庭盟中人更是減少了大部分活動，連例行的江上巡弋也已停止，全力固守洞庭盟中基業。慕容長青對部署的重重監視很有信心，這絕不是三大組合中派來的人手，忖思一陣心中如此判斷。

突然一個翻身，躍下屋面。

黑衣人沒有追下去，却低聲說道：「姑娘，趁此刻局面有點混亂，離開此地吧！左腕上纏一道布條，單日淡黃，雙日淡綠，最好能到金陵，不能去，鎮江也好，我們沒法子保護得很週到，自己要多珍重了。」

和春道：「仝大夫呢？」

「我們會盡力救他離開，姑娘不走，不但幫不上忙，很可能誤了我們的事，」黑衣人道：「因爲，我們和慕容長青不同，我們不會看到妳被殺……」

「可是，還有迎春……」

「和春姑娘，先走一個是一個了……」

和春不再多言，躍下屋面，消失不見。

*　　*　　*

慕容長青行入大廳時，廳中正展開激烈的惡戰。

一把銀光絢爛的戒刀，和散花仙子打得難解難分。

散花仙子也被迫亮了兵刃，是兩柄一金一銀的短劍，短的只有一尺多長，袖內、腰間，都可收藏，所以，平常看不到她帶有兵刃。

只看那把戒刀的威勢，已知是天衣大師，雖然他已不穿袈裟，改穿了一件灰布長衫。

另一個黑色長衫人，施用一把長劍，攻勢凜烈，南宮秋月似已被迫落下風。

應該說南宮秋月採取的是守勢，刀法仍很嚴緊，常有奇招出手。

黑衫人也戴了一塊蒙臉黑巾，但慕容長青一眼就認出他是飛雲子。

除了飛雲子之外，誰還能把南宮家主殺得只有招架之力。

看過了動手情勢，慕容長青認爲南宮秋月並未用出全力拒敵，全採守勢，確有點裝作的味道，不過，慕容長青無法認定南宮秋月是誘敵上當，還是要保存實力，留到最後反擊殺敵。

散花仙子似也是守多攻少，天衣大師手中戒刀的凌厲攻勢，一招緊過一招，散花仙子全被圈入一片刀網之中。

但散花仙子打得神情很輕鬆，臉上還帶一點笑意。

如此激烈的拚殺，劍氣逼人，刀光如輪，但閉目而坐的仝大夫却恍如未聞，刀光劍影，就在他身側流轉，偶而刀劍撞擊，迸飛出一串火星。

迎春緊靠在仝大夫的身旁，右手中緊握一把長劍，神情緊張，目光隨着閃轉的刀光、劍影轉動，看樣子似是集中了全神保護仝大夫，連慕容長青行入大廳中也未發覺。

慕容長青心中很火，正要開口喝駡，但話到口邊又忍了下去。

仝大夫這個年近半百的老頭子，究竟有什麼魅力，竟使十二秀女中最乖巧的迎春、和春會對他如痴如醉，傾心愛護，不惜觸犯慕容

世家嚴峻的家法。

難道仝大夫對她們下了藥物？

慕容長青生性多疑，覺得殺死迎春，只不過擧手之勞，瞭解內情，查明眞相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和春已走，迎春就不能殺了，輕輕咳了一聲，用最溫和的口氣道：「迎春，小心保護仝大夫，別讓他受到傷害。」

迎春目光轉注到慕容長青的身上，突然流下淚來，道：「大會主，仝大夫好像是已經死了。」

「什麼？」慕容長青怒火暴起，吸口氣，又强忍了下來，暗暗罵道：死了？妳還如此貫注精神的保護他，只怕對我這主人，也沒有這份忠誠。口中却徐徐說道：「眞的死了嗎？怎麼會呢？外不見刀劍傷痕，也不似身受內傷的樣子……」

「確不是外力所傷，但他氣息已絕，身體也涼了，已無生命存在的徵象……」迎春道：「好像靜坐中涅槃的高僧……」

「不可能吧？」慕容長青接道：「禪坐個十日半月，不進滴水米粒，事屬平常，坐化涅槃，恐非三五個月，不能夠辦到，好好的保護他，別讓他受到傷害，免得造成憾事。」

迎春點點頭，道：「小婢盡力而爲。」

慕容長青目光轉動，打量和散花仙子、南宮秋月動手的人。

他心中已有計較，要在兩人中選擇較弱的一個，全力合擊，盡快放倒或擊退一個，才能騰出足夠的時間去對付仝大夫，一動仝大夫，就要把他治理得無能反擊，無法抗拒，完全的聽憑擺佈。仝大夫的武功也許很平庸，但他精湛的醫術、用藥的能力，似已通入玄境，用於對敵，似不在武功之下，這一點得非常小心提防。

對迎春、和春的轉變，慕容長青也認爲是仝大夫施展藥物的力量，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中，改變了慕容世家十年的訓練心血。

但最使慕容長青難作決定的是，要不要殺了仝大夫？

他本是最主殺他的人，以絕後患，但現在却開始猶豫起來，仝大夫如能收入慕容世家中隱藏起來，是對抗散花仙子的一種力量。

散花仙子已暴露出控制三聖會的野心，慕容長青擔心的是，明月觀中人暗施算計，用藥物把他變成一個殺手，慕容世家的精銳武士，也都將淪入殺手羣中。

南宮世家也逃不脫這個結局，問題是他和南宮秋月的裂痕日深，彼此已很難開誠佈公的談談了，除非南宮秋月也體會到了三聖會中的危機，否則，只有各憑智慧自保實力。

散花仙子深藏不露，合作之初，謙讓溫和，十分易處，是個很好的伙伴，但長久處下來，就會感覺到她心機深沉，陰得可怖，一旦現露出眞正面目，眞叫人不寒而慄。

慕容長青愈想愈覺得可怕，但又想不出一個完美的保全辦法，連出手對敵的事，也忘懷了。

只聽散花仙子的嬌甜聲音傳了過來，道：「慕容兄，想什麼心事啊？秋月妹子雖未陷身危境，但打得十分辛苦，何不助她一臂之力。和尚的戒刀上蘊蓄了一股神力不發出來，我必得全力應付，不能分心支援，要勞動大駕出手了。」

「秋月賢妹如不排拒聯手拒敵，」慕容長青道：「在下這就出劍了。」

南宮秋月手中的彎月刀連續施展出數十種刀法，仍無法突破飛雲子的圓潤劍法，心中亦是暗暗吃驚，忖道：這牛鼻子老道的劍法果是精絕兼具，正攻奇襲，都無法迫他後退。

但南宮秋月並未用出全力，眞正練成的幾種絕技也未出手，她要在三聖會中保持個最弱一環的形象，如果三聖會先要展開一場內鬥，也要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先鬥起來，不會選她這個最弱的先鬥。

所以，只用出七分功力，八成技藝，以守代攻，這就給人一種錯覺，看上去，南宮秋月老是落在下風、敗退的邊緣，事實上，她應付得十分出色，大巧若拙，竟讓人瞧不出一點破綻。

當然，一般人看不出，不足爲奇，但能讓慕容長青看不出來，就十分不容易了。

是故，慕容長青攻出的一劍，非常凌厲，有如雷電交擊，一把長劍，幻化出一片精芒，壓了下來。

「謝啦！牛鼻老道功力深厚，小妹打得很辛苦。」南宮秋月口中稱謝，人却吃了一驚，忖道：這是什麼劍法？能把一柄劍幻化作一輪明月般壓了下來，絕不是慕容家傳武功，這劍法出自何處，竟然是全無所知。

試想，把一柄長過三尺，百煉精鋼的寶劍，形成一個大圓圈攻向敵人，不論是幻變也好，精湛的技藝才成，如果能把眞正的長劍，以內功的震力把它形成一個圓圈，攻向敵人，必然暗藏有出人意外的變化、殺着。

南宮世家搜尋秘笈絕藝，不惜大開殺戒，巧取豪奪，取得江湖上不少的奇絕技藝，和二十年前的慕容世家，如出一轍。但他們沒有慕容那麼多顧慮，到手就練。

這些技藝，留在原來的門派之中，也許沒有什麼大用，但進入了如同技藝煉爐的南宮世家，情形就大爲不同了。

他們基礎深厚，收養不少才能卓絕的人士，專以剖析各種秘笈上的疑問，破解各種物品上的隱密，找出珍藏，和歷代喜愛佈下一些小秘局的武林中人，展開一場場鬥智工作。

南宮世家這方面收穫很大，發現了很多失傳的武功、絕技，但也在刻意的追求之下，毀壞了不少藝品傑作，眞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很多花費名匠心血，精雕細琢，巧奪天工的藝品，也在被誤認的錯失下被毀去。

所以，如論搜羅江湖技藝之多，南宮世家絕不在慕容世家之下。

力鬥南宮秋月的正是飛雲子，雖已遭人叫破身份，但他蒙面呑聲，揮劍而戰，一語不發，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慕容長青劈下的一劍，劍光仿如一輪明月落下，兼具了詭異、凌厲之勢。

飛雲子應付得却很從容，長劍在頂上兩尺處繞出一片光圈，迎向落下的劍勢。

同樣的以劍氣幻出相同的形象，一上一下，相互迎撞。

南宮秋月心中忖道：「這牛鼻子老道外柔內剛，竟以同樣手法，使出相同的技藝，拚上了。

但聞一陣金鐵大震，兩圈形同圓月的劍勢撞在了一起。

一種從未見過的景象出現了。

兩隻觸接的長劍，有如纏夾在一起的烟花，不停的閃冒出火星，火星飛射出老遠，一片落在窗簾上，立刻燃燒起來。

兩人手中的精鋼長劍都在開始縮短，劍身正溶化成鐵汁。

突然間，一條黑影穿窗而入，橫掠大廳空間而過，一把抱起了仝大夫，飛掠而去。

迎春驀然警覺，擧劍刺敵，人却被一股暗勁撞得斜退三尺。

黑衣人抱着仝大夫已穿窗登空而行，眨眼不見。

這那像人的動作？而是一隻靈活的大鳥，在有限空間中折轉自如，是一種飛行絕跡的功夫。

飛雲子長劍突然用力一絞，一片火星迸飛，射向慕容長青，逼得慕容長青向後退了兩步。

南宮秋月冷哼一聲，拔刀拍出兩刀。

原來，樓台失火，殃及池魚，一片火星飛向了南宮秋月。

火星雖全被兩人擊落，但疑似飛雲子的黑衣人却已借機遁走。

慕容長青怔了一怔，道：「不能讓仝大夫落在他們手中，追！」

「不用追了！」散花仙子道：「和尙也走了，我們困不住他們，追上又如何？」

「難道就這麼罷手不成？」慕容長青道：「生生被他們帶走了仝大夫，眞是心有不甘哪！」

散花仙子冷笑一聲，道：「眞想找他們也非難事，他們救走了仝大夫，但也暴露了他們的行踪，此後再想隱匿不出，就難如他們之願了。」

慕容、南宮都已知她追踪的手段花巧百出，說得如此肯定，自是早有設計。

「重要的還是人。」散花仙子緩緩行近木案坐下，收起金、銀雙劍，接道：「除了和尙、道士之外，還有些什麼人？」

「江豪，」慕容長青一面收劍入鞘，淡淡的接了一句。

散花仙子道：「慕容兄認爲救走仝大夫的是江豪？」

「來人不是江豪，江三不夠修偉高大，但也沒有那麼單薄窈窕，」南宮秋月道：「沒見過這個人，只看他救人的技藝，不在和尙、道士之下。」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這是一個佈局，他們等到瞭然了我們全盤佈署之後，再決定他們該採取那些行動。」

「除了救走仝大夫之外，他們還能有什麼行動，」南宮秋月道：「難不成還要在這裏大開殺戒？」

「對！」散花仙子道：「大開殺戒，開不開得成是一件事，但他們確有這個打算。錯在他們低估了慕容兄和南宮賢妹，所以，改採了奪走仝大夫的計劃。」

南宮秋月忖道：「看來我暗藏實力的裝作，也被她看破了。」

慕容長青道：「現在，當急之務，是我們應該如何行動。」

「先把敵人的來路、人數摸清楚，才能理出個精密的圍殺策略。」散花仙子道：「讓他們帶走仝大夫，懈其戒懼，驕其心志，對我們有益無害。但我們還要明確的知道他們是誰，來自何處。」

「我肯定那個人不是江三。」南宮秋月道：「黑衣飄飛，看上去有些寬大，會不會是個女人？」

慕容長青微微一怔，道：「女人？這一代江湖女傑，都入了三聖會中，放眼當今，那還有巾幗英雄？」

「數盡百花漏海棠，來人確是女人！」散花仙子道：「我聞到她身上散出的風仙花香，雖然是香味很淡，但已經夠鑑定她的身份了。」

慕容長青道：「那會是誰呢？連想也很難理個思路出來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燕子飛、柳青青偵查石貴妃失踪事茫無頭緒，而石大勇的人又指証是陳恭、柯友德所爲，但孫九峯堅決否認是師弟所爲，便帶二人去找匿藏的陳、柯，取錄他們的口供，據說石貴妃穿了夜行勁裝，一邊喊救命一邊從寢宮穿窗而出，飛上了紫禁城。三人聽後，更覺奇怪……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供詞徒亂人意　他方另覓綫索

陳恭道：「事情來得太突然，眞是稀奇古怪，把我們兩個都弄糊塗了，也跟着石貴妃上了紫禁城。」

「以後怎樣？」

「後來，發現方師兄與馬逵打起來，皇上也來了，這時候才恍然大悟，知係中了她的一石二鳥之計。」

「一石二鳥？怎麼說？」

「一則除去我們三兄弟，再則嫁禍皇后，達到她扶正稱后的野心。」

「兩位既知是圈套，爲何不當機立斷，把石貴妃擒住？」

柯友德歎息道：「說來慚愧，石貴妃的功力遠在我二人之上，出手一掌便將我倆逼退三步，想到要捉人時她已瀉落城外。」

柳青青道：「快追呀。」

「追啦，怎奈石貴妃身輕似燕，三轉二轉就不見了。」

「追不到石貴妃也就算了，爲何不回來向皇上稟明一切？」

「我們師兄弟當時確曾想返轉，在城垜子後面待了一會兒，但因此計設計得天衣無縫，百口莫辯，又見方師兄當場被捕，只好黯然離去。」

燕子飛道：「今後，兩位作何打算？」

柯友德道：「上窮碧落下黃泉，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將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查個水落石出。」

孫九峯道：「事情發展至此，應該已經清楚了吧，果然是石貴妃那一夥人自導自演的一齣醜劇，與方師弟之言不謀而合，他們都是無辜的。」

燕子飛道：「孫大人請勿感情用事，一切言之尚早。」

取出那塊鵝黃色的絲巾，迎風一抖，散發出陣陣茉莉花香，燕子飛詰問道：「陳兄，這條絲巾你如何自圓其說？」

不知何故，陳恭的臉上突然飛來一陣紅雲，似甜蜜，更似惆悵，不勝羞赧地道：「不敢相瞞燕大俠，是女友送給在下的定情之物，也就是因爲這一層緣故，我們才毫無顧忌的去到玉華宮。」

「子飛可以知道你的女友是誰嗎？」

「是……是……是玉華宮的如意。」

此話一出，全場發呆，從種種跡象顯示，如意來頭不小，說不定也是一位武林高手，却萬萬沒料到，她在運用原始本領——女色方面，也有獨到之處，令陳恭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柳青青瞧瞧燕子飛，望望陳恭，再抿一抿朱唇，道：「這丫頭

片子的『胃口』倒不小，嘴裡叨着，手裡還想拿，『功力』不淺哩！」

兩宮爭寵，勢同水火，孫九峯更是捶胸頓足，大加責備道：「唉！三師弟，你也未免太大意了，玉華宮的人是碰不得呀。」

燕子飛晃一下絲巾，道：「如意曾親口說過，這條絲巾是石貴妃失踪當晚帶在身上的東西。」

陳恭急得直跳脚，道：「豈有此理，分明是她親手相贈之物，怎麼又說是石貴妃的，這個女人好陰險啊。」

孫九峯道：「顯而易見，這是他們陰謀詭計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柳青青心細如絲，追問道：「這巾，她是何時何地送給你的？」

陳恭道：「我記得很清楚，就是石貴妃召我們進宮的那天晚上，先把我叫至一邊，塞給我這條絲巾，還說石貴妃就是靠這種茉莉花香把皇上給迷住的，看能不能把我也迷倒。」

柳青青半戲謔，半慍怒道：「事實証明，你不但被她迷得神魂顚倒，說不定性命都會賠進去。」

燕子飛知她一語雙關，意在消遣自己，也不跟青青計較，道：「這件事的眞假曲直，只要陳兄和如意當面一對質便可分曉，暫且不去理它。現在談談令師吧，曲老是怎麼死的？」

柯友德道：「小弟也不清楚，當我和三師兄趕至先師住處時，他老人家已氣絕多時，是我們兄弟倆買來棺木，親手入殮的。」

柳青青道：「二位幾時來的，可曾與曲老發生爭執？」

陳恭道：「是午前到的，先師待我等親如子侄，怎會發生爭執？」

「怎麼不會？」燕子飛寒臉道：「你們在宮裡闖下滔天大禍，想要曲老收留藏匿，令師深明大義，命二位投案自首，因而發生激烈爭執，對不對？」

柯友德臉都氣白了，大聲抗辯道：「這是從何說起嘛，我倆到時，師父屍骨已寒，那裡會有爭執，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簡直是誣陷，我們不接受！燕子飛，友德敬重你爲人正直，處事公平，才答應當面一談，再這樣血口噴人，就恕不奉陪了。」

孫九峯出言勸阻道：「四師弟，暫且別走，聽燕大俠說下去。」

燕子飛並沒生氣，仍然心平氣和的道：「子飛畢生沒有甚麼長處，但自忖從來不打誑語，這話是聽一位爲令師浣衣的村婦說的。」

陳恭一怔神，道：「這就奇了，我們爲家師請了一位王嫂，專門照顧老人家的飲食起居，並沒有請過洗衣婦，怎會又憑空冒出個村婦來？」

孫九峯補充道：「師弟之言不差，這位王嫂是個寡婦，帶着一個遺腹子跟先師生活在一起，出事那天，他們母子剛巧來京裡買辦日用雜物，還來侯府見過九峯。」

事情的發展太離奇，太曲折，太詭異，或者說幕後設計的人太周密，太巧妙，太玄虛，是天才兼專家的大手筆，燕子飛對任何人任何話均不敢輕易置信，盯着陳恭，道：「這位王嫂多大年紀？」

柯友德搶先道：「三十七八，四十不到。」

「你們眞的未將曲老的衣服交給一個五十上下，一副村婦模樣的老婦人洗？」

「絕無此事，先師身邊除王嫂之外再無別人。」

「就算柯兄弟所言非虛，然而，令師是死在血手印手下，也是不爭的事實。」

「這……」

「對這件事賢昆仲如何解釋？」

「我們也想不通，也許眞有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

「這只是希望，一種虛無縹緲的企盼，距實際畢竟還有一段遙遠的距離，惟今之計，奉勸二位最好跟子飛回北京城，假如能從如意、王嫂、村婦等人的口中證實你們沒有撒謊，相信不會有人爲難二位。」

話是說得中肯平和，但陳、柯已如驚弓之鳥，在他倆聽來，與逮捕歸案並無二致，陳恭本能地後退一步，道：「燕子飛，你怎麼出爾反爾，不是答應可以來去自由嗎？」

「抱歉，子飛不曾答應孫大人任何條件。」

「可是，那如意十分狡猾，跟她對質，等於是死路一條，那個洗衣婦來路不明，絕非善類，準是歹人喬裝改扮，可能早已不見，到那兒去找？」

「許多事，在沒做之前就妄下結論，最是愚蠢不過，賢昆仲必須跟本俠走！」

陳恭、柯友德見燕子飛心意甚堅，自知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二人互換一道眼神，就欲掉頭離開。

「別動！」柳青青反應好快，長鞭一揮，架起了半座鞭橋。

鞭長有限，雖未及於左峯，但燕子飛只要在鞭身之上借力一彈，便可輕易的一躍而過。

急壞了孫九峯，攔在燕子飛前面，道：「燕大俠，請相信我，如果他倆當眞是殺師的兇手，劫持石貴妃的主犯，用不到你出面，下官早就把他們活劈了，孫某確信，他

二人保有自由之身，對案情利多於弊，九峯願以自身性命担保，只要你燕青天需要，一定隨傳隨到。」

孫九峯是何等身份，撇開皇后姐姐，侯爺父親不說，他本身同樣是威震北京的大人物，他願以身家性命作保，燕子飛還有甚麼話說，道：「好吧，子飛遵命就是，但有幾句不中聽的話要聲明在先，他倆若是不能隨傳隨到，孫大人可要負完全責任！」

陳恭、柯友德聞言大喜，聯袂下山而去。柳青青撤回長鞭，亦與燕子飛、孫九峯告別雙筆峯。

經過長龍居，已日落西山，再行數裡，天色便全面暗下來。

暮色中迎面出現一頂轎子，四名轎伕赤裸着上身，健步如飛，勢如奔馬，從三人馬旁擦身而過。

柳青青驚呼道：「是那家的大官人得了急驚風，怎麼這麼急？」

孫九峯笑道：「柳姑娘怎知有人得了急症？」

「我不單曉得有人得了急症，而且坐在轎中的是個郎中。」

「也許是病人，這可不一定。」

「不，是郎中，有名的郎中都住在京城裡，若是送醫的病人，理當跟咱們同向而行才對。」

燕子飛勒住馬頭，道：「二位別說笑了，子飛倒覺得這頂轎子頗不尋常，那四名轎伕的速度……」

一語未畢，北京城的方向又飛來五騎，爲首者正是刑部總捕頭張鐵虎，劈頭就說：「三位可曾看見一頂轎子經過？」

柳青青道：「有啊，剛過去。」

張鐵虎道：「快追，我得到消息，玉駝鈴就在轎中。」

玉駝鈴乃大明瑰寶，踏破鐵鞋無覓處，三人精神爲之一振，立即掉轉馬頭，咬着那頂轎子的去向追下去。

轎子的速度的確快得驚人，這時已消失在暮色蒼茫中，八人快馬加鞭，四蹄翻飛，揚起漫天黃塵，一鼓作氣狂奔好一陣工夫，才在雙龍居附近追趕上。

轎伕警覺到追兵已近，捨正路，就小道，從雙龍居一旁擦過，往山裡奔去。

「站住！」

燕子飛縱離馬背，凌空虛渡，照準轎頂，猛劈三掌。

一陣轟然巨響，轎子應聲而碎，却沒能傷及轎中人，有一條嬌小的倩影從轎內箭射而出。

是一個女人，一個曲綫玲瓏，膚白勝雪，婀娜多姿的妙齡少女。

可惜，臉上蒙着黑紗，看不清她的廬山眞面目。

手中拎着一個包袱，裡面的盒子方方正正，現身後一言不發，沒命似的拔足逃竄。

「不要動！」

燕子飛人在空中，露了一手「天馬行空」的輕功絕技，落脚處已超越蒙面少女丈餘。

猛可間，二名轎伕從斜裡殺出，呼！呼！呼！迎面連發三掌，逼得燕子飛寸步難進，蒙面少女則又改變方向，繞道溜走。

好在柳青青反應敏銳，身手矯健，長鞭連環出手，鞭花清脆，鞭影如山，硬將蒙面少女的退路給全部封死。

孫九峯、張鐵虎以及刑部的四名捕快已隨後追至，將對方五人圍困起來。

燕子飛沉聲喝問：「芳駕可是櫻櫻？」

蒙面少女冷傲而又蠻橫：「無可奉告！」

「盒內裝的可是玉駝鈴？」

「無可奉告！」

「打開看看！」

「辦不到！」

蒙面女態度强硬，惹惱了燕子飛，勃然大怒道：「大胆魔女，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乖乖的將玉駝鈴放下，燕子飛或者可給各位一條生路。」

「假如本姑娘說不呢？」

「恐怕諸位都會血染黃沙，一命歸西。」

蒙面女的答覆簡短有力：「給我殺！」

「殺！」

「殺！」

喊殺震天聲中，四名轎伕從褲腰帶上抽出四把緬刀，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猝然下手行兇，刑部的四名捕快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反擊的意念尚未產生，人頭已告落地，骨碌碌地滾出去好遠。

燕子飛氣歪了鼻子，氣炸了肺，暴跳如雷，殺氣騰騰地吼道：「燕子飛今天要大開殺戒！」

話甫出口，一名轎伕挽起無數刀影，已搶先攻上來，冷森森的的刀鋒猛往燕子飛身上招呼，刀口不離致命要害之處。

另外三人也沒閑着，跟孫九峯、張鐵虎、柳青青捉對廝殺起來。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三合一過，大家心裡雪亮，四人均非泛泛之輩，像燕子飛這等頂尖高手，在對手一輪搶攻之下，短時間竟然無斃敵之力，甚至想擺脫糾纏都力不從心。

蒙面少女發出一聲勝利的嬌笑，拎着錦包，道聲：「再見！」揚長而去。

「站住！」

「站住！」

二條人影，二聲吼，迎面殺出兩條好漢來，將蒙面女截住。

陳恭在左。

柯友德在右。

當下二話不說，便與蒙面女幹上了。

高手過招，瞬息萬變，生死須臾，燕子飛驀地一聲獅子吼：「納命來！」一掌貫頂而下，他心繫玉駝鈴，不願久戰，一招「猛虎開山」，立將對手的腦袋震裂，腦漿四溢而亡。

柳青青也不含糊，蛟皮長鞭硬將另一轎伕的頭顱給絞了下來。

燕、柳一出手就幹掉二人，蒙面女心慌意亂，不敢戀戰，虛晃一招，拔腿開溜。

陳、柯寸土不讓，全力截殺。

就在這個緊要關頭，禁軍總教頭石大勇領着馬逵等數名大內高手，來到現場，也不問青紅皂白，石大勇指着陳恭、柯友德下令道：「給我拿下！」

馬逵首先發難，餘衆蜂擁而上，刀光劍影，招出如雨，陳、柯見勢不妙，保命要緊，只好丟下蒙面女，撤身退走。

正好給了蒙面女一個脫身的機會，足底抹油，兩耳生風，一眨眼便竄出去三四丈。

「女賊休逃！」

燕、柳急得要發瘋，使足全力，啣尾疾追。

眼看就要追上了，半空中倏地落下一條全身黑衣，黑巾蒙面的人，一照面便劈面給了燕、柳二人各一掌。

黑衣人好厲害的掌力，强勁剛猛，燕子飛、柳青青仿若撞上牆，碰上山，休想再進一步。

蒙面女同樣功力驚人，再添兩掌，燕、柳身如弱柳，向後一仰。

柳青青猛掄長鞭，欲奪玉駝鈴，怎奈敵踪已在十丈以外，鞭長莫及。

眼前羣山環抱，溝澗交錯，地形十分複雜，三追二追，蒙面女與黑衣人迅速隱沒在羣山夜色中。

張鐵虎、孫九峯身手不凡，惡戰十餘合，已將轎伕擊斃，惜因主兇在逃，一切俱屬徒勞。

燕子飛望着地上的八條人命，怒滿心頭，瞪着石大勇道：「你幹的好事！」

罵得石大勇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燕兄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石某逮人也逮錯了？」

「當然錯了。」

「笑話，欽命要犯現踪，你不逮捕歸案，本座拔刀相助，反而信口雌黃，這事你若不給我交代清楚，太師絕不會輕易放過你。」

柳青青最恨仗勢欺人的人，破口大罵道：「哼，少拿鷄毛當令箭，我們仗義江湖，四海爲家，一不當差，二不吃糧，天王老子也管不了，惹怒了姑奶奶，拍拍屁股就走，你們父子自己去找石貴妃去吧！」

「柳青青，妳……」

石大勇橫眉竪目，鼻歪嘴斜，急怒攻心之下話都說不上來了。

馬逵等五人窮追一陣，沒能逮住陳恭、柯友德，這時已無功而返，石大勇把滿腹的怒火全部發洩在他們身上，毫不容情的喝斥道：「以五敵二，居然空手而回，眞丟人，簡直是飯桶！」

燕子飛道：「人，丟不了，孫大人願以身家性命作保，隨傳隨到，但不知石總可願以身家性命保證能夠奪回玉駝鈴？」

石大勇傻乎乎地道：「玉駝鈴？玉駝鈴在那兒？」

柳青青道：「就在和陳恭、柯友德交手的那個蒙面女子的包袱裡。」

這話仿如晴天霹靂，把石大勇嚇呆了。

燕、柳、孫三人沒再理會石大勇，結伴乘馬回城，張鐵虎則留在現場，處理善後。

＊　＊　＊

別有天。

柳青青的臨時香閨內。

燕子飛偷得浮生半日閑，正與她淺酌慢飲，促膝談心。二人的情誼早已超越凡俗，達到心靈交感的境界，是共患難的好伙伴，更是同生死的好戰友。

談話的內容自然不是風花雪月，亦非世俗瑣事，而是君國大事——雙劍、寒蟬、玉駝鈴以及玉璽的失竊，石貴妃離奇失踪的事。欲在繁雜、瑣碎、矛盾、零亂、千頭萬緒中找出一條綫索。

這一連串的案件，可以說是天才的傑作，想要理出一個頭緒來，需要大見識、大智慧，尤其要冷靜、客觀，缺一不可。

到目前爲止，只有一點可以肯定，雙劍、寒蟬、玉駝鈴、玉璽是扶桑狂徒所爲，他們的首領很可能就是那個蒙面少女櫻櫻，或者是出手助她脫逃的黑衣人。

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田風曾有願以捨命偸來的東西，交換燕子飛金盆洗手，不再過問世事的話，這究竟是何用意？是否意味着還有更大更毒的陰謀在進行中？

石貴妃失踪一案，最是撲朔迷離，疑雲重重，儘管方傑、陳恭、柯友德、孫九峯的表現相當合作、誠懇，然而重要疑點未清，依舊涉有重嫌，畢竟，兩宮爭寵，盡人皆知，孫家向石貴妃下手，有跡可循，何況，迄未發現第六個練成「血手印」掌功的人。

石大勇雖然猥瑣無能，對寶物，他似乎還不至於做出監守自盜

的傻事來，對妹妹的失踪，也好像懵然無知，否則，一個愛財如命的人，沒有理由肯花五千兩黃澄澄的金子，請人來找自己的麻煩。

當然，這只是就常情常理來論斷，實則江湖上的事翻雲覆雨，千奇百怪，誰也無法保證事實的眞相不是正好相反。

黑帶玫瑰和青帶金龍之間，到底有何關聯？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組織？還是源出一體，相互呼應？如係後者，他們的首腦又是何人？如意跟這些人有無牽連？

提到如意，兩人均有一份特有的敏感，都想避而不談，却又不能不談，一致認爲她必定大有來頭，絕非泛泛之輩，怎奈此姝穩健異常，苦無蛛絲可尋，對她的出身來歷至今仍然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黑衣人的武功乃燕子飛畢生所僅見，此人究係何方神聖？

武林中到底有沒有第六個練成血手印的人？

常不醒的屍體那裡去了？

騷蹄子卞三娘又在何處？

櫻櫻是何路數？

田風意欲何爲？

思緒紛至沓來，一壺酒喝光了，依舊頭緒全無。

陶濤忽然推門而入，道：「燕大哥，嚴元伯嚴大人在正陽樓，請你過去一下。」

燕子飛望着柳青青，柳青青遲疑一下，道：「我覺得很累，想早點睡，你一個人去吧。」

向青青道過晚安，燕子飛的前脚甫踏進正陽樓的門檻，金百萬好尖的眼，已滿臉堆笑的迎上來，奉承道：「燕大俠，你現在是北京城的大忙人，怎麼有空到前面來，是辦案？還是找人？」

「是嚴大人在找我，嚴總在……」

「有，有，在樓上雅座裡，小老兒給你領路。」

堂堂富可敵國的金百萬，卑顏哈腰的帶着燕子飛，來到樓上一間名爲「龍鳳廳」的雅座裡。

嚴元伯起身相迎，燕子飛翩然入座，金百萬馬上傳話下去，撤換杯筷，重新上菜。而且還說：「二位是貴賓，也是恩客，這一頓小的孝敬了。」

此人長袖善舞，圓滑老到，雖然連石太師這樣的廟堂重臣，都跟他誼屬莫逆，却不見半點傲氣，言詞舉止皆極有分寸，待酒菜上齊後，便自動告退。

對飲三杯後，燕子飛低聲道：「老哥找子飛來，想必定有要事，現在就請面示機宜。」

嚴元伯一臉肅穆，道：「老弟，聽說你正在爲找不到第六隻血手印煩惱。」

「是啊，此事關係重大，莫非老哥有喜訊佳音？」

「消息是有一條，是否管用，尚在未定之天。」

「可否請嚴總說得詳細一點？」

嚴元伯先不答話，打開簾幔，樓下大廳盡收眼底，在牆角的一個雅座內，正有一對男女緊緊地摟在一起，各自捧着一杯酒，往對方的唇邊湊。

二人居高臨下，看得十分清楚，女的人老珠黃，已五十出頭，却穿着一身大紅大花的衣服，男的大約二十左右，油頭粉面，奇裝異服，一看即知是一個靠女人吃軟飯的傢伙。

燕子飛道：「這一對騷貨是誰？」

「男的叫花十郎，據說是扶桑人，來到中原還不久，性淫好色，是個有名的採花大盜。」

「女的又是何人？」

「卞三娘。」

一聽是卞三娘，燕子飛臉色大變，不由的多看了兩眼，愈看愈覺得有點面熟，但一時間又想不起在那裡見過，道：「嚴總是說這個婆娘就是曲敬堂的下堂妻？」

嚴元伯點點頭，表示同意。

「可是，據孫九峯說，女人無法修練血手印。」

「話是不假，事實却又不然。」

「此話怎講？」

「假如卞三娘在被休之前，偷錄下或者盜走了丈夫的掌譜、口訣與圖案，交給另外一個男人，照樣可以修練成功。」

燕子飛聞言大驚，指着花十郎道：「可能就是這個渾小子？」

嚴元伯頷首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但在沒有確切證據前，最好不要輕舉妄動，以免打草驚蛇。」

話至此處，忽覺門外有異，似是有人在暗中竊聽，嚴元伯猛一個「鷂子翻身」，人已翻到隔間的板壁外面去，展目四顧，並無宵小窺視，一陣樓梯聲傳處，只見金百萬走上樓來，笑呵呵地趨前招呼道：「今天的菜怎麼樣，兩位還吃得下口吧？」

話落，人已踱了進來，向燕子飛深施一禮。

燕子飛道：「好極了，本俠還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可口的菜餚。」

嚴元伯隨後跟入房內，加了一句：「色香味俱佳，的確與衆不同，嚴格來說，你們正陽樓也不曾有這麼好的手藝。」

金百萬哈哈大笑道：「實不相瞞，這是本樓最近才重金禮聘的一位大師傅的傑作，手藝超卓，空前絕後，如果燕大俠不嫌棄，就到別有天去侍候大家吧。」

人生在世，還有甚麼比吃更重要的，燕子飛不假思索，立道：「好啊，歡迎，歡迎！」

忽見卞三娘與花十郎醉態十足地，依依偎偎地，已經離開正陽樓，嚴、燕互換一道眼神，亦隨即步下樓梯。

花一郎、卞三娘並未遠去，穿過西北角一道月洞門，進入正陽樓的另一個別院「碧雲天」。

嚴元伯躡足而行，小聲道：「正陽樓的『別有天』、『碧雲天』、『天外天』三大別院，窮奢極侈，花費高昂，卞三娘兩袖清風，身無長物，竟敢住進來，豈非咄咄怪事，莫非發了橫財？」

燕子飛道：「這個婆娘倘若當眞去了一趟扶桑，又找到了好買主，血手印的掌譜想必可以賣一個好價錢。」

言語間，卞三娘已到了碧雲天門口，花十郎很不老實，開始動手動脚，替她寬衣解帶，一副猴急的樣子。

一霎時，卞三娘已呈半裸，花十郎乾脆將她抱起來，跨步而入。

猛可間，房門之內傳出一聲暴喝：「不要臉的狗男女，看掌！」

陳恭、柯友德挺身而出，兩記劈空掌，硬生生的將卞三娘、花十郎震得倒退出來。

卞三娘的酒意登時震醒了三四分，忙不迭地穿好衣服，一雙色迷迷的老眼死盯着陳恭、柯友德，嗲聲嗲氣道：「哪來的兩個渾小子，竟敢來破壞老娘的好事。」

陳恭跨前一步，道：「我是陳恭，他叫柯友德，曲敬堂的門下弟子，特來找你算帳。」

卞三娘聞言笑得花枝亂顫，前仰後合，以近乎鄙夷的語氣道：「哦！原來是那個中看不中用的糟老兒的徒弟，老娘早在二十幾年前便和他愛斷情絕，一刀二斷，算甚麼帳？」

柯友德單刀直入道：「我問妳，是不是妳偷錄了家師的掌譜？」

卞三娘依舊笑個不停，笑得很邪，很狂，令人作嘔，道：「老娘在江湖上的信譽一向行情不高，我說是，不見得會有幾個人肯信，我說否，更是等於放屁，沒人認同，何不去問問你那沒出息的老鬼師父。」

「家師業已過世，我要妳實話實說。」

「實話？哈哈哈……老娘幾時說過實話，別逗啦，去陰曹地府去問那個死鬼吧。」

收起淫笑，臉上突然掠過一抹殺氣，對花十郎道：「十郎，給我殺！」

花十郎還眞聽話，刷！的一聲，拔出一支長劍，「分花拂柳」、「撥草尋蛇」，連攻二劍。

陳恭、柯友德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也亮出來兩把劍，分心就刺。

他二人俱屬一流高手，但見劍花如雨，劍風呼嘯，儘管花十郎身手了得，以一對二，怎能消受得起，十個回合不到，便險象環生，逼退到牆邊去。

卞三娘見勢不妙，清叱聲中，也挺劍而上，加入鬥圈。

驀在此刻，噹！噹！噹！噹！響起了四聲清脆悅耳的聲音，燕子飛擲出四粒小石子，四支長劍立如被箭射中的鳥雀般應聲彈飛落地。

隱身暗中的嚴元伯噤聲道：「老弟高明，這是個笨法子，却是個好主意。」

燕子飛笑道：「沒有了劍，血手印大概很快就會上場。」

果不其然，四人短兵相接，根本無暇思考石子從那裡來，陳恭將全部內力運集雙掌之上，兩臂立告青筋暴脹，掌指血紅如火，一步步地向花十郎逼過去。

柯友德有樣學樣，也施展出血紅手印絕招，舞動着火紅的雙掌，朝卞三娘走去。

血手印威震江湖，剛猛絕倫，當者非死必傷，花十郎、卞三娘相顧失色，連連後退。

陳恭道：「花十郎，你如自認是一條漢子，咱們就在血手印上分個勝負死生。」

花十郎默不作聲，眼睛瞟向卞三娘。卞三娘作了一個反對的表情，二人繼續後退。

碧雲天的空地並不很大，三退二退，退到一個兩面高牆相接的死角上，已退無可退。

柯友德怒眉雙挑，色厲詞寒：「怎麼樣，是放手一搏，還是俯首納命？」

「巴格呀路，老子和你拚啦！」

情急之下，花十郎連扶桑穢語也罵出了口，本待奮身相搏，却被卞三娘阻止了，雙雙倏地彈身而起，上了牆頭。

「殺！」

「殺！」

暴喝聲中，陳、柯二人四掌出手如電，接踵騰空而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截殺。

血紅的掌影，炙熱的的掌風，唯有施展血手印方可抗拒，卞三娘、花十郎眼看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彭！彭！夜空中乍然響起二聲巨響，激起無數紅雲，只見有一條黑色人影在牆頭上一晃即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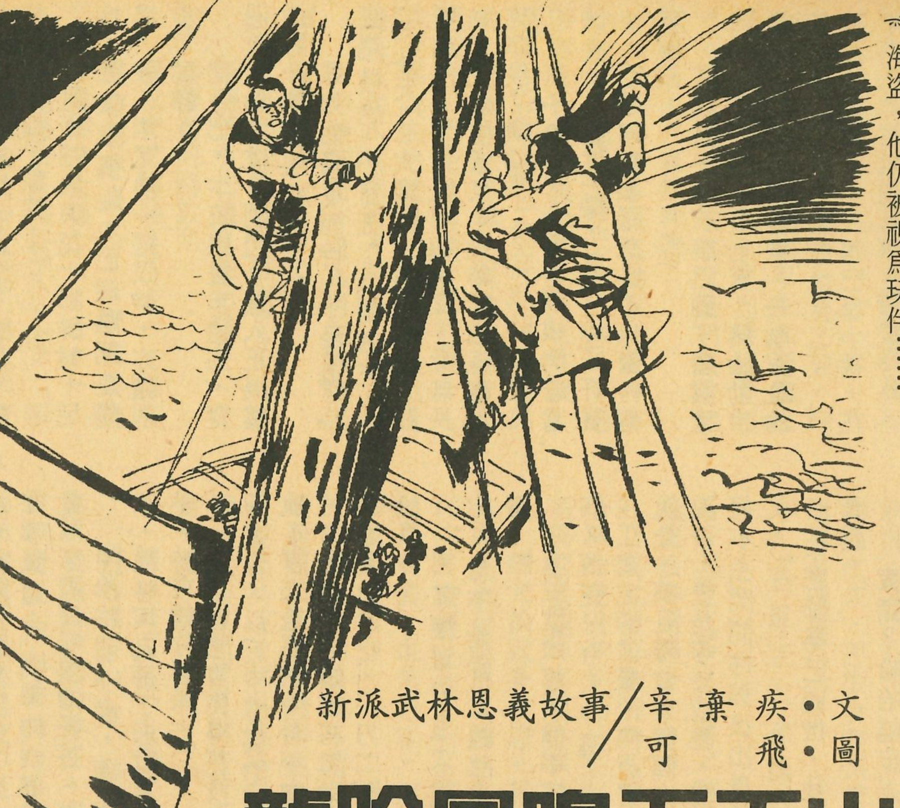
陳恭、柯友德悶哼一聲，摔落牆內。

（未完・六）

龍吟鳳鳴天下山

武功震驚大海盜　浙東君子思報仇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玄小龍隨着金申如玉來到海島上，雖然經過較量，他的武功在海盜兒子金申蛟之上，人們却視他爲金申如玉的玩物。夜裡，他應邀與金申如玉前男友花滿天決鬥，玄小龍並不想殺人，花滿天認輸後却不見了踪影，他們以爲花滿天跳海自殺了，不想他却逃走了。這天，玄小龍隨海盜船來到了海上追殺另一幫海盜，他仍被視爲玩伴……

山頂上傳來擂鼓聲，上島的兩邊出口地方也傳來牛角號聲喔嘟喔嘟響不停，幾個島上住的小村屋中，男女老少齊出門，大伙站在門外衝着大海灣中直歡呼！

這是爲金申之洞的親自出征擺出的場面！

也正是，金申之洞每一回自海上掠到財物，島上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份！

金申之洞深諳一件事情，那便是「一人吃飽不安生，大伙吃飽才太平！」

這時候，只見兩條大船徐徐往大灣口外駛出，石堤上有人燃起一串鞭炮來，一團灰烟隨風吹到大海面，金申之洞鼓着壯而大的肚皮雙手叉腰微微笑，就好像勝利在前面等着他了！

＊　＊　＊

大船上有個大把頭，那人正是在上島向金申之洞報告海上出事的人，這人叫佟長根！

金申之洞把佟長根也帶來了！

金申之洞與佟長根關了艙門打商量，姓佟的跟了金申之洞二十年，海上當然有經驗！

「長根，你以爲倭寇的船在搶了咱們之後，他會去甚麼地方？」

佟長根道：「老爺子，通常他們有兩個地方去！」

金申之洞道：「甚麼地方？」

佟長根道：「一是往北面關東，另一個去的地方就是開埠不久的上海！」

金申之洞道：「你的理由是甚麼？」

佟長根道：「如果回關東，那是他們已掠夠了財物，回去關東享用些時日，如是去上海，他們就是扮成商賈把貨出再出海，就如同咱們……的作風！」

金申之洞不以爲忤的笑笑，道：「海上買賣原來就是這個模式！」

他頓了一下，道：「長根吶，你看咱們怎麼個走法？」

佟長根手指頭指着一張海圖對金申之洞道：「咱們兩條船快到台灣了，算算時間已有兩天，如果咱們往東北急駛，也許能追得上！」

金申之洞巴掌拍在矮桌上，吼道：「那就叫他們加把勁，快速前進！」

佟長根走出中艙來，他大聲吼喝！

「全速前進東北向，傳信號給大公子的船啦！」

這是下達命令，船上掌舵的看羅盤，大聲的回應着！

「東北方，全速……」掌船的回應：「惱己！」這是洋文呀！

這時候有人船頭發信號，有人扯滿帆，一時間看得玄小龍心中一動！

玄小龍心想，這些人是海盜呀，他們的行動與紀律，比之受過海上訓練過的人還要來得紮實！

如果有人把海盜只當成烏合之衆，沒有紀律，只會搶劫，這人就大錯特錯了，聽一聽，他們還研究洋文吶！

＊　＊　＊

玄小龍獨自依靠在船面，掌舵的衝着他在哈哈笑！

玄小龍不笑，他木然的看着大海，如果這兒不是大海，如果這裡是陸地，他才不會留下來受這窩囊氣！

玄小龍原本要發火的，但他心中只一想到他爹，想到大龍幫，他甚麼火氣也壓下去了！

舉着四塊大餅，掌舵的對玄小龍道：「兄弟，你接着，行船不能空肚子，會暈船的！」

玄小龍不能不接，因爲掌舵的已拋來那塊大餅了！

他接在手中，發覺掌舵的哈哈笑，心中頓時不愉快，自已變成小狗了！

主人把吃的拋來，他接過來吃，這與狗乞食有甚麼不相同？

玄小龍這時候才發覺，他眞的悲哀！

金申如玉養了個男人在身邊，金申如玉養着江湖上最年輕而又功夫高的人在身邊！

金申如玉把這個男人養在島上，令這個本事大的男人永遠陪她，直到金申如玉找到更好的！

＊　＊　＊

整整一天過去了，大船上金申蛟有些焦急與失望，幾次走過玄小龍身邊，他只是重重的哼了一聲。

忽地，他站在玄小龍面前。

「包英，你以爲咱們能不能追到倭寇的船？」

玄小龍抬頭搖頭：「不知道。」

金申蛟又問：「你以爲咱們走的航線對不對？」

玄小龍再搖頭：「不知道。」

金申蛟忿怒的叱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就只會操！」

他忿然的走了幾步，忽又回頭哈哈一笑。

「對了，我大妹子叫我照顧你的，娘的，我怎麼罵起你來了，對不起呀！」

玄小龍仍然木然的抬抬頭，他也緩緩的轉過頭看大海，海面上另外一條大船上，他彷彿看到了金申如玉。

金申如玉同她的兩個侍女與金申之洞一條船，這也是老爺子的安排。

大海盜明白自己的女兒。如今海上來作戰，怎好關起艙門胡亂幹？那會影響士氣的。

海盜們更注意士氣培養。

＊　＊　＊

一片晚霞洒海面，遠處雲端似鑲着金邊，好美的海上風光。

玄小龍遙遙看遠處，他忽的站起來了。

掌舵的哈哈笑，道：「怎麼的，又餓了？」

玄小龍遙指遠處，道：「老大，你瞧瞧，遠處烏雲底下有條船。」

掌舵的極目看過去，立刻大叫瞭望的。

「操那娘，你瞭的什麼望，東邊有船呀！」

他叫的聲音大，全船的人都聽到了，船上面，有個把頭齊大海，他與另一船上的佟長根都是被倭寇洗劫的船上把頭。

齊大海奔出來跳在艙頂看過去，他立刻大叫了。

「操那娘的老皮，果然被咱們追上了。」

金申蛟大叫：「快把訊號發過去。」

當然是把訊號發給另一條大船上的金申之洞老爺子。

立刻間，自金申之洞船上升起一面海盜旗，牛角號隨之嗚嘟嗚嘟吹起來。

兩條大船把船頭方向轉向東，加足了勁的抄過去，不料對方的大船也調過頭，直衝着兩條大船駛來了。

倭寇們海上吃了甜頭，當然，如果海上沒肥羊，他們就會從海上走到岸上去打劫，海岸的人們就遭殃。

如今又發現兩條大船出現，他們立刻衝來了。

雙方對開來得快，刹時全都看清楚了。

來的果然是條大肚子兩頭翹得高高的東洋浪人海盜船，當然，倭寇們也看清楚了，對方的兩條大船上也是同行海盜們。

雙方這是公狗對公狗，見面就咬架。

對方船上的也在狂吼叫，一個個等着宰人了。

就在這時候，金申蛟雙手高舉，有個大漢站在他身後面，雙手托着金申蛟的兵器，那是一個大鐵槊，槊尖似長矛，足有兩尺長，槊桿五尺鴨蛋粗。

金申蛟厲吼如虎，道：「弓箭手，燃火箭，先叫這些龜孫王八蛋們嚐一嚐爺們火攻滋味。」

「嘩」幾個大漢把木桶敲開了，原來木桶內裝的是桐油，只見弓箭手們舉弓搭箭，箭鏃上纏油布，一盆火就在幾個弓箭手面前燃起來。

箭上沾了桐油，凑着烈火燃起來了。

金申蛟大聲叱喝着。

「掌穩舵，注意要閃躲，咱們先燒船，差不多了再往上靠。」

大掌舵的是個中年漢，他立刻回應着。

「放心吧，大公子。」

大船上的人，除了幾名弓箭手，另外的人也拔刀準備斷殺了。

玄小龍只是看了那怪船幾眼，他仍然依靠在船邊不起來，彷彿這兒要發生的一切與他毫不相干似的。

掌舵的專心注意來船，他並未再去理會玄小龍。

這時候另一條木船上的人們也分站在作戰部位，看得出他們也燃了火，準備先用火攻了。

只見這兩條船忽的分了岔，「八」字形的往那大肚子高翹的大船包夾過去。

那大肚子船上的人眞不少，果然不下三十人，他們個個舉着刀和盾，準備只一接上就是一場斷殺。

猛古丁一聲牛角號聲劃過海面，先是金申之洞的大船上冒出六名弓箭手，他們舉着燃了桐油的箭錚錚錚的射起來，隨之，金申蛟這面也冒出六名弓箭手，一排排帶着火油的箭也射過去。

這些火箭不射人，一支支箭射在對方船上的大帆上。

有的火箭被人用盾阻擋，立刻間，敵人的長矛也着了火。

兩條大船有經驗，就是不叫倭寇的船靠上來。

只不過這條倭寇大船上有長矛，長矛安裝在船頭與兩舷，一旦被他們的長矛鎖住，什麼樣的大船也難逃掉。

雙方在海面上追逐戰，大肚子船上的七片大帆已着了火，初時有人用水澆，但海風吹，火光起，刹時便是桅杆也着了火。

有幾個倭寇發了狠，指着又要包夾過來的一條大船噢噢叫，因爲，再不衝上去，他們只有挨燒的份了。

船上的帆被燒，船便失去動力，當然等挨殺。

就在船中央與船尾高處也起了火的時候，這條大肚子船猛的一個急轉彎，船頭的尖矛沒扎中大船身，但左邊的矛尖却狠狠的切入大船的船身。

一聲咕嚕嚕響，大船身有些晃蕩中，就聽有人一聲狂喊。

「殺！」

這是何人吼叫？已不爲人去注意了。

大船上，金申蛟舞動大槊衝到大船邊，他吼聲似打雷。

「兄弟們狠宰啊！」

「殺！」

雙方立刻間就在兩船之間拚上了。

大船上的十多人拚力堵截狂殺，不讓敵人跳過來。

敵船之上火光起，他們當然拚命先奪船。

原來這條東洋海盜船裝了許多東西，壓得船身吃水重，行動與操縱上便不如金申家的大船靈活多了。

如今先是金申蛟的這條大船同敵人併上，另一條金申之洞的大船也正在急轉彎。

只見有三個東洋浪人武功高，三個人從堵截他們的幾個人頭上躍過來，輕飄飄的落在船板上，「品」字形的舉刀便殺。

有兩個正在沾桐油的弓箭手不及閃，立刻被劈死在甲板上，只發出一聲「啊！」就不動了。

大把頭齊大海就在附近，齊大海回頭看，立刻認出這三人來了。

「操那娘的，果然就是你們……殺……」

三個人中有一人開口罵：「媽鹿野狠！」

罵的人舉刀殺向齊大海，齊大海帶傷也拚命。

齊大海一邊殺一邊吼：「大公子，這三個倭寇是頭兒，快過來殺呀！」

何用金申蛟過來，兩個厲害的早向金申蛟殺過去了。

倭寇的船上三十人，一窩蜂也似的衝過來，看吧，金申蛟這邊立刻陷入苦戰了。

「哎！」

是誰挨了刀，沒人轉頭看，但覺船板上有鮮血往兩邊船舷流去。

兩邊船舷有洞眼，鮮血自洞眼往海中流。

金申蛟舞動着大槊力抗兩個奔他殺到的倭寇，附近又傳來兩聲淒厲的尖嗥聲。

這時候雙方幹得兇，却也有人安坐在船尾的一邊斜目瞧，這人正是玄小龍。

玄小龍爲什麼不出手？

玄小龍心中不舒服，他明白，這兩批人都是海盜，那麼就叫他們殺一陣再計較。

玄小龍心中在想着，忽的有個倭寇朝他舉刀砍殺而來，那舉刀的架式，就是想把他劈成兩個「半人」。

玄小龍也發覺這些人的刀窄窄的、長長的、彎彎的，舞起來更是方便。

那傢伙一刀劈得快，幾乎快砍到玄小龍的頭。

玄小龍左手舉起帶鞘長劍往空架，他的右腿往前方猛一踹。

「去你娘的那條腿。」

「唔！」

這傢伙被玄小龍踢在小肚子上，人却像斷綫風箏似的往船外海

中落去。

海面上噗通一聲響，立刻間引起另外兩個倭寇轉身，就往玄小龍殺來了。

玄小龍不殺也不行了，他也發覺那位把頭挨刀在冒血，船上已死傷快一半了。

玄小龍更發現金申蛟已舞不出什麼名堂來，敵人人多圍住他，他的背上腿上都帶了傷。

玄小龍雙目一厲，忽見一條斷臂自半空中落在他身前，一看便知道是自己這方人的。

「嗆」的一聲響處，玄小龍火來了。

他心中想，海盜便海盜吧，至少也是大漢人，你們這批小倭寇，宰你們！

心念間，玄小龍一聲怒吼。「殺！」

面前兩個倭寇併刀殺一半，玄小龍已馭着一道凌厲無匹的劍芒越過這二人。

只見這二人再也使不出刀來了，二人瞪眼往下倒去，直待二人不動，方見鮮血自二人的胸下方與脖根冒出來，而且一旦冒血便血流似河。

玄小龍舞動着修羅劍，那眞是擋者披靡，他從船尾直殺到船中央，也發現金申蛟正自浴血玩命了。

兩個武功高絕的倭寇原是認準了金申蛟，只要殺了金申蛟，他們奪船成功，然後再與另一大船交鋒，他們的主意就是如此。

但情況變了，忽然又來了玄小龍，令兩個武功高的倭寇驚怒交加，因爲自船尾到船中，死了倭寇快十人了。

又聽一聲「媽鹿野狠」，兩把尖又長、彎又利的東洋刀往玄小龍殺過來。

玄小龍又是一聲大叫。

「修羅殺！」

一輪劍光中挾着十幾個掌影，玄小龍在修羅劍中套上了修羅掌，他是掌劍齊使。

兩個武功高的倭寇分左右，但却認不準敵人的劍式走勢，令二人出刀中途又抽回。

但玄小龍却就在這時候，一掌打得其中一人往外撞去，口中發出一聲「唔」。

這傢伙不走運，正撞在靠着桅杆大喘氣的金申蛟面前，金申蛟一看機會來了，不及舉槊刺下，他雙手用力猛一招，正招在那人的脖子上。

他怎知東洋人善摔跤，那人的刀還在手中，只不過金申蛟人高大，皮粗肉厚有力量，招得那人三刀未殺中金申蛟，他抛刀便去抓金申蛟的雙腕，兩個人就在船上滾，一滾滾到船舷邊，兩人由地上頂着船邊站起來，二人幾乎要跌下海。

那東洋倭寇上面抓，下盤用膝頂，口中發出怒吼，口沫也飛出來了。

金申蛟的紅鬚上染着血，他把大臉盤猛往那倭寇的臉上抵又蹭。

就在這時候，「通」的一聲起處，金申之洞的大船頭也撞在大肚子東洋海盜船上了。

金申之洞叱吼道：「快過去，殺光這些王八蛋。」

「殺呀！」

十幾個怒漢隔着東洋大肚子船往這邊躍，這其中就有「黑鯊四大天」與金申如玉，大把頭佟長根也跟了金申之洞撲過來。

那金申之洞忽的站在船邊不走了，因爲他正發覺兒子與一個倭寇抱在一起互啃互咬得血肉橫飛。

忽的，正自與一個倭寇殺在一起的玄小龍，他錯身出掌打在那個與金申蛟玩命的倭寇後脖子上，打得那傢伙吭叱一聲仰面僵住。

金申蛟抽出雙手來，他左手抓牢這傢伙，右手併指對準這倭寇的雙目猛一戳。

就聽「唉」的一聲響徹半空中，金申蛟振臂抓牢這人，「轟」的一聲抛入大海中。

這一幕就是令金申之洞站着不動的原因。

玄小龍在追殺那個倭寇了。

他發覺那人的功夫應是第一，因爲玄小龍自從回到中原又來南方，少有人與他打上個十幾二十招的，但這人不同，這人在挨他一劍之後全力自衞不進攻。

這人是個沙場老將，非除去不可。

金申如玉便在這時候一聲叱：「殺光他們呀！」

她剛越過中間正自燃燒的大肚子船過來了，她的四個近衞于化四人，猶似生龍活虎，立刻躍上去狂殺起來。

倭寇們原以爲速戰速決先消滅這條大船上的人，然後再殺另一條船上的人，這個戰法好像就是那位孫老小子的兵法說的「各個擊破」吧！

然而，他們想不到支那人中還有比他們功夫更高的，而且出劍就是血。

於是，有利的形勢立刻逆轉過來了。

就在另一船上金申之洞等把船靠定，玄小龍已把那三個武功高的人中二人殺得鮮血直標，金申之洞就發現玄小龍一路自船尾殺到船中，倭寇們擋不住他凌厲的劍勢，被殺得走避不及的倒下去。

金申之洞也爲玄小龍的功夫震驚。

玄小龍仍在追殺那個武功高的倭寇。

此刻，那倭寇自甲板上騰空而起，他一手抓帆繩，另一手揮動東洋刀。

玄小龍一聲冷哂，他隨之也騰空而上，兩個人各自一手抓繩索，就在半空中殺起來。

這時候，金申如玉舞動雙刀厲聲喊：「趕快殺光他們。」

那于化四人原是憋了滿肚皮的怨氣，這時候全部爆發出來了。

有幾個倭寇看這情勢不對，立刻跳入大海中，十幾個走不脫的便也發了狠，與金申之洞這些人幹在一起。

這時候低頭看，船板上人們踩着鮮血與屍體狂殺，那吼叫聲已不再那麼高吭了。

雙方殺得已到忘我之境，衆人頭上方五丈高處，兩條人影在飛躍，兩個人也高吭得宛如旱雷般齊聲吼！

「殺！」

聲音太大了，引得下面拚殺的人抬頭看，只見高處兩人都把繩索拋去，半空中蹈着虛空舞動手中刀往對方衝上，那是絕命的一拚，也是成敗在此一刀的力拚！

「嗆！」只短促一聲，立刻血雨往外標射，玄小龍滿面鮮血，那是敵人身上冒出來的，他無法閃得開，如果在下面，那一蓬鮮血是濺不上他的！

隨之，半空中傳來一聲大叫：「噢！」

那個武功高強的倭寇自高空往大海中摔落，激起一片海水四濺！

玄小龍也往下落，他在快到海面上的利那間，一聲沉吼，身子反向上一個大翻身，人已站在船面上了！

他站在船上出劍，七八個已受傷的倭寇們沒命的往大海中跳，聽起來像下水餃的聲音。

玄小龍身子落在好地方，金申如玉在那兒！

金申如玉見玄小龍剛站定，也不管玄小龍身上的人血有腥味，雙臂箕張的便抱住了玄小龍，當衆她就吻了，而且還吻得叭嘰叭嘰响！

這一仗沒見金申之洞出刀，玄小龍很想看一看這位大海盜的眞功夫，然而金申之洞雙手握大刀像尊惡神似的站在大船上沒過來！

金申之洞對玄小龍的功夫十分動容，他好像怔在那兒了，便是女兒抱住玄小龍吻上去，他仍然站在那兒毫無任何表情！

別的人也無表情，這光景也可能是玄小龍在島上的身份不一樣，他雖然功夫高，却是大小姐的寵男，一個被女人消遣的男人，總是令人看了不順眼！

大船上的人不看那一幕，有人大聲叫：「快救火呀，休忘了被劫的東西還在倭寇們的船上吶！」

這是那位佟長根大把頭的吼聲，也立刻把金申之洞吼得一瞪眼！

「救火，把咱們的貨搬回船上來！」

金申之洞再細看，他帶來的兩條大船上，兄弟們死傷已過半，他心中明白，如果不是包英出手，這一仗不定是輸還是贏！

十幾個大漢提水桶，大海中甚麼都缺乏，就是不缺水，一桶桶的海水提上來猛往火中澆，只要船壳未燒毀，大船是沉不了的。

半個時辰之後，東洋倭寇的這條大肚子快船熄了火，有兩個大漢急忙掀艙蓋往裡面看，兩個人齊吃驚，這大肚子船眞能裝，裡面還空一半，難怪他們還在海上找對象，準備搶滿艙！

金申之洞忽然下了個決心，他高聲的吩咐：「貨就別搬了，咱們連船拖回上島吧！」

大伙一聽這省事，兩條大船上把沒受傷的人各分一半來行船，也算是差强人意的打了一場勝仗！

＊　＊　＊

金申之洞坐在中艙裡面，他嘿嘿笑着對一邊的女兒道：「包英的功夫不在我之下，只不過爹仍瞧不出這小子師出何門派！」

金申如玉却把話轉在另一方面！

「爹，叫他同你一條船的，你也好問問他呀，你偏叫他與哥在一起！」

金申之洞道：「我的寶貝女兒，妳是不是眞心的愛上這小子了？見妳當衆親他，我以爲妳愛上他了！」

金申如玉道：「親親嘴巴有甚麼了不起呀，他出招助咱們打勝仗，也算是一種鼓勵與安慰嘛！」

金申之洞道：「爹只問妳愛他不愛！」

金申如玉道：「還很難說！」

金申之洞道：「這是甚麼話，我以爲他這人是人才，功夫又高，妳呀，湊和着吧！」

他拍拍女兒的頭，又道：「妳點頭，我回去立刻爲妳辦親事，沿海內地我下帖子，婚禮設在上海妳的花園洋房裡，妳看怎麼樣？」

不料金申如玉却又搖頭，道：「爹，你答應過的，你的女婿是天下最好的，是不是？」

金申之洞道：「不錯，想當我的女婿，這人必須是天下無雙的小伙子！」

金申如玉淡淡一笑，道：「爹定了日期，我最好是挑到我二十五歲那一年，是不是？」

金申之洞道：「還以爲花滿天已經夠好了，怎麼又會冒出個包英來？」

金申如玉道：「所以啦，也許兩年之內又有更好的出現，怎麼辦？」

金申之洞道：「唔，是的，你今年快二十三了！」

金申如玉微微笑了！

＊　＊　＊

金申蛟微微笑，他拉過玄小龍來到了中艙裡！

他對待玄小龍客氣多了！

「包兄弟，今天見你的功夫，我打從心眼裡佩服，我看你是定了！」

玄小龍一楞，道：「定了？甚麼定了？」

金申蛟道：「我的寶貝大妹子喜歡你定了，哈……」

玄小龍道：「令妹本來就喜歡在下！」

金申蛟眼一瞪，笑道：「我說的喜歡與你說的喜歡是不一樣的，哈……」

玄小龍道：「喜歡還有甚麼別的？」

金申蛟粗獷的一巴掌拍在玄小龍的肩頭，笑呵呵的道：「大有分別，你小子以後會知道……」

他突然把一張大黑臉歪着看向玄小龍，又道：「我問你，你喜不喜歡我那大妹子呀？」

玄小龍道：「令妹瞧得起在下……」

金申蛟道：「這麼說來，你是喜歡她了？」

玄小龍道：「我高攀！」

金申蛟道：「如果我大妹子嫁你，你看怎麼樣？」

玄小龍全身不自在！

玄小龍是來查案的，他爹還潛在徐州城外的河面上，他能在此刻討老婆嗎？討一個像金申如玉這樣開放的豪放女子？

玄小龍當然不能，他也不會討！

玄小龍也想到了太湖雙嬌中那丁梅丁蘭，她們對他似也是一往情深吶！

當然，最令玄小龍記掛的却是遠在天山湧雲嶺下的師妹王彩雲！

玄小龍陷入沉默中了。

猛古丁「叭」的一聲响，金申蛟巴掌拍在桌面上，吼道：「喂，你小子怎麼樣？我說我大妹子嫁你，你怎麼不表示意見呀，混蛋不是！」

玄小龍立刻笑笑，道：「我受寵若驚，只不過你這位大舅子我怕難侍候，哈！」

金申蛟一聽也笑了！

「小子呀，你的功夫了得，我保証回到上島以後，我們家就要辦喜事了，哈！可要把我的這位人見人怕人又愛的洋派大妹子嫁掉了，哈！」

玄小龍道：「我未來的大舅子，你看你大妹子會嫁我這種吃軟飯的傢伙嗎？」

金申蛟道：「憑你的功夫，你不是吃軟飯的人，放心，你當定我們金申家的乘龍快婿了！」

於是，這一天，玄小龍被招待在金申蛟的中艙，當然他不必再依靠在船尾看大海了。

＊　＊　＊

上島傳來鑼鼓聲、牛角號吹的嗚嗚响，島上的男女老少全出動，只因爲金申之洞打了勝仗回來了。

這一回不但把被劫的東西找回來，更把倭寇大船也拖回來，島上的人們狂歡起來了。

玄小龍被金申如玉拉着走，兩個人眞親熱，一路走回金申如玉的暖春樓。

只不過當金申如玉在暖春樓與玄小龍一番愉快之後，島上的人們似乎忘了這一仗若非玄小龍出手，說不定還是個大輸家。

金申如玉也不再提大海上決戰的事，就彷彿玄小龍原本就應該做的一樣。

金申蛟也一樣的避不見面，什麼大妹子嫁他也似乎根本沒說過。

玄小龍的心中不快樂，這是拿他當二百五呀，雖然他並不打算討個像金申如玉這樣的女子當老婆。

玄小龍更覺得窩囊了。

一個窩囊的人是快活不起來的，玄小龍以爲，在船上的時候，如果那兩個倭寇不對他出刀，他可能還再等上一陣子，等到看了金申之洞的功夫以後再出手。

玄小龍很想知道金申之洞的武功。

他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　＊　＊

玄小龍以爲自己在這上島仍然有被歧視的味道，只不過他在島上走動的時候，已有不少人對他打一聲招呼了。

島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大小姐金申如玉的人，有兩回他在島上走，村子裏的女人還掩口吃吃笑，玄小龍立刻有一種難堪的感覺。

玄小龍不是走不了，憑他的武功，奪條小船夜裡潛往大海沿岸並不難，但他還未找到他想找的。

也許正是這樣，他給島上人一個錯覺，以爲他貪戀女色，好逸惡勞吃軟飯，才會對他有異樣的眼光。

＊　＊　＊

上島的兩條大船又出航了，兩條大船往台灣，仍然是運那批被搶走又奪回來了的貨。

這一回便是金申如玉身邊的「

黑鯊四大天」于化四人也隨同金申蛟一同出海了。

金申如玉帶着玄小龍沒出海，他二人是來海邊爲金申之洞送行的。

那金申之洞在船上直交代，他命女兒好生照顧兩個受傷的哥哥。那是金申虎與金申豹二人。至於玄小龍，他老人家只淡淡的一句話：「包英，沒事住在暖春樓，別到島上亂走動。」

玄小龍當然唯唯諾諾的點頭。

當兩條大船已駛出大灣，玄小龍便對金申如玉道：「我的如玉呀，咱們何時回上海？」

金申如玉道：「你回上海幹什麼？」

玄小龍道：「我只是說陪妳去上海呀！」

金申如玉道：「你是不是在此地住膩了？」

玄小龍道：「同妳在一起，我永遠樂逍遙。」

金申如玉道：「那就別提上海了。」

二人正在走着，忽有個赤足漢子奔來了，這漢子似乎有急事，見了金申如玉直喘氣。

金申如玉見這漢子未開口先是大喘氣，便立刻問道：「什麼事這麼急？」

那漢子先是看看玄小龍，金申如玉立刻明白。

他對玄小龍道：「你回暖春樓去吧！」

玄小龍心中明白，這人必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來報告，因爲有了他，才沒開口說。

玄小龍內功十成運在雙耳「通天功」，那是可以聽上二十丈外的小聲音。

他走着，慢慢地走着。

當然，他也聽到那人的話了。

* * *

「大小姐，怪事了。」

「什麼怪事？」

「咱們運海味去三門，碰到一個不該碰見的人。」

「誰呀？」

「花滿天！大小姐，原來花滿天沒投海死，那小子他逃走了。」

金申如玉一怔，道：「太不可能了，他是怎麼逃的？在我的眼皮下，他怎能逃走的？」

那人道：「千眞萬確是花滿天。」

金申如玉道：「這事別聲張，我知道了。」

那人回頭看，玄小龍已走遠了。

玄小龍只聽到「花滿天逃走了」這句話。

當然，玄小龍心中高興，花滿天終於還是逃走了，那麼對他而言，他當然也可以逃走。

玄小龍還不打算逃走，他要探聽出金申之洞這個大海盜與淮上大龍幫幫主丘泰來的關係。

* * *

玄小龍信步走到上島的西端，他發覺那兒亂礁成堆，海浪拍擊，浪花飛濺。

玄小龍站在那兒看海洋，他以爲江湖上的爭鬥就如同這些浪濤是一個樣，凶險、無情、衝擊不斷，當大浪力盡散碎的時候，一切又恢復原狀。

江湖也正是如此，不斷的搏鬥，不斷的厮殺，其結果就如同撞碎了的浪一般，來得猛去無踪，說穿了還不就是一場空！

玄小龍拾起石頭抛向遠方，水花未現，却發現附近有一人挑着兩個竹籮筐往島的另一方向走去。

玄小龍奇怪，島的背面是懸崖峭壁，這人擔着挑子往後面走去，他是幹什麼的？

受到好奇心驅使，玄小龍立刻暗中跟上去了。

岸礁有浪嘩嘩响，前面那人想不到被人跟踪，一個勁的往石礁堆中走去。

那人越走越吃力，一步一步的走到亂礁與長島的另一面去了。

玄小龍直待那人走得不見，他才又急匆匆的追過去了。

就在玄小龍快走到上島背後的時候，附近突然傳來一聲呼叫。

「你去那兒？」

這是金申如玉的聲音，她怎麼來了？

玄小龍心中吃一驚，金申如玉輕功必高，爲什麼人快追到他才發覺。

猛回頭，玄小龍道：「噫，妳也來了？」

金申如玉臉無表情的道：「你爲什麼到這種地方來？你發現什麼了？」

金申如玉最後一句話才是玄小龍想知道的。

玄小龍笑笑，他並未立刻回答。

金申如玉等着玄小龍走到身邊來，她才露出個微笑。

「記住，以後別到這兒來。」

玄小龍道：「爲什麼不能來？這兒只是礁石一片，只要不往遠處走，也沒什麼。」

金申如玉道：「你只走了這麼一段，如果你多走半里路，你就危險了。」

玄小龍一聽之下，忍不住的回頭瞧了一眼，他是不明白金申如玉話中玄機的。

金申如玉總是對玄小龍溫柔又體貼，在金申如玉心中，如果再有兩年沒有比這包英更有能耐的少年

郞，她便要註定嫁給包英了。

但就在這兩年之內，她對玄小龍只有人肉情慾，兒女情長多半是假的。

玄小龍當然不打算在此上島泡妞兩年，這種尊敬又汚辱的日子，他幹三天就煩了。

玄小龍總是難忘徐州城外河上的老爹，這中間如果不是鎮江遇上會在大龍幫中幹船上把頭的張發旺潛回淮上，玄小龍早就設法離開此地了。

* * *

金申如玉陪着玄小龍走在沙灘上，她偶爾發出一聲嘆息聲，初時玄小龍並沒注意，但金申如玉又是一連兩聲嘆息，他開口了。

「如玉，妳有心事？」

金申如玉道：「我的心事大了。」

玄小龍道：「可以說來聽聽嗎？」

金申如玉突然臉色一寒，道：「都是你啦！」

玄小龍心中冷笑，他已知道金申如玉要說的話了。

果然，金申如玉指着上島遠方的那些孤礁，道：「你同那花滿天在島上決鬥，你沒有殺了他？」

玄小龍道：「我還沒殺死他，他已投海了，這不等於我已把他殺了嗎？」

玄小龍還故意的吃驚，問道：「難道他還能活？」

金申如玉道：「他沒死，而且逃回三門鎭上了。」

玄小龍直搖頭，道：「不可能，大海茫茫，海浪無風三尺，他有那麼大的本事呀！」

金申如玉道：「我的人曾在三門親眼看見，這是錯不了的。」

玄小龍道：「花滿天的命眞大。」

金申如玉道：「他的命大，你的命就不長了。」

淡淡的，玄小龍道：「我不會把花滿天放在心上的，因爲他打不過我。」

冷冷一哂，金申如玉道：「你聽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句話嗎？」

玄小龍道：「花滿天是個多情種子，但他決非是小人，他不會暗箭傷人的。」

金申如玉道：「我却不放心，包哥呀，花滿天眞的還活着，我會做惡夢的。」

笑笑，玄小龍道：「夢由心生，你不去想他就不會做惡夢了。」

金申如玉道：「包哥，花滿天是不會放棄我的，我想咱們還是去把他殺了，行嗎？」

玄小龍道：「去對岸三門鎭？」

金申如玉道：「我立刻派船，我們一齊去，殺了他，咱們再回來。」

玄小龍很想離開此島，聽了金申如玉的話，他反而猶豫了，因爲他還沒找出大海盜與丘泰來之間勾結的事實，他才剛剛有所懷疑。

金申如玉見玄小龍不開口，她的手拉緊了玄小龍，道：「你一定要去，我們一齊前去。」

玄小龍道：「如玉，何必定要花滿天死？」

金申如玉道：「包哥，我不要你問得太多，你只要聽我的話辦事就對了。」

玄小龍果然不說了。

玄小龍明白這金申如玉在這上島就如同大公主一般，沒有人敢違抗她的，便是她的三個哥哥也對她千依百順，如今幾乎在求他，他自然不答應也不行。

* * *

金申如玉做事比之大男人還乾脆，她下了決心，任何人也無法改變她的心意。

玄小龍走回暖春樓不久，有個侍女走過來。

「包少爺，上船了，大小姐在船上等着你了。」

玄小龍幾乎怔住了，他很難相信一個女子叫一個人死，就一定置之死地才甘心。

更令玄小龍吃驚的乃是這花滿天也曾與金申如玉同榻共眠，難道一點恩情也沒有？

玄小龍有着「兔死狐悲」的感觸，因爲，有一天如果金申如玉遇上比他更高明的人，他玄小龍就是花滿天今天的下場，悲哀的下場。

那女侍見玄小龍發楞，立刻走上去道：「走哇，包少爺，發的什麼楞呀！」

玄小龍忙笑笑，道：「這麼快就要走了，老實說，我眞的不想離開這裡。」

那女侍淡淡一笑，她帶路走在前面，玄小龍緊跟在她身後。

女侍邊走邊道：「咱們小姐已在船上候着你了，去得晚了不太好。」

玄小龍抬頭看海灣，果然有一條雙桅快船已有人站在岸邊遙看過來了。

玄小龍與那女侍疾奔下斜坡，那金申如玉衝着玄小龍笑笑，道：「咱們去三門鎭玩，那兒也熱鬧。」

玄小龍苦笑，什麼去玩呀，去殺人！

他與那女侍一同跳上船，就見三個大漢收纜繩半拉帆，掌舵的一聲叫。「開船了！」

岸上傳來牛角號，這是通知大灣口處的守望人，這兒有船出海

了。

還眞有規矩，灣口的礁頂上有間石屋，有人自石屋走出來，那人手上舉着旗在甩動，這表示他們知道了。

金申如玉拉着玄小龍站在船頭上，她指着南邊的下島對玄小龍笑道：「你瞧見了嗎，那兒是下島，島上還有街道，什麼樣的東西也不缺少，等咱們回來，我帶你去那兒瞧一瞧，島上我家有字號三大間，一家糖菓點心店，一家綢緞行，還有一家是金銀首飾店。」

玄小龍道：「眞齊全，有人照看嗎？」

「哈……」金申如玉笑了。

玄小龍道：「如玉，下島上的人必然多多了。」

金申如玉道：「比之上島多一倍，不少人在對岸陸上有田產。」

玄小龍道：「他們敢住在這兒呀，這兒可是……」

「海盜窩，是嗎？」

玄小龍立刻回道：「這話是妳說的。」

金申如玉不以爲意的笑笑，道：「便是海盜窩吧，可他們誰也明白，兔子不吃窩邊草呀，咱們不但不搶這些有錢人，而且還保護他們，誰願意把財神爺往外推。」

玄小龍也終於明白了，金申家在這兒有經營，也難怪他們在上海有些堂口。

雙桅上已張滿了帆，那快船如箭脫了弦一般，划着一道長長的水綫駛向西北方去了。

西北方也正是天台山前面的三門鎮。

* * *

就在距離三門灣西方七里地，那地方就叫七里灣，有一所大莊院就在七里灣的近山邊，這座莊的莊主名叫梅冬陽，「羅漢劍」梅冬陽便是此人。

江湖上有「浙東四君子」，姓梅的是其中之一。

花滿天也是四君子之一，另外兩人便是蘭天虹與桂秋風兩人。

這四人在浙東道上情誼深，有人傳說這四人是換過帖的好兄弟。

別管怎麼說，如今這四個人又在這梅家莊上聚首了。

如今這梅蘭花桂四人正圍坐在正面大廳上細叙着。

花滿天的傷已痊癒了，一把尖刀放在他的身邊，聽聽他在咬牙就明白他要殺人了。

梅冬陽人稱「羅漢劍客」，就聽他低沉的抖着厚肉的下巴，道：「花兄弟，一連七個月失了你的消息，咱們三人還派人分途打探你的下落，哈，原來你去了上島，同那個洋不洋半吊子女人混在一起，你是中了她的迷。」

蘭天虹正用一塊布抹拭着他身邊的那管五尺五寸長的亮銀槍，此人被稱做「賽羅成」，他的槍法上有絕招，江湖上很少有人能躲過他那閃電似的回馬一槍。

姓蘭的雙目盯着槍桿，他冷冷笑道：「大海盜的女兒你也惹，那老兒十分護短，你沒把命丢在島上，我的好兄弟，我爲你慶幸。」

「小桂飛刀」桂秋風冷冷道：「你二人這是怎麼了？花兄愛的就是那股子騷浪勁，金申如玉憑什麼把男人玩在她的股掌之上呀，人的嗜好不同，花兄的嗜好就是要像金申如玉這樣的女人。」

忽聽花滿天怒吼一聲，道：「你們全錯了！」

梅冬陽三人一怔。

蘭天虹道：「什麼地方說錯了？」

花滿天道：「並非我眞的愛上金申如玉那個騷狐狸，實乃當我知道我已是第五個她所接近的男人，又聽她要的是天下最優秀的男人以後，我才下定決心留在島上。」

他重重的哼了一下，又道：「我要証明我就是天下最有資格娶她到手的男人。」

桂秋風道：「所以你甘願在島上被人歧視，甘願被那女人當成她的禁臠而失去行動上的自由。」

花滿天道：「非也！」

梅冬陽道：「什麼非也是也？」

花滿天道：「只要滿兩年，上島就會張燈結綵，爲我與金申如玉二人辦婚禮，我就是大海盜金申之洞的金龜女婿了。」

花滿天忽然傷感的又道：「我也合計好了，要給你們三位一個驚喜，一個出乎意料的喜悅，可是……」

蘭天虹道：「半途殺出個程咬金。」

花滿天怒道：「我忘不了那一場決鬥的恥辱，我也忘不了金申如玉的無情，她有了新人忘舊人吶！」

桂秋風道：「花兄，你的遭遇很特別，至少那個姓包的沒取了你的性命，只不過咱們『浙東四君子』的威名不能有損，你打算咱們怎麼對付他們？」

梅冬陽道：「金申老兒的勢力大，這件事得從長計議，不可貿然動手。」

蘭天虹道：「梅兄，你怕了？」

梅冬陽沉聲道：「怕？誰怕誰呀？」

桂秋風道：「那就合計一下，如何對付他們。」

四個人在廳上正說着，忽有個壯漢自莊門口奔進來，這人手中還提着一簍鮮魚兒。

一簍鮮魚兒不往灶上送，卻提進大廳上來了。

梅冬陽已開口。

「老謝，什麼事？」

姓謝的先是看看花滿天，他指着遠方，道：「我在河邊買鮮魚，那話兒也來了。」

梅冬陽道：「快說！」

姓謝的道：「花爺在咱們莊上把傷養好，咱們也明白事情出在上島，如今上島的大小姐來了，有個青年跟在她身邊，往鎮上去了。」

鎮上就是三門鎮，那地方還眞不小，水旱碼頭兩邊忙，山貨魚貨就在那兒裝船上大車。

花滿天第一個站起來。

「走，帶我去會他們。」

梅冬陽道：「兄弟，要走大家一齊走，走前咱們先設計，對不對？」

蘭天虹也站起來了，他對三人道：「咱們一邊走一邊在路上合計。」

桂秋風道：「走，我迫不及待的想會一會那個姓包的小子。」

梅冬陽回身從牆上抓下他的長劍，道：「走，那個半吊子女人令我不恥。」

花滿天道：「如今在陸地上，我看她還有什麼趾高氣揚的，我要殺了她！」

梅冬陽道：「便是衝着咱們兄弟一場，我拚着同大海盜結下這樑子。」

這「浙東四君子」一個個金剛怒目的出了梅家莊，姓謝的漢子還追上去問：「莊主，不吃飯呀，吃飽了打仗有力量。」

梅冬陽道：「咱們鎮上塡肚子，你叫灶上備酒席，咱們回來慶功。」

梅冬陽的人見這四人帶着兵刃往三門鎮走，一個個也吃驚了，又聽這是去對付大海盜金申之洞的女兒，當然更是吃一驚，無疑，金申之洞在浙閩沿海的勢力太大了。

* * *

梅家莊距離三門鎮七里地，梅家莊在七里灣，四個人拔腿走得快，半個時辰便到了。

一條大街通海邊，人潮中一大半是船上下來的粗皮漢，他們都打着赤脚。

梅冬陽指着遠處的小樓房，道：「太白酒樓去，那地方不正是花兄弟認識那騷女人的地方嗎？」

蘭天虹道：「咱們四個人吶，也只有花滿天人模人樣，瞧我這樣子，乾瘦眼小嘴巴大，偏是有人叫我一聲『賽羅成』，娘的，戲裡羅成是小白臉，爲什麼金申如玉不愛我？」

桂秋風道：「我的臉可以當洗衣搓板，耳朵小如鼠耳，江湖哥們還暱稱我什麼『小桂飛刀』的，嘿……」

提到飛刀，桂秋風習慣的摸着他那紮在腰帶上的一條寬牛皮帶，兩邊各有四支飛刀插在皮帶上。

這四人走到太白酒樓裡，梅冬陽是常客，早有伙計迎上來了。

「梅莊主，你老上街來了，請，二樓有雅座。」

梅冬陽道：「找一副近窗雅座，拿十幾樣可口小菜，老酒三斤先吃着。」

那伙計不怠慢，急匆匆的先把梅冬陽四人引到樓上近大窗的一張桌子上。

四個人剛坐定不久，伙記們已分別把吃的端上來。

花滿天有食之無味的感覺，不時的看向大街。

大街上人羣中，如果出現金申如玉，那是很容易被發覺的。

這頓酒快吃完了，四人仍未發覺金申如玉的影子，那乾瘦蘭天虹重重的道：「聽說三門鎮也有金申之洞的堂口，咱們何不去個人下戰書。」

梅冬陽道：「也是個方法。」

就在這時候，忽聽附近傳來冷叱聲。

「花滿天，你終於被我找到了。」

一頓，又聽得尖聲冷笑：「你果眞沒有死……」

花滿天四人立刻抓緊兵刃往發聲地方看過去，只見裡面一間雅座中走出三個人來。

這三人中有一人乃是三門鎮「閩浙海運分棧」堂主，這人一身虬筋栗肉，個頭不大，但雙目精芒有神，只一看便知外門功夫紮實。

三門鎮的人都知道他有個不太雅的外號，人稱「鐵蛋」蘇來。

姓蘇的走在前面，他身後便是金申如玉與玄小龍。

玄小龍只一瞧到花滿天，心中着實無奈。

玄小龍心想：「你這人怎麼偏在這兒出現，爲什麼非要殺個結果來？」

這時候，金申如玉面對着花滿天，冷酷地道：「還以爲夠種，跳海自殺了，原來你怕死嘛！」

她說話平淡得幾乎是花滿天應該死掉，而花滿天死掉才應該。

花滿天咬牙叱道：「妳個爛污貨，妳就那麼喜新厭舊的千人壓萬人騎呀！」

金申如玉目中露出凶芒。

「鐵蛋」蘇來叱吒道：「姓花的，你個臭不要臉的，嘴巴乾淨一點，休在口舌上汚辱大小姐。」

花滿天冷笑道：「我已壓了她一年多，姓蘇的，你不會不知道吧！」

（未完・八）

上文提要：郝龍飛與年五洲的庶母關係曖昧，爲滅口，郝龍飛將華歌殺了，亦害死了華歌的兩個女人。毛翔宇與卓布衣兩老負了傷，却不知兇手何人。小毛出去爲二老買粥的路上，兩次遇襲均被他施計避過，他已懷疑是卓約所爲，亦感覺到卓約的武功已不可小覷。小毛施計用蜂子螫昏卓約，卓約醒後見到了一個她不願見的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贏鉅資助人治病　毀雙目苟且下場

只不過這老怪物教她武功，一開始就是沾她的便宜，她相信她被弄過，到底是怎麼弄？她居然一直未弄清。「左前輩……」

「不要這麼叫，我對妳說過！」

「叫你大哥，有點……」

「有甚麼關係，反正不要把我當作老人就成了！我本來就不老嘛！妳應該知道我不老的！」

卓約不想說甚麼。談起此事，不免噁心！

「走吧！我還要教妳些散手！」

「散手？」

「對，雖稱散手，但很管用！」

爲了學東西，只好去一下，事實上大概也拒絕不了。

只要跟他在一起，就肯定會做那件迷迷糊糊，似夢非幻的事。要是和年輕人做那事就不同了。

她利用過鄒揚，而鄒揚的外型也很不錯。

只不過，她迄未考慮讓他上一次。

這是一家客棧，很小也很偏僻，座落此鎮郊區邊緣，客人當然少，左道之就是因這處人少，落個清靜，包下了整個後院五間客房。

「我先教妳散手，可不要輕視散手，在武功之中，它佔有重要地位及份量。」

卓約很用心地學，但一點也不感激他。

這老傢伙使她的自尊貶值，感到自餒。

儘管她還未弄清，這老賊是如何玩她？反正玩就是玩，坐着玩，站着玩，躺着玩，在上、在下、在側等等，又有甚麼分別。

學畢，當然要「消遣」一番了。

左道之指指那張床。

她認爲和他上床，簡直是恥辱。

就算和小毛上床，也比和這老賊好得多。

但她必須忍受。

她不能前功盡棄。跟這老賊學過之後，牛刀小試，她可以在十招內擊敗毛翔宇且擊傷他。

儘管擊傷她父親的是喬運，但她也以爲，要她擊傷其父，大約也不需要六十招，這是十分駭人的改變。

就憑這一點，她必須忍辱負重，咬牙忍耐。

「左大哥……你玩我能不能讓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你是如何玩？我才能實實在在地享受啊！」

這句「左大哥」是非常吃力說出的。

左道之人似乎猶豫了一會，道：「小妹子，妳不知道好些！」

「左大哥，爲甚麼呢？」

「說出去不好聽的……」

「左大哥，這種事我會說出去？」

「好吧！妳上床準備好！」

所謂準備好也就是脫光。

左道之人並未脫一件衣衫，分開她的腿，然後……

原來他的頭伸入她的雙腿之間，要她雙腿支起。

接着傳來了「刷刷」之聲。

無怪那種刺激不同於傳統的交媾了。

原來他在舔，就像狗舔食一樣，還發出聲音，姿勢像狗，聲音像狗，這行爲也像狗。

以前做這事，他一定先使她進入半昏迷狀態。

可以用藥物，大概也可以用手法使她神智不清。

比喻說以「觸穴」手法，使人神智不太清醒或完全不知。

由於很快產生大量的分泌物，所以舔起來「呱啦呱啦」地像狗在舔水喝之聲。

的確，另有一種舒坦和刺激。

只不過卓約却暗暗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會和他作這種事了，這絕對是最後一次了。事後她感到十分疲憊。這也是左道元臉色紅潤的原因。

*　　*　　*

關永返回那家客棧時，卓、毛兩人已離去。

只有卓倩一人在家。

「阿倩，人呢？」

「小毛失踪，卓約被我爹罵走了！至於毛大叔，傷也好了，和我爹同時離去了。」

她把經過大約說了一遍。

「卓約這女人果然大有問題！」

「關永，我沒親眼見到，我也不便責她！」

「至少她把妳騙到那半島上，要以妳取代她，那時的目的是爲了甚麼？不是包藏禍心想使妳一去不回？」

卓倩道：「二妹的武功却出息多了！」

「還不是和妳差不多？」

「不，她比我好，尤其是內力方面。救毛翔宇主要是靠她的。」

「可是卓大叔暗示，卓約襲過他們二老？」

「這件事還沒有完全澄清！小毛呢，會不會有危險？」

這工夫院中有人接道：「說危險嘛，眞的險透了！要不是我小毛有點鬼劃符，八成已經歸天啦！」

關、卓兩人迎出來。

老友重逢，不勝唏噓。

小關道：「小毛，怎麼回事？你不是和卓倩在一起？怎麼會出去買粥就失踪了呢？」

「對這件事我正要和卓倩印証一下。」

卓倩道：「印証甚麼？」

小毛道：「那次要我外出買粥是妳的意思還是……」

「是二妹卓約的意思……」

小毛大力拍了大腿一下，道：「這就是了！」

關、卓兩小茫然道：「怎麼回事？」

小毛源源本本地說了一切，只是省略了和胡媚上床的一段。

小關道：「你以爲鄒揚賺你且殺你是受卓約支使的？以鄒揚的咋唬，會聽她的？」

「小關，你千萬別低估卓約，她出息得太多了！」

「她不是跟費雪及耿淼學過？」

「只怕還有別人吧！但我不敢確定。」

卓倩道：「二妹跟耿淼夫婦學過，甚至是傾囊相授，已經非同小可了！她比我高些，主要是又學過耿淼的武功之故！」

卓倩出去叫酒菜，小毛道：「你當然沒找到令尊了，是不是？」

「當然沒有。」

「現在又可証明是卓約和鄒揚施襲的。」

小關道：「以他們兩人的身手，施襲也未必能得手。」

「要不，爲甚麼大叔說卓約把我爹擊傷？以卓大叔的爲人，絕不會隨便信口開河吧？」

小關道：「總而言之，卓約這女人很不好！」

*　　*　　*

「血爪鳳」段幗英在賭場中賭牌九。

她已經輸了三百多萬兩。

兩小是此中的好手，發現了段幗英，但由於兩人化裝易了容，段幗英沒發現他們。

段幗英曾經驅鳥救過關庸，駭走了年五洲。

小關以「蟻語蜨音」道：「段前輩，贏輸如何？」

段幗英發現了兩小，先是怔了一下，隨後還是認了出來。道：「很慘了，輸了三百多萬兩，這筆錢本是有大用處。」

「前輩需要這筆錢爲何又在此賭呢？」

「你不知道，爲治母親沉疴，需要一千萬兩，我想來碰碰運氣，沒想到反而輸了！」

「怎麼會要這麼多的醫療費？」

「說起來眞氣人，能治家母這病的人，只有黃寶馨一人，由於我和他有仇，他喊出了一千萬。」

「難道此人比孫毓樓及黃大謀更靈光些？」

「他們差不多，但黃寶馨精於肺科。」

「前輩，這種不重醫德之人，我去找他算帳！」

「不行，第一，我和他的過節

是我的不是，其次，傷了他也不是辦法，這是無法强迫的事……」

「前輩需要千萬兩就是了？」

「正是，看來我把這件事看得太容易了。」

兩小以爲的確如此。

在賭場中，這種數百萬兩的賭局，凡是參加者，無不是自認爲有一套的人，那有一個傻瓜，不具備一點實力而去送銀子的？

「前輩，對手都是些甚麼人？」

「我一個都不認識。」

「前輩，我來替妳賭如何？」

「你行？」

「請前輩放心，我有七八成的把握……」因爲他認出了一個人。

段幗英站起道：「手氣不順，我要休息一下！這位小兄弟，你有沒有意思賭兩把……」

小關已佔了她的位子。

小關當然是莊家，因爲段幗英正在作莊。

他把賭資攤在桌上，「末門」的漢子看了一下。

那是三百萬兩，共有五張銀票。

兩小雖易了容，仍可看出年紀不大。

三十歲以內的人一下掏出三百萬兩眞不簡單。

關永毫不賣弄地洗牌。

他的十根手指沒有一根不能靈活運用的。

正因爲如此，乍看是在實實在在地洗牌，却也在十分技巧地「作牌」。

砌好了牌，三家紛紛下注。新莊家第一把，他們都要試探一下，所以沒有超過五千兩的。

關永會放水，第一把通賠。

第二把三家的下注也不多，最多的一萬五。

這一把又是吃一賠二。

第三把就來了大的哩。有些賭徒也眞夠狠，在他們認爲適當的時機，會傾囊而出的。

賭的要訣本來就是「穩、準、狠」嘛！

這一把「出門」五十萬，「天門」八十萬。

「末門」湊了個整數——一百萬。

如果又是通賠，莊上的枱面賭資就去了一半哩。

分了牌，三家都已配好，小關這才開始揭牌。

「出門」五、八點。

「天門」七、九點。

「末門」前八後雜九一對。

莊上亮了牌，引起一片低呼。

原來是前四後七點——通賠。

段幗英十分難過，讓小關輸了這麼多。

她看看小關，小關也看看她，小關臉上沒有特殊的表情。

「末門」道：「老弟，你還有多少賭資？」

「各位放心賭吧！」

「放心甚麼呀！你要是沒有本哩！就把莊讓給我！」

小關道：「各位放手下注吧！難不倒我的！」

「天門」道：「諒老弟雖不是泛泛之輩，但還請亮出來，大家也好賭得安心！你看如何？」

關永一掏，又是一把銀票。

原來是小毛偷偷爲他放入衣袋內的。

小毛來這一手，可算是他的看家本領了。

「出門」的中年人點了一下，居然有五百多萬兩。

衆人咋舌不已！這是位財神爺吧？

那年頭不要說幾百萬兩，就是一張十萬兩的銀票，大多數的人，大概一生中也沒見過。

這三家與賭的人，眞正是心花怒放。

正是所謂：運氣來了城牆也擋不住。

這簡直是强迫贏錢嘛。

關永的牌尚未砌好，三家已下了注。

嘿！他們似乎想一把就把莊上的枱面瓜分了。

「出門」押了一百萬。

「天門」一百五十萬。

「末門」兩百五十萬，眞是豁出去了。

豪賭本就可以說是亡命之賭嘛。

關永的骰子打了個「五在手」。

這種點子最易配合莊上「作牌」的手法。

把大牌作在第一把牌的第一組上，當然要打「五在手」。

只不過，骰子要有十成的把握才行。

一看三家的表情，就可以相信，他們的牌都不錯，這種情況和打「梭哈」大家都是大牌一樣，必能收個大枱面。

三家的牌都相繼「叭叭」地擄開。

「末門」先砸在桌上——前八後九點。

「出門」是前九後「銅錘」一對。

「天門」前九點，後面「虎頭」一對。

這三家的牌除了「末門」稍稍差些外，「天門」和「末門」，如是莊家，都有通吃的可能。

衆人都以篤定的眼神望着小關。

以小關的手氣和賭技，他們以爲如不是通賠，那就沒有天理了。

關永輕輕地放下牌。

驚呼四起，屋內像沸騰起來了。

關永是前面雜九一對，後面是「天九王」。

人所共知，「天九王」是吃對的。

通吃之下，這次收了四百多萬兩。

毫無疑問，三家都以爲小關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走運而已，這種對手，不足爲懼。

賭場的三脚貓，遇上這種甜頭，才會輸大錢。

第二把小關吃二賠一。

下一把小關又拿了個九點和地一對，再次通吃，收了三百萬，此刻小關枱面上差不多近千萬兩了。

依段幗英的意思，已經有賺不賠，可以收了。

關永却以爲，她急需一千萬，何不湊足。

只不過這一把「出門」提出了要求，道：「老弟，輸贏太大，我們不能不愼重，所以我有個建議。」

小關道：「朋友請說！」

「出門」道：「我們都以爲，老弟在砌牌時可能作了點手脚，儘管當時並未抓到，却寧願信其有。」

關永道：「老兄既然未抓到我作假，這是不是公開的侮辱？」關永站起，就要拔劍動武。

「天門」和「末門」連忙勸架。

他們也有同感，以爲小關是扮豬吃虎，故意裝作不精於賭的樣子，實際上却是個老油子。甚至先小輸幾把，釣出大注再通吃。

「出門」忿然道：「小子，你以爲我怕你？」

關永道：「要不要出去擺上？」

「天門」道：「好啦！好啦！我看這樣吧！爲了証明老弟絕對清白，就請老弟不必洗牌、砌牌，而請……」他要找個人洗。

他要找那個人代洗？「出門」道：「我來洗！」

「出門」和小關差點打起來，但由「出門」來洗牌、砌牌自然是再好不過了，保証不會再有毛病。

小關勉强點點頭。

於是由「出門」洗牌把牌砌好，衆人紛紛下大注。

「出門」又道：「各位同好，我還有個建議。」

「天門」道：「我也有個建議，不過請你先說。」

「出門」道：「老兄先說！」

「天門」道：「好吧，我希望擲骰子的人也不是莊家，這樣才能完完全全地放心去賭。」

小關跳了起來，道：「這更是侮辱！」

「天門」道：「我說老弟，本來賭就是憑運氣的，這樣是不是能使你更加清白，毫無瑕疵？」

「出門」道：「而且不找與賭的人擲骰子。」

「好主意！」「天門」道：「這才公平！」

「出門」道：「我來請一位代勞，這一把不論誰贏，都會抽出五萬兩給這位代擲骰子的朋友吃紅。」

五萬兩在一擲之下就可以到手，比賭還容易。

於是不少人大聲嚷嚷願意代擲。

「出門」雙臂一張，道：「各位，還是由我來選一位吧！畢竟，只需要一個人哪。」

「出門」四下一瞄，向小毛一指，道：「這位老弟如何？」

小毛指指鼻尖，怪叫了一聲道：「好啊！俺昨夜作了個夢，掉到糞坑中去了，所以俺就知道，八成要發財咧。他奶奶的！」

小毛往前一站，就抓起骰子，耳中有個口音道：「『七對門』……」

這口音不是小關也非段幗英。

小毛和小關形影不離，當然跟他學了不少。

學正經的他不在行，學不正的他是一學就會。

指名要點子，要他擲什麼就有什麼。

這也是成爲「郎中」途徑中最起碼的條件。

小毛一擲，果然就是七點。

於是小關分了牌，道：「各位，這樣大家可該放心了吧？只不過在下還是有生第一次經驗，莊家變成了聾子的耳朵——擺設！」

觀衆笑了起來，事實也正是如此。

那有莊家不能洗牌、砌牌，連骰子也要交別人代擲的。

「出門」頗神氣，前八點，後「板櫈」一對。

「天門」是前九點，後「雜七」一對。

「末門」差些，前五後八點。

現在全部的目光全注在小關的身上。

因爲這一把如果通吃或通賠，總數在八百萬以上。

小關的手往桌上一翻一砸。

一陣騷動，有人大叫「絕牌」。

前面「大天」一對，後面是至尊寶(小皇上)。

小關把枱面一收，對小毛道：「老兄，給你吃紅！」

小毛大叫着接過銀票，猛親不已，且狂叫着：「俺發了財咧！俺發了財咧！」

原來「出門」那漢子正是賭場王牌查天翔的助手吳起，也就是上次在賭場中裝瘋子助過小關的那人。

所以小關一進賭場就認了出來。

二人以「蟻語蜨音」通過話。

最後找小毛代擲骰子前，小毛耳際有細小聲音叫他擲「七對門」，那就是吳起說的。

吳起代砌牌，當然作了牌，只有打「七對門」才能使小關拿到最大的牌，這就是十賭九詐。

「天門」及「末門」明知有詐，不大對勁。

只不過他們絕沒想到「出門」和小關是一伙的。

正是「瞎子吃湯圓」，心裡有數。

兩小和段幗英出了賭場，吳起並沒跟來。

第一是避嫌，其次是他還要賭。

「天門」和「末門」是在東北開賭場的人，他們以爲賭得夠精夠滑。段幗英道：「小關你莫非認識『出門』？」

「是的，前輩。」他說出一切。

段幗英長嘆一聲道：「眞是後生可畏，這一次教訓對我太重要了，從此戒賭。」

小關把銀票都給了段幗英。

「不要這麼多，一千萬就夠了！」段幗英道：「小關，雖然你的賭技精湛，不過我還要勸你。」

「前輩，我知道，世上還沒有一個人能守住贏來的錢，晚輩絕不戀棧，也不會以賭來生活。」

「以你的賭技來說，能作到這一點，的確難能可貴。」

「前輩請馬上去找醫生吧！要不要我們二人陪妳去？」

「不必了，我自己可以辦這件事了，眞謝謝你們。」

「前輩用不着客氣。」

＊　＊　＊

性，是人類創造力的泉源。

只不過性也是破壞力最大的一種因素。

一個人只要活在世上，沒有什麼病痛，就仍會想男女之事，所以性和命是有密切關連的。

這兒是兩個大鎭之間河岔口處山坡上的一幢華屋，百姓以爲是外來的財主富戶。

武林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是誰住在這兒。

一個三十五、七歲的華服漢子敲門五下。

出來開門的是個四十左右的健婦。

這健婦牛眼蒜頭鼻，樣子很粗，但對華服漢子卻十分恭敬，低聲道：「六郞來了？」

「嗯……」這漢子大搖大擺地往裡走。

醜女人在後面撇撇嘴作了個不屑的鬼臉。

此人正是「郝三腿」郝龍飛。

他以生理特殊之原因，受到特殊身份的女人所重視。

這兒的女主人自比武則天，也把郝龍飛比作「蓮花六郞」張易之。張易之也好，薛懷義也好，都以生殖器奇大而出名。

事實上，民間奇大的人還有，但有人找不到門路，也有人不敢毛遂自荐，弄不好就會殺頭。

裡面還有內侍少婢，把郝龍飛引入內室。

一個老婦斜倚在軟榻上，道：「六郞，你幾天沒來了？」

「不是只有七八天嗎？」

「你可知道七八天有多少個時辰？」

「大姐，對不起，我有點事……」

「既然來了！就不用說哩！先爲我搓背。」

「是的，大姐。」

在豪華的浴池內，這老婦雖然刻意保養過，可是近七十的人了，身上肌膚不免鬆弛下來。

郝龍飛很賣力，每一部位都會搓到。

兩人在池中都是赤裸的。老婦一邊接受搓背，偶爾去握一下「郝三腿」的中央那條腿。

握那龜頭部份，她的手握不過來。

洗好澡還要爲她揑脚及捶背。

雖然口稱「六郞」十分親暱，但卻不尊重他，大概這也是模仿武則天吧。女皇嘛！當然高高在上了！

一切其他服務完畢，開始主要的服務了。

陰陽顚倒，女上男下。

據說女的在上面，才能眞正地全部貫入。

也只有全部貫入才會獲得巨大的刺激。

當年武則天等幾個名女人，玩弄男人，想必都是高高在上，使男人變成被動，一切由她們操縱。

這年紀的女人還有如此强大的能力，眞是奇蹟。

郝龍飛爲了討好這老女人，使出了渾身解數來配合她，如從背後來看她，誰也不知道她已近七十了。

近一個時辰才完事。

完事了沒有一個人說話，郝龍飛輕輕地下床。

因爲每次完了，她都要小睡一會。

甚至連說話也懶得說了。他不能不適應她。

郝龍飛弄好衣衫悄悄離去。

反正七八天來一次，已經交了差。

他當然並不快樂，因爲他只是一個女人洩欲的工具。

出了這個別墅，在通過一片稀疏的柳林時，有個人在等他，郝心

頭一凜，幾乎血都冷了。

「年先生……」郝龍飛躬身而拜。

「不必多禮！」

「謝謝年先生。」

「你可知我在此等你的原因？」

郝龍飛的臉色慘白，吶吶道：「先生要殺我？」

「不……」年先生道：「只要守口如瓶，絕對不洩此密，你就可以永遠活下去，『工作』下去。」

所謂「工作」，郝龍飛心裡有數，那的確是一份工作。

「當然，屬下一定努力『工作』，必能盡職！」

「也許你會輕視這件事……」

「不，不，先生至孝才會如此的……」

年五洲負手沉默了一會，道：「你是以甚麼心態和一個比你老了約一倍的女人上床，請說實話！」

郝龍飛深信這句話非常重要。

甚至這答案能左右他的生死存亡。

「先生，我以爲年紀不是問題，喜歡才行！」

「你喜歡她哪一點？」

「這……」郝龍飛實在回答不出來。

第一次，並不知道那老女人是年五洲的庶母(也就是年父的塡房或外室)，只是好奇試試看。

他弄過的女人不計其數，但沒有超過五十歲的。

他要嚐嚐七十歲的女人是甚麼滋味？

只不過，這話能對年五洲說嗎？弄了一次之後，知道了她的身份，要退出就辦不到了。

「我……我以爲有一種成熟的魅力……」

「太成熟了吧？她比你大了三十多歲呀！」

「她也是自年輕時過來的，自她身上仍可隱隱看出青春時的活力，爲甚麼要被年紀唬倒？」

「嗯……」年五洲似乎頗爲欣賞他的答案。

又踱了一會，年五洲道：「你沒有對別人說過？」

「沒有！」

「華歌的兩個女人是如何死的？」

郝龍飛陡然一驚，這才知道對方的厲害。

「說實話無妨！」

「是招架不住流血不止而死的。」

「爲甚麼年輕人受不了年老的女人反而受得了？」

郝龍飛不敢胡扯，道：「那華歌請我整她們的，因爲她們負了華歌，使他戴綠帽子。」

年五洲心想，我爹不也戴了綠帽子？

「你還沒有正式回答我的問題。」

「以……以我的尺寸之長，如果實實地貫入，全力衝刺，其內部必然受傷流血……」

「用這方式也可以殺人？」

「是……是的，不過是受人之託而已！」

「你沒有對華歌說和夫人有私？」夫人自然是指他的庶母了。「說也無妨，但要實在才行。」

「我……我說過……但他已經死了……」

「華歌已被你殺了？」

「是……是的……因爲他利用我又想殺我滅口。」

「爲甚麼要滅口？」

「他怕我出去傳播，說他找人弄死了他的女人。」

年五洲長眉一挑，道：「你怎知華歌沒有傳播出去？」

郝龍飛道：「事畢我就殺了他，沒有時間讓他傳播流言……」

年五洲再也沒說一句話。

郝龍飛也不敢插嘴，他知道對方在考慮，要不要馬上宰了他？如果不，他必是爲了庶母着想，他想不通，他迄未被殺的原因。

這樣的孝子，世上少有。

年五洲喟然道：「夫人左大腿內側有個大疤痕對不對？」

「是……是的。」他當然知道。

「那個疤是有來歷的，家父昔年重病，必須用人肉入藥，家庶母就自動割下一大塊……」

「啊！原來如此……」

「所以我看在這件事上，才盡一切可能報答她！」

只不過這報答方式有點特別而已。

這是不是「孝順」其中的「順」字呢？

「先生之孝曠古少見……」

年五洲却十分不喜歡這句話。

這是因爲，由正面聽是誇讚他，深入思想一下是損他，意思是世上沒有你這種爲庶母拉皮條之人。

年五洲道：「你願意終生服侍夫人嗎？」

「當然願意。」

「很好！既然能終生陪伴她，關於謀生的一些事都不必操心了！此後衣食不缺，甚至還有人侍候你，袖手享福就成了……」

「謝謝先生成全！」

「所以，你只要保持某種『潛能』即可，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甚麼需要了……」

郝龍飛魂飛天外。

年五洲行動如風，往上一貼，儘管郝龍飛全力抗拒，也未超過三

招，兩個「招子」已被毀。

郝龍飛捂着雙目狂嘶不已。

「別叫，這會流血過多的，我來給你上藥吧！從此以後，我會盡全力來維護你的安全。」

上了藥，又把郝龍飛弄了回去。

年五洲以爲，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郝龍飛永遠乖乖地在夫人身邊，他不能走開，也無法說出去。

＊　＊　＊

卓約絕對沒有想到，她還能遇上耿淼。

她以爲耿淼即使不死，也必然癱在床上。

耿淼的身邊還有費雪。

所不同的耿淼少了一隻腿，多了一隻拐杖。

由於他身上還有一支鏰，等於是兩件兵刃。

「妳個狠毒的女人……」耿淼一字字地道：「我終於找到了妳！」

卓約故作吃驚狀，道：「找我幹甚麼呀！」

「我傳妳全部的武功，你却向我下煞手。」

「你要是不强暴我，我會……」

「妳願意的，再說根本還沒有……」

「當然，有了那不是更噁心？」

費雪厲聲道：「你承認有這回事了？」

「有如何？沒有又如何？」

「賤丫頭，一會妳就知道如何了……」耿淼先上，有時拐、鏰交互使用攻擊，凌厲無匹。

只不過他的招術十之八九卓約都會。

就算教的人比學的人靈光些，畢竟殘了一條腿。

七八招之下就岌岌可危了。

費雪旁觀者清，不由心頭一沉，這丫頭有些招式她根本沒見過，八成另跟高人學過。

費雪也上了二三十招下來，仍未沾到便宜。

兩人越打越寒心。

她的武功就像吹汽泡一樣，眨眼間突飛猛晉了。

夫妻兩人較上了勁，就算雙雙死於此，也要找回一點。

只不過卓約很精，兩人一强一弱，耿淼過去比費雪高些，如今少了一腿，就不如費雪了。

因而卓約專攻耿淼，以他爲主。

費雪爲了維護耿淼，常常險象環生，而且十分吃力。尤其卓約偶爾會施出一招「散手」。

「散手」當然不和前面用的招術相連接。

這樣就會產生很大的爆發力。

「蓬」地一聲，耿淼被踹了一腳，差點倒下。

費雪變成了單挑，卓約加緊快攻，費雪也被划了一劍，耿淼再撲上來，沒出五招又被刺了一劍。

兩人不但寒心，而且絕望。

他們對天理眞有點懷疑了。

這樣的壞女人，怎會有這麼高的武功？

八十招後由於耿淼行動不便，又受了傷，已失去了拚搏的能力，只不過他還是咬牙再上纏鬥。

卓約目前幾乎是獨對費雪。

耿淼目前非但發揮不了威力，還是費雪的一個累贅。

正因爲兩人內心很不平衡，才會越打越不對勁。

這是作任何事都難作好的主要原因。

費雪不甘，却開始挨打。她教過的人，現在變成教訓她的人，越氣忿就越是不能正常發揮。

「蓬」地一聲，左脅下中了一腳。

卓約把費雪踹了出五步，又把耿淼砸了出去而倒在地上，她似乎一個也不想留，免得出去胡說。

她掠到耿淼身邊。

費雪不由心驚膽裂。

費雪知道，這個小女人有多狠毒！全力掠起逼近卓約身後。卓約猛然回身一劍撩去。

此刻她絕不會用耿、費兩人所教的武功。

卓約目前當然是用左道之的，偶爾也用本門的武功，而她用左道之的招式，也必是最犀利的。

費雪閃過一劍，第二劍就刺中了她的右小腿。

費雪一跛，第三劍又到……

這時有人尖叫一聲道：「怎麼，要趕盡殺絕呀！」

卓約收劍後退三步，望去。

三個中年人站在十餘步外。

這三人的外型差不多，個子不高，十分邋遢，這也是他們的共同點。其中一人背了個很大的酒葫蘆。

卓約聽人說過這三個怪物。

正是小毛所說的「煙鬼」鄺壽、「色鬼」廖松和「酒鬼」蘇玄。「煙鬼」腰上掖了一支水煙袋。

卓約道：「你們可是……」

「酒鬼」道：「正是妳猜想的。」

卓約道：「你們以爲很夠看？」

「色鬼」道：「夠不夠看動手就知道。」

卓約想試試自己的身手，看看到底有多深，道：「你們三個一齊上，看看能接我多少招？」

三個怪物遊戲人間慣了，武林高人敢以這口氣對他們說話的太少了，三人不由互視了一眼。

「酒鬼」道：「丫頭何人？」

「你就叫我丫頭好了！」

「妳眞的知道我們是誰？」

「當然知道，『酒、色、煙』三鬼，在武林中說大不大，說小不算太小，唬唬小嘍囉也許還行。」

「這麼說是唬不住妳囉？」

「我勸你們少管閑事！」

「煙鬼」道：「這二位是……」

「酒鬼」走近一打量，揚聲道：「二位不是耿淼和費雪嗎？怎麼會慘到這個地步呢？」

耿淼長嘆一聲道：「說來可恨，也萬分慚愧！」

「煙鬼」道：「你老小子少了一條腿？」

耿淼道：「都是拜這個女人之賜……」

三鬼聽了耿淼簡略的話，其中也有費雪補充了一些。

「色鬼」大聲道：「你是說她答應過你？」

「正是，但到時候又反悔了，且向我下毒手。」

「色鬼」道：「到了甚麼時候？」

「就是要幹那事的時候！」

「你那『東西』有沒碰到她那『東西』上？」

耿淼不答。

「色鬼」道：「如果連碰都沒碰上，你吃的虧可就太大了！」

「色鬼」又向卓約道：「如妳不同意，怎麼會脫了褲子以後又反悔，可見妳曾經有意挨他傢伙。」

卓約看出，對方越來越不像話。

於是，卓約攻向「色鬼」。

也許是「色鬼」太輕敵，未亮兵刃之下，「嗤」地一聲，左袖口被卓約的劍尖挑破了一個洞。

三鬼大爲震驚。

「色鬼」也嚇了一跳，武林中出現了這麼一個小煞星、女高手，他們居然還一直蒙在鼓裡。

費雪道：「三位千萬別輕敵，她非但學了我們的，可能另有奇遇，這可以說是一個魔女。」

三個人一齊上了。

三鬼一色用七節鞭。

三根鞭接下一柄劍，十來招內未沾到便宜。

直到費雪也上了，卓約才狂笑退走。

現場上一片死寂。

這三個人物一向是嘻嘻哈哈，風趣透頂的。

現在他們樂不起來了。

嚴格的說，這三人不算壞人，所謂「色鬼」，只是喜歡美好的女人而已，有所謂：好淫者多爲小人，好色者常爲君子。

好淫與好色截然不同。

呂洞賓之戲白牡丹是好色，也可以說是渡她。金瓶梅所描寫的是淫，雖然隱喻了淫的卑下，效果却仍是淫。即誨淫。

西廂記最後也是上床，但其間的來往及詩作的情調，却是色而非淫，色與淫截然不同。

耿淼道：「多謝三位援手……」

費雪道：「要不，我們可能已被殺了！」

酒鬼道：「咱們也該收山了吧！現在的武林，已經沒有咱們一蓆之地了，還是歸隱山林吧！」

向耿、費兩人抱抱拳，三人默然離去。

三人齊上未沾到便宜，並沒表現暴戾之氣。

他們只是愧慚，沒有怨天尤人。

由此可見，這三個人實在算得上是好人了。

到底小毛認不認識這三個人呢？事實上小毛是見過這三個人，只是事實上並非小毛說的那樣。

＊　＊　＊

白嘉麗和齊鳳在一起，她們同病相憐。

她們同病相憐，在小關處又不受重視。

這一點却也不太抱怨，主要是她們的對手是卓倩。

她們對卓倩是很尊敬的。

她們一定要賺到卓約，非報此仇不可。

今天，終於遇上了卓約。

也正是卓約牛刀小試，力挫「三鬼」之後的第三天。由於二女易了容，同在一個酒樓上沒被認出。要賺卓約，她們當然十分小心。

她們對卓約的狠毒十分瞭解，再落在她手，絕無生還之機。

白嘉麗在樓梯下等候，一會小二托着菜盤而來。

白嘉麗道：「小二，這道菜是我們的？」

「不是，是另一位姑娘。」

白嘉麗道：「小二，你們還有沒有那種魚？」

「哪一種？」

「就是左邊桌上客人所叫的魚？」

「噢！那是花鯽魚，對不起，已經賣完了！」

白嘉麗道：「那就算了！」

小二先上樓，白嘉麗停了一會才上樓。

她和齊鳳點點頭，交換了一個眼色。

小二下樓去不一會，卓約伏在桌上不動了。

兩女架着卓約下樓，說是她們相識，見卓約昏迷，要帶她求醫去，酒家當然求之不得。

兩女把卓約架出鎮外，在一座焚燬的道觀中把她摔在地上，齊鳳道：「怎麼整她？」

白嘉麗道：「就算殺了她，也未必解恨！」



「對，要找個能解恨的方法弄她！叫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齊鳳道：「藥性快化解了，先制住她兩個穴道。」

白嘉麗出手點了卓約兩個不太重要的穴道。

齊鳳又倒綑了她的雙手。

然後，齊鳳去扯她的下衣。

白嘉麗笑道：「幹甚麼，齊姐？」

「這個女人害我們，主要是吃醋，她也和小關上過床對不？」

「當然！」

「我要看看她的下面是甚麼樣子。」

「哎呀，女人都一樣，她會生一朵花來？」

「不一樣啊！不信妳多加注意一下。」

「不一樣？」

「是啊！有的生在下面，有的是往下和肛門連在一起，這一種俗稱『吊襠X』。還有的很凸，像個饅頭，也有的內陷，有的翻出，有的多出塊肉皮……」

白嘉麗道：「有那麼些怪樣子？齊姐，你做過穩婆(接生婆)？只有接生婆才見過那麼多的樣子。」

「正是一個穩婆對我說的，其實還有。」

這工夫扯下了卓約的下衣。

兩個少女看另一個少女的下體，她們有何感想？

卓約的當然沒有甚麼特別，毛不太多也不太少。

齊鳳「嗆」地一聲抽出一柄匕首。

「齊姐，妳不是說要整整她不會馬上殺人？」

「當然！」

「那妳拔匕首幹甚麼？」

「整她。」

「要毀她的容？」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這意思。嘉麗，把她的雙腿分開！」

「怎麼，要傷她的下體？」

「妳就在一邊看着好了……」

不一會，白嘉麗扳開了卓約的下體，只聞「刷刷」聲不絕於耳，白嘉麗忍不住大笑。

原來齊鳳正在用匕首刮卓約的陰毛。

「齊姐，妳是剃頭匠出身？」

「不是。」

「剃了又如何？」

「不大好受的。」

「這整法我看不大怎麼解恨！」

「妳還是等着瞧吧！」

「齊姐，我看妳的點子也不怎麼樣！」

齊鳳不出聲。差不多完全剃光。

當然，她不是剃頭匠出身，刮毛會刮破皮肉的。然後捏起一撮陰毛，道：「嘉麗。」

「齊姐，幹甚麼？」

「給她扒開！」

「扒開甚麼呀？」

「扒開她那個肉荷包！」

「噢！妳可眞會起怪名字。」

「很多男人叫女人爲『荷包』就是暗指這東西。」

白嘉麗用兩指扳開。

「再大力一點，我要把這些毛放進去。」

「這樣做有用？」

「用處很大很大，妳等着瞧吧……」

然後齊鳳叫白嘉麗解了卓約手上的束縛，也解了她的穴道，兩人藏在暗處，觀察效果。

卓約睜開眼之後，突然坐了起來。

摸摸身上，似乎沒有甚麼異樣感受。

只不過一個女人被人弄到這破道觀中，躺在地上，昏迷了很久，會發生甚麼事？可想而知。

她四週望望，沒有人影，也無人聲。

再摸摸下體，似乎只有這部份有點不對勁。

到底是甚麼不對勁？也很難形容。

只是感覺裡面不舒服。

她下意識地以爲被人玩過，伸手一摸，似乎並沒有那種玩過所留下的分泌物以及那種感受。

又摸了一下，突然一驚。

下面的陰毛不見了。低頭一看，可不是？一根也沒了。

此刻的卓約，眞是哭笑不得。

假如是被色狼所逞，不玩她而剃她的體毛？

世上那有這等色狼？

如被玩了，下面不會沒有濡濕感。

她一躍而起，似乎經脈都沒有異樣。

唯有異樣感受的是下體部份。

只不過說不出那感受是甚麼滋味。

只能說裡面有點癢，她走了幾步，由小癢而變成大癢。這怎麼會呢？裡面放了藥物？

卓約奔出破道觀外，內部更癢。

她大叫着狂奔，奔得越快越癢。

越癢就必須狂奔，形成循環。

二女走了出來，在小破道觀門內觀望。

只見卓約奔一會就停下來抓摸下體，然後再奔，然後再停下來抓摸，且時而怪叫。

白嘉麗道：「怎麼會這樣？」

「裡面會奇癢！」(未完・十四)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